

#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四人帮”利用电影反党的铁证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四人帮”利用电影反党的铁证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 毛主席语录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法，企图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 目 录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杨志杰 朱 兵(1)

附:《反去》(电影完成台本)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出反革命丑剧

——评反动电影剧本《盛大的节日》炮制的前前后后

..... 永 明(97)

附:《盛大的节日》(电影文学剧本)

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代表作

——影片《欢腾的小凉河》炮制出笼经过

.....上海电影制片厂《欢腾的小凉河》摄制组(211)

附:《欢腾的小凉河》(电影文学剧本)

从反动电影《千秋业》看“四人帮”

乱军篡权的狼子野心

..... 上海警备区某部 丛 军  
上海电影制片厂《千秋业》摄制组(301)



决不容许“四人帮”毁我长城

——记五一〇三三部队指战员抵制拍摄反军乱

军毒草影片《千秋业》的一场严重斗争

..... 《解放军报》记者(309)

附:《千秋业》(电影文学剧本)

这笔账一定要清算

——从反党影片《春苗》的出笼看“四人帮”篡党

夺权的罪恶阴谋

..... 上海电影制片厂大批判组(420)

《春苗》是一棵大毒草

..... 山东省利津县贫农社员 赵安亭(431)

编后记.....(435)

#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杨志杰 朱 兵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一篇好文章。它从剖析反动影片《反击》中的所谓“走资派”的形象入手，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四人帮”炮制反动影片《反击》，是他们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搞出这部影片，他们倾巢出动，一齐上阵，定主题，选外景，临现场，发指示，紧锣密鼓，喧喧嚣嚣，忙得不亦乐乎。影片刚开拍，就一催再催，急如星火；摄制未完，就布置吹嘘鼓噪；连某月某日登广告都已定好。可是，到预定出笼的前夕，张春桥又突然下令暂不公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安插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露了底：“要等时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家伙，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的“时机”就要到来了，他们就要举起资产阶级的钢刀杀人了。这哪里是拍摄电影？分明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猖狂进攻，分明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预演。

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部反革命狂想曲还没有来得及演到最后一幕，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这部影片不仅成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证，也成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时就指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今天，把反动影片《反击》拿出来示众，以供广大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它和它的炮制者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清算。毒草是可以肥田的。让我们一起来锄掉《反击》这株毒草，以肥社会主义之田吧！

电影《反击》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精心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他们妄图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影片中的主要反面人物是省委第一书记韩凌。他头上有三顶大帽子：“走资派”，“还乡团”，“刽子手”。“四人帮”杜撰韩凌这个典型，是为了丑化革命的老干部，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 倒打一耙，走资派陷害革命派

“走资派”。不错，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推行篡党夺权、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那么，为什么说《反击》中“走资派”形象的塑造过程，却是个阴谋呢？这

是因为“四人帮”及其亲信所说的“走资派”，是按照他们所谓老、大、多的理论炮制的。所谓“老”，就是资格老。在“四人帮”看来，凡老皆“修”，越老越“修”，他们把老革命都说成“民主派”，又把“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说成“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在影片中，韩凌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按照“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当然要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了。所谓“大”，就是权力大。韩凌职务的设计，就是按照这样的条件不断升级的。先打算写校党委书记，后改为教育厅长、省委文教书记，最后确定就写个“不肯改悔的省委第一书记”，而且要从他嘴里“说到中央”。“四人帮”的亲信扬言，他们的写“走资派”，“就是要抓”韩凌这样的坐着“红旗车”的“大家伙”。所谓“多”，就是数量多。按照“四人帮”的理论，走资派简直无处不在，遍地乱走，除了省委第一书记韩凌是走资派外，省报主编、黄河大学革委会主任等等统统被写成走资派，一个个都是“顽固不化”，“不肯改悔”。总之，“四人帮”所说的“走资派”，“大”至中央，“多”到全国，“老”到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没有他们自己。

“老、大、多”，关键在于“大”。“四人帮”的所谓“写走资派”，矛头是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击》中就是这样，他们把韩凌写成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处心积虑地在这个人物身上影射攻击周总理。他们故意用周总理生前某一位秘书的名字作为韩凌秘书的名字。经人指出之后，仍然采用谐音的办法，继续影射。他们还故意把影片中那个反革命组织的名字叫做“拯救四化委员会”，公然影射

和攻击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其用心何其毒也！不仅如此，《反击》剧本一脱稿，“四人帮”的亲信就立即指令接着写《反击》续集，并再三强调主题要反映“按既定方针办和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猖狂反对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按照“四人帮”的计划，他们的“反击”还要续下去。续下去还要反对谁？不用问，有他们的“既定方针”摆在那里，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一个，他们就反一个，有多少，他们就反多少，他们的“反击”，就是要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最后剩下他们自己那一帮。

“四人帮”的理论家们，不是常常摇头晃脑地讲自己最懂“辩证法”吗？岂不知，唯物辩证法是无情的，它常常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的小丑。既然“四人帮”精心设置的“走资派”是这样多，要打倒一大片，那么，他们自己岂不就是“一小撮”了吗？事实正是如此！“四人帮”总是自觉地站到八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面前，他们永远显得十分孤立、十分虚弱、十分渺小！而越是这样，他们便越是“自我扩张”，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反击》中，“四人帮”一面把革命的老干部污蔑为走资派，一面又拚命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老干部”。“四人帮”心目中的英雄，影片中的所谓“老干部”赵昕，就是他们竭力吹捧的一个“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这样吹捧？因为她是江青的化身。这个戴着“江式眼镜”的赵昕，竟然操着江青的腔调，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说：她“雪山、草地都跟着

毛主席过来了！”好一个“爬雪山过草地”的“老革命”！谁不知道，当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四人帮”中的所谓“老革命”，正在为敌人缴械，向敌人投降呢？当年争演《赛金花》、向独夫民贼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不就是这个江青吗？！他们爬过什么“雪山”？他们爬的是敌人的“狗洞”！他们走过什么“草地”？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成天花天酒地！而这帮连歌颂伟大长征的《万水千山》都不肯看一看的家伙，竟然要在银幕上为自己捏造亲身经历“雪山、草地”的“光荣历史”了！这真比当年刚刚混进革命队伍的林彪硬要把自己打扮成“南昌起义”的代表还要无耻！

究竟谁是走资派？“四人帮”在《反击》中把韩凌描写得昏庸无知、腐败不堪，企图用歪曲丑化的手法，把他写成革命老干部的典型。我们说：“四人帮”的先生们，你们写的这个“走资派”，象则象矣，但并非“维妙维肖”！如果把江青的自我吹嘘、想当女皇也写进去，岂不美哉？如果再把王洪文在上海百货商店，一手提着店中出售的玩具鸟笼，一手叉着腰，晃着脑袋，抖着腿装流氓的丑相也照下来，岂不快哉？走资派韩凌的房间，不是还缺少张春桥家里那么多进口的电视机吗？你让韩凌闹个“不懂马列”的笑话，未免空洞，如果把姚文元那些连篇累牍的黑文中用修正主义货色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大量事例加进去，就充实得多了！只要把你们“四人帮”的“真人真事”如实写出来，哪怕是十分之一，也就很象一个走资派的典型了！

如此种种，充分说明了走资派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这些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从历史反革命到现实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就是他们走过的道路；从不断捣乱到最后灭亡，就是他们的必然归宿。

### 贼喊捉贼，复辟派乱揪“还乡团”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把革命派打成“走资派”，自己便会显得很“革命”，这就是“四人帮”“写走资派”的一个目的。然而，这种“倒打一耙”的把戏，还只是他们反党三部曲的第一部；还有第二部：“贼喊捉贼”。在一片“革命”得很，也激烈得很的口号声中，“四人帮”进一步把他们攻击的“走资派”，打成“还乡团”，从而，他们自己也就在与这种“还乡团”作“殊死搏斗”中打扮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于是，便需要给韩凌戴上第二顶大帽子：“还乡团”。

提起还乡团，人人咬牙关。对那种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地主阶级别动队，谁不切齿痛恨呢？“四人帮”把韩凌写成“还乡团”，是为了煽起人们对他的憎恨，以便捉而打之。但是，只要我们翻开这顶大得吓人的帽子一看，便会哑然失笑，原来里边装的是另外一种货色！

什么是“四人帮”所说的“还乡团”呢？还是让我们看看对韩凌的出场安排吧！韩凌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就是坐着“红旗车”回来官复原职的。只见他满脸横肉，放声大笑，口出狂言，心怀叵测，正在得意之际，忽然江涛的“开门办学大

军”迎面截断了他的去路，于是韩凌只得气急败坏地喝令司机：“开倒车”。这一下，明白了：他们所谓的“还乡团”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重新工作，即他们所谓“官复原职”的人。“复职”就是“复辟”，这就是“四人帮”写“还乡团”的第一条原则。

他们写“还乡团”的第二条原则是：老干部重新工作后，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不肯改悔。在炮制《反击》的过程中，曾有人提出最后是否可以“体现一下党的政策”，让韩凌有所转变。这种看法立即遭到“四人帮”亲信的痛斥，说什么，这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理解不够”，还公开叫嚣：“对政策的考虑是多余的”。什么“重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哪一项重大理论，没有被他们歪曲，被他们修正？他们的所谓“重大理论”，不过是臭名昭著的“张春桥思想”，不过是“四人帮”篡党窃国的一整套“既定方针”。什么“多余的”，他们公然把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说成是多余的，他们反毛主席的丑恶目的暴露得多么清楚，他们是专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的！

他们写“还乡团”的第三条原则是：“复辟派”有“一层人”。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授意下，影片里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受批判的干部都被写成耿耿于怀、怨气冲天，而韩凌一上任，又无不加官晋爵，沉渣浮起，成为韩凌反攻倒算的帮凶。用“四人帮”亲信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还乡团除了团长，还有副团长，中队长，小队长”呀，什么“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一个人在走，是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



和韩凌“有一样思想的有一层人，要解决这一层人的问题”呀，等等，等等。请看，“四人帮”眼里的“还乡团”哪里是“一小撮”，分明是一个团、几个团，甚至几十个团，简直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复辟大军”！

根据这三条原则，“四人帮”便提出了一个激烈得很的口号，叫做：“揪一层”和“层层揪”。

这是一个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革命口号！

这个口号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我们绝大部分革命老干部在这场大革命中经受了风雨，得到了锻炼，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肩负起革命的重担。这本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但是，“四人帮”却把这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干部看成老冤家、死对头，视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揪出，一概打倒，都扫进十八层地狱。这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否定又是什么？不仅如此，在《反击》中，“四人帮”把韩凌的“复职”当作“复辟”路线的具体体现，并极力渲染韩凌怎样狂热地大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其目的是为了引出一个更具有煽动性的问题：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岂是自己或别的什么人能够随便使其“官

复原职”的吗？而且，他们写韩凌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象韩凌这样“一层人”“复职”即“复辟”的“根子”在哪里？“四人帮”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四人帮”通过韩凌形象的塑造，企图向人们展示这样的逻辑：老革命都是“走资派”，“走资派”都是“还乡团”，“还乡团”都该被打倒，而他们所以没有被打倒，还复了职，因为他们的根子在中央。请看，“揪一层”，“层层揪”这个口号的反动性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揪一层”，哪一层？“层层揪”，怎样揪？“四人帮”用自己的丑恶表演，作了具体的回答。在《反击》中，他们表现出，“揪一层”，就是要通过揪与韩凌不相上下的独当一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进一步查“根子”、追“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把这“一层人”揪出来，地方就乱了，中央就空了，他们就好乱中夺权了。所以，他们塑造韩凌，就是为了“电影一出来，就在各地掀起一个揪省委第一书记的运动”，从而把全党全国都搞乱！其实，他们哪里等得及影片出来，还在拍摄过程中，这个“运动”就已经开始：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操纵下，《反击》摄制组到哪里去拍外景，哪里就掀起揪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逆流。从而，在摄制组里，发生了递送黑信、搜集黑材料等怪现象，在电影的拍摄地就出现了大量的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大标语。更有甚者，有的人不断用电话同北京联系，声称只要“影片一通过，立即就去揪斗省委主要负责人”。还有一次，“四人帮”的亲信看到一批省委书记和各部部长到一个学校去参观，就咬牙切齿地说：“来了一群还乡团”。既然是“还乡团”，按照“四

人帮”的“既定方针”，当然都在该“揪”之列！可见，这些主持中央和地方工作的“一层”党政军负责同志，都是“四人帮”要揪的对象。

“揪”韩凌这样“一层人”还只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接着便是“层层揪”。层层揪就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大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小到工厂车间、人民公社生产队，来一个全面大夺权，借用《反击》中的一句话，叫做：“不听话，新的老的一块撻！”“四人帮”不是强调要写“省、市、地、县”都有“走资派”吗？不是要通过韩凌这一层人“说到中央”，来表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吗？必须指出，影片中“说到”的“中央”，实际上是指当时已经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张春桥不是一面抛出“写走资派”的黑纲领，一面在那里恶狠狠地诅咒什么“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吗？“四人帮”的亲信不是一边炮制《反击》，一边咬牙切齿地狂吠：“中央出了大走资派”吗？这就是要为他们反对华国锋同志，全面夺党中央的大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在“四人帮”的明文规定下，为了配合他们“层层揪”，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不是都非得写走资派不可吗？没有写的，就硬加一个；原来改悔的，不准改悔！一时间，在舞台上，在银幕里，“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还乡团”的队伍到处跑。“四人帮”过去高唱要以“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占领舞台中心”，如今却让无数个“走资派”占领舞台，这岂不是绝妙的讽刺吗？然而，这正是“四人

帮”所要制造的那种场景：我们的国家真的已象《反击》中所描写的那样，“走资派”正占领着政治中心，到处是“乌云翻滚，浊浪排空”，非由“四人帮”这些“救世主”来力挽狂澜，收拾残局不可了。

请问，到底谁是“还乡团”，究竟谁该“揪出来”？比起历史上那些复辟派来，“四人帮”表演得也够充分了；他们把专横跋扈、篡位夺权的吕后抬出来“学习”，他们对投降卖国的慈禧太后自愧不如，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伪造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他们做好了标准头像，选好了黄道吉日，准备一旦大功告成，便要面南登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去。这些封建帝王的好子孙，复辟牌“帽子公司”的总经理，难道不正是当代最大的“还乡团”吗！

### 一枕黄粱，癞皮狗变成落水狗

《反击》中韩凌这个形象，最终在于说明：韩凌这样“一层人”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于是，韩凌的帽子除了“走资派”“还乡团”之外，还有第三顶：“刽子手”。“四人帮”的篡党夺权三部曲也就到了最后阶段，取而代之。

影片中写到，韩凌为了强行贯彻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竟然到处制造白色恐怖，随意撤换党的干部，甚至把“正确路线的代表”江涛投进监狱。《反击》通过一系列阴森恐怖、凄凄惨惨的描写，“控诉”了韩凌“迫害江涛”的“罪

行”。矛盾发展到高潮，江涛含义深长地大声疾呼：“他们现在还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很大一部分权力！”

好一个“很大一部分权力！”江涛这一声呼喊，的确是《反击》的“点睛之笔”，它暴露了矛盾的性质，表现了冲突的焦点，也最后供出了“四人帮”把韩凌写成“刽子手”的恶毒用心。

韩凌和江涛的矛盾，显然已上升为夺权与反夺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韩凌成了一个比地主、资本家，甚至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厉害的反革命。江涛是这样“控诉”他的：“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谁能把共产党员投进监牢呢？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办到了”。韩凌既然如此罪大恶极，当然应该坚决打倒。但是，请注意，《反击》中的韩凌，可是“四人帮”精心杜撰的“老、大、多”的“走资派”的典型。他们意在表明：“修正主义上台”，不仅仅是韩凌一个。韩凌烂掉了，省委烂掉了，省报烂掉了，党的各级领导都烂掉了。岂止如此，韩凌所代表的那“一层人”也就都烂掉了，也就是各省的省委、省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都和韩凌所在的省一样，烂掉了！而且，他们是有根子的，根子在“中央”。这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所篡夺，“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层人”都在干着“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的坏事。如果把所谓“一层人”换成一小撮，把党的各级领导换成“四人帮”，这样的描绘倒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在这里，“四人帮”所攻击的，却是我们的无产

阶级专政：他们所“控诉”的，却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黑白不容颠倒，是非岂能混淆。谁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那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亲笔写下的篡党复辟的提纲中，不就有“怎样巩固政权，杀人”这样几个血腥的字眼赫然在目吗！在《反击》炮制的过程中，“四人帮”的亲信一面千方百计把韩凌打扮成老干部的代表，一面咬牙切齿地说：“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可惜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法律。我想将来政策上总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还十分惋惜地说：“我们动手慢了点儿，不然‘五一’可以枪毙一批！”请看，他们不正是磨刀霍霍的刽子手吗？这帮害人虫难道欠下人民的血债还少吗？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他们残酷迫害周总理；他们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无情镇压，投进监狱。这笔笔血债，一定要彻底清算，决不能心慈手软。

“四人帮”写“走资派”是为了“揪走资派”，“揪走资派”是为了“取而代之”，简言之，就是为了夺权！怎样才能“取而代之”呢？“四人帮”通过江涛对韩凌的夺权，描绘了一幅他们梦寐以求的反革命政变的蓝图。这个江涛，以貌似革命、实质极右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教育革命的旗手”，然后以黄河大学为基地、教育战线为前沿，全面推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紧接着，便四面伸手，八方策划，把自己凌驾于校党委乃至省委之上，把自己控制的刊物凌驾于党报之上，当做经典，指导运动，甚至动用民兵，企图作为“借用力”，策划反革命政变。无论“四人帮”如何百般掩饰，难道这不正是他们自己篡党夺权活动最真实不

过的写照吗？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自然不仅仅是要推翻一个省委书记韩凌，他们要颠覆的，是我们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走卒曾经一语泄露了“四人帮”的天机，他愤愤不平地说：“四届人大，部长的职务差不多叫他们抢光了！”一个“抢”字，境界全出。原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象林彪那样“抢班夺权”！可不是吗？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正因为毛主席不准他们“组阁”，所以他们没有“抢”到几个部长，因此对按照毛主席指示继续领导国务院的周总理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使“四人帮”大失所望，怨恨已极。“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书写着《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黑文，喷出了要以他们的“新桃”换无产阶级“旧符”的毒汁。紧接着，他们又急不可待地拍摄了反动影片《反击》。他们是抓得多么紧，“抢”得是多么快呀！

“四人帮”疯狂地向着坟墓奔跑，不断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射炮弹。《反击》就是他们的“重磅炮弹”，声称要“在走资派那里”成为“强级地震”！他们幻想着：只要《反击》这颗反革命政变的信号弹一打响，他们制造的“强烈地震”一发生，他们那个“锁在烟雾中”一心想当女皇帝的江青就会“露峥嵘”，坐龙庭；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他们就要以法西斯专政代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的先生们，你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地球决不

会停止转动，历史的巨轮，难道会因为你们这几只横行的螃蟹、挡车的螳螂，就停步不前吗！

就在“四人帮”垮台的当天，他们的一个心腹，《反击》的直接炮制者，还恶狠狠地发出狂吠，说什么“恨不得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他们所谓韩凌这“一层人”，实即中央到地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完全打倒，他们就可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不消说，他们理想中的这种“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永远也不会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整象他们这样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教导，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我们还要进行多次，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惜“四人帮”先生们，连第二次都没有等到，就急不可待地跳出来，而且很快地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反击》这支反革命狂想曲也只能随之幻灭了！

“四人帮”利用《反击》掀起的所谓“江涛”，只不过是一股小小的逆流，现在，才真正到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发起坚决反击的时候了！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反击，这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由华主席亲自指挥的，亿万军民对“四人帮”的一场大决战，这是真正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嚣张一时，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看你们还往那里逃跑！正是：



四海波涛连天涌

千军横扫“四人帮”！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附：

# 反 击

（电影完成台本）



## 反动影片《反击》片头字幕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精心策划，授意炮制的反动影片《反击》，就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一株大毒草。

在《反击》的炮制过程中，“四人帮”及其亲信，怀着险恶的用心叫嚷：“抓反击是大局”，“要纳入大的斗争”，“可以写到中央”，搞成“整个社会的缩影”，他们用贼喊捉贼的卑鄙手法，蓄意颠倒敌我关系，在影片中捏造了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四人帮”倾注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加上了只有他们自己才干得出来的种种罪恶，妄图制造混乱，以打倒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反击》精心塑造的所谓主要英雄人物，是一个猖狂地进行反党活动的形象。另一个所谓英雄人物是“四人帮”一伙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化身。影片拍成之后，“四人帮”曾得意忘形地宣称，这部反动影片是“重型炮弹”、“强烈地震”，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在全国上映，以配合他们篡夺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迎接他们梦想的反革命复辟的所谓“盛大节日”的到来。

以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这部反动影片也很快就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出来，成为“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记录。

有组织地在内部放映反动影片《反击》，并进行公开批判，是为了揭穿“四人帮”一伙极右派的反革命真面目。使毒草变成肥料，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加深认识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意义，把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黄河大学党委书记、工宣队负责人江涛，头戴安全帽、身穿工装。他吹着哨子，摆动手中的红、绿旗，高声喊着：“准备好，闪开——预备——”他那洪亮的嗓音，在山谷里发出连续的回声，“放”。

一号隧道洞口爆炸。

二号隧道洞口爆炸。

浓烟从洞口滚滚而出。

江涛：“放！”

大坝一、二、三、四号底孔先后爆炸。

一个底孔爆炸。硝烟弥漫。

江涛一挥小旗：“放！”

八个底孔同时吐出滚滚浓烟。

坝上。

老耿兴冲冲地走来，喊着：“江涛同志！老江！”

江涛：“老耿同志！”

老耿（兴奋地）：“一切都很好，坝身情况正常。”

两人并排走着。

老耿：“今天的爆炸试验证明，三结合小组提出的打开底孔和隧道的排沙方案是完全可行的。这一来淤在水库的

泥沙就可以排出去了。”

江涛：“这是开门办学，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成果。”

在他们谈话中，劳动的人流不断从他们身后穿过。

他们谈着话。（出画）

龙门吊上写着醒目的大标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大坝上，推车、拉车、挑土的人群，往来如梭，一片欢腾。

隧道洞口的闸门处，人们在紧张地安装闸门提升设备。

一个身穿印有“黄河水利工程队”背心的工人吹哨指挥着后景徐徐移动的大吊车。

藏族女学员卓玛汗流浹背，挑着满满一担炸碎的水泥碓子奔跑出画。后跟肖红也挑着满满一担水泥碓子奔跑过来。

一个社员，开着拖拉机驰过竞赛的人群。

周老师挑着担子喊：“哎，大闯，快，田大娘挑绿豆汤来了。”

一队师生拉着排子车奔跑过来，大闯穿着印有黄河大学水利系的背心，拉着排子车迎面跑来。

他喊着：“周老师！那就让大伙休息吧！田大娘！”

田大娘和她的小外孙女挑着绿豆汤，提着一篮黄瓜，热情的招呼着：“哎！大闯，同学们快来呀，大热天喝点绿豆汤，还有刚摘的嫩黄瓜。”

学员们围拢上来，七嘴八舌和大娘说话。大闯：“沈牛，这绿豆汤可真好喝呀，大娘，再来一碗。”

田大娘接过大闯的碗：“好，喝吧，孩子们，今天大娘管够。”

小女孩拿着篮子说：“肖红姐，这有刚摘的黄瓜。”

肖红一看，把汤递给卓玛：“卓玛，你喝汤吧，我爱吃黄瓜。”

田大娘逗趣地说：“肖红呵，你可别把那筐黄瓜都吃了，多给江涛留两根，江涛从小就爱吃黄瓜，今天我特意给他多摘了些。”

肖红：“田大娘就是疼老江。”

一阵轰笑。

文教授挑着土筐满头大汗走来：“田大娘。”

田大娘：“文教授啊，快来喝一碗吧，文教授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和大家一块干。”

文教授由衷地说：“锻炼锻炼嘛！”

田大娘：“你们开门办学可真办到我们贫下中农心坎上了，你来看……”

镜头从大坝摇到水库，水库里泥沙翻滚。再摇到提升室，田大娘、文教授和学员们走过天桥。

田大娘：“自打洋专家设计了这个大坝，淤了一水库的泥沙，把咱这儿几十万亩好地都上了碱，打不出粮食，给国家作不出贡献……”

文教授、田大娘、学员们走来，

田大娘：“咱贫下中农心里难受呵！自打老江同志带着你们这些学生老师来，整天和这儿的工人一起攀山、下河，



风里来雨里去，一个心眼要把这水库的泥沙给治住，这都是你们学校教育的好！”

文教授诚恳地：“大娘，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还要请您多提意见。”

田大娘：“有什么意见，……我是舍不得你们走哇。”转身（出画）。推出大闯、沈牛。

大闯、沈牛疑惑地互相看看，大闯：“什么，走？”

田大娘手拿荷包转过身来：“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几个老婆子连夜赶出来的，送给你们留作纪念，一人一个。”

说着送给每个人。

卓玛欣喜的拿着荷包：“真好看。”

田大娘又递给大闯荷包。

荷包的特写。

大闯念着荷包上绣着的字：“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大闯解开荷包，惊奇地：“土？！”

大闯不解地：“大娘，您这是？……”

田大娘：“这是黄河边上的土。这土里有咱穷人的泪，有革命烈士的血，有贫下中农的汗啊！你们带着它，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要忘了黄河啊……”

大闯走上前一步，捧着荷包激动地说：“大娘，毕业后我们也不走了，就在这块土地上扎根了。”

田大娘欣喜地：“是真的？”

大闯：“是真的！”

田大娘：“太好啦！”

沈牛捧着一张决心书激动地说：“您看。”

决心书充满画面。

沈牛：“这是我们向校党委表示毕业当农民的申请书。”

大字报栏，《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

乔伯仁、薛教授走来。

乔伯仁：“你看，开门办学、开门办学，都不想回去念书了，表了这么多决心，毕业后还要当工农。”

薛教授：“大学毕业当工农，那还上大学干什么？”

姚明力(画外音)：“乔主任、薛教授！”姚明力身背行李(入画)。

乔伯仁：“嚯，姚明力，你这是干什么去？”

姚明力：“省水利局调我回去工作。”

薛教授：“好啊，好啊，来，祝贺你结束了下放劳动的生活。”

姚明力：“谢谢！再见！”(出画)

薛教授：“好，再见。”

乔伯仁：“他不是你当年的那个高材生吗？”

薛教授：“是啊，可江涛说他是思想反动，白专典型，还遭受过批判，其实还不是多读了点书嘛。现在大学生的水平，连他一半也赶不上。”

乔伯仁：“嗯，这个问题我们得找江涛谈谈，走。”

卓玛等人走来。

卓玛拿着决心书：“江涛同志，布谷鸟飞到草滩是为了报告明媚的春天，写给党的话语，是为了表达真挚的心愿。”

把决心书交给江涛。

江涛接过决心书：“卓玛，黄河的深浅，看看浪花就知道；翻身农奴女儿的心愿，看看行动就知道。同学们，你们都是报春的，经过几番风雨，迎来的必将是万紫千红。我支持你们，同学们，贴出去！”

卓玛等同学兴高采烈地拿着大字报走了。

乔伯仁、薛教授走来。

乔伯仁：“老江，老江，你快去看看那些大字报，越来越出格了，说什么大学毕业当工农，我们当领导的要往正道上引啊。”

江涛：“老乔啊！同学们的大字报写得好啊，正当那个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引诱青年们走向特权阶层的时候，我们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学生，自愿和工农划等号，这是中外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可喜成果。”

乔伯仁：“江涛同志，你是工宣队负责人，校党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情况当然比我们了解得多，听说教育要整顿了。”

江涛：“噢，你们很敏感啊！”

电话响，乔伯仁拿起电话：“哎，我乔伯仁呀，噢，宋秘书，啊，什么，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

小方打水。

乔伯仁神秘地把小方叫来：“韩小方，来，来，你爸爸官复原职了，哼，还是省委第一书记。”

小方：“嘿！”

乔伯仁：“哎……明天下午两点的班机。”

飞机降落。

林荫道。

红旗轿车急驰而过。

车内。

韩凌狂笑：“小平同志这次特地把我找到他家里吃饭。他说文化大革命后各方面都有个整顿问题，要我们这些老家伙敢字当头，不要怕嘛。”

乔伯仁：“这八九年可不容易啊！”

宋彬：“是啊！”

韩凌：“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我这不是又回来了嘛。小平同志说，整个整顿工作，要以‘三项指示为纲’。”

乔伯仁：“太好了，教育是应该整顿了。”

韩凌：“嗯，工交、科技、四个现代化都和你们教育有关，可不能拖后腿呀。小平同志很重视教育。他说当前主要危险是不读书，要我们从这里开刀。”

乔伯仁：“从教育开刀？”

韩凌：“是啊，你好好体会体会吧。文化大革命是从哪里开始的？嗯？老乔，要有气魄！”

乔伯仁：“可我们学校的江涛……”

韩凌：“这你放心，现在形势不同了。再硬的石头也挡不住我们的路……”车停。

车窗外，黄河大学的师生们打着红旗扛着劳动工具，正穿过马路。

汽车的小镜子里。韩凌：“这也是大学？这也算大学生？倒车！”

倒车。

韩凌：“宋秘书，回去立即通知召开省委会，全面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化出）

（化入）写有省委会议室的大门打开。

韩凌一脸怒气走出来，他边走边拉文件包的拉锁，拉锁坏了，他嘴里愤愤地说：“真不象话！”宋彬赶忙上前接过文件包。

韩凌对身边的《黄河日报》总编说：“这个班子不能贯彻新精神，必须加以整顿。”（出画）

委员甲、乙正收拾东西。

委员甲赶上要离去的委员乙。

甲：“老黄，今天的会议开得太紧张了。”

乙：“是啊。”

甲：“赵大姐和老江的意见很值得重视。”

乙：“可是‘整顿’和‘三项指示为纲’是韩书记从北京带回来的哟。”

江涛同赵主任走下楼梯。

江涛：“赵大姐，我真没想到，这股风刮得这么猛。”

赵主任：“是啊，刚才你在会上的意见很对。”

江涛：“要是按照这个整法，那不是把文化大革命后的大好形势统统整掉了吗？”

赵主任：“嗯，这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态度问题。”

宋彬打开车门。韩凌：“哼，该整掉的就得整掉。”

江、赵走出省委门前。

赵主任：“这回你们学校又是首当其冲，你可要有充分的准备呀。”

江涛：“放心吧，赵大姐，我回去了，再见！”说着，骑自行车走了。

赵主任深情地望着江涛飞逝的背影。

红旗轿车绕过一弯池水，穿过藤萝掩映、佳木葱茏的庭院，停在一座高级的小楼前。

一个服务员打开车门，韩凌钻出轿车。

宋彬扶韩凌走上汉白玉石台阶。

透过台阶，可见远处青溪玉泻，环抱池沼。

韩凌和宋彬走下台阶，穿过假山、曲桥、别致的走廊，眼前展现出一座华丽、雅致、点缀新奇的别墅庭院，阿姨正在喂鱼。

韩凌进门，门口一服务员接过帽子，帮韩凌脱掉外衣。

韩凌走至百叶落地门前，服务员“唰”地打开门，他走进

去，躺在安乐椅上。屋内，泉水滴哒。

韩凌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

泉水滴哒。

金鱼池水流清冽，几只金鱼游动。

韩凌睁开眼喊：“宋秘书。”

宋彬：“在这儿。”

韩凌：“怎么搞的，这滴水声怎么没有从前清脆悦耳了，啊？”

宋彬：“好，我看看去。小林，小林，小林，这滴水声你们怎么调的？不知道水声不对，韩书记就睡不着觉吗？赶快调去，赶快调去。”

小林：“好。”

这时，小平头顶着沙发进来：“宋秘书，沙发放哪儿？”

宋彬：“放这儿，放这儿。”

韩凌：“不行，文化大革命前放哪儿还放哪儿。”

宋彬：“好，放那儿，放那儿。”

小平头放下沙发。

女服务员（入画）：“韩书记，乔主任和薛教授来了。”

韩凌：“嗯”了一声，从安乐椅上起身。

一盘苹果的特写。

韩凌：“关于教育要整顿的问题，薛老听说了吧？”

客厅里，韩凌、乔伯仁、薛教授坐在沙发上。

薛教授：“道听途说，感觉到了一点。”

韩凌：“人的感觉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呀！”画外有人叫：“乔叔叔。”乔伯仁、薛教授抬头。

(后景)小方走进屋来：“薛教授，爸爸。”

韩凌：“嗯，怎么样，工农兵大学生，这几个月有点什么进步啊？”

小方走到书架前，从上面拿下一本内部书籍，一边翻阅着一边说：“我们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参加了工厂、农村的阶级斗争。”

韩凌：“我没问你这些。”

小方拿着书走到三人跟前，说：“我们还批判了知识私有，上智下愚。要和工农划等号，做普通劳动者。”

韩凌：“我是问你基础理论学得怎样，流体力学，材料力学，量子力学……学到什么地方？”

小方：“可江涛同志说，结合治沙任务，进行理论学习，记得牢，用得上，收获大。”

韩凌跳起来：“收获，收获，简直是一塌糊涂。我问你，大学生去当工农，那还办大学干什么？听起来挺革命，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

韩凌从小方一边走到另一边，小方抬头听着。

乔伯仁：“是啊，是啊，韩书记讲得很对呀！”

薛教授为了缓和气氛：“哈哈，韩书记，其实责任不在小方。”(韩凌踱出画)

乔伯仁：“就是嘛！”

薛教授：“小方的学习还是满努力的。”



乔伯仁：“对、对、对，就是江涛这个人。”

韩凌：“嗯，以后要多听乔叔叔和薛教授的话。”

乔伯仁：“好啦，好啦，来吃苹果。”乔伯仁拿起一个大苹果正要递给小方，被韩凌拿走，韩凌拿着大苹果问小方：“小方，这个大苹果在商店卖几毛一斤？”小方：“四毛。”韩凌又拿了一个小苹果走过来，问小方：“这个小的呢？”

小方：“两毛。”

韩凌：“都是苹果，价钱还不一样，大学生怎么能和工农划等号？哼！”

小方沉思。

韩凌边走边对乔、薛二人说：“教育不整顿怎么得了。”

乔伯仁：“我看这次整顿先从调查教学质量入手。”

韩凌：“好。”

乔伯仁：“那明天我就把开门办学点的人都抽回来。”

几辆满载学生的卡车驰进校门。

返校汽车驰过古亭。

校园凉台上一个老师扯着嗓子喊：“同学们站住，不要走，马上到主楼教室集合。马上到主楼教室集合。”

学生们纷纷跳下卡车，拿着行李向主楼拥去。

教室门口，已经堆放了一大堆背包，学生们陆续放下行李。

学生们纷纷走入教室。

肖红问：“大闯，开什么会？”

大闯：“不知道。文老师，你知道吗？”

文教授：“不知道。”

乔伯仁：“同学们，安静点。”

乔伯仁站在讲台前，提高嗓门：“大家都坐好，坐好，安静点，安静点。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为了贯彻教育整顿的新精神，我们首先要对教育质量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就请同学们进行一次临时测验。”

学生们哗然。“怎么？考试？”“这不是突然袭击吗？”周老师：“文老，怎么要考试？”乔伯仁：“周老师，请到前面来。”

乔伯仁、薛教授走下台，周老师（入画）。乔伯仁将考卷交给周老师：“周老师，请你把考卷发给大家。”周老师：“这……”乔伯仁：“发吧，发吧！”（出画）薛教授：“来，咱们一起发。”

周老师递给文教授一份考卷。

文教授看考卷，皱起眉。

薛教授发考卷，文教授走到他身边：“薛老，这是谁出的考题？”

薛教授：“怎么？”

文教授：“这不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脱离实际的那一套吗？”

薛教授：“乔主任说，这是省里的意思。”说完往一旁走（跟移推中后景，乔伯仁在看文件）。薛教授：“好了，好了，不要讲话了，现在宣布考场纪律：一、不准交头接耳；二、不准看书；三、不准延长答卷时间……”

教室里一片哄乱。

周老师走到大闯跟前问：“党委讨论过了吗？”大闯摇头，大闯说：“你快去找老江去，”（周老师出画）。

学生们议论。

讲台上，乔伯仁看文件，听到学生们的嘈杂议论声，他站起来，啪啪地拍了几下桌子。

学生们仍没安静下来。

教室里安静下来，他又坐下来看文件。

小方在起劲的答卷，沈牛思索着。

大闯欲起又坐。

后面肖红捅了捅大闯，大闯回头，肖红在考卷上划了个大问号，竖起给他看。大闯思考，又看一边。

沈牛指着考卷对大闯示意。

考卷上面写着：“这是为什么？”

大闯望着沈牛。

卓玛期待地望着大闯。

薛教授：“不许搞小动作，这是考试。”他走向大闯身边。

大闯（站入画）气愤地：“这是突然袭击！”

乔伯仁惊奇地抬起头。

薛震惊。

大闯：“同学们，咱们找党委去。”

学生们：“对，我们找党委去。”

乔伯仁：“钟大闯！”急步走下讲台，他走到大闯跟前说：“钟大闯，你身为党委委员，带头冲击考试破坏教育整顿，你

矛头指向谁？”

大闯：“谁走回头路就对准谁。”

江涛(画外音)：“说得好！”

学生们闻声回头，闪开一条路。江涛稳步走上来，江涛走到乔伯仁面前。

江涛：“大闯提的问题值得深思啊，老乔，这场考试说明什么问题，应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嘛。”

文教授：“老江，我说两句。”

学生们让开，文教授走上来说：“这次考试的确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做法差不多。”

薛教授：“文老，如果把这次考试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那别人就不好说话了。”

江涛思索着。

乔伯仁(画外音)：“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嘛！”

江涛转过头去。

乔伯仁：“教学质量低就老老实实承认低，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整顿，你赶上去就是了嘛，答不上来就罢考，这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吧？”

薛教授：“是啊，是啊，就是嘛，如果学得扎实，底子厚，为什么怕考试呢？”

江涛思索着，自语：“怕考试？”(化出)

(化入)乔伯仁和王坚走来。

乔愤怒地：“王坚同志，你是校党委副书记，又是多年搞教育的老同志，你怎么能同意江涛同志这么做呢！”

王坚：“这不是江涛同志个人的意见，这是党委的决议。”

乔：“好、好、好！我保留意见。”

王坚望着乔远去的背影。

薛站在穿衣镜前，妻子帮他整了整衣领。

妻子：“耀宗，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别去了，啊！”

薛：“唉，要去，要去哟，今天是教授会议，这样的会，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是第一次，一定要去。”

教授们走进教室陆续入座。

薛教授坐在前排考学生时大闹的座位上。

江涛：“同志们！最近几天，在我们学校里围绕着一场考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情况大家已经了解了，据说，搞这场考试是为了调查教学质量，进行教育整顿；既然是调查嘛，就应该是全面的。”

薛教授喜形于色。

教授们聆听。

江涛：“所以，经过校党委研究，今天就请在座的同志也来参加一次考试。”

薛教授愕然。

教授们面面相视。

文教授点头赞同。

薛教授正用食指挠着鼻梁沟，十分尴尬。

江涛站着说：“试题呢，公平合理，就用上次考学生的题目，现在就请同学们发卷吧。”

（大闯等拿卷入画）

教授们议论纷纷，（后景）肖红在发卷，大闯发给薛教授考卷。

薛：“这，这，没有准备呀。”

大闯：“嗯，学得扎实，底子厚，用不着准备。”

教室里一片议论声。

大闯站在教授们跟前：“好！请老师们安静一下。现在宣布考场纪律。一、不准交头接耳，二、不准看书，三、不准延长答卷的时间。”

江涛微笑地看着教授们的反映。

肖红在巡视考场。

学生们在巡视考场。

大闯走近薛教授跟前，薛教授正捧头苦思。

教授们在答卷。窗上的挂钟正指九点。（化出）

（化入）挂钟指十点三十五分。

薛教授频频擦汗。

江涛暗自发笑。

一个教授神色难堪。

他想了想在卷上划了个大“○”。

一教授头上冒汗，捧头苦思。

文教授在卷上写诗。

（心声）

“突闻考试实堪惊，

忆昔追今倍觉醒，

欢呼路线重归正，  
教育革命万年青。”

教授们在答卷，一个个狼狈不堪，洋相百出。

江涛走来：“好了，同志们，现在我宣布，考卷不论答的好坏，教授都可以继续当下去。单凭这种考卷是衡量不出同志们实际水平的。但是，它可以证明那种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和教学方法是十分愚蠢的。（众教授点头赞同）有人说这是让同志们出丑，不对！大家来参加这次考试的本身，就是和我们一起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十三年前，也是在这个教室里。”（化出）

（化入）江涛在答卷。

薛教授在考场上走着。

重病的刘晓华头冒大汗，支持不住，她昏倒在地，头碰在桌角上。

江涛扶住晓华：“晓华，晓华！”

几个同学议论着：“不要考了，搀回去吧。”

“这次不考怕要留级了，”

“留级，还得退学。”

学生：“晓华，晓华。”

薛教授（阴冷地板着脸孔）：“该退学就得退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嘛。”

学生们把刘晓华抬出教室。

江涛：“晓华，晓华，快送医务室去。”

薛(入画):“好啦,好啦,都坐下,大家都坐下,现在继续考试。”

姚明力向薛教授交卷子,“薛教授。”

一只粗大的手颤抖着拾起刘晓华那张染血考卷。

江涛忿忿地:“这简直是吃人,是摧残青年,走,找党委去!”(出画)

门砰然打开,江涛等闯入乔伯仁办公室。乔伯仁愕然。

江涛激动地:“乔校长,我抗议。你们不管学生死活搞突然袭击,把那么多工农调干生赶出学校,我抗议!”

乔伯仁立起扔笔:“江涛,我宣布,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限你即日离校。”

江涛的脸刚毅,倔强,激愤。

(画外音):“江涛——”

江涛回头。

江涛回头望去。

姚明力跑上来:“江涛你这是何苦呢,工厂只送咱们三个人上大学,只要你给乔校长认个错,就会留下来,我们在这里前途远大啊!”

江涛有力地回击:“认错,他们逼死了刘晓华,这个学校不是我们呆的地方。”(忿然出画)(化出)

(化入)两张考卷,其中一张带着血迹。

江涛:“值得注意的是,时间过去了十三年,可是两张考



卷却完全一样。”

教授们愤怒，惊愕思考。文教授激动擦泪。

江涛：“这种资产阶级专我们政的历史教训，绝不允许它重演。”

薛教授狼狈地坐着。

江涛：“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次考学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江涛：“这难道不是否定教育革命的方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吗？”（化出）

排球在空中起落。

大闯：“沈牛。”

沈牛：“卓玛。”

卓玛：“肖红。”

肖红没接住，摔倒，同学们笑起来。

卓玛：“哈！哈！哈！肖红，你怎么没接住？”

肖红边笑边爬起来，学着薛教授的样子：“这……这没有准备呀。”同学们的笑声。

排球在地下滚动。

沈牛拣球：“哎，只要学得扎实，底子厚，用不着准备。”说着把球传出去。

同学们继续愉快地托球。

江涛、赵大姐，二人走着。

赵大姐：“这新精神你贯彻的不错啊。不及格也没关

系，画个圈也是受教育，对他们还要多帮助。”

江涛：“是啊，赵大姐，资产阶级打来这一拳被我们顶回去，他们是不会甘心的。”

赵大姐：“当然啦，现在阶级斗争越来越复杂，关键要警惕我们党内那些和资产阶级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物。”

笑声。

赵、江走着，谈着。

一个球飞过来，江涛接住球：“嗨，怎么这么高兴？”

大闯：“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当然高兴了。”

肖红：“欢迎赵主任和您参加我们庆祝胜利的活动。”

众：“欢迎，欢迎赵主任。”

江涛：“胜利当然是应该庆祝的，但是，这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遇到资产阶级突然进攻的时候，一场小小的前哨战。”

大闯：“好，继续战斗。”他托起排球，同学们继续传递。

江涛、赵大姐笑着。

赵：“要坚持教育革命方向，发展大好形势。”

江涛：“对，明天就把他们撤回来的学生送回开门办学点。”

大闯敲鼓。

江涛对周老师说：“周洁同志，现在要特别抓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到了工地以后，一定要找小方谈一次。”

周老师：“好，再见！”

锣鼓喧天，大闯敲鼓，一辆辆汽车驰过。

江涛、王坚送革命师生。

卡车队驰过古亭旁，驰过一条“工农上大学，毕业当工农”的大标语。

车队驰出黄河大学校门。

飞奔的车轮。（化出）

（化入）急速旋转的百褶裙。一个身穿苗族服装的舞蹈演员旋转后，亮相，幕落。

掌声四起。韩凌正侧身跟乔伯仁说着什么，听到掌声，问：“刚才演的什么？”

宋彬：“舞蹈《阿妹上大学》。”

韩凌：“哪个阿妹呀？”

宋彬：“一个苗族姑娘。”

韩凌：“她通过考试没有？”

乔伯仁：“考试，哼，第一炮就打歪了。”

韩凌点燃一支烟。

韩凌：“没有打歪，整个整顿工作只要扣住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核心，歪炮也是歪打正着。舆论界的人士呢？报社的总编来了没有？”

宋彬：“来了。”

宋彬：“清。”总编入画。

宋彬：（对乔伯仁耳语）：“韩书记的小女儿在农村插队快一年了，他很注意政治影响，从来不提。”

乔伯仁：“没问题，没问题，今年上大学。”

宋彬：“我儿子刚好跟她在一个生产队……”

乔伯仁频频点头：“一块办，一块办。”

总编把《黄河日报》校样递给韩凌说：“这是社论，标题是《教育必须整顿——论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小方的大字报《大学生要做大贡献》，准备明天一起发。”

韩凌：“把小方的名字去掉，换上黄河大学工农兵学员。”

总编：“好，好，接下去二论工业，三论农业，四论科技，五论文艺……”

韩凌：“发那么多社论干什么？你们就是不懂得斗争艺术，有些方面的问题可以用工农兵的名义发表文章嘛。就是要达到全面整顿的目的。”

总编：“韩凌同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可没有宣传‘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的精神。”

韩凌：“你怕什么？小平同志的指示不算精神？另外，还要加上这么一层意思，教育搞得不好，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某些人对抗党的方针。嗯，就这个意思，明天见报。”

《黄河日报》。笑声。

乔伯仁、薛教授边走边说：“真是形势大好啊，这八九年的小媳妇可熬成婆了。”

乔伯仁：“这八九年哪，我们跑快了，赶上了错误；跑慢了吧，得，错误又撵上了我们。”说着，他们上了古亭。

乔伯仁：“唉，这八九年啊……”

薛教授走到斑斑驳驳的柱子前，望着黄河园感慨万端：

“黄河园啊，黄河园，你的青春又回来啦！”

一张大字报：《省报在为哪个阶级说话》——沈牛、卓玛、肖红。

又一张大字报：《教育必须整顿——省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韩小方。

小方正在刷大字报的一角。

沈牛等同学跑来。

沈牛：“小方，我问你，到底要整什么？为什么整？往哪里整？”

肖红等：“你说？”“你说？”

小方：“该整的多了，什么开门办学，上来下去瞎折腾，大学生毕业当工农，简直是极左。”

肖红：“噢，怕当两毛钱的苹果啊？”

众哄笑。

小方：“怎么？不当就是不当，大学生和普通工农就是不能划等号！”

周老师：“韩小方！小方，你过去也口口声声地说过要向工人农民学习，说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怎么今天还是你，却用商品的贵贱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把自己和工人农民比作四毛、两毛的苹果……”

沈牛：“你不觉得可耻吗？这套东西你是从哪里拣来的？”

小方：“中央的新精神你懂吗？”

卓玛：“什么新精神，还不是你老子的精神。”

沈牛：“过去全省鼎鼎有名的走资派，我看他现在也没改多少！”

小方：“什么？”抓住沈牛的衣领，“你敢对抗中央整顿的精神，还污蔑老干部。”

沈牛：“我问你：‘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还算不算数？”

小方：“现在是以‘三项指示为纲’，哼！”

沈牛：“三项指示为纲？……”

锻工车间里。于梅手持《黄河日报》和老耿并肩走来。

于梅气愤地：“老耿同志，这省报上说的‘论三项指示为纲’，我看不对味。”

老耿：“哼！有的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批什么，他们现在就干什么，文化大革命立什么，他们就反什么。”他想了想问，“江涛最近回家了没有？”

于梅：“回来过，他还问起咱们厂的情况。”

姚明力走到闸门前，关闸。

姚明力：“各位师傅们，看到报纸了没有，开门办学问题很多，省里指示，黄河大学设计的泄流排沙方案是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的。因此，闸门提升设备不造了。”

老耿：“那水库里的泥沙怎么办？”

姚明力：“省里已经决定进口挖泥船排沙。”

于梅：“挖泥船？那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方案吗？”周围的工人也纷纷议论着。

姚明力：(心虚地)“这，我不知道，这是省里的决定。”就溜掉了。

老耿：(雷吼似地)“同志们！他们想一枪穿两个眼，一头在厂里搞管、卡、压，另一头要卡断教育革命的路，这办不到。同志们咱们继续干！”

(画外铁锤声起)

水压机锻着铸件。(化出)

(化入)江涛家。《黄河日报》上的社论和韩小方的文章，被红铅笔重重地打上两个问号。桌上放着毛主席著作，《红旗》杂志。

江涛：“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小梅：“爸爸。”

江涛：“小梅怎么还没睡觉。”

小梅趴在床上问：“爸爸，你来，我给你说句话。”

江涛走向床边蹲下。

小梅：“爸爸，什么叫整顿呀？”

江涛：“小梅，你听谁说的？”

小梅：“我们学校老师吵架啦，王老师说整顿好，李老师说整顿不好，到底好不好呀！”

江涛：“你说呢？”

小梅：“我说不好，王老师说整顿完了，我们长大了不上

山下乡，就可以上大学。”

江涛：“好，睡吧，整顿就是不让按毛主席说的办，反对新生事物，当然不好。”

小梅：“那你也反对整顿吗？”

江涛：“是啊。”

小梅：“那我也反对。爸爸，那你们也吵架吗？”

江涛：“不，是斗争。”

小梅：“那我也要斗争。”（敲门声）

江涛：“进来。”

王坚推门而进，江涛迎上去。

江涛：“王坚同志这么晚还没睡？”

王坚：“你不是也没睡吗？”两人走向桌边。

江涛：“资产阶级不让我们睡觉啊！”

王坚：“省委宋秘书来电话，要求我们这期学报转发省报社论和小方他们的大字报。”

江涛：“听说了，你的意见呢？”

王坚：“我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回想这八九年走过的路，我确信他们这一套是错误的，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江涛：“开始那阵子，我也老是想这个问题，脑袋都想疼了。我带着这个大问号，请教了马克思、列宁、毛主席，也翻了布哈林、赫鲁晓夫、刘少奇、林彪那些反面教材。一场考试，一张省报，使我清楚的看到，他们又举起‘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黑旗，向我们进攻了。”



王坚：“你的意见是……”

江涛：“全文转载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和他们对着干。”

王坚：“好，还有《红旗》杂志，你看，批宋江投降派这篇文章很有针对性。”

江涛：“嗯，另外再选几篇工农兵学员的大字报，都在这期学报上发表。”

报亭。《黄河大学学报》特写。

一位女同志塞钱，队里有人喊：“哎，同志，排队！”

女同志：“对不起，我要赶火车。”接过学报就走。

营业员：“同志，找你钱。”

女同志接过钱和另一同志谈论。

女：“瞧，学报为什么现在发表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准有名堂。”

男：“我看是对着省报‘三项指示为纲’的。”小平头画外音“省报，省报。”

小平头抱着堆省报，叫喊着：

“省报、省报，看这个，有新精神，新精神，不要钱，白给。”

韩凌办公室里。

宋彬拿学报匆匆进门，走向坐在沙发上的韩凌。

宋彬：“韩书记，韩书记，乱了、乱了，全市都乱了，这是全省的理论刊物，要是传到邓副总理那儿……”

韩凌：“嗯，有什么反映？”

宋彬：“有人说把‘五一六’通知和‘三项指示为纲’一对照，就觉得不对劲，好象有人要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韩凌：“谁，他们说谁要篡改？”

宋彬：“他们说学报转载《红旗》杂志的那篇文章，有人读了以后老是问，现代投降派是谁？是谁摒晁盖于一百零八将之外，是谁一上台就把《聚义厅》改成为《忠义堂》，篡改党的路线？是谁受了招安就去打方腊，镇压革命造反派？……”

韩凌跳起。

韩凌：“是谁，是谁，你不要为古人担忧，现在讲的是安定，团结，哪会有什么投降派。”

宋彬：“不过在这个时候发表毛主席评论《水浒》的指示，一定是有所指的，我总担心……”

韩凌：“神经过敏，你叫宋彬，不叫宋江。你马上去通知，要认真追查这期学报的背景，对攻击‘三项指示为纲’的要严加处理。”

宋彬：“是。”

韩凌：“坚决镇压。”

宋彬：“好。”

韩凌：“还有，这期学报要立即停止发售。”

报亭的窗板“咔”地一声关上了。

挂出“学报停售”的字样。

排队的群众不解地议论。

“为什么不卖”，“为什么停售”，“这里边肯定有问题。明

明还有嘛。”

大闯和学员甲乙蹬来满满一车学报。

大闯：“同志们，闪开，闪开，送学报来了。”群众一听是送学报来的纷纷拿钱要买。

大闯：“我们是给报亭送的，大家要买，请到报亭排队买吧。”

一群众：“他们不卖了。”

二群众：“你看，他们都挂出学报停售的牌子了。”

大闯惊异地：“不卖了？”

群众恳切地要求：“你卖给我们吧。”

学生甲：“大闯咱们卖吧！”

大闯：“好，我们卖。”

学报飞快地散发到群众手中。

江边。

一辆北京牌 130 卡车刹住，车上于梅朝画外喊：

“老江，老江同志。”

江涛骑车划入画面。

江涛：“于梅，什么事？”

于梅：“老江，老江，省里把老耿同志的革委会副主任的职给撤了，还说要开除他的党籍。”

江涛：“呵，他们凭什么？”

于梅：“因为老耿同志带领大家学习了这期学报转载的几篇文章，对‘三项指示为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就

说老耿煽动工人反省委、反党、反中央。”

(画外音)“老江”，江涛回首。

学生甲乙衣服被撕破，气喘吁吁的跑来说：“老江，大闯被一伙子坏人抓走了。”

江涛：“在什么地方？”

学生甲：“在报亭。卖报的时候，有个留小平头的家伙带了一伙子坏人，又打又抢。”

江涛急忙推车出画。

《黄河大学学报》被撕得七零八落。远处，北京130卡车驰来。

江涛对学员甲说：“你们先回去，我去找韩凌。”

韩凌办公室里。

韩凌边走边翻着材料，说：“宋秘书，这都用不上吗？”

宋彬：“马列的著作都找遍了，没有找到论‘三项指示为纲’的语录。”

韩凌：“你们就是不下功夫，我跟你讲过几次了，要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走到办公桌前，翻着《列宁选集》)差不多类似的语录也可以嘛。江涛是个工人，他懂多少马列！”(他翻着翻着突然喜出望外)“你看！你看！”

韩凌：“我一翻就翻到了，这句话就很不错嘛，很有力量！”

宋彬：“韩书记的水平在那嘛！”

韩凌：“嗯，你们就是不认真啊。”说着他拿笔准备在台

历上写字，一看台历：“嗯，今天是九月十七号！”

宋彬：“是啊！”

韩凌耷拉脸，把铅笔往桌子上一扔：“哼！九年前，也是今天，江涛带着一伙子人，冲进来造反是不是？”

宋彬：“对、对，就是那小子带头闹的事。”

韩凌从鼻孔里哼哼冷笑了几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自己看了看说：“你看。”

宋彬入画接这张照片。

照片。

韩凌：（画外音）“这就是铁证。”

照片翻过来，写着：“历史将证明我无罪。”（韩凌念出来）。

透过华丽的吊灯，（俯拍）韩凌又是一阵阴冷的狂笑：“哼哼……，九年啦，历史跟我们开了个大玩笑，今天该收场啦！”

话音未落，门“砰”的一声被推开，韩惊回首。

高大魁梧的江涛走进来，他的目光射出愤怒的火焰。

韩凌不禁打了个寒噤。

江涛屹立门前。（推特）（翻板）

九年前：

江涛身穿工装，戴着红袖章，推门而入，他身后跟着几个工人。（翻板）

江涛屹立门前。

韩凌定了定神，随即奸诈地笑着：“江涛同志，坐，坐。”

江涛目光咄咄逼人，问：“韩凌同志，一个老工人，因为不同意你们的所谓整顿，被你们又撤职又批判；这期的学报因为发表了几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就被你们查封，扣压；钟大闯卖了几份学报就被你们抓起来；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韩凌：“什么罪？哼，今天和这个对着干，明天和那个对着干，现在跟省委，跟中央干上了。一会儿要大学生去当工农，一会儿整教授，这次又反起‘三项指示为纲’来了，你看钟大闯这篇文章写的是什麼？他说：‘某些人打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旗号，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江涛不屑地听着。

韩凌（画外音）：“这个某些人指的是谁？”

江涛：“谁把资产阶级法权当成命根子就指的是谁！难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罪吗？”

韩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哼，多革命呵！可是你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吗？你能解决卫星上天的问题吗？你能解决自动化、机械化的问题吗？将来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呢？文化大革命乱了九年了，全省几千万老百姓，他们盼什么？他们盼着菜篮子里装上更多的猪肉和青菜，住上更宽敞的住房，穿上更漂亮的衣服，……”说完坐在沙发上。

江涛：“你的话对我很有启发。”

走向书柜去拿书。

宋彬走到韩凌跟前，不知江涛要干什么，两人交换眼色，又望着江涛。

江涛拿出一本书：“这儿也有一段有名的话，‘光有革命的冲动是不够的’。”

韩凌：“就是嘛，那是空谈，是假革命。”

江涛：“还有，你听下去，‘我们还需要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需要有书和良好的住宅……我们应当有更多的吃的，更多的好菜，学校，住宅和芭蕾舞，……’。”念完，他合起书“啪”地扔到韩凌面前的茶几上。

摆在韩凌面前的是一本《赫鲁晓夫言论集》。

韩凌象挨了一巴掌似的，脸上、脖颈上的肥肉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

江涛：“韩凌同志，你们想把不搞现代化，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帽子扣在那些好同志身上，可是正是他们踏遍黄河几千里，找出了治沙的方案，是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拚命地生产出治黄的机械设备，正是他们心里装着黄河两岸几千万人民，是他们，就是被你们撤职、批判、镇压的那些好同志！”

韩凌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江涛同志，你懂吗？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说完走向前去。

江涛：“我们是要搞现代化，可是我们更懂得不抓阶级斗争，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那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搞现代化，可是他们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那里的革命者，住的是监牢，戴的是手铐、脚镣啊！”

韩凌：“你不要扯远了，我们讲的是‘三项指示为纲’，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

宋彬：“而且是有理论根据的。”

韩凌：“你听听列宁是怎么说的。”坐下。

韩凌：“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

韩凌：（画外音）“也就是说，政治和经济都要放在纲的位置上。”江涛听着。

韩凌：“《列宁选集》一九七二年版，第四卷。”

宋彬：“第四百四十一页。”

韩凌：“老祖宗的话没有错吧？同志，要多读点马列的书啊！不然，会出大笑话。”

江涛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停后，走上前说：“念下去。”

韩凌收敛笑容，拿起书，急忙翻看。

江涛：（画外音）“接着念下去。韩凌同志，你刚才念的是列宁引用布哈林的话。”韩凌非常尴尬。

江涛：“下面就是列宁对布哈林这个观点无情的批判。列宁同志说：‘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哈哈，韩凌同志，你把布哈林当成自己的老祖宗啦。”

韩凌、宋彬面面相视。

宋彬赶紧解围：“这、这是偶然的疏忽。”

江涛：“不，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这正说明一切搞复辟倒退的人总是本能的追随机会主义。”



韩凌站起：“你放肆！‘三项指示为纲’你也知道，这是谁提出来的，你这样干下去，可要考虑考虑后果，(踱步)三项指示可都是毛主席的话。”

江涛回身，(后景)赵大姐出现在门口。

江涛：“毛主席从来讲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你们把毛主席的话按你们的需要抽出几句就说成是纲，用这种办法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走)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你们这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

(后景)赵大姐推门走进来。

赵大姐：“讲得好啊！”

江涛：“赵大姐。”

赵主任走到韩凌面前说：“你看，我们已经收到几百封工农兵的来信，人心、党心、党员之心是不喜欢你们这一套的。刚才绝大多数常委都来了，对你不经过常委讨论就扣压学报都非常气愤。坚决要求把这件事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同时增印五万份学报，把毛泽东思想送到广大群众的心里。”

江涛：“赵大姐！”

两人紧紧握手。

赵主任：“老耿同志已经恢复职务了。大闯也回学校去了。”

江涛：“太好啦。”

韩凌气怒地把信往茶几上一扔。

韩凌拿起红色电话机说：“要北京，邓副总理。”

(渐隐)

滔滔黄河水。

古亭前，大闯等同学潮水般涌来。

赵主任、江涛奔来。

江涛、赵主任、王坚、大闯激动的笑脸。

(化入)印刷厂里。

滚筒飞速旋转，学报封面源源而出。(化出)

(化入)学报特写。

老耿手拿学报，慷慨发言。

周围群众呼口号。(化出)

(化入)黄河边：

工农兵学员们忙碌的测量着。

黄水奔流。(化出)

小方背着书包走来。男服务员：“小方，你怎么自己回来了？你爸爸说你再回来的时候，用小车去接你。”(小方没有理睬，走至镜前成中)阿姨拿着桔子汁走来，叫道：

“小方！你回来了？”

小方：“阿姨。”

阿姨：“听你妈妈说，你爸爸让你到外国去念书，说什么

能学真才实学。”

小方：“留学？！”

阿姨：“嗯！”

小方兴奋地：“我爸爸呢？”

阿姨：“在后院钓鱼呢。”

王坚踱步。

韩凌钓鱼：“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一直在挽救他，使他不致于越陷越深，但是事与愿违啊……”

乔伯仁：“是啊，韩凌同志对他真是仁至义尽了。”

王坚：“直说吧，你们到底要对江涛怎么样？”

韩凌：“老王，你看看，这是我与中央通话的记录，邓小平同志批评我们处理问题太不果断了，太手软了……”

王坚：“挂职下放，这和撤职有什么两样？”

韩凌：“可以自己去理解嘛。江涛这几年打击迫害老干部，你身受其害，应该起来大胆揭发！”

王坚：“韩凌同志，你不是挑拨吗？七八年来，我们在一起工作、学习，他从来没有压我，也没有压过你乔伯仁，他一直诚恳地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尊重我们，爱护我们，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立场、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你们为什么对他作出这样的决定，这是迫害！”说完大步走了。

韩凌（把鱼杆一扔）：“老乔。”

乔伯仁向韩凌这边靠了靠。

韩凌：“撤掉江涛后，立即宣布撤销开门办学点，大坝工

程上的人也撤下来。看来，王坚也靠不住了，干脆一齐撤掉！”

乔伯仁：“他是老干部哇。”

韩凌：“不听话，新的老的一块撸。当然，也要有步骤。”

乔伯仁：“好，好！”

韩凌：“今天晚上，你协助宋秘书开好校党委扩大会。”

群众聚在党委会议室门外，议论纷纷。

宋彬（画外音）：“我继续宣读。”

（摇进室内全景，宋彬手拿文件，正主持党委扩大会）

宋彬：“第三，免去工宣队张海同志（推）黄河大学党委副书记职务。（敲杯子的声音）免去工宣队黄迪、李莽、李海泉校党委委员的职务。调回原单位工作。”

参加会议的党委委员们惊愕，愤怒不满。会议室外的群众反映出同样的情绪。文教授、周老师忿忿不平地议论。

大闯看看江涛，欲起，江涛按住他。

宋彬（画外音）：“希望你们回到工厂去，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多做贡献。张海同志主管的教改工作由薛耀宗主管。”

薛教授矜持地同旁人点头微笑。

王坚愤怒地：“说说理由嘛！”

乔伯仁：“很清楚嘛，就是要充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

宋彬：“完全正确，好！（敲）我继续宣读。”

宋彬：“第四，江涛同志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乱提极左口号，给省委施加压力，对抗落实三项指示为纲，对抗全面整顿，破坏安定团结，（室外电闪雷鸣）因此，省委决定江

涛同志挂职下放，由乔伯仁同志代理黄河大学党委书记职务。”

(室外群众义愤)

闪电。

大闯：“省委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

一个党委委员(闪电、拍桌子)：“哼，纯属是造谣中伤。”

王坚拍案而起：“我抗议这种迫害行为！要求省委撤销这个决定。”

群众呼声：“坚决同意王坚的意见！”“撤消这个决定！”……

宋彬心惊胆寒，环顾四周。画外群众愤怒声不断。

屋外电闪雷鸣。群众喊着：“同意王坚同志的意见！”“坚决要求省委撤销这个决定。”

(镜头拉进屋内)雷停声静。

江涛：“同志们，挂职下放也好，全面整顿也好，无非是一个意思，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搞的一切都是不行的，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搞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复辟倒退行为从来是短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屋里屋外掌声雷动。

大闯激动地鼓掌。

宋彬和乔伯仁交换了一个眼色，宋彬出屋。

群众在鼓掌，王坚在鼓掌。

江涛(画外音)：“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

经历了十次路线斗争的考验，它屹立着，象黄河的中流砥柱，迎接一千次、一万次的挑战。”

又一次热烈的掌声。

电话室里，（前景）宋彬在打电话，（后景）群众在鼓掌。宋彬：“啊！啊！他们是在给江涛鼓掌呢！局面不好控制……嗯，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把首长的精神一传达，群众一定会觉悟的……好的，好的，是，韩书记，马上，好。”

他精神抖擞地放下听筒，一转身电话室的老服务员在鼓掌。

宋彬：“老大爷，别鼓掌了，你上当了。”老服务员瞥了他一眼，更起劲地拍起来。

鼓掌。江涛（走进主持会的位置）：“同志们，下一步党委的工作：第一，我们要继续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全校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定不移地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第二，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开门办学，原有的九十七个开门办学点，一个也不撤，门要越开越大。”

掌声。

群众鼓掌。

王坚：“同意江涛同志提议的举手。”说着，自己首先把手举起来。

全体委员，全体群众都庄重地举起手。

宋彬：“同志们！同志们，（爬上椅子）不要上他的当。江涛，你不要执迷不悟了，挂职下放这是给你的悔过机会……”

他！他在煽动大家反对中央。（群众议论）同志们，同志们！明确告诉大家吧，我宣读这个决定是有来头的，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决定的！”

文教授，周老师愕然。

王坚义愤填膺。

大闯横眉怒目。

江涛缓缓站起，巍然挺立：“同志们，不管有多大的狂风恶浪，黄河水决不会倒流。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国际歌》音乐起）

王坚激动地：“江涛同志！”他奔向江涛，握住江涛的手。

两双握紧的手，又一双、两双、三双……

无数双手紧握在一起。

王坚、大闯、委员甲，一个个热泪盈眶。江涛走着，老服务员迎上前来一把握住江涛的手。（推成老服务员的特写）他无限深情地望着江涛。他后退一步给江涛让路，江涛走出画。

电闪。

屋外，江涛走出会议室，群众紧紧围上去。大家争着同江涛握手。文教授、周老师握着江涛的手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他。

天空乌云翻滚。

浊浪排空。

风卷残云。黄河怒涛在咆哮。

江涛心潮澎湃，在岸边来回踱步。

江涛(心声)：“乔伯仁为什么敢把十七年批臭了的东西又搬出来？”

激浪翻滚，涛声震天。

江涛：“韩凌为什么明目张胆地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激浪翻滚，涛声震天。

江涛：“邓小平能代表党中央吗？”

江涛：“毛主席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激浪排空。

闪电。

狂风把树梢吹得来回摇曳。

江涛开门进屋。小梅(画外音)：“爸爸！”江涛朝屋里望去。

小梅喊着“爸爸”从屋里跑出来，扑在江涛身上叫：“爸爸”，江涛蹲下身。

小梅：“爸爸，有人说你犯了大错误，说你是野心家，想当大官。……”

江涛：“小梅，爸爸可不喜欢眼泪。”他用手拭去小梅脸上的泪水。



小梅流着眼泪，江涛拭去小梅的眼泪。

小梅：“爸爸，咱们回工厂去吧，耿爷爷他们都喜欢你，妈妈说要接你回工厂。”

江涛抬头往里屋看。

里屋，于梅坐在床边，知道江涛看她，站起，背过身擦泪。

江涛抱着小梅走向里屋：“小梅，睡觉去吧。”放下小梅，走向于梅。

于梅含着眼泪，背向江涛。

江涛：“于梅，你这还是头一次来接我的吧。”于梅仍没说话。

江涛：“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你送我上战场；搞合作化、治黄河、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也是你送我去战斗，可从来没有把我从战场上往回接呀！”

于梅：“老江！”（转头）

于梅回头：“老江，回工厂一样闹革命，咱们工人抱成团，跟他们斗。”

江涛：“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的。要是毛主席问咱为啥回工厂，你说该怎么回答呢？”

于梅转过身来：“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风里雨里干革命，我都知道，可现在有人说你反省委、反党、反中央。”于梅转过身去。

江涛：“你相信吗？”

于梅转过头来，摇摇头。

江涛：“是啊，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多次激烈斗争，陈独秀、刘少奇、林彪都是打着中央的旗号，今天的邓小平能代表党中央吗？”

于梅：“当然不能。”

江涛：“可他们现在还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很大一部分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我们要和广大群众一起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闪电。

大雨如注。

老耿穿着雨衣，向单元楼走去。

老耿进楼，小平头迎上去。

老耿抖雨衣，小平头掏出笔记本写着。

老耿开门，叫：“江涛！”

江涛：“老耿同志，你怎么来了？”

老耿：“厂里同志们让我来看看你。”

于梅：“耿大爷。”接过雨衣。

老耿：“怎么，楼下还有盯梢的？”

江涛：“这大概是韩凌给我派的警卫员。”

老耿：“真不是东西！昨天晚上，他们就把你挂职下放的决定传达到工地。大伙儿压根不理他们的茬，咱们厂的同志们合计了一下，让我连夜赶来，叫你顶住，整个的工人阶级都是和你站在一起的。”

江涛激动地：“老耿同志！”俩人握手。

老耿从怀里掏出一面红旗：“临来的时候，同志们让我把这个带给你。”江涛接旗。

红旗抖入画面，上写：“工人驻黄河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工人宣传队冲向校门，（画外音）枪声。

江涛入画，向后挥手：“同志们，跟上！”工宣队冲入校门。

老耿高举红旗上楼梯，枪响。

老耿臂膀受伤，鲜血流出。他一个踉跄，护住臂膀，血染红旗。

江涛一个箭步冲上去：“老耿同志！”扶住老耿，接过红旗，把老耿交给另一个工宣队员。

江涛高举红旗急奔，把红旗插在楼顶上，红旗迎风飘扬。（化出）

（化入）带血的红旗。江涛把旗叠好，握住老耿的手：“老耿同志，这面红旗留下我们工人阶级的鲜血，教育这个阵地，我们要永远占领下去，要不停顿地向资产阶级进攻。”

大字报前围满了人。《走资派还在走——江涛》《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江涛。》

江涛还在贴大字报。

《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两个人在低声议论着。

甲：“老刘，老江这么干，我真替他捏把汗。”

乙：“怕什么，天塌不下来。”

（摇出）姚明力和大闯。

姚明力：“塌不下来？走着瞧吧，江涛这么狂妄，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大闯：“你咋呼什么，你那么为走资派卖命，都给你什么好处啦。”

姚明力：“哼”了一声，继续抄大字报。

周老师（画外音）：“老江。”

周老师跑来：“老江。”

江涛：“出了什么事啦？”

周老师：“乔主任到刘家渡去撤点了，运器材的汽船也给卡了。”

大闯：“那还行，没有汽船，起重设备怎么运上来。”

江涛：“走，咱们去看看。”

田大娘：“大娘用皮筏子送你们。”

乌云密布。

同学们正在缓慢地拆帐篷，收拾东西。旁边停着四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轿车。

乔伯仁叫喊着：“快，快，要抓紧时间哪。（肖红、沈牛把背包放在地上，坐下）不想走也不行，这是上级的指示。”

薛教授：“就是嘛，肖红、沈牛，不要磨蹭了，快上车吧！”

老耿坐在石头上，动也不动地抽闷烟。

江涛、田大娘、大闯、周老师奋力划着筏子。

同学们已上了车。

乔伯仁：“快快，快上车。”

乔走到耿身边：“老耿，再见啦，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请多提宝贵意见。”

耿：“噢，老乔的意思是让我说几句，行啊，我说几句。”

乔：“简单点，风快上来了，别让同学们淋了雨呀。”

耿：“我们送去的学生淋不坏。同学们，我说你们这些学水利的，也要学一学辨别风向，是刮东南风，还是刮西北风，是掀顺风浪，还是掀逆风浪。”

乔：“好啦，好啦，就到这儿吧。”

老耿“啐”了一口。

老耿啐了口唾沫：“同学们，我还接刚才那个话茬说，黄河水不管拐多少弯，总是要流进大海的。我相信，你们经过这场风雨，会回来的。”

同学们把行李扔下来，围拢过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和老耿握手，文教授过来和老耿握手。

乔、薛冲着同学们喊：“你们干什么！第一辆车先开走。”  
(画外音)汽车发动。

(画外音)“不要开。”

(画外音)发动机声又停止。

众惊喜若狂(画外音)：“老江，老江来了，老江来了。”

江涛等人跑入画：“老耿。”

老耿迎上来：“老江，你可来了。”两人握手，文教授与江涛握手。

乔伯仁入画。

江涛：“老乔，要撤点？”

乔伯仁：“是的。”

江涛：“党委决定一个点也不准撤。”

乔伯仁：“江涛同志，你应当明白，现在是我主持党委的工作。”

江涛：“那就请你按着党委决议带领大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吧！”

乔伯仁：“江涛，你……薛老，文老，我们走。”

文老：“咱们走不到一块了。”

乔伯仁：“哼哼，好，薛老，咱们走。”（乔、薛出画）

江涛（画外音）：“同志们……”大家望去。

江涛站在汽车上对大家说：“同志们，为了保证三天之内完成第一阶段工程项目，这里的革命师生，统统集中到大坝工地上去打歼灭战，实现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汽船卡了，没有什么，我们肩拉人拽顶着风浪前进！”

号子：

嘿，嘿哟罗，

顶逆风斗狂澜，一根索绳连万肩。

连万肩，不怕鬼，不信邪，革命理想高于天。

高于天，共产党员钢铁汉，自有红日照心间。

踏碎黄河万里浪，排山倒海齐向前。

号子声中，出现下列画面：

天空，电闪雷鸣。

雨点打在水面上。

江涛刚毅的脸。老耿有力地拉着索绳。文教授在风雨中迈进。他们三人并肩前进。

刚毅的脸一个个掠过，大闯、周老师、大娘、卓玛、沈牛等。浩浩荡荡的拉纤队伍，挺进在黄河沙滩上，迎着风雨前进。

夜空。雨不停的下着。（化出）

（化入）晚霞满天。

拉纤的队伍步上山岗。（化出）

韩家花园里，摆着一排苔藓斑驳、奇花烂漫的盆景。

韩凌闲散地浇水。

宋彬、乔伯仁急匆匆走来。

宋：“韩书记、韩书记，江涛没有一点服输的样子，王坚也和他一样，还在对着干。”

韩漫不经心地：“嗯，好呀！”

宋：“大字报贴满工地，说你走资派还不够，又发明什么‘走资派还在走’。”

韩凌（收住脚）：“他们把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搬出来了。”

乔伯仁（上前）：“叫江涛这么一折腾，再加上王坚的支持，办学点一个也没撤下来。”

宋：“更重要的是大字报里还说，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韩凌：“这些大字报的矛头不仅对着我，而且是直接攻

击邓副总理。”

韩凌气急败坏地把水壶一摔：“难怪邓副总理批评我手软。”

韩：“把王坚撤掉！”说着他边走边思索。他走到鸟笼前，阴险地望着鸟笼：“江涛嘛，我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化出）

（化入）夜幕沉沉，狗叫凄厉。

一辆轿车驰过大坝。

轿车驰过老槐树，向村里驰去。

一只手急促地拍着门环，门开，田大娘出现在门口，惊叫：“卓玛！”

卓玛：“大娘，江涛被抓走了。”

大娘：“啊？下毒手了？走！”

学员们、社员们象潮水般涌向村街。

人们喊着：“江涛——。”

轿车入画驰过老槐树，一溜烟跑了。

群众急奔，追着远去的轿车，向轿车扔土块。

土块象雨点似地打在轿车上。

大闹、沈牛赶来。

大娘拨开人群喊着：“江涛。”

她狠狠地骂道：“还乡团。”

监狱。江涛被推入画，手上带着镣铐。



他回头骂道：“还乡团。”

大铁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田大娘含泪骂道：“还乡团。”

社员们、学员们围在大娘身边。

田大娘：“三十年前，就在这棵老槐树下，还乡团也抓过人啊，……那时候，韩凌是这儿的地委书记，他说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他到咱们这儿，下令解散各村的民兵武装。……有一天晚上。”（化出）

熊熊燃烧的大火。

大娘（画外音）：“……还乡团，趁机窜到了我们村。”

匪兵在烧杀抢掠。

三个团丁押着韩凌走来。

韩脸色苍白。

大娘（画外音）：“哎，他们是又抢又烧，韩凌也被他们抓了起来，那时候，江涛是我们村的儿童团长。”

（后景）小江涛等三个儿童团员，跑过大槐树。

小江涛向两个伙伴示意，三人冲出画面。

三个团丁押着韩凌走着，三个孩子拿着红缨枪，木棍，猛扑上去。

一个儿童团员用木棍打死一个团丁。

韩凌回头惊住。

一团丁倒地，小江涛用红缨枪刺上去。

一个较小的儿童团员在和一个团丁搏斗，小江涛勇猛地冲入画，把团丁推下山坡。

团丁惨叫着从山坡上滚下。

江涛和两个伙伴快速地为韩凌解绳子。

滚下山坡的团丁，爬起来朝上打枪。

江涛解开韩的绳子，听到枪声，几个人迅速出画。

一队团丁跑来，问滚下山坡的团丁：“在哪儿？！”

团丁：“在，在那儿！”众团丁：“追。”“快追。”

又路口，小江涛带领儿童团员及韩凌跑来。小江涛：“快，你们往那边儿跑，”自己向叉路另一边跑去。

小江涛跑到黄河边。

团丁们追来。

小江涛打枪引诱敌人。

一团丁中弹倒地。团丁们咋呼着朝小江涛追去。

小江涛跑到黄河边，把枪扔到河里，拿手榴弹。枪响，小江涛脖梗中弹，他踉跄欲倒。小江涛使劲扔出手榴弹。

手榴弹爆炸，几个团丁被炸死。

小江涛背身跳下山崖。

小江涛跳进黄河。

还乡团冲入画，向河里射击。

枪声。

韩凌等拨开灌木丛。

心情难过。

田大娘在皮筏子上听到枪声，吃惊地望着。

江涛游泳过来，爬上筏子。

大娘吃惊：“江涛。”

江涛：“大娘。”田大娘：“血？你受伤了。”

（化入）田大娘：“这三十年，人们走过的道不一样啊，……那个被江涛救过的韩凌，解放后进城当了大官就和咱们黄河人民的心越来越远了。砍合作社有他；大搞‘三自一包’有他；文化大革命中镇压群众运动也有他……”

田大娘：“哎，没想到啊，当年被还乡团抓过的韩凌，今天，他也成了还乡团，抓走了江涛！”

卓玛扑到大娘怀里，悲痛地叫：“大娘！”

大闹愤怒地：“一定要和走资派算账！”

田大娘扶起卓玛：“对，孩子别哭，要象江涛、赵大姐那样和他们斗争。”

韩家庭院里。

赵大姐走来：“韩凌同志，自从你恢复工作以来，你的所作所为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的。现在你竟然私自把江涛同志监禁起来，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韩：“赵昕同志，你应该知道，江涛他反党反中央，这是问题的实质。”

赵：“那就把你的实质摆到省委会上，公布给全省人民嘛。”

韩：“哼，江涛敢这么干，他不是孤立的，背后一直有人在支持他。”

赵：“不错，我是支持他的。要揪后台，没有什么了不起，雪山、草地都跟着毛主席走过来了，如果谁要坚持推行错误路线办不到。”

赵走去。（摇推）到树上。（化出）

（化入）雪花飘落，枯树上积满一层厚厚白雪。

宋彬（画外音）：“看守人员换了七个。”

牢房院子里，宋彬手夹一件绿色棉大衣，边走边向韩凌汇报（跟拉）：“连炊事员也受了江涛的影响。韩书记，我们审了他多次，还是那个死硬派，我看您跟他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韩、宋两人边上楼梯边说着。

韩恼火地：“谈不出结果也得谈。赵老太太向中央告发了这件事，群众也经常来闹。”

宋彬吃惊地看着他：“那……”

韩拍拍宋的肩膀说：“没关系，现在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只要他转变立场，赵老太太的上告，就会完全失效。”说完出画。

监狱里。

《书》。

（画外音）牢门声。

江涛放下书。

宋彬：（画外音）“江涛同志，哎，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看看，他们怎么搞的，韩书记几次跟他们打招呼不让给你戴

这个。”

江涛：“照直说吧，你们今天又要耍什么新花招。”

宋：“不、不、不！今天是韩书记亲自来看望你。”

韩凌夹着棉大衣从门外走进来：“老江，哈，哈，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嗯，还好吧！”

江：“很好，你们的刑法无损我一根毫毛！”

韩：“你还是那么固执？”

江转过身来：“韩凌，几个月了，该给我定个罪名了，是反复辟罪呢，还是反修防修罪！”

韩凌堆着笑脸，站起来说：“不谈这个，不谈这个。老江，我是了解你的，（站起来走至江旁）咱们不是还有过那么一段出生入死，共同战斗的血肉关系吗？啊！”

江：“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同路，但不同心；今天我们在这里见面，不是比坐在省委的沙发上更能说明你我之间的阶级关系吗？”

韩凌转过身来：“不要这样看问题嘛！老江，这八九年，我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

江：“这八九年，我也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革命派和走资派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韩凌冷笑一声：“我劝你还是正视现实。由邓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这是大局已定。（韩走至床铺）你就写这种检查，永无出头之日！”

“啪”他把一叠纸摔在床上。

特写，《再论走资派还在走》，江涛的材料。

江涛抬起头：“你们是决心不跟着毛主席走了。谁想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走开。

韩凌：“好了，好了，老江，你不要目光短浅，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啦，只要你能跟着我们干革命，将来省委的这个班还不是你来接吗？”

韩凌把棉大衣递给江涛。

江涛用力把大衣打掉：“卑鄙无耻。”

韩凌吃惊地往后一闪。

棉大衣掉在地上。

韩凌气急败坏地怒视着。

江涛气愤的脸。

韩凌入画：“你！你……”

江涛：“滚，你给我滚！”

韩退至牢门口：“江涛，你不要充好汉，你想过没有，当你戴着反党的帽子，无声无息地消逝在这个世界上时候，该是多么痛苦啊，你要知道，你坐的是无产阶级的牢房。”

江涛：“你们走资派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我感到无尚的光荣和幸福。我坚信，马列主义必胜，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

牢房外，韩凌对宋彬说：“把那玩意，给他带上。”

宋彬挥手示意。

牢房内，几只手给江涛带上手铐。

江涛冲着牢房外大声怒斥：“韩凌，革命人民一定要惩罚你们！”

江涛踱步思考，到桌前写信。

(心声)“敬爱的毛主席，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谁能把共产党人投进监牢呢？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办到了。(推成江涛特)您深刻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我坚信……”

大河上下，激浪滔天。

一轮红日喷薄欲出。

江涛(心声)：“……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会带领我们开展对修正主义的大反击。”

(急推)毛主席语录：“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歌声起。歌词：

红旗漫卷，东风万里，黄河怒涛拍天起。

毛主席率领我们大反击，毛主席率领我们大反击，  
红色风暴盖天地。

万炮齐轰走资派，同仇敌忾反复辟。

热血写成大字报，继续革命不休战；

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

让那鲜红的太阳，照亮未来的世纪，照亮未来的世纪。

歌声中出现下列画面：

(化入)春天，百花盛开。(化出)

(化入)一面红旗迎风飘扬，万杆红旗映红大地。

(油画)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化出)

(化入)黄河大学大字报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贴满大字报栏。(化出)

锻工车间里，老耿激动地发言。锻工车间正在召开大会；横标写着：狠批“三项指示为纲”。

文教授、周老师、大闯、肖红、卓玛、沈牛以及学生们围在一张张桌子上写大字报。

万杆红旗。(化出)

一辆上海牌轿车急驰而过。

车内。于梅抱着小梅靠着车窗。

小梅：“妈妈，一会儿就能看见爸爸吗？”

于梅心情沉重地：“嗯。”

赵主任：“于梅，不要难过，现在不是很好吗？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咱们讲话了。”说着转向田大娘。

田大娘：“听了毛主席的话，我一夜都没合上眼。好几个月了，真不容易，我去看他几次都不让见，后来我去省委找你，没想到他们把你也给整下去了，真狠毒啊。”

汽车驶过街道。驶向一座高墙的监狱。

汽车沿着高墙急驶。

小梅(画外音)：“妈妈，爸爸就在这儿上班吗？”



车内。于梅眼睛湿润，摇摇头，没作声。

小梅：“妈妈，你说呀，你说呀。”

走廊尽头，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

赵主任，田大娘，于梅沿着走廊走来。突然她们都停住脚。小梅急跑至镜头前望着远处。

江涛站在走廊口。

小梅喊：“爸爸。”

小梅在走廊下急奔，“爸爸，妈妈来接你啦。”扑向江涛。

小梅叫着“爸爸……”江涛抱起小梅，小梅转头落泪。

赵主任激动地望着他们。

（后景）田大娘、于梅热泪盈眶。于梅难过地伏在田大娘肩上。

江涛放下小梅，上前和赵大姐紧紧握手。江涛：“赵大姐。”赵主任：“江涛同志，江涛。”

江涛走上前，田大娘迎上来。田大娘握着江涛的手，深情地望着他。

田大娘：“孩子，你受苦了。”说着抚摸着江涛的肩头，她怔住了。

江涛的肩上，在还乡团打过的枪伤处，添上了一道新的血痕。大娘的手轻轻掀起衣领。

江涛：“大娘。”

田大娘：“走资派心真毒。”大娘说完难过的低下头，然后抬头看于梅。

于梅激动地走上来叫：“老江。”

江涛：“于梅。”

田大娘激动地：“现在毛主席为咱们说话了。”

于梅擦干眼泪，把报纸递给江涛。

于梅：“老江，你看。”

江涛打开报纸深情的自语：“毛主席……”

画外群众口号声：“毛主席万岁！”

江涛推开窗户。

窗外红旗如海。

口号声：“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

“狠批‘三项指示为纲’。”

口号声此起彼伏。

江涛回身，心情激荡，热血沸腾，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  
“毛主席万岁！”

红旗划过画面。（化出）

（化入）旭日东升。（化出）

（化入）走廊，江涛和赵大姐边走边兴奋地谈着。

江涛：“现在形势大好。群众都轰轰烈烈地动起来了。”

赵主任：“是啊，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走在运动的前面才行啊！”

一工作人员走过来对江涛：“老江同志，送给你的材料。”

江涛：“噢，我正要找你。”从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说：“其它地方都很好，我改了两处。告诉他们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牢牢掌握批邓的大方向。”

走廊一端。姚明力和韩小方两个拐弯向楼梯走去。

姚明力：“小方，你出国留学的事吹就吹了，只要你爸爸没倒，怎么都好办。”两人走着。

江涛（画外音）：“小方。”

姚明力回身挥着手：“噢，是江涛啊，再见。”又转身对小方：“小方，晚上我等着你啊。”

小方：“好！”小方走过来。

江涛：“小方你怎么来了？”

小方：“有点事。”

江涛指着姚明力背影问小方：

“你了解他吗？”

小方：“姚明力，怎么啦，工人出身，留过苏，业务上有两下子，对我满关心。”

江涛拉过小方：“小方！你和他接触可要警惕呀！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一个人如果不愿和工农划等号，那么反革命分子就可能找他划等号。”

赵大姐在一个同志送来的文件上签字：

“好，马上发下去，还要通过批邓、把生产促上去。”

旁边办公室出来一个同志说：“赵主任，北京电话。”

赵大姐：“噢。”进屋去。

江涛和打字员正在打印文件。老耿兴冲冲地：“老江，你在这儿啊，到处找你，咱们黄河水利机械厂的全体工人一致建议，把省里各系统批邓大会放在黄河大坝上召开，用放水排沙的钢铁事实来批判邓小平。”

江涛：“好啊，咱们想到一块去了。”把手搭在老耿肩上一边说：“这样，咱们是又报喜，又批邓。”（停下）

老耿：“咱们来个先放水后发言。”

江涛：“好啊！”

打字员（画外音）：“老江。”

江涛向打字员身边拿起材料，兴奋地说：“好！让黄河给咱们助威。”

赵昕办公室。江涛推门进来。

赵昕放下红色电话机对江涛说：“毛主席、党中央一再打招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带头揭发批判。党中央对干部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啊……可惜韩凌是一句也听不进去，昨天我又找他谈了一次，还是那老样子。毛主席指示一发表，他就躺倒不干了。”

江涛：“哼！我看他是一搞修正主义就拚命，一搞社会主义就生病。说是生病，可比上班还忙，最近宋秘书一天到晚四处活动。”

赵主任：“他们这种不正常的活动绝不是孤立的，是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密切相关的，你看这是最近的敌情动态，（推江一人，赵画外音）阶级斗争是越来越复杂了。”

韩凌躺在躺椅上看敌情动态。

宋彬（入画）：“韩书记，乔伯仁、薛教授都说有事不能来，现在他们是越来越难请了。”

韩：“哼，鼠目寸光，他以为我们完蛋了吗！小平同志还在工作嘛，北京天安门前活动起来了。我们这儿火药味也很浓了……”

宋彬翻着动态：“是啊，韩书记，你看，这份敌情动态，说姚明力经常找韩小方。”

韩：“哦。”

姚明力、韩小方走上楼梯进入地下室，十几个人围在桌旁大吃大喝，烟气腾腾。

他们看见姚明力：“唉，委员长回来了。”

姚明力带着韩小方在桌前头：“介绍一下，这是韩书记的公子，韩小方。”

彪子醉醺醺地走向小方：“小方，还认得彪子我吧，过去咱们一块疗养、避暑……哼，文化大革命一搞清查，我老子成了他妈的叛徒，这回又轮到了你爸爸。”

老克走过来，对小方说：“哎，我说韩小方啊，请你参加我们的拯救四化委员会，咱们一块跟他们干。”

小方颓然坐下。

老克：“委员们，现在省委韩书记的姿态对我们很有利啊。”

姚明力：“老克，咱们的事业成功之后，你这个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可以换成部长的桂冠啦。”

老克：“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啦。”

推油印机的家伙：“事成之后先绞死江涛。”

小方万分恐惧地站起来。他脸色煞白，满脸浸出冷汗。

(画外音):“对,绞死他!对,绞死江涛!”

姚明力凑上前威胁地:“怎么,害怕了!”

小方:“你不是说我要来讨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吗?”

姚:“书呆子!”

彪子失声狂笑。

彪子:“四个现代化,首先是权,(他晃晃手中的小本子)天安门前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也要在中央老邓的旗帜下大干一场。”

小方痛苦万分,他想起江涛的话。

江涛(画外音):“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一个人如果不愿和工农划等号,那么反革命分子就可能找他划等号。”

小方不由打了个寒战,急走出画。

小方急步走上楼梯。

姚明力:“站住。”

彪子盯着小方。

姚明力:“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回家,明天早晨统统上大坝。”

晴空万里。横幅会标《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坝上,人山人海,彩旗林立。

几个小伙子敲锣打鼓。另一座龙门吊上写着“痛击右倾翻案风”。人流穿过画面。

宏伟的大坝。

指挥所内。

江涛在对讲器前发话：“同志们，为了确保泄流排沙的成功，我们在大会召开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请各组报告准备情况。”

对讲器喇叭回答：

“吊车准备完毕。”

“观测仪准备完毕。”

“水文测量准备完毕。”

江涛：“好！预备——”（画外音）一声怪叫：“不许开闸。”

坝上。彪子一身农民打扮，头包羊肚巾，他扒着龙门吊的一根横梁喊着：“不许开闸，（拉）乡亲们，他们打开隧洞底孔，这山坡就要倒塌，大坝就要垮，黄河下游几个县就会房倒屋塌，全被黄河淹没，我们大家可就全完了。”

小平头等：“这是江涛一手造成的。”

几个社员议论：“啊，那怎么得了。”

大闯蹬上高台：“同志们，他这完全是造谣。”

文：“我们试验了好几百次，大坝决不会垮。”

众：“对，不会垮。”

小方喊到：“大闯！”欲冲上前，被姚明力、老猫拦住，姚明力示意另一个人看住小方。（急出画）

姚进画，在龙门吊上：“乡亲们，我是省委的，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打开隧洞底孔，大坝就要垮。韩书记为了关心大家的生命财产，从国外进口了挖泥船，可江涛就是不

让用。”

众议论。

老耿：“姚明力！挖泥船的事儿是省里走资派韩凌接着邓小平的旨意，用了大量石油向外国买了几条破船，根本不实用。我说姚明力，这一点，你是很清楚的。今天你又提挖泥船是别有用心。”

群众拥护耿师傅。

姚明力：“别听他的，韩书记为了让大家过好日子，可江涛的目的是打击老干部。”

群众：“你胡说。”

姚：“同志们，今天的大会要由我们拯救四化委员会主持。”

群众愤怒。

耿：“姚明力，下来，你要干什么？”

沈牛：“四化委员会是什么东西。”

彪子等一伙反革命分子拚命地鼓噪着：“四化委员会好。”

宋：“想不到大坝上闹起来了，看起来群众还是很拥护您啊！”

韩站起来拿着望远镜望着远方：“江涛，我看你怎么收场。”

指挥所，江涛正在打电话：“对、对，是的，赵主任，他们已经公开亮出拯救四化委员会的旗号。”



赵主任回话：“嗯，他们在省委楼前也活动起来了。嗯，对，我们按照省委会预定的方案采取措施，好！”

大坝指挥所里。

江涛：“好！”放下电话。

大闯跑进来：“老江，马上出动民兵，把那些坏蛋抓起来。”

江：“要抓，但不是马上。”

大闯：“那现在怎么办？”

江思考，走过大闯：“有些群众受蒙蔽，两类矛盾混杂在一起，越在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上前走到大闯跟前）你想想，（两人往前走）他们为什么这样猖狂地破坏批邓大会，为什么抬出韩凌。”

大闯：“老江，你是说走资派是后台。”

江：“是的，他们的心脏是在党内，我们只有首先揭露走资派，才能教育那些受蒙蔽的群众，然后孤立一小撮反革命，给予无情镇压。”

大闯：“好！”（转身要跑）

江：“大闯，你马上通知民兵指挥部，让各单位民兵集合待命。我马上去大坝。”

大坝上。

姚明力、彪子、老猫等站在主席台上鼓噪着：“江涛哪儿去了，有胆量的站出来。”

“打死江涛，打死他。”

江（画外音）：“你们是干什么的？”

众人闪开，江涛铁塔般地出现在人中，他赫眉虎眼、咄咄逼人。

反革命分子吓得踉跄滚下台。

群众哄然大笑。

小方惊喜，他瞄了一下两边盯梢的人，思索。

江涛：“谁派你们来的。”

彪子拨开人群上前：“我是黄河两岸贫下中农的代表。”

小方窜上去，揪下彪子的头巾，露出油光光的大背头。

小方：“你是反革命。”

彪子回身抓住小方的脖领。

群众和反革命分子扭打。

小方飞起一拳。

拳头打在彪子的右腮上，彪子被打出画面。

彪子倒地。

群众和反革命扭打。

江涛上台拿起话筒：“同志们，同志们，现在我代表省委宣布，他们的所谓‘拯救四化委员会’是非法的反革命组织。他们今天的活动绝不是孤立的，这几天北京天安门前的一伙反革命暴徒也是这样干的。”

大闯入画：“谁敢在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闹事，就打倒谁！”

卓玛站入画：“谁敢在天安门前闹事，我们翻身农奴决不答应！”

老耿：“坚决镇压反革命！”

田大娘：“保卫党中央！”

肖红：“保卫毛主席！”

小方扑向江涛痛悔地：“老江，我错了。”

群众高呼：“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嘀嘀”——一辆红旗轿车驶过画面，轿车驶到群众中停下。

车门打开，韩凌走下轿车，宋彬尾随其后，暴徒高呼：“坚决拥护韩书记！”

“韩书记是我们的贴心人。”

韩走过人群，看到姚明力、彪子被群众反手扭住。姚明力高喊：“韩书记，江涛镇压革命群众。”

韩打着官腔：“不要抓人嘛，放开他们。”

暴徒挣扎之后高呼：“坚决拥护韩书记的领导。”

韩走上讲台，宋彬立即给他打开阳伞。

暴徒高呼：“欢迎韩书记讲话。”

韩：“同志们，我来晚了一步，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我是有责任的。今天的大会，是省委批准召开的，因此，任何干扰这次大会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彪子：“他妈的，怎么他也唱这个调。”

姚明力：“你懂个屁，好好听着。”

韩：“群众中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乃至错误的意见，应该允许自由辩论嘛。”（江涛走上来）

江：“你这是在为敌人讲话。我们决不给反革命分子以

言论自由！”

韩：“江涛同志，一个新干部要学会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这方面我是有教训的。”

江：“去年，七、八、九大刮右倾翻案风，你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你说过要正确对待群众吗？今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要夺共产党的权了，你倒说是群众运动，你保护的到底是哪个阶级的人。”

突然，两张传单从他们眼前飘下。

江抬头仰望。

天空上飘落各种各样的传单。

群众抬头看传单。

大闯（入画）抬头一看。（出画）

沈牛等跟着跑去。

大闯、沈牛等跑上天梯。

龙门吊上，两个暴徒在撒传单。大闯上前抓住一个暴徒，沈牛等抓住另一个暴徒。

搏斗。彪子拔出匕首。大闯刚毅的脸。搏斗。大闯把彪子打出天梯。

主席台旁的凉棚里。

江涛抓起电话机，韩凌按住电话。

江涛：“坝上一旦出现反革命闹事，立即出动民兵镇压，这是省常委会上的决定。”

韩凌：“你们这个决定根据哪一条？”说着走向大坝围墙，转回，他声嘶力竭地叫嚷着：“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江涛：“根据哪一条？马克思的书上，列宁的书上，毛主席的书上，都写着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党纪国法。没有这一条护身，无产阶级就要掉脑袋，这是历史的教训。”

周老师拿着一叠传单从群众中走上前，说：“老江，你看这些反动传单，太恶毒了，这是他们的告全省同胞书。”

江看韩的态度。

韩凌不屑地转过头去。

江涛（看完传单）：“韩凌他们书写反动传单，恶毒攻击毛主席，分裂党中央，公开拥护邓小平，这是什么革命群众？！”把传单摔在桌上，拿起电话，

“全体民兵立即出动！”

汽笛长鸣。

民兵全副武装列队跑步出厂门口。

于梅带队，民兵迎镜头出画。

王坚带民兵冲出校门。

两排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驾驶跨斗摩托，急驰而来。

大火映红窗户。

窗外，一片噪杂声。

赵主任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好，江涛同志，要坚决地镇压。这里的暴徒也很猖狂，我们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焚烧的汽车。暴徒们拿着火把继续在点火，群众和暴徒们扭打起来。

几个群众拉着两个民兵跑上大楼。

民兵、公安人员荷枪包围暴徒。

暴徒们纷纷举手投降，丢下匕首、传单、手榴弹、燃烧瓶等。

王坚：“走，押下去。”

解放军押着暴徒。

大坝上，民兵押着姚明力、彪子等通过愤怒的人群。

民兵们押着一伙坏蛋，在主席台前集中。江涛：“同志们，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想在中国大地上制造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他们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自取灭亡。今天的事实，教育我们一定要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否则，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依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就可以公开地用暴力向无产阶级夺权。最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韩凌、宋彬依旧忿忿不平。

江涛(画外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宋彬：“江涛这是针对你的。”

韩凌：“江涛，我要向中央控告你。”

江涛：“你说的中央，无非是邓小平。但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英雄人民。”

群众高呼，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坚决镇压反革命！”

“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

几辆卡车驰来，打头的一辆站着赵主任和几个敲锣打鼓的小伙子。

卡车停在主席台前。赵主任喊：“江涛同志。”

江涛迎上去：“赵大姐。”

赵大姐（兴奋地）：“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党中央毛主席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项决议。”

江涛：“太好了，马上宣读。大家安静，现在宣布中央决议。”

赵主任走至话筒前：“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党中央、毛主席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项决议。

第一，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群众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赵主任继续宣读：“第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韩凌失魂落魄，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江涛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王坚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文教授、周老师高呼：“毛主席万岁！”

大闯、肖红、卓玛、沈牛、小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乔伯仁、薛教授呼口号：“热烈拥护中央两项决议！”

王坚和同学们高呼：“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群众欢呼。

江涛和赵大姐高呼：“坚决拥护中央两项决议！”

江涛：“同志们，我们英雄的革命人民，就象那奔腾不息的黄河怒涛，它把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污泥沉沙都冲进汪洋大海，让我们世代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开展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对资产阶级的大反击！开闸！”

大坝底孔，施工隧洞，巨大的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喷涌而出。





……

##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

### 一出反革命丑剧

……

毛主席曾经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四人帮”所以要牢牢控制文艺领域，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使之成为他们的“帮天下”，就是要利用文艺为他们树碑立传，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以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电影剧本《盛大的节日》的炮制出笼，就是“四人帮”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大罪证，是一次绝妙的反革命表演。

水有源，树有根，毒瓜连着藤。电影剧本《盛大的节日》是很有来头的。

早在一九七三年初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中的一个就打着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竭力提倡写“三

月革命”题材的作品，并身体力行，抛出了一株又一株大毒草。一九七四年底，“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牵回上海，说要抓出一个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戏的“典型”来。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创作、修改，“抓出”了话剧《盛大的节日》。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使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该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丰功伟绩，歌颂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但是，“四人帮”一伙提倡写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别有用心。张春桥曾说，“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那么，象他们这些自封为“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实则是“借革命以营私”的阴谋家、野心家，都成了“开国元勋”。他们主张写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写上海的“一月革命”，就是要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从他们吹捧的作品中，明眼人一眼就能看透他们藏在大毒后面的鬼脸。在“四人帮”的一片叫卖声中抛出来的话剧《盛大的节日》，就不可能不受“四人帮”反动思潮的影响，打着“四人帮”的印记。

应该说，即使在艺术上，这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戏。但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凭着他们固有的反革命敏感，就象一群苍蝇嗅得了鱼腥一样，围绕着这个戏嗡嗡嗡嗡起来，死死盯住不放，庆幸得到了佳肴上品。于是，吹吹打打，为

电影剧本的出笼演出了一场热闹的“开锣戏”；

今年五月十六日，以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为名，特邀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各区、县、局领导干部出席观摩；

同月，决定立即改编成电影，并用一星期的时间改出了初稿；

六月，上海一个由“四人帮”控制的刊物，匆匆忙忙地发表了一组吹捧话剧的笔谈；

同月，决定在上海的另一个文艺刊物上发表话剧剧本；

.....

这个省略号，每一点都可读作“四人帮”妄图粉墨登场的紧锣密鼓的锣鼓点。我们且看他们怎样表演吧！

一切反动阶级都是唯心论者，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满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节日”就要来到了。正当他们沉醉在“女皇梦”、“总理梦”的“太虚幻境”中时，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全国人民一声怒吼，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节日”变成了他们的末日。《盛大的节日》也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证，成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四人帮”是怎样插手电影剧本的创作的呢？电影剧本是怎样为“四人帮”树碑立传、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呢？请看事实。

“四人帮”的险恶用心。电影剧本的出笼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这一险恶用心的一次大暴露。今年二月初，“四

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抛出一个《有感》，把矛头指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这是张春桥妄图篡党夺权的“内心独白”。为了达到同一目的，需要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于是，他们通过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动宣传攻势，把经过民主革命考验的、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干部一概污蔑为“民主派”，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变成了“走资派”，需要打倒。文艺这个领域，当然是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反革命宣传攻势的重要阵地。张春桥几乎在抛出《有感》的同时，一面通过他的叛徒老婆，授意上海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市委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要写“大走资派”，一面召见“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声言“现在还没有一部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而写好这样的作品，“有教育现在和教育后代的意义”。今年五月，即在毛主席提议、中央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之后不久，张春桥更是贼心不死，找人谈话，大发关于“写走资派”的谬论，他说：“你们写走资派的小说，不要就写一个上海，可以到其它几个省去跑跑，多了解一点情况。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对那些大走资派可算是见识过了……”念念不忘写“大走资派”，念念不忘搞乱其它省市，其罪恶居心，不言自明。就连那个根本不懂文艺、热衷西方黄色电影的工贼王洪文，也关心起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来了。他特地在钓鱼台设“野味宴”，招待上海去京的有关人员，酒足饭饱之余，指令

他们“可以改编、写一些文化大革命题材的作品”。“四人帮”的这些“精神”及其实质，在电影剧本《盛大的节日》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北京有电影《反击》，这也是“四人帮”指使炮制的一株大毒草，上海的余党自然不甘落后，《盛大的节日》剧本的炮制正是为了南北呼应，南北争宠。

再看剧本。原话剧写的是“某大城市红旗机车总厂”文化大革命的历程。走资派是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另一个走资派计木其只是个不出场的背景人物。而电影剧本却把人物的级别和斗争的规模大加升格：“红旗机车总厂”变成了铁路局，走资派严函变成了市委委员、路局党委书记，那个背景人物计木其变成了公开登台表演、顽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市委第一书记高尤；斗争的规模已远不是一个工厂所能囊括，它涉及到整个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跟市委内部的“机关造反派”也串连了起来。这不是“四人帮”关于写“大走资派”、写“市委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等一系列黑指示的生动体现吗？这样一来，这个剧本就独承“四人帮”的青睐，夺标的呼声也最高。至于剧本中的正面人物，也就所谓“水涨船高”而别开生面了。

主角是谁？如果按照“四人帮”的模式，剧本的“第一号”英雄应该是路局造反派负责人铁根，“第二号”英雄是原路局党委副书记、老干部井峰。那么这个剧本的“第一号”、“第二号”是什么样的人呢？“四人帮”及其一伙对谁应是作品的主角，有过一番争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舆论界的一个余党曾几次三番地声称，剧本应以井峰为主角，并对此

作了一番富有“理论色彩”的论述：“这个戏党的领导不够突出。离开了党的领导，造反派不会也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又唯恐别人不能领会此中深意，进而露骨地说：“春桥早就说过嘛，造反派什么都正确，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春桥、文元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原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张、姚领导的，写文化大革命，就应以张、姚为主角；剧本中的那个井峰，就是张、姚的化身。顺理成章，真是绝妙的逻辑！他们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千百万革命人民艰苦奋斗夺来的胜利果实，统统归在张、姚之流的功劳簿上，真是无耻之尤！这就是《盛大的节日》为“四人帮”树碑立传的客观效果。但是，这么一改，按照他们发明的“三突出”的原则，剧本就得推翻重来，费工费力。这时，“四人帮”余党中的另一个说：“谁是主角的问题，讨论到此为止了，不能再说下去了。这是政治、政治！”你看，他们的神经是多么敏感，他们是多么懂得“政治”！“四人帮”是一个整体，反党篡权，抱成一团，铁根当主角也好，井峰当主角也好，无分彼此，都是为“四人帮”树碑立传，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政治”。这个剧本就是为这样的反革命政治服务的。

以井峰为主角的意见虽未接受，但剧本为“加强井峰形象，体现党的领导”，煞费苦心。剧本从两方面来突出井峰：一是让他在“关键时刻”出场。剧本有两个“关键时刻”，一次是铁根造反，阻力很大，井峰回局支持；一次是剧中的

重场戏，造反派抓了“捍卫兵团”的头头，工人队伍要分裂时，井峰出来摆平。一是加强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如有的不能正确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有的受走资派的蒙骗，附和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等等，而让井峰大显身手，排除干扰，左右运动。这样，井峰就实际上起到了领导运动的作用。剧本赋予这个形象以新的光彩。不难看出，经过这样的一番努力，这个井峰，跟那个自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功臣”的张春桥已经相差无几，呼之欲出了。那么置铁根于何地？用不着担心，剧本自有突出他的神来之笔。

夹带私货，做贼心虚。文艺作品刻划形象，塑造典型，往往是有一定的“模特儿”的。《创业》中的周挺杉，显然主要是以王铁人为模特儿的，它歌颂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品格和革命精神，所以“四人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盛大的节日》中的铁根，也有它的模特儿，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和败类王洪文。正因为它是为王洪文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所以会那样得到“四人帮”一伙的喝彩。顺便提一句，剧本中的最大的走资派高尤，我们从高尤的台词“少奇同志却提升我为市委第一书记”，“在经济上放宽，那他就会在政治上取得主动”等处来看，作者也是有明确的模特儿的。剧本怕别人认不出铁根就是王洪文来，在情节的处理上作了大幅度的改动，硬把王洪文的一些“壮举”塞进去。如剧本第四章，场景拉到郊区的“菱角塘”车站，这是“本市所辖的最后一个地段站”，并通过剧中人之口点明，这里“是铁根造反起家的地方”。虽然剧本的具体情节有所变换，但是人们看



到这里，就自然想起一九六六年的“安亭事件”。王洪文这个政治流氓不正是在这里“起家”，大捞政治资本的吗？又如剧本三十七节，有一个“市委绝密文件”的大特写；关于对铁根反党小集团成员内定处理方案，其中有“判铁根死刑，运动后期执行”。剧本借此揭露走资派对革命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这是王洪文为了欺世惑众、抬高身价放出来的烟幕，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剧本却煞有介事地大加渲染，为铁根即王洪文脸上大抹油彩。

如果认为这只是牵强附会的类比，那就错了。我们还有反证。电影剧本的第四稿送到北京，“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欣喜若狂。为了“锦上添花”，他们又一口气提了十八条意见，第一条就是：“剧本中的捍卫队，临海某大工业城市，市委副书记被刘少奇提成正的，都较明显地感到是写上海”，“我们建议虚起来写，尽量不要给人以写上海的印象”。并建议“拍外景时，不要用具有明显上海特征的地方”。上海主管文艺的人也说，“火线指挥部”一场要虚掉。干吗都要“虚掉”？说明他们心中有鬼，做贼心虚。白纸黑字，难以抵赖。这总不能说是牵强附会的吧？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吹捧自己，又不能太露骨，这就是“四人帮”一伙的阴暗心理。当然，前者是主，后者是副；前者是目的，后者是假面。只要我们剥开画皮，是不难发现充满杀机的真相的。

一条杀气腾腾的尾巴。剧本的结尾常常是画龙点睛之处。果然，革命造反派粉碎了走资派的阴谋，“菱角塘车站，

披上节日的盛装”，剧本借铁根的演说来“画龙点睛”了：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同志们，满腔的热血沸腾了，决战的时刻到了，毛主席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伟大的号召——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让我们团结起来，扛着革命造反的大旗，唱着革命造反的战歌，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冲锋！

这段话充满火药味，也很能蛊惑人心。

需要指出，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而剧本按照剧情的发展，收尾时已经是粉碎经济主义妖风，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的时刻了，剧本这样写，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这是不是无意的疏忽？不是。连“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都以为是疏忽，所以提了一条意见：“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在‘十六条’以前发表的，但剧本是在结尾时才点出，时间顺序颠倒了，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不好改变。”但是剧本偏偏不改，可见大有深意在；其深意，只有跟今年夏季前后整个斗争形势联系起来考察才能了然。

“四人帮”一再声称，写走资派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剧本在这里大声疾呼“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自然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是确定无疑的。今年夏季前后，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到处散布“党内还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之类的言论，把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统统划入“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范围，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

领导权。剧本此时号召人们“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不是正好跟“四人帮”的反革命叫嚣如出一辙，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跟无产阶级“决战”吗？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联系到“四人帮”一伙准备继续炮制《盛大的节日》的续集，并且已经有所设想，铁根已经当上了中央委员，井峰也到北京去工作了，斗争自然在更高一级的水平上展开了。这不简直就是要写“四人帮”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同志的斗争，明目张胆地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吗？“投桃报李”，剧本如此卖力地为“四人帮”歌功颂德、摇旗呐喊，“四人帮”怎么能不另眼相看、优礼倍加呢？

剧本出笼，盛况空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盛大的节日》四易其稿，终于决定投之“市场”了。于是，在“四人帮”控制的影坛上，立即掀起了一阵“《盛大》热”：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曾明令不审看电影剧本，可是这个本子一送到他们手里，明令自毁，破格以待。他们立即组织班子讨论，充分肯定“本子基础很好”，“是当前写文化大革命这类题材电影中比较突出的”。为了好上加好，提了十八条意见供修改时“参考”。并且明确规定，这个剧目是“重点的重点”。既然如此，自然就象铁根开的列车一样，一路绿灯了；要调演员，“四人帮”在文化部的另一亲信亲自出马，包拍胸脯，宁可其它电影厂、剧团停拍、停演，也要把演员让《盛大的节日》挑。“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还亲自

打电话给上海主管文艺的人，说“要支持《盛大》”；此人回电说，“当然要支持，那是我们的重点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自然也不甘落后。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剧目转；导演呢，捏在手里任其挑，别的剧目都可往后靠；机器呢，它要就得让；胶卷呢，事先就规定要拍宽窄两条；要看什么参考片，挥手就批；要调什么高级轿车、直升飞机，有求必应。“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余党还都画圈，批准调动五千民兵参加拍摄工作，并要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当该片的顾问。真是盛况空前，叹为观止。遥想当年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控制下拍摄为刘少奇树立传的《燎原》，跟今日“四人帮”控制下拍《盛大的节日》相比，也只不过是巫见大巫而已。

人们在目瞪口呆之余，不禁要问：这个剧目为什么头上出角？有何“上方宝剑”？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围绕着影片拍摄问题进行的一些活动，给我们透露了此中消息。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不久，“四人帮”一伙下令摄制组加紧赶拍，日夜兼程，非要在十二月交出来不可。为什么？现在我们才知道，“四人帮”一伙当时正在背着党中央策划开“三中全会”，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盛大的节日》加紧出笼，可以更好地“为政治斗争的需要服务”，迎接反革命政变成功的“盛大的节日”。有人说过，要把《盛大的节日》拍成“按既定方针办的教材，贡献给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又说：“我们拍好《盛大》也是属于按既

定方针办的范畴。要突出后继有人。”什么既定方针？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方针。什么后继有人？就是“四人帮”上台执掌最高领导权。如此看来，这个剧本完全是“四人帮”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党夺权的棋局中的一个妙着。因此，它得到“四人帮”如此的优厚待遇，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流水落花春去也”。正当“四人帮”自以为得计的时候，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人心大快，举国欢腾。《盛大的节日》“贡献给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是一份可以让人们擦亮眼睛，更加看清“四人帮”一伙反革命极右派面目的反面“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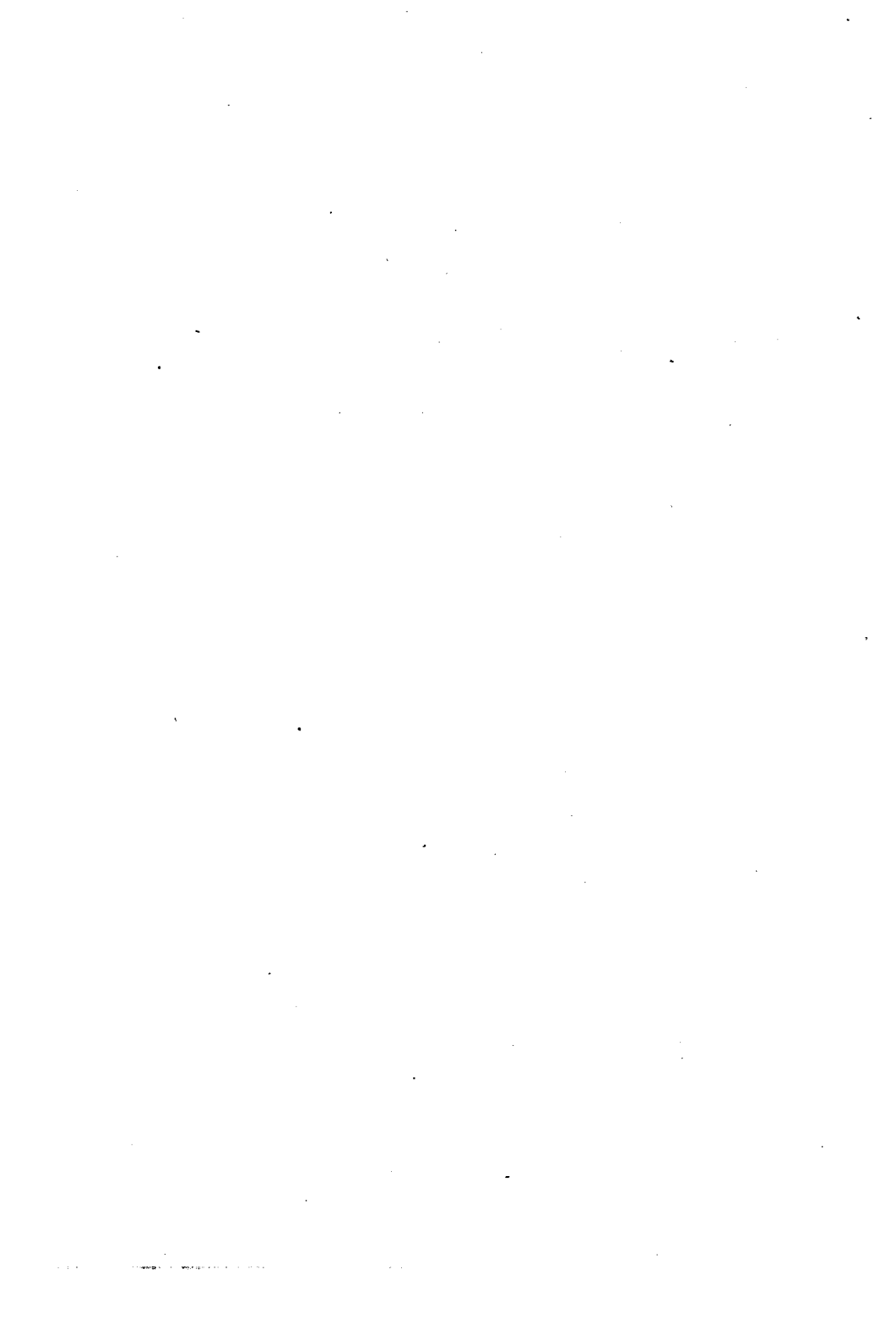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盛大的节日永远属于无产阶级。让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去向隅而泣吧！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附：

电影文学剧本

盛大的节日



## 影片中需给观众留下印象的人物

铁根：火车司机，南方铁路沿线某市《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勤务组召集人。

井峰：路局党委副书记，革命老干部。

江秀：列车段工人，曾是中国第一代火车女司机，《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勤务组成员，丁志良的妻子。

江火龙：检修老工人，《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参谋。

李大成：火车副司机，《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勤务组成员。

方英：供应段支部书记，《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勤务组成员。

秦苗苗：红卫兵小将，扎着两根顶冲的短辫，别看她二十未满，但已是铁路学校红卫兵的召集人。

江兰：上海某大学研究生，一度是个逍遥派，在她未婚夫铁根的帮助下，也卷进了革命造反的洪流。

丁志良：火车司机长，有名的劳动模范，受走资派的蒙蔽，当上《铁路局工人捍卫兵团》的头头。

石陆：路局局长，是个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

郑华：医务工作者，石局长的爱人，支持造反派火烧她



的丈夫。

卫迪宇：路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个反动资本家的女儿，她的经历将会给观众留下一些可以思考的东西。

高尤：自诩是个“老革命”，但正如他所说的是刘少奇把他提升为这个城市的第一书记。

严函：市委委员、兼铁路局党委书记，高尤的老下级，是个疯狂镇压群众运动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乔之慎：路局党委副书记，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是个双料子坏蛋。

卞希熊：乔之慎的驾驶员，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公共汽车售票员夫妇。

剧作家夫妇。

卫迪宇的父亲。

这五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观众或许会记得他们。

“革命是盛大的节日，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这声音如同霹雳，震动了大地的山、水、草、木。

与此同时，一辆颇有气势的蒸汽机火车头冲进画面，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站在车头外沿的踏板上，盛夏的热风吹拂起那蓝色工作服上装，扬起那脖子上的白色汗巾，那模样，酷似搏风击雨一雄鹰。

一束暖光照亮了年轻人胸前的红色铁路路徽，更显得这位年轻人叱咤风云，光彩照人。

汽笛突鸣，笛声震耳。

在震耳的汽笛声中，画面上白烟滚滚，瞬时，炸出五个  
血红的大字——盛大的节日。

# 第 一 章

## 一

汽笛长鸣——

白烟滚滚的火车头，正拖着一条长龙在笔直的黄河大铁桥上奔驰着……

奔腾咆哮的黄河水，水气冲天。

车厢一个快一个的闪过，画面上叠印出下列字幕：

一九六六年盛夏，667次列车满载着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正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高速，向南方铁路沿线某城市挺进。

## 二

南方铁路沿线某城市的市郊。

无线电天线耸入云端，四周围墙上布满了带电的铁丝网。

围墙园内，有些绿化，一个不甚宽长的人行路上，停放着一辆苏制黑色吉姆大轿车，在它的后面，还有两辆苏制伏

尔加，车旁站着两个彪形大汉。

机房内，收发报声嘀嘀嗒嗒，一片异乎寻常的繁忙。

镜头运动到机房的一角，一个收报员迅速地取下耳机，飞快地把一张电报纸交给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

这个干部模样的人接过电报纸，大步地冲出机房。

机房外间，烟雾缭绕，使这个光线不足的小间更加阴暗。在一张长方桌的正中，背朝镜头坐着一个身体略显肥胖的五十余岁的人，桌面上，歪放着一副六十年代在高干中十分风行的赛璐珞阔边眼镜。观众这时虽不见此人面，但从他那穿着、坐相，已不难看出，此人是个相当一级的大官。他姓高、名尤，是这个大城市的第一书记。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是个秘书，他恭敬地将电报呈到高尤面前，低声地说：“高书记，北京密电！”

高尤迅速地伸出右手，拿起放在桌上的赛璐珞阔边眼镜并戴好，只用几秒钟的时间，他就将电报看完，匆忙起身对秘书说：“到铁路局。”

### 三

“北郊站，北郊站，我是铁路局，总调七〇一号命令，667次列车本站拒绝接车，请通知前方站！”

市铁路局调度室，值班调度员满头大汗，正在向前方站

传达拒车命令。

调度室外数不清的电话线伸向路边电线柱。

电线柱在画面里作些旋转。

调度员的呼喊声在铁路沿线的一排电线上空回响……

汽笛声中，667次列车开出山谷，驶进平原，稻穗黄，谷子青，人欢马叫。

“稻香村，稻香村，我是北郊站，总调七〇一号命令，667次列车总站拒绝接车，请通知前方站！”

北郊站的女调度员，正向前方站传达总调拒车命令。

北郊站调度室外，数不清的电话线伸向路边的电线柱。

电线柱在画面里作些旋转。

女调度员的呼喊声在铁路沿线的一排电线上空回响……

汽笛声中，667次列车驶入江南水乡，远山铺锦叠绿，近水弓桥横架，船帆来往。

稻香村站调度员正在向前方站传达总调拒车命令：

“菱角塘，菱角塘，我是稻香村，总调七〇一号命令，667次列车总站拒绝接车……”

#### 四

夜幕已经降临。

菱角塘车站的信号灯塔。

灯塔上发出显目的红色信号。

一道白光刺破夜幕，667次列车呼啸而来。

驾驶室里。

司机铁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通红的炉火光，不停地在他脸上闪烁着。

菱角塘车站信号塔上的红灯越来越强。

铁根发现了红灯信号，他眉头挑了一下：“注意信号，红灯！”

李大成睁大眼睛望望信号台上的红灯，再看看手表：“铁根，我们可是准点！”

“奇怪！”铁根拿起对讲机：“司机长，丁志良……”

跟班的司机长丁志良在车上的一个临时卧室里休息。

丁志良伸手拿起床头旁的话筒。

话筒里传来铁根的声音：“红卫兵的专车，为什么不让通行？”

丁志良从睡床上起来，打开车厢窗户的玻璃，探出头去。

菱角塘站信号塔上，红灯一闪一闪。

丁志良缩回身子沉默片刻，对着话筒说：“压火减速！”

## 五

翌日清晨。

高尤卧室，极为舒适考究。

高尤起床不久，他穿着一件较为别致的睡衣，半躺在卧室外的一个高级沙发睡床上，一个按摩医生正在给他拿肩筋。按摩医生的身子挡住了镜头的视线，观众仍看不到高尤的真实面孔。

高尤的右边，一只红木落地收放二用机正播出具有南方特色的丝竹音乐。

沙发睡床旁边的一只茶几上，歪放着高尤那副赛璐璐阔边眼镜，和一些待批办的文件。

这一切都显得优雅、宁静，只是花园里的几棵樟树上，蝉鸣显得有些烦人。

突然，画外传来刺耳的刹车声和砰地一下关车门声，紧接着又是一阵忙乱的脚步声。

我们在前面已经见过面的那个秘书匆忙跑上楼面，直朝高尤的卧室奔去。

对面转弯的走廊，走来一个四十来岁的阿姨，双手捧着一盘早点，她听到脚步声刚要抬头，但已和那个秘书冲个满怀。

牛奶杯、方糖罐、荷包蛋，叉勺碗等狼藉涂地。

那个秘书摔摔沾在手上的牛奶，一声不吭，仍象丢了魂似的朝高尤卧室奔去。阿姨气愤地朝他的背影瞪了两眼。

卧室外间。

高尤被外面的动乱声怔住了，他预感到有一种不兆的事件已经发生，下意识地从小睡床上弹了起来（仍然背朝镜头）。

砰地一声门开了。那个秘书上气不接下气地向高尤报告：

“高……高书记，不好了，他们造、造……”

高尤一贯能在一般干部面前摆出那种临事不慌的大官风度，此时他头也不回地反问道：“造什么？”

秘书：“火车司机造反了，667次列车朝市里开来了……”

高尤半天不语，他慢慢地伸出右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赛璐珞阔边眼镜和那份《北京密电》，并将左手慢慢伸向收音机，啪地一声，优美的丝竹音乐中断了。

震耳欲聋的汽笛画外音传来。

## 六

飞快驶来的667次列车头，这时更加威武壮观，一幅巨大的毛主席油彩画像放在车头中央，彩旗、绸带对称地布置在两旁。车头顶上，两面大旗迎风招展：

一面是红卫兵的战旗。



一面是火车头工人造反队的队旗。

车头底端，八个红色大字迎着朝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铁根猛拉汽笛，在一片惊天动地的音响效果声中，667次列车直朝高尤头部和他手上的那份“北京密电”压将过来。

画面充黑，音响仍强，须臾，一张显目的大字报被带进了银幕。——

《667次列车事件说明了什么？！》

## 第二章

### 七

大字报贴在路局办公大楼前的宣传栏上，周围还有其他一些大标语和大字报。观看的工人越来越多，有人在拍照，有人在抄录，熙熙攘攘，议论纷纷。

丁志良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他东张西望在找什么人。

丁志良问一工人：“看见铁根没有？……见铁根了吗？”那个工人摇摇头。

丁志良一把抓住李大成。

李大成：“什么事？”

丁志良：“你们的头头到哪里去了？”

李大成：“到时候就清楚了。”

丁志良：“到时候就晚了！”

### 八

办公大楼的楼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卫迪宇及几个工作人员拎着浆糊桶，匆匆走下。

卫迪宇走到宣传栏面前，上前欲覆盖大字报，与在场的群众发生了争执。

李大成上前拦住：“哎哎，卫副主任，请你看看清楚，上面写着‘保留一周’！”

卫迪宇傲慢地：“这里是党委的宣传栏，党委要贴重要通告。”

卞希熊夹在人群中鼓动说：“我们要看党委通告！”

戴着《铁路学校红卫兵》袖章的秦苗苗从人群中站出来，她将卞希熊举得很高的手抓住用力往下一按：“我们铁路学校红卫兵，坚决支持工人同志的革命大字报！”

卞希熊望望秦苗苗，连蹦带跳地煽动说：“我们不是阿斗，不要红卫兵来指手划脚！”

秦苗苗：“你跳什么？覆盖工人造反派的大字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卞希熊欲说无词，两眼恶狠狠地瞪着秦苗苗。

卫迪宇忙走上来为卞希熊解围：“这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党委，这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人们又争执起来。

## 九

局长石陆在办公室里，听到外面人声喧嚷，他打开玻璃窗，伸头朝楼下望去。

下面，黑压压一片人群。他皱皱眉头，整理一下衣服，走出办公室。

## 十

宣传栏前。

大成、方英、秦苗苗等人站成一排，用身体保卫大字报。

卫迪宇、卞希熊在鼓动人上前冲。

江秀从人群中冲了上来，她怒目大叫一声：“革命的大字报，谁敢覆盖！”

卫迪宇一吓，见是江秀，顷刻又神气起来：“江秀，你怎么可以威胁党委？”

李大成走到卫迪宇面前，大声警告：“你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上窜下跳决没有好下场！”

人群中，又是一片辩论声。

正在不可开交时，石陆走到人群中来，有人自动给他让出一条道。他走到宣传栏前，厉声责问道：“都围在这里干什么？”——

卫迪宇提提手中的浆糊桶，指着李大成说：“石局长，他们不让贴通告！”

石陆望望李大成，从鼻子里擤出一个字：“唔？”

李大成毫不客气地冲着石局长：“铁路局大得很，哪儿不能贴？”

石陆气冲冲的走到大成面前：“大字报是你写的？”

李大成毫不胆怯：“革命造反派写的！”

石陆放大嗓门：“造谁的反？造党委的反？造党的反？”

这张大字报气味不对！”

江秀又冲到石局长面前，挖苦地说：“气味不对？那是大局长的鼻子有问题！”

场上发出一阵嘻笑声。石陆颇窘。

丁志良冲到江秀面前命令道：“你胡说什么，给我回家去！”

江秀白了丁志良一眼：“碍你什么事，自己不造反，还拖别人后腿！”

场上又是一阵嘻笑。

石陆怒不可遏，他大叫一声：“江秀！”

方英走了上来：“党委压制四大民主，我们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石陆一见方英，不觉吃了一惊：“方英，你是支部书记，怎么也跟他们起哄造反？”

方英一昂头：“支部书记也有权利造修正主义的反！”

石陆更火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北京，莫斯科都分不清，你这个书记是怎么当的嘛！”

不知什么时候，铁根已来到石局长的旁边，别人要叫他，他示意不要作声。

铁根等石局长把话说完，上前一步问道：“石局长，我问你一句话可以吗？”

石陆上下打量一下站在面前的铁根，嗓门低了一些：“说吧！”

铁根：“你当着群众的面亮相，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石陆是赞成，还是反对？”

石陆愣了一下说：“搞文化大革命，我当然赞成。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是在文化界搞，我们这儿是铁路，为确保铁路畅通，不能允许造反……”

铁根举例反驳：“铁路上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不然的话，红卫兵列车到现在恐怕还停在菱角塘！”

石陆哑口无言。

丁志良走到铁根面前：“铁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石局长说话呢？”

场上有些人附和丁志良。

石陆见有人支持，他转身对卫迪宇大声说：“贴起来！”

群众起而攻之，也有人支持。场上又一次热闹起来。

石陆继续指挥卫迪宇等人上前张贴通告。

大成、江秀、方英等造反派手挽着手组织一道人墙，保护大字报。

秦苗苗等红卫兵小将也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保护大字报。

场上对峙，双方的气氛十分紧张。

铁根冲到造反派和卫迪宇二者之间，对造反派同志大声说：“大家闪开，让他们贴！”

江秀、方英、李大成、秦苗苗等人不解地望着铁根，见铁根坚定的样子，大家纷纷闪开。

卫迪宇被铁根这一行动愣住了，她转过头来看看石陆。

石陆满不在乎地一挥手：“贴！”

卫迪宇等人用扫帚在大字报上胡乱地刷上浆糊，把党委的通告贴在大字报上。

### 通 告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铁路上非法成立的造反队组织应予解散，违抗者，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路局党委

×月×日

江秀气得两手直抖，她拨开卫迪宇、卞希熊，冲上去撕通告。

铁根一个箭步上前按住江秀的手，“大姐，让它贴着，这是一份很不错的反面教材！”

不知是外热还是内火，石陆这时已把衣服扣子解开，“铁根，你，你说什么？”

铁根：“它可以动员群众，起来造你们的反！”

石陆气得浑身发抖：“岂有此理！”

## 十 一

“叭、叭”两响喇叭声，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到局党委门口停下。

驾驶员连忙打开车门，严函、乔之慎从车里跳了下来。

铁根见此，他和大成、江秀耳语一下，大成、江秀匆匆走

出画面。

严函望望人群，迈着方步走到石陆身边，傲声傲气地说：“老石，那张惊心动魄的大字报呢？”

石陆肝火仍旺：“刚刚贴掉。”

严函故作姿态：“唉，不必贴掉嘛！听说写得很有水平，又是阶级斗争，又是路线斗争，不是列宁如何说，就是马克思怎么讲，应该叫它贴着，让我们欣赏欣赏嘛！”

铁根单刀直入：“这么说覆盖革命造反派的大字报，石局长事先没有向严书记请示过？”

严函冷眼看看铁根，又继续傲声傲气地：“我，不主张覆盖！”

铁根：“这么说，严书记你支持我们这张大字报？”

严函昂起头：“我再说一遍，应该让它贴着！”

铁根挖苦地：“可惜啊，大字报已被人覆盖了！”

严函：“那我只好说，遗憾啦！”

铁根走到严函面前：“严书记不必遗憾！”说着摘下红袖章，举过头在空中舞了几下。

一阵嘹亮的汽笛声传来，不远处，江秀驾着一列油漆一新的内燃机车长啸而来，李大成扛着几杆红旗站在车外踏板上。

车头上贴着一张大标语：《彻底清算严函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

在场的群众议论纷纷，



“唉，这不是大跃进时造的那台内燃机车吗？”

“是啊，井峰同志为了它，还被市里降了职。”

没一会，内燃机车开到严函的身边停下。

铁根指着车头的大标语对着严函说：“严书记，请欣赏吧！”

严函看看大字报，转身对场上的群众说：“我严函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来到铁路局，所作所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恐怕不合适吧！”

场上有些人七嘴八舌叫喊：

“不准诬蔑严书记！”

“拿出事实来！”

内燃机车上发出哗地一阵铁链条声，人们随着声音转过头来，只见铁根手中拿着一根手腕般粗细的铁链条从车上跳下来，直朝严函走去。

铁根抖抖手中的铁链条：“对你严函，我们工人肚里都有一本账！你来到铁路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工业要退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台内燃机车打入冷宫，一根铁链把它锁在岔道上风吹雨打了五、六年啊！什么头脑发热、养不活的私生子、有失无得的典型，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来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打击革命干部和我们工人跟毛主席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你严函姓马还是姓修，这就是铁证！”

哗地一声，铁根把铁链砸在严函的脚底下。

丁志良又一次走到铁根身边：“铁根，你不想活了？”

严函：“年青人，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和才能。我们这些老同志也是这样过来的，冲冲杀杀，大喊大叫，可那是对地主、买办、帝国主义。现在时代不同了嘛，把矛头对准党，大方向错了，啊！大方向错了吧！”

铁根：“你严函能不能代表党，让革命群众在运动中考查考查再说也不迟嘛！何必那么早就往脸上贴金？”

丁志良：“党委书记不代表党，那谁代表党？”

严函：“说得好，把党架空是右派反党的手段！”

铁根：“把革命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这是走资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手法，十六条早就批判过了，你严书记怎么还来这一套？”

秦苗苗振臂高呼：

“坚决贯彻十六条！”

“镇压群众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场上群众热烈呼应。

乔之慎跳出来替严函解围：“同志们，严书记和党委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出于对大家的爱护，大家要从正面积极的去领会。”

严函：“社会上如此动乱，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表演。我奉劝某些人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本来一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了不起，既然你铁根要和党较量，我们奉陪到底！”

铁根：“严书记，我们也告诉你，有人要对抗十六条，想和文化大革命较量，革命造反派愿意斗到底，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

石陆气得拿起衣角当扇子：“太放肆了！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严函：“我们对某些人姓左还是姓右也要搞清楚，对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我们从来没有手软过。卫副主任，把党委的第二份通告当众宣读！”

乔之慎忙从黑色皮包里拿出通告交给卫迪宇。

卫迪宇大声读通告：

“通告：兹有司机铁根，非法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即日起，吊销其司机执照。路局党委。”

场上群众哗然。

严函大声对群众说：“党委通告，一经公布，立即生效！”

铁根跳上车头踏板：“违背中央十六条规定，对工人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通告，我们一条也不承认！”

严函：“你们？”

铁根：“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江秀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列车段革命造反队！”

机务段代表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机务段革命造反队！”

方英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供应段革命造反队！”

车辆段代表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车辆段革命造反队！”

水电段代表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水电段革命造

反队！”

工务段代表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工务段革命造反队！”

铁根：“同志们，我代表各分段革命造反队宣布，《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今天正式成立！”

站在车头上的李大成，有力地亮出《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大旗。

严函看看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大旗，吃惊地：“造反司令部？谁是司令！”

铁根深情、豪迈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红司令！”

场上的群众响起一阵欢呼声、鼓掌声。

铁根继续说：“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众呼应：“造反有理！”

众吼声和着震耳的汽笛声，直上重霄九。

秦苗苗不知何时跑到铁路局办公大楼的顶上，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大把传单，使劲地向空中一撒。

传单飞舞，汽笛长鸣。

无数双粗壮的手伸向空中。

空中的传单在继续飞舞。

## 十二

飞舞的传单画面渐隐。

市万人体育馆的顶灯渐显，星罗棋布，闪烁发光。

优美、轻快的钢琴声中，一个矫健的运动员正在平衡木上敏捷地跳跃、倒立、转体、腾翻。

这是一个晚会上的体操表演，圆形的馆内，四周坐满了各界代表，琴声不断地被掌声、喝彩声所淹没。

主席台上，也坐满了人，由于镜头是居高临下并且反拍，所以只能见到他们的背影，而无法看清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的脸部表情。

在主席台的第一排，居中的那个人手里摆弄着一张传单，面前的桌上摆着茶杯、毛巾盘等物，桌面的右方，放着一副赛璐珞阔边眼镜。

这个人的旁边稍后一点，坐着铁路局党委书记严函。严函匆匆地饮下几口茶水后放下茶杯，一只手从嘴边抹下一片茶叶，看样子，他们已经谈了不少时间了。

那个人一边佯装欣赏体操，一边慢吞吞地对严函说：“我早就对你说过，对造反派要顺着点，你看，现在搞得很被动吧！”

严函检讨几句：“我们有点操之过急……”

那个人说：“是呀，不可太轻率，你们党委的几个副书记表现怎样呀？”

严函：“局长兼副书记石陆同志，表现好，敢跟造反派顶。副书记乔之慎，你也知道，历史上有些问题，这次我要他退居第二线。就是副书记井峰，和我们有些对立。”

那个人慢慢地把头扭过来：“这个人要当心，他喜欢造反，六四年我在你们那里蹲点搞四清，他反对我推广桃园经验，向中央告了我一状。结果呢，少奇同志却提升我为市委第一书记。”

至此，我们才看清高尤这个人的庐山真面目。这时，他正在给严函面授机宜。

主席台的第三排座位的一角，有两个部级干部在低声议论，其中一个市委宣传部长，另一个不知其姓名。

那个不知姓名的人低声问宣传部长：“唉，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高书记还有心思叫大家来欣赏这玩艺。”

宣传部长诡秘地笑笑：“这里的奥妙你老兄就不知底了，高书记今晚是学王国的孔明，唱的是场空城计！”

高尤：“姓井的这个人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这次运动，要防他一点。”

严函：“批《海罢》的文章一发表，我就送他到市党校去‘深造’了。”

高尤赞赏地：“把他和造反派隔开，这很好。”

这时，秘书轻手轻脚地走到高尤身边，低声说：“公安局的李局长到了。”

高尤起身退席，严函尾随在后。

馆内长廊。

高尤：“这次运动不比往常，是十几年来党内斗争的大爆发，这个时候，要特别谨慎啊！”

严函：“原先是想枪打出头鸟，在他们闹事之前就压下去……”

高尤放慢了步子对严函说：“让他们闹几天也好嘛，一九五七年你我不都经过了么？他们跳出来闹事，要不了多久，群众就会起来反对他们的。”

严函：“现在群众中有不少人支持我们……”

高尤：“控制群众很重要，特别是工人。在城市里，工人都起来造反了，你、我就会被人赶下政治舞台，铁路四通八达，那里乱起来，对全市可是最大的威胁……”

严函点点头：“我回去一定把工作做好。”

高尤、严函走进体育馆贵宾接待厅。

接待厅一旁的沙发上，公安局李局长已在座，一只黑色公文包放在他的膝盖上。

高尤坐下后问李局长：“都查清楚了吗？”

李局长边说边打开皮包：“都清楚了。铁根出身没查出问题，他父亲参加铁路工人武装起义时被国民党杀害。铁根后来跟着江火龙在铁路上做童工。”

高尤：“江火龙是什么人？”

严函：“老检修工，和铁根父亲是师兄弟，他的二女儿是

铁根的未婚妻。”

李局长：“江火龙和铁根父亲一起被捕入牢，后来他组织越狱……”

高尤想起来了：“啊，四清时候，要揪乔之慎历史问题，就是这个老头子吧？”

严函：“就是他，一口咬定乔之慎是叛徒，材料、旁证写了一大叠……这个老头还有个女婿，叫丁志良，是全国劳动模范，他反对造反。”

高尤点点头说：“哦，哦！”

严函：“可他的老婆江秀是支持铁根造反的，为这事，丁志良还特地跑到党委，表示要和他老婆划清界限。”

高尤惊奇地“哦”了一声。

严函表功地：“江秀和铁根是井峰在大跃进时树的两个典型，一个带头蛮干造内燃机车，一个起哄搞什么三八女子驾驶班，都出了不少洋相，后来叫我给‘调整’掉了。”

高尤四脚朝天往沙发上一仰：“丁志良我见过，他对党有感情，我们要多依靠这样的工人。铁根的未婚妻干什么工作？”

李局长：“她原先是个工人，后来被保送到上海读大学，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李边说边从皮包里抽出江兰的档案材料。

高尤重复问一声：“大学生？读了几年？”

李局长把江兰的档案材料送到高尤面前：“这是刚从她学校调来的档案材料，材料上讲她是六一年去读书的。”



高尤边翻档案边喃喃自语：“读了五年大学啦……”

惯于领会精神的严函已经吃透了高尤的意图：“高书记，我看下一步应从铁根的家庭开刀……”

江兰的半身照片。

高尤的画外音：“唉，我们是共产党嘛，干什么事要讲个政治，对造反派也一样，要多做思想政治工作，啊！”

### 十 三

一个现代化国内飞机场，新式建筑大楼十分壮观。

阳光充足的旅客候机室，中外旅客各自在作自己的事情。

一个现代化的航班时刻表。

251次航班的指示红灯一闪一闪的发亮。

机场广播员的声音：“各位旅客请注意，251次航班于10点50分准点起飞，乘坐251次航班的旅客，请你们带好各自的行李物品，到2号门口上飞机。服务员同志现在已经开始检票。”

标准钟的分针正指在“9”字处。

一个手表的大特写，观众清楚地看到分针也正指在“9”字处。

镜头拉开，只见一辆出租汽车向机场高速驶来，车上坐着一个焦急的年轻女同志，她就是铁根的未婚妻——江兰。

焦急的江兰，脑海中不断翻滚着昨天校党委书记和她

的一次谈话。

回忆画面。

江兰不安地走进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一个戴着眼镜的上了年纪的女书记见江兰走进办公室，她从办公桌的抽斗里拿出一张飞机票放在桌面上。

女书记：“江兰同志，你爱人铁根出事了。”

江兰脑子一嗡：“啊？”

女书记：“他带着一帮人造反了。”

江兰问：“造反，造谁的反？”

女书记：“当然是造我们这些人的反了。你快回去劝劝他吧，还是安分守己当个工人，这样胡闹下去，毁了他，也毁了你，毁了你们全家。”

女书记把飞机票递到江兰的面前。

江兰半天不语，望着飞机票呆愣着。

汽车在候机室大楼门口嘎地一声刹住了，江兰从回忆中惊醒过来。

飞机场，251次班机停放在机坪上。

机身上写着“中国民航”四个字。

江兰气喘嘘嘘地跑来，服务员迅速检票。

机头螺旋桨叶片开始转动。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爬高。

飞机前仓内，江兰坐在第二排A位上（即临窗口处）。

年青的女乘务员正在给旅客们送茶送糖。

一个瘦长个子的五十开外人，从第三排 B 座位上起来，向服务员走来。他那驴脸形，金丝眼镜，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用说，看样子准是个知识分子，至于从事什么职业，还得由他自己介绍。

瘦长个子：“服务员同志，我，怎么说呢？由于职业的原因，需要看看这万顷云海，请你帮我把位子调到……”他用手指指窗口。

服务员环视了一下机仓的坐位：“靠窗口都坐了旅客。”

瘦长个子用手指指正闭目思索的江兰：“她在闭目养神，到我这个位子上来也不妨碍她休息。”

服务员走到江兰身边：“同志，这位旅客职业需要他坐到窗口，你能不能和他调个位子？”

江兰抬起头看看瘦长个子。

瘦长个子连忙低首致歉。

双方换好了坐位。

坐在瘦长个子旁边的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微笑地对瘦长个子说：“看来你是个作家吧！”

瘦长个子用手按按金丝眼镜，故作谦逊地：“怎么说呢，吃文艺这碗饭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您是到？”

女同志：“终点站！”

瘦长个子：“很荣幸在空中和你同行，是到南方出差？”

女同志微笑地摇摇头：“出来开电视新闻会议，现在赶回去。”

瘦长个子：“哎呀，是电视记者嘛，无冕之王……”

至此，观众已知道了两个人的身份。

电视记者：“唉，那是个陈腐的概念。你出来多久了，听说市铁路局很热闹……”

江兰一听讲到铁路局，不觉把眼睛睁开，回头透过两个坐位之间的间隙，朝他们俩看看。

剧作家：“你要采访铁路局，那太巧了，那里的党委书记是我在北平的老同学。如你愿意，我可以替你介绍。”

电视记者：“不用了，外面都在传铁路局工人起来造反了。”

剧作家叹了口气：“有个司机，叫铁根，根是铁的，你看硬不硬？不少人跟着他起哄造反。现在铁路局成了新闻中心了，有人说好得很，也有人说好个屁！我说呀，九个造反，十个不得好死！”

电视记者诧异地望望剧作家：“啊？”

剧作家掰掰手指头：“你算算看嘛，从陈胜、吴广算起，历史上造反、起义的人又何止成百上千，到头来，能成大业的不多，而杀头坐牢，满门抄斩的倒不少……”

江兰一直在注意记者和剧作家的对话，当听到“满门抄斩”四个字，她身体象触电似的抽搐一下。

电视记者反驳：“我们共产党就是造反起家的嘛！现在不是造出个社会主义吗？”

剧作家赶快改口：“对，这话很对。现在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天下，再造反，矛头岂不是指向共产党了吗？他铁

根是没有尝过五七年的教训啊！”

电视记者望了望剧作家。

剧作家得意地朝记者笑笑。

电视记者还想说什么，服务员走来收拾他们面前的茶具，对话就此中断了。

以上这些对话，江兰都一清二楚地听在心里，她极其痛苦地掏出手帕，捂住鼻子低声抽泣起来了。

终点站到了，飞机已在跑道上滑行。

飞转的轮胎。

## 十四

飞转的轮胎。

一辆灰色小汽车在马路上驶来，车里坐着石陆。马路上红卫兵游行的队伍，工人造反派的广播车不断地迎着石陆的小汽车过来。汽车在一家水果店门前停下，石陆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要驾驶员去给他买几只西瓜。

驾驶员下车后，石陆顺手拿起放在座位上的报纸。

一行显目的新闻报道标题映入石陆眼帘，他心烦地将报纸丢在一旁。

## 十五

报纸被一个人接住了，石陆的爱人郑华正在家的里间

认真翻阅报纸。

开门的声音传来，郑华拿着报纸起身。

外间客房。石陆抱着两个西瓜站在客堂中间。

郑华拿着报纸从里间走出，从石陆手中接过一只西瓜，夫妻二人向厨房走去。

两个西瓜在水斗里翻滚着，郑华边洗西瓜边问石陆，“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石陆没精打采地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在硬壳烟盒上戳了两下：“不理解哦，昨日的功臣，一下子成了革命的对象……”

郑华责备地：“老石！”

“你准备一下，回头有几位客人来。”石陆见话不投机，转身就朝客厅走去。

郑华用毛巾擦擦手并跟了出来：“谁呀？”

石陆：“老严带几个人来家聊聊。”

郑华：“要是来这里开黑会的，我可不同意！”

客厅里，石陆唉声叹气地躺坐在三人沙发上：“我们的处境不妙啊，我来铁路局第一个发展铁根他入党，万万没想到，今天他第一个起来造我的反，什么战斗组、造反队，好了，现在，司令部都出来了，这哪里还象个铁路局？！”

“你这种情绪不对头！”郑华有点生气地朝放在客厅一

角的一架钢琴走去。

石陆：“不对头？我石陆也还算有点资格，革了几十年的命，还没见过有今天这样的搞法！”

郑华站在钢琴面前，她两眼盯着放在琴顶盖上的两个镜框，一个是郑华演“白毛女”的剧照，另一个是石陆当年在战场，穿着一件破军棉衣的照片。郑华转过身来：“老石，运动以来，我不断在思考一个问题，近几年来，工人、老战友不上门了，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石陆心烦地打断郑华的话：“好了，在局里弄得焦头烂额，在家你让我安静一下吧。去煮点咖啡，待会给客人们提提神！”

## 十六

一座有些西方味的漂亮公寓楼。

严函、乔之慎带着我们在飞机上已见过的那位剧作家走进公寓的电梯，跟进来的还有一个老太婆，后面我们还会介绍她。

电梯关门。

石家门开。

乔之慎嬉皮笑脸地对前来开门的郑华说：“郑华同志，打扰你了。”

郑华，“没什么。”

剧作家向郑华微微一欠身：“尊敬的夫人，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郑华打断：“你的太太，大学教授，法学家……”

剧作家高兴得一拍手：“对对，郑华同志好记性。”说着转身对老太婆说：“郑华同志十年前和我在大剧院话剧团共过事，她向来是好客的，哈……”

郑华话中有话的说：“不一定，今天对你们就例外。”

剧作家一阵尴尬。

石陆连忙招呼大家：“请坐……坐。”

剧作家东张西望，一会走到一架钢琴面前，有气无力地弹了几下，他一抬头，见墙上挂着一张字画，大声叫了起来：“唉呀呀，这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吗？老石啊，红卫兵没有到你这里来扫四旧？”

石陆苦笑：“我这里又不是牛鬼蛇神窝，要他们来扫什么旧？”

剧作家开始骂人：“老石，不在你这里，我都不敢说，你比我幸运多了！”

郑华给大家递水，她很反感地走到剧作家面前，挖苦地说：“大剧作家，近来你更瘦了。”

剧作家：“唉！大难临头啊！”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张传单，“资产阶级剧作家，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急先锋，你说我还能胖得了吗？”

郑华接过传单看看：“可惜我不知道，不然我也会在传单上签个名字！”



剧作家反唇相讥：“夫人是局长的太太，你要造反，人家恐怕会说你是捞稻草吧！啊？”

郑华针锋相对：“那就要看我对你这些人的态度如何！”说完，转身走出画面。

乔之慎皮笑肉不笑地摇摇头：“老石，夫人真厉害，看来你在家里的处境也不妙啊！”

众人苦笑一阵。

面对凉台观夜景的严函，这时转过身来大发谬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哪里？所有制问题五六年就解决了，靠吃定息的老朽屈指可数。知识分子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哪来那么多资产阶级？！”

乔之慎问剧作家：“大作家，你在外面兜了一圈，摸到什么行情了吗？”

剧作家：“这次运动来势如此凶猛，已经越出了文化教育的范畴，老严，你是市委委员，和高书记是老交，你说说，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严函：“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些老革命和你们这些内行、专家，都打下去，核心问题还是争夺领导权！”

一阵急促的门铃声。

屋里的剧作家夫妇神经过敏地一惊，严函、乔之慎起身走向凉台。

石家露天凉台上，可见万家灯火。近处一高层建筑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霓虹灯闪亮，不远的的一个钢

铁厂，炉火照红了半片天。

卫迪宇跟在石陆的身后走进凉台，她向严函报告局里的情况：“严书记，井副书记回局了……”

乔之慎一惊：“他怎么回来了？”

卫迪宇：“是铁根把他请回来的。”

严函掩饰不安：“还有什么情况？”

卫迪宇：“局里又出现了一批大字报，集中批严书记的三反言论，也有大字报提到乔副书记的历史问题，还有……”

乔之慎忙打断：“别说了，一派胡言！”

严函：“铁根有什么新动静？”

卫迪宇：“更活跃了，全市各系统造反派，连郊区农民的造反头头都来找过铁根。这是他们活动的材料。”

严函接住材料，翻了两下，转身走进客厅：“好，入档案！将来送劳改我严某人愿当介绍人……”

严函的话音未落，只听得哗地一声，石家客厅的两扇大门被拉开。

铁根和李大成、秦苗苗三人从容地站在门口。

屋里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扰”吓了一跳。

剧作家和法学家惊叫起来；卫迪宇赶忙将严函手中的材料塞进手提包里，趁机溜走；乔之慎嘴里正啃着一片西瓜，半天也未放下来；最没有思想准备的严函，他好不容易才收回递材料的那只手……

铁根见状，蔑视地笑笑，走进了客厅。

石陆满面不高兴地上来：“你们来干什么！”

铁根：“我们来拜会严书记，石局长总不会下逐客令吧？”

郑华闻声从里间赶来，一见是铁根，她高兴地：“来，坐！铁根，真不象话，好几年不来我家玩了。”

铁根：“你看，石局长不太欢迎。”

“他不欢迎，我欢迎。我支持你们火烧他。”郑华说完掉头看看石陆。

石陆满脸不高兴地走出画面。

严函：“半夜三更，你们跑来找我有何贵干？”

铁根：“听说你在这里，我们想找你谈谈。”

严函：“党委通告写得很清楚，你们的组织已解散，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铁根：“你们那个通告，革命造反派已经宣布过了……”

大成、秦苗苗齐声：“无效！”

剧作家跳了出来：“你们这些造反派，还让不让人安宁，局里闹，社会上闹，还要跑到人家家里来闹……”

铁根走到剧作家面前：“你是什么人？”

郑华走进画面：“认识一下吧，这位是市剧协副主席，大剧作家，写过一个铁路的戏。”

铁根：“啊，《谁是火车头》，对吗？”

郑华：“正是这位剧作家的得意之作。”

铁根：“我们那台内燃机车可惊动不少大人物，走资派上台篡权，剧作家写戏造舆论，真是巧妙的配合啊！不过，

你们这些人不可能知道，革命才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一切妄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牛鬼蛇神，都将被它碾碎、横扫，这也包括你的那份大作！”

老太婆尖叫着：“这……这真是不可思议！”

郑华继续向铁根介绍：“这位是剧作家的太太，政法学院一级教授，专门研究自由、平等、博爱！”

李大成讥笑地：“一级教授，够大的了！”

铁根笑笑：“自由、平等、博爱？！请问法学家，他们这些人为什么那样仇恨我们工人造的内燃机车呢？这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的哪一条？”

法学家尖声高喊：“你……你们这样的问我，是违反平等的原则，我……我抗议……”

铁根：“你用这么高的频率宣传了几十年的自由、平等、博爱，可无产阶级从你们这些谎言中得到的却是受压迫和剥削，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法学家，你的那套圣经今天也在横扫之列！”

法学家瘫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这……这真是不可思议！”

苗苗站在钢琴旁，看着《白毛女》剧照问郑华：“郑阿姨，听说你演过‘白毛女’，后来为什么改行到铁路医院去了？”

郑华走近钢琴，百感交加地拿起剧照：“过去，我们在前线演《血泪仇》、《白毛女》，可进城后，这位剧作家要我去演《赛金花》，我拒演，人家就把我赶下台了……”

严函脱口而出：“《白毛女》演了二十几年，是可以欣赏

欣赏别的了。”

铁根冷讽热嘲：“赛金花是什么人？她卖身投靠八国联军总司令，这样的败类，你严书记也要欣赏？”

李大成：“鱼恋鱼，虾恋虾，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都同资产阶级一瓢货。”说完，他用手在钢琴上重重地按了一下，钢琴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

法学家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灾难……一群开火车的，竟然对法律、文化、艺术大发宏论……”

铁根：“告诉你吧，资产阶级统治文化的时代结束了！”

剧作家仇恨地：“那好啊！请你这位司机为我们剧院去写剧本，去排戏，请吧。”

法学家放肆地：“也许还想到我们大学去讲学吧。”

铁根豪迈地：“是的！大剧院我们要去，高等学府我们也要去，一切被资产阶级占领的地方，我们无产阶级都要去，怎么样，你们的‘邀请’我们都接受了！”

大家一阵欢笑。

法学家神经质地连说带跳地：“灾难……简直是灾难！”她拿起放在桌上的提包和剧作家仓皇逃出门去。

大楼电梯刚关门降下，法学家两手拍门，大声呼叫：“电梯！电梯！”

铁根追到门口，朝着他们大声喊道：“对你们是灾难，对我们来说，是节日！”

又是一阵笑声。

石陆啪地一声将烟灰缸放在茶几上，粗声粗气地：“你

们究竟想干什么？是绑架，还是抄家？”

李大成火了，想前去教训石陆，铁根上前拦住了，并顺手把钢琴盖好。

铁根：“下星期一，我们路局革命造反派召开批判大会，邀请严书记出席，也欢迎你石局长到会。”

石陆气愤地向铁根白白眼，他激动地起身打开电风扇，敞开上衣对准风口。

严函嘿嘿二声：“你们是来下战书的！”

铁根：“只有修正主义者才会把群众视为对立面！”

乔之慎：“你铁根竟敢一而再、再而三的诬蔑党！”

铁根：“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至于你嘛，碎玻璃是冒充不了金刚钻的！”

铁根又转身对严函：“我们的大会如期举行，如果有人耍阴谋、搞破坏，无产阶级将针锋相对！”说完走出石家。

## 十七

次日早上，党委办公大楼宣传栏前，有两位两鬓白发的老同志正在聚精会神地看革命群众的大字报，一位我们在前面已见过，是江火龙，另一位是革命干部井峰同志。

石陆夹着一个公文包走来，他上前和井峰同志亲热地打招呼。

石陆：“老井啊，回来也不打个招呼，你看，局里够乱的吧？”

江火龙不满地看看石陆，两手朝后，气呼呼地走了。

井峰和石陆拉拉手：“唉！老石，比我们四九年进城还热闹啊，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事业大有希望！”

不知何时严函、乔之慎也凑了上来。

严函，“井峰同志回来就更有希望罗，局里运动怎么搞，很想听听你的意见。”说完伸出手做个请进楼的动作。

几个人朝着办公大楼走去。

楼梯上，井峰走在前，石陆低下一阶，严函、乔之慎明显落后。

井峰边走边对石陆说：“按十六条办，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全局都在为下星期一的大会紧张战斗，士气很高，党委应该满腔热情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

在办公大楼的长廊，几个人朝着局长办公室走去。

严函赶了上来：“啊，怪不得铁根昨晚竟敢勒令党委……好吗，我作为书记，明确表个态，党委通告并未撤销，成立造反派，党委没有批准，几个江人无权召开全局大会，我们不参加。”

石陆：“我同意。”

乔之慎：“我赞成！”

井峰：“共产党人，为什么如此害怕群众？不准工人造资产阶级的反，岂不成了陈独秀！”

他们几个人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前，石陆招呼大家进屋谈，这时，有几个工人、干部走来，石陆连忙把门关好。

石陆：“老井，大家干了几十年的革命，都是有修养的人

了,这种时候,维护党委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

井峰:“团结也要讲党性,讲原则!群众要揭党委路线斗争盖子,大方向完全正确,你们不支持,我支持!”

严函:“如果有人因为过去的分歧,想借群众运动的机会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党纪国法是不允许的!”

井峰:“我再再说一遍,党委如果不是修正主义,就应该支持群众起来造反,如果你们还要压制,我就和他们一起来炮轰你们!”

井峰说完甩开严函等人,开门走去。

门外,工人群众热烈地招呼井峰,井峰有说有笑地和工人在一起向前走去。

严函两眼看看门外,他仇恨地把棕色公文包往沙发上一丢。

乔之慎:“井峰和铁根他们搞到一起,局势将更加复杂,下星期一的大会,我们得有个安排!”

严函诡诈地:“党委站出一个人去,到第一线。顶住。老乔目前已难说话,我现在就出去,是不是好?”

石陆自告奋勇:“我去,没什么了不起,顶,顶到底!”

严函高兴地点点头:“好,很好!”

## 十八

残月西斜,稀疏的星空有几块乌云。

万顷湖面,可见几点渔火。



湖心一岛，岛上的别墅洋房灯火辉煌，和这平静的湖面极不相称。

镜头将小岛推进，可见一形状似刀的礁石，楼上的灯光正好照在礁石附近的水面上，微弱的反光使礁石上的“湖心岛”三字时隐时现。

一只手托着一盘桔子水的大特写……

镜头跟着这只盘子，走出厨房，经过客厅的穿衣镜，穿过淡黄色油漆墙的走廊，推开两扇挂着淡绿色丝绸的落地玻璃门，绕过湘绣的屏风，走出门去。

这里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高级的避暑别墅，市委书记高尤正在别墅的草坪上找丁志良谈话。陪同的除严函、乔之慎外，在坐的还有一个我们已经见过面的市委宣传部长。

高尤十分亲切地将一杯桔子水递给丁志良。

穿着工装的丁志良忙起身接住，放在坐前的长方形茶几上。如此高雅的环境以及周围人的穿着、风度使他极不自在。

丁志良很不自在的表现，没有逃过高尤的眼睛，他微微一笑：“丁师傅，上次见你还是六四年国庆，在观礼台上吧？”

丁志良欲站起，高尤示意他坐下。

丁志良：“是的，自那以后，有两年未见到高书记了，你可好？”

高尤深深叹口气：“怎么说呢，搞这样大的运动，我们党没有经验，我个人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自从铁根把红

卫兵开到市里来，搞得市里几个书记团团转，今天这个找，明天那个冲，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你的那个连襟铁根，毫不客气地把我们当作走资派揪！”

丁志良十分气愤地说：“唉，我是万万没想到铁根他会发展到这一步，一个烈士的后代，从小受苦，怎么会……”

高尤：“我们作领导的都为他痛心，党培养他多年，如今对党却如此仇恨……”

丁志良：“他本质不坏，就是性子……高书记，得挽救他啊！”

严函：“这你放心，高书记今天找你谈，就是想尽最大努力不让他往斜路上滑！”

高尤：“铁根年青好高骛远，出出风头，这可以理解，但他把矛头指向市委，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严函对高尤说：“志良师傅虽然跟铁根进出一个大门，但他对党感情深厚，是有名的劳动模范。”

丁志良：“党给我的荣誉太多了，我为党做的事却很少。”

高尤：“不，不，你是受之无愧的。毛主席说在城市里要依靠工人阶级，象你这样对党有深厚感情的人，我们不依靠，那是要犯政治立场错误的。现在有人要反对我们这些人，目的是想打倒党，我们相信在如此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你丁志良同志是不会沉默的！”

丁志良：“请高书记放心，没有党就没有我丁志良，有人反党，就是亲骨肉我也要和他斗。”

高尤：“啊，主力军，这样的工人先进分子；才是我们要全心全意依靠的主力军！”

严函：“下星期一铁根他们要召开大会，勒令我们党委交代和高书记的黑关系……”

丁志良：“胡闹，胡闹，简直是胡闹！”

高尤：“如果他们针对我高尤个人那没什么，干了几十年的革命，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是他们干的事情威胁到党，我们就不能不说话。”

丁志良：“为了保卫党，党叫我干啥就干啥。”

高尤：“不能单枪匹马啊，要多组织一些人。”

丁志良：“在铁路局，我丁志良拉个千把人把握。”

高尤：“要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要把整个工人阶级都组织起来，捍卫党。”

宣传部长摇头晃脑地说：“捍卫党，这个名字很好，得人心，叫得响，丁师傅，你就拉个组织叫捍卫兵团吧！”

丁志良：“捍卫兵团，好。”

远远的雷声传来，湖水冲击小岛的声响越来越强。

高尤指着宣传部长对丁志良说：“他是宣传部长，抓舆论，造声势，很在行，现在的搞法，跟我们过去差不多，喜欢扛个红旗，戴个袖章，还有什么广播车、高音喇叭，这些东西你都找他要。”

宣传部长：“遵照高书记的吩咐，都准备好了，天亮之前就送到工人同志手里。”

高尤点点头，对丁志良说：“丁志良同志，你看还有什么

需要的吗？”

丁志良受宠若惊：“请高书记放心，我丁志良决不辜负党的信任……”

高尤拍拍丁志良的肩膀，站了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陪丁师傅吃顿夜点吧！”

一声霹雳，震得别墅玻璃沙沙作响，又是一声霹雳，别墅灯光全熄，一道闪电刺来，高尤等人惊恐万状。

暴风雨来了。

## 十九

天空乌云翻滚，闷雷阵阵，暴风雨在继续。

大雨打在江火龙家的玻璃窗上，沙沙作响。

江兰伫立窗前，心情十分沉重。

丁志良在一旁喋喋不休：“党还是想挽救他铁根，高书记、严书记昨晚亲口对我说，只要他取消下星期一的大会，退出造反队，还可以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江兰眼泪汪汪地望着玻璃窗，雨水不断地从玻璃上流下来。

丁志良：“党够宽大了！应该感激啊！你们都三十多岁了，爹把房子、家具都准备好了，很快就给你们办喜事，阿兰，你再不劝他，那一切都完了。”

江兰爆发地：“别说了，别说了，我求你别提这个！”

正当这时，铁根与江秀穿着雨衣走进屋里。

难堪的沉默。

画外一阵刺耳的高音喇叭声传来。

江家门外不远处，有一辆广播车慢慢驶来，车头上几只高音喇叭对着江家大门哇哇地狂叫：

“捍卫队声明：以铁根为首的一批跳梁小丑们，你们把矛头指向局党委，指向市委，对你们这种反党行为，捍卫兵团广大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怒！铁根必须低头认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江家屋内。

丁志良打破沉默：“铁根，包袱不要背得太重，只要……”

铁根问丁志良：“你昨晚到湖心岛去干什么？”

丁志良语塞一会：“我……我和你观点不同，你没有必要问这个。”

铁根真诚地：“志良同志，我们希望你要警惕走资派的阴谋！”

丁志良火了：“阿兰，你看到了……想想我的话吧！”说着转身就走。

铁根叫住丁志良：“慢走，你们这个组织是怎么出来的？”

丁志良：“我组织的，怎么？”

铁根：“那些谩骂诬蔑革命造反派的话也是你说的？”

丁志良：“你没有资格审问我，还是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吧！”

铁根：“你这样干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大方向对吗？”

丁志良指着铁根、江秀说：“不对的是你、你们。铁根！不要昏了头！”

江秀气愤地：“昏了头是你，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东西蒙住了你的眼睛？”

丁志良：“我的眼睛雪亮！党委、市委有什么不好，拿我丁志良来说，旧社会不过是穷工人，成年累月给资本家做牛做马，那时候有什么，身上披的麻布还见皮呢！可现在呢？局里让我当劳模，市里让我上观礼台，家里的缝纫机、收音机、脚踏车，连水瓶、被面都是党给的奖励！党亏待了我们吗？这样的好日子还不满足吗？……”

江秀：“够了！要是走资派再奖给你一辆小汽车，说不定你还会磕三个响头呢！”

铁根耐心地启发丁志良：“我也是个工人，江秀胸前戴的大红花也不比你丁志良少，走资派捧你，压我们，为什么？”

丁志良：“为什么，谁叫你们不守工人的本份！”

铁根：“什么是工人的本份？工人的本份是要彻底改造旧世界。志良同志，不能让人家用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把我们束缚住。这几年来，我觉得你放松对自己的改造……”

丁志良：“好，好，党委书记要改造，局长要改造，工人也要改造！在你眼里人人需要改造！”

铁根：“是的！”

丁志良气得瞪着眼睛：“啊，是的，你自己快被送去劳改了！还是想想自己的前途吧！”

江秀：“就是坐牢，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决不象你当顺民，保皇党！”

丁志良：“好！我配不上你，你革命，我保皇，我再也不回这个家！”

丁志良冲门而出。

铁根追到门口：“志良！”

江秀：“让他去，他不认错我就不让他跨我这个门。”

江兰站在一旁一声不吭的走到铁根面前：“铁根，你把这个家闹成什么样子了！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我、为全家想想，我们家的历史是红的，红的！”

铁根：“不斗争，红的也会变黑的，你看到了没有，路线斗争不是反映到家庭中来了吗？”

江兰：“开口路线，闭口路线，党史大家都学过，路线斗争是过去的事，中央的事，用得上你一个工人去操那份心吗？”

江秀气呼呼地走上来：“你呀，几年大学越上越糊涂了，自己逍遥，还不准人家造反！你要研究研究阶级斗争就好了。”

江兰：“大学里没有阶级斗争这个系，上大学难道也错了？”

江秀：“你还对？工农的本色你快丢光了！”

江兰：“我跟你没共同的语言！”

铁根浑身象被针刺了一下：“什么？和当工人的姐姐没有共同语言？你轻飘飘的说出这话来，不觉得危险？”

江兰：“究竟谁危险？造反，造反，你们造谁的反？五七年的经验教训你们别忘了……”

江秀气愤不过，欲上前打断她的说话。

江兰含着眼泪：“不要打断我；我也不想和你们辩论。铁根你最清楚，我从来不求人，你的事我从不干涉。今天，第一次，也许最后一次吧，只求你一件事……”

铁根：“你说吧。”

江兰：“撤消星期一的大会，声明退出造反派！向严书记作检讨。”

闷雷一声。

铁根：“你这个要求，我这辈子恐怕都不能答应你！”

江兰伤心地：“我的请求你都不听，你去冲吧，杀吧，将来有一天关进监牢，也没有人会来探望你，我江兰决不会跟一个反党分子生活在一起……”

江兰哭着奔出门外。

“妹妹……”江秀追出门去。

铁根难过地望着逐渐消失在风雨中的江兰身影，他转过身来，抬头向墙上望去。

墙上，悬挂着一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彩色照片。



《东方红》音乐声起——

铁根无比激动，他含着热泪，仰首望着毛主席，一步步地走向照片。

伟大领袖毛主席微笑地朝铁根走来(镜头将照片推进)。

铁根向毛主席身边迅跑(镜头将铁根推进)。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推至大特，画面从照片中化出，天安门城楼上。

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绿色军装，戴着红卫兵的金字袖章，不断地挥动着巨手。

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几百万红卫兵欢呼着，跳跃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伟大领袖毛主席手拿红五星的军帽，欠下身子，向广场上百万红卫兵挥手致意。

画面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激动场面化入照片。

镜头从照片拉开，铁根凝立在照片前浮想联翩。

镜头再接出，井峰和江火龙不知何时来到这里。

江火龙和井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光。

江火龙慢条斯理地走到铁根身边：“有人想问你一件事，跟你同行，阶级觉悟嘛……”

井峰：“很高！”

江火龙：“还可以……党员……是个小青年……”

井峰：“哪儿，快六十了。”

江火龙：“打鬼子的时候，是个小青年嘛。”

井峰：“啊……还是个老造反。”

江火龙：“什么时候？”

井峰：“铁路工人武装起义那会儿。”

江火龙：“这样的人你们造反队要不要？”

铁根：“大叔你……”

井峰：“还有一个人……”

江火龙：“对，是个棒小伙子，十岁就给地主放牛，没穿过一双鞋子，没吃过一顿饱饭。在一个大年夜，他一把火烧了地主的庄院，翻山过岭投奔正在长征的红军。”

井峰：“孩子找到了娘，那心情是没法说啊！人说长征苦，可他觉着甜呐，爬雪山，过草地，觉得革命有奔头啊。”

江火龙：“打那以后，他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虽说现在头发白了，那股子革命的劲头不减当年！”

井峰：“该说民主革命考验过了，社会主义革命是他新的长征！一代年青的闯将冲在前面，我们老兵也要紧紧跟上……”

铁根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江火龙站在铁根面前：“老工人江火龙，要求参加毛主席亲自指挥的造反大军。”

井峰走到铁根面前：“老战士井峰，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到群众中来，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行动！”

铁根热泪盈眶一手握住一个老战士：“火龙叔，井峰同志！”

三双粗壮的大手紧紧地握成一团，镜头将其推成大特。

## 第三章

### 二十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在强烈的革命造反音乐声中，出现下面一组画面：

路局机务段的一角，铁根站在一辆火车头上，向成千个工人同志在宣讲。

一列火车从站上开出，江秀在车厢里向旅客宣讲。

供应段的一个地方，方英在向工人同志们宣讲。

一群老工人簇拥着江火龙，朝造反司令部走来。

镜头摇到一角，带出一节旧车厢，这就是造反司令部办公的地方。

旧车厢旁，出现一个大会的主席台。主席台上横空挂一条大幅口号标语“火烧石陆、炮轰严函、揪出乔之慎、炸开黑盖子、打倒黑后台！”

主席台左右两边，分别贴着：

不获全胜，

誓不收兵！

主席台下，站满了穿着工装的工人。铁根等造反派正在开批判严函、乔之慎的大会，石陆也陪坐。

李大成拿着大扫把，在党委的通告上刷上浆糊，一张张崭新的大字报又重新出现在宣传栏上。

宣传栏的最中间贴着工人造反司令部的一张勒令。

### 勒 令

据革命群众揭发，乔之慎有隐瞒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疑点，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勒令乔之慎如实交待问题。如敢违抗，一切后果由其负责。

切切此令。

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

×月×日

宣传栏前，人群议论纷纷。

乔之慎混在人群中，两只贼眼死死盯住那张勒令，神色慌张。

铁根、江秀、大成拨开人群，向乔之慎走去。

丁志良也在人群中看通告。

江秀见到了丁志良，先是一愣，后又缓和地：“来，我给你讲件事！”说着一把拖着丁志良，挤出人群中心。

人群外围一角。

江秀和气地在做丁志良的思想工作：“志良，今晚回家吧。”

丁志良没好气地：“没空！”

江秀耐心地：“铁根约你今晚回去谈谈！”

丁志良：“我和他之间无话可谈！”

江秀还是耐心地：“这是铁根给你写的条子，你看看吧！”

丁志良接信粗粗瞄了一下：“让我跟他去反党，我丁志良不是那种人”，边说边把信撕了。

江秀再也忍耐不住了，气愤地：“你……不知好歹的铁杆老保，给我滚！”

铁根已经挤到乔之慎面前：“乔之慎，勒令你看了，为什么不交待问题？”

乔之慎更加慌了，他看到卫迪宇混在人群中，故意高声叫喊：“我抗议，你们私设公堂，要绑架党委干部……”

卫迪宇大声煽动：“大家快来看呀，造反派私设公堂，要绑架党委干部了……”

卞希熊带着一帮人，向宣传栏这儿跑来，他边跑边叫：“大家快去看呀，造反派要绑架人了……！”

路上的行人闻声跟着卞希熊跑来。

在劳动的工人，也放下手上的生活，向宣传栏跑去。

宣传栏前，人越来越多，大家把铁根等人紧紧地围在中间。

卞希熊胸前挂着个照相机，挤到铁根面前：“铁根，你要干什么？”

铁根用手指着勒令：“这上面写得很清楚。你要干什么？”

卫迪宇挤上来：“你们私设公堂，该当何罪？！”

卞希熊：“少跟他废话，跟我们走一趟！”说着用手去拖铁根，被李大成挡住了。

卞希熊见李大成插了上来，他故意向后猛一退，身子碰到卫迪宇。

卫迪宇思想没准备，一下子被撞倒在地，右手触地受伤，她哎呀哎呀地叫了起来。

人群闻声向这边挤来，铁根怕卫迪宇被人踏伤，赶忙上前伸手去拉卫迪宇。

铁根刚弯下腰，伸出的手还未碰到卫迪宇，灯光一闪，卞希熊迅速地拍下这个镜头。

## 二十一

这个镜头已经变成照片印在一张传单上。镜头从照片快速拉开，严函手拿传单，在市委一高级会场外间的电话室

里和乔之慎密谋。

严函指着会场对乔之慎说：“市委会议正在开，高书记对这张传单很满意，把它推荐给市委，你送多少份来？”

乔之慎：“五十万，够了吧！”

严函：“不够再印嘛。回去后要发动群众，在全市到处张贴，广为散发，高书记说先造舆论搞臭他们！”

乔之慎：“最近有什么新情况？”

严函：“形势比较严重，市委的精神是‘以攻为守’，铁根影响比较大，高书记要我们在他身上多下些功夫。”

乔之慎：“路局公安处认为我们整理的十大罪状，还没有一条触犯到刑律……”

严函用手指指传单：“右倾，严重右倾！这，还不够治罪吗？”

乔之慎已吃透了严函的精神：“小卫的手臂伤势还在发展……”

严函咬牙切齿地：“那就应该把水烧开嘛，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我们不能手软！”

乔之慎：“严老的精神我明白了，小卫的父亲和我是多年的至交，这事你就放心吧！”

严函用手指指保密的红电话：“会议还要开两天，有事打电话。”

乔之慎告别严函，匆匆走出会场的大门。

## 二十二

车门拉开，乔之慎低头钻进等在一旁的小汽车。

卞希熊驾车驶出市委会场。

汽车里。

卞希熊：“怎么样？”

乔之慎：“严老头有令了！你马上找几个可靠的人！”

卞希熊：“笃定！”

乔之慎：“靠得住吗？”

卞希熊：“放心。”

大概是由于思想在集中搞阴谋，车子直穿红灯，横马路上一辆大卡车快速开来，卞希熊一惊，马上急打方向盘，车子来个反 S，直朝一根电线杆上撞去……

嘎地一声汽车在电线杆面前煞住了。乔之慎和卞希熊吓得半死，黄豆般的冷汗从毛孔里泌出，一串又一串。

## 二十三

一阵焦急的脚步走在一座木制的楼梯上。

由脚步声拉成全景，卫迪宇左臂吊着绷带朝一间房门走去。

卫迪宇在门外停了一下，看看左右无人，再敲门。

门开了，乔之慎探出头来，见是小卫，忙招呼请进。



卫迪宇：“今天发现铁根他们送秦苗苗去北京，说是调查 667 次列车事件在中央有没有政治背景。”

乔之慎：“我叫你来，就是为这事，你看这些反党分子，够猖狂了吧！”

卫迪宇：“我真不理解，他们这样猖狂反党为了什么？”

乔之慎：“为什么？人可为财死，鸟可为食亡，都是一批野心家！”

卫迪宇：“反动到了极点。”

乔之慎：“小卫，要看到目前这场灾难的残酷性！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我们必须和他们作殊死的斗争。”

卫迪宇：“我有这个准备。”

乔之慎：“好，很好！你父亲最近怎么样？”

卫迪宇：“中风越来越严重了。”

乔之慎：“现在这种形势，我也不便去看他，这些年你长大了，大有前途，我也算对得起老朋友了。”

卫迪宇：“父亲和我都很感激您。”

乔之慎：“主要是严书记很器重你，你当副主任是他提的名……”

卫迪宇：“你和严书记这样培养我，我是铭记在心的。”

乔之慎：“严老现在处境很难哪！铁根已经宣布不打败他誓不罢休。落在这群暴徒手中，七斗八斗，严老还能活吗？”

卫迪宇气愤地：“不行！决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干，我和

丁志良同志组织敢死队保护严书记安全。”

乔之慎：“你太幼稚了，这样反而害了严老，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能挽救严老！”

卫迪宇不明白：“我？”

乔之慎：“对！你！只要你有勇气，肯担点风险。……”

卫迪宇：“为了保卫党，我可以牺牲一切。”

乔之慎：“好，你没有辜负严老几年苦心的培养。你的手臂怎么样？”

卫迪宇：“红肿一直没退。”

乔之慎：“严老很关心，特地要我找最好的医生给你会诊。”

卫迪宇：“党对我太关心了。”

乔之慎出示 X 光片：“小卫，你要坚强些，医生会诊下来，说你的手臂情况很不好，你看！组织坏死在蔓延。”

卫迪宇：“啊？”

乔之慎：“事到如今，我们不愿意再瞒你。医生说：需要截肢！”

卫迪宇如似五雷轰顶：“什么？截肢？！”

乔之慎：“对！只有锯掉，组织坏死才可阻止，否则……”

卫迪宇：“乔副书记，怎么会这么严重？不会吧……”

乔之慎：“哎，你还年轻啊！我们也很惋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要从大局着想。小卫，你是为保卫党光荣地牺牲了一只手臂，我们就可以治铁根的死罪！”

卫迪宇终于明白了乔之慎的企图，她瞪大惊恐的眼睛看着乔之慎狰狞的面孔，半天才说出话来：“我的伤不是铁根……”

乔之慎递张纸给卫迪宇：“可他是那群暴徒的首领，这是你的控诉书，严书记要你签个字。”

卫迪宇更为吃惊地：“严书记也知道我这手要锯掉？”

乔之慎：“严书记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有多少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你这一只手臂又……”

卫迪宇：“这太……”

乔之慎：“你这事，市委高书记都亲自在过问。”

卫迪宇呆若木鸡。

乔之慎拿出那张传单在卫迪宇面前晃两晃：“你和造反派是结下了不解的冤仇，要是高书记、严书记倒了，你这个出身不好的人落在他们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你回去和你爸爸商量一下再定吧！”

卫迪宇痛苦地接过控诉书，眼泪滴在控诉书上。

## 二十四

一间光线昏暗的内室，东西乱七八糟的丢放着，一片破落衰败的景象。

室内一角，有张床，床上躺着一个干瘪的老头儿，正凑着床头的灯光看一封信。

门砰地开了，卫迪宇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

老头似乎已明白了这一切，他很镇静地将手中的信折好，投进一只信封内，观众清楚地看得见下面这二个字：

“乔斌”

老头儿：“迪宇，你手臂的事，我知道了。你打算……”

卫迪宇：“我、我怕，你说呢？”

老头儿：“我说，照严书记、乔书记说的办，把手锯掉！”

卫迪宇倒抽一口冷气，如同骨髓里注进了一管冰水，浑身直打哆嗦。

老头儿：“迪宇，这些年来，你对我越来越疏远，我不怪你，划清界限嘛，可我不能不关心唯一的女儿。我知道，你的手伤并不严重，失去它是痛苦的。但是，你要知道，人生还有比手更重要的东西。我是个资本家，过去有钱有势，可现在呢？除保留资本家这顶帽子，家里就剩下我和你两个人了。过去的同事们，死的死，垮的垮，我半身不遂，还能有什么作为？爸爸本想靠你，可你，又是个资本家的女儿。我们这些人家，只有靠严函、乔之慎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有权、有势，有地位，我把你拜托给他们，死了也就安灵了。”

老头子一阵强烈的咳嗽声。

老头子的手颤抖抖地撕开马夹衣缝，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我一生当中，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任何人，乔之慎并不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详细情况我都写在这里。我活的日子不长了，没有什么遗产传给你，你拿着它，往后有用……”

气息奄奄的老头子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卫迪宇如呆如痴地听完了她爸爸的这番话，当她打开那张纸时，才惊醒过来，她象发疯地冲出家门……

## 二十五

街上，夜深人静。

十分紧张，又十分矛盾的卫迪宇东倒西斜地走在马路的人行道上。走不了几步，就要靠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喘喘气。

电线杆上正好贴着关于卫迪宇手伤的那张传单。

卫迪宇象触电似的一萎缩，她鼓足勇气伸出那只受伤的手去撕那张传单。

颤抖的手还没有触到传单，又无力地滑下来了。

陷入资产阶级的漩涡已不能自拔的卫迪宇，严峻的斗争迫使她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

画面上方左右二角不断地闪现出以下一组对比镜头：

路局调度室，调度员正在下达拒车命令。

铁根驾驶着 667 次列车向市区开来。

严函接过卫迪宇送的材料：“归档案，今后送劳改，我愿当介绍人。”

卫迪宇手提浆糊桶，上前覆盖大字报。

李大成警告卫迪宇：“你这个资本家的女儿，上窜下跳决没有好下场！”

铁根去救卫迪宇，卞希熊拍照。

乔之慎拿着这张传单对卫说：“你牺牲一只手，我们就可以判铁根死刑……”

卫迪宇加快步伐，马路两旁的建筑物在她的眼里东倒西歪。

卫迪宇在一家公用电话处停下来了，斗争了半天，才伸手去拿电话。

## 二十六

电话铃响了。

已是深夜十一时。

井峰和造反司令部的几位勤务员，参谋江火龙，正在造反司令部的旧车厢里认真学习。

井峰要去接电话，被李大成拦住了。

李大成边走边发火：“板凳还未坐热，电话倒来了七、八个！”

铁根对井峰说：“来找的人太多，学习时间没保证，看来得转移个地方才行。”

江秀：“最好找一个活动的地方，人家要找也找不到。”

不远的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驶过，引起铁根的思索。

车厢一角，李大成拿起电话。

## 二十七

街上公用电话处，卫迪宇拿起电话，乔之慎的画外音传来：“要是高书记、严书记倒了，你这个出身不好的人落在他们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啊！”

电话终于从卫迪宇发抖的手上滑了下来。

## 二十八

造反司令部的旧车厢。

李大成电话刚拿起，啪地一声，对方电话挂掉了。

铁根一拍手，“好，地方有了，大家跟我来。”

李大成见大家在收拾东西，忙问：“怎么，不学了？”

铁根：“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学。”

铁根他们刚走上马路，一辆黑色小汽车从他们旁边呼地开了过去。

## 二十九

公共汽车的一个起点站。

一辆公共汽车停在站头上，车厢前面坐着少数几个旅客。

开车时间到，驾驶员按按喇叭，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售票

员关好门，机车发动声响。

铁根等跑来：“请等一下，后面还有两个年纪大的。”

井峰、江火龙、江秀陆续赶到上车，大家纷纷出示月票，井峰买到终点站。

几个人集中坐在车子后排，大家拿出《红旗》，默默地学习起来。

售票员奇怪地望着他们。

汽车在马路上行走，离不远，一辆黑色小汽车尾随着。

终点站到了。

汽车靠好站，乘客纷纷下车。

铁根等人还在聚精会神地学习。

售票员走到他们身边：“同志，终点站到了，请下车。”

铁根看看手表，学习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他笑着对售票员说：“我们再乘到起点站！”

大家又纷纷出示月票，井峰又掏钱买票。

售票员奇怪地望着这一伙人，当她的眼光碰到铁根时，不觉一愣。

汽车继续在马路上行驶。

车过一条笔直马路，马路上行人稀少，少数几家商店橱窗灯亮。楼上，“毛主席万岁！”的霓虹灯标语闪发光芒。

售票员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传单，眼睛盯住铁根的那张照片，回头看看铁根，售票员终于认出来了，车后面是一帮造反派。



铁根等人仍在认真地学习。售票员非常感动，她走到驾驶员身边，向他咬咬耳朵。

我们明显看到，汽车放慢了速度，开得也非常地稳。我们还明显地看到，那辆尾随的黑色小汽车也放慢了速度。

中途站上，有两个旅客上车，欲上后排走去。

售票员马上上前示意叫他们坐到前排。

起点站到了。

铁根等起身下车。

江秀高兴地：“今天真好，从来没有这样安稳学习过，铁根，明天怎么办？”

售票员听到铁根的名字，她又认真地看看这帮人。

铁根用眼光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明天照样，大家说怎么样？”

李大成对着井峰开玩笑地：“好是好，我们有月票，可就苦了井峰同志。”

井峰：“巴黎公社有一条规定，干部和工人应拿一样的工资，我看这一天总要来到的。”

铁根谢了谢售票员，最后一个跳下车。

售票员激动地看着他们远去。

铁根等人在马路旁边边走边争询着，忽然身后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造反派同志，请注意！”

铁根一回头，只见刚才那辆公共汽车驶来，那位女售票

员将上半身伸出车窗外。

汽车刚从铁根身边擦过，那位女同志已将两个面包丢给铁根。

铁根两手接着面包，激动地望着飞快驶去的公共汽车。

### 三十

颇长的一条弄堂。

铁根、江秀、江火龙正朝弄堂转弯处走来。

弄堂转弯口，有几个人头戴鸭舌帽，口带着大口罩，手中都拿着凶器。

铁根、江秀、火龙的声音传来，越来越近。

铁根等人的地下剪影越来越大。

几个戴鸭舌帽的人，举起手中的凶器，对着铁根等人的剪影狠狠砸去……

一辆黑色小汽车开亮大灯，直朝镜头飞快驶来，细心的观众一定会记得，这辆小汽车已经出现过多次。

### 三十一

砰地一声，井峰把“捍卫兵团”的袖章拍在严函的办公桌上。

井峰厉声责问严函：“铁根呢？”

严函阴阳怪气地：“我还正要问你呢！你不是支持他们

造反吗？”

井峰针锋相对地：“我警告你，铁根若有三长两短，我们就拿你严函是问！”

严函妄想嫁祸于人，他指指桌上的《捍卫兵团》的袖章说：“应该问的是它，丁志良的捍卫兵团！”

井峰：“我相信捍卫兵团的工人同志，是不会干出这种法西斯暴行，你严函想嫁祸于人，那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井峰说完，大步走出严函的办公室。

路上，井峰碰到迎面跑来的江火龙。

江火龙：“不好了，李大成把丁志良抓起来了！”

## 三十二

砰地一声，李大成推开造反司令部旧车厢的小门，大声对江秀说：“江秀，丁志良叫我抓来了。铁根在他们手里，你看着办吧！”

江秀气得浑身冒火，她大吼一声：“把老保司令丁志良押上来！”

没多久，丁志良大摇大摆地走进造反司令部，他满不在乎地向江秀望望，顺手拖过一个凳子坐下。

丁志良屁股还未碰到板凳，只听得江秀大吼一声：“站

起来！”

丁志良的威风瞬时大减，他只好站了起来看看大成，又看看江秀：“你，你们想要干什么？”

江秀：“干什么？今天我非要收收你的骨头不可！我问你，走资派是你的爹还是你的爷，你干吗那样不遗余力替他们卖命？”

丁志良含糊无词，“我……”

江秀：“你干的好事，居然对我们下毒手！”

丁志良：“江秀，你……”

江秀：“我怎么了？昨晚这条命差一点没断送在你们手里，告诉你，两小时内不把铁根放出来，好果子有你丁志良吃的！”

“我……”丁志良还想解说，被江秀大声打断了：“来人，把丁志良带下去！”

哗地一声门开了，井峰和江火龙冲了进来。

井峰对江秀说：“不，马上把丁志良同志放掉！”

江秀惊奇地转过身来，她看看井峰：“放掉？”

井峰坚定地：“你们在那里把丁志良同志抓来的，就负责把他安全送到那儿去！”

大成不服地从座位上立了起来：“怎么，难道还要我们向他道歉吗？”

井峰：“对，要当面道歉，态度还要诚恳！”

江秀也不服：“这尴尬面孔，我们作不出！”

大成仍不服气：“井峰同志，我想不通，铁根还在他们手

里，我们难道不管？”

丁志良忙解说：“铁根不……”

江秀忙打断丁志良的话：“你给我到外边去站着，这里没有你的发言权！”

丁志良刚要迈步，被井峰叫住了。

井峰：“不，大成同志提的问题，丁志良同志应该回答！”

丁志良：“抓铁根的事，不是我干的，我也问过下面，他们都说不知道。”

井峰对大家说：“你们听到了吧，这件事看来不是那么简单，里面可能有走资派在搞新花招。现在不放掉丁志良同志，双方群众会更对立！同志们，我们不能让走资派坐山观虎斗。”

江秀一拍桌子：“好吧，饶他这一回。放！”

井峰走到丁志良面前：“丁志良同志，有人绑架铁根，同志们很气愤，对你采取的这个行动，应该理解。”井峰边说边示意江秀上前去道歉。

江秀没好气地：“抓你抓错了，向你们老……道歉。”江秀差一点叫出老保。

井峰继续作丁志良的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回去和群众讲清楚，在我们工人阶级内部，不要造成两派的对立，大家要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走资派。”

丁志良深感意外，稍顷，快步走去，被江火龙叫住了。

江火龙：“丁头头，我可以问你一句话吗？”

丁志良不好意思地：“爹，您……”

江火龙摆摆手：“你什么时候才准备反戈一击啊？”

丁志良颇窘，低着头快步走去。

方英这时领着我们在飞机上见过的那位电视女记者走进来，并介绍给大家。

方英低声对大家说：“铁根的下落有了！原是关在市公安局，后来又转移到湖心岛去了。”

大成：“啊，你怎么知道的？”

电视记者：“你们还记得公共汽车上那个女售票员吗？”

大成忙说：“怎么不记得，我们还欠她两个面包钱呢！”

电视记者笑笑：“那你就把钱交给我吧，她是我的妹妹，我负责转交。”

方英指着女记者对大家说：“她妹夫是高尤的秘书，市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

井峰：“问题清楚了，这次事件是走资派一手策划的。现在，铁根的处境很危险，我们要马上和全市的工人造反组织、红卫兵取得联系，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在全市范围内造舆论，声讨走资派的新罪行！”

### 三十三

市委办公大楼前，全市各个造反队，红卫兵组织都行动起来，游行示威，强烈抗议一小撮走资派绑架铁根的罪恶阴谋。

广播车的大喇叭，不断播出造反派的抗议声明。

游行的队伍一个接着一个。

抗议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传单一片又一片的从空中降下。

电影、报社的摄影记者手上提着、身上背着摄影机、照相机不断地记录这生动的场面。

电视台的革命造反派，也出动了他们的武器——电视转播车，那位电视女记者正在向全市人民介绍游行示威的现场实况。

### 三十四

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示威在画面上继续。

镜头慢慢拉开，原来是这一架电视机的屏幕正在接受现场电视实况转播。

镜头继续拉开，带出电视机前面的一排沙发，我们还可以见到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的背面。

镜头跳到正面，市委第一书记高尤和公安局李局长正躲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收看电视，他二人神色都比较紧张。

口号声，抗议声不断地从电视机上传来。

李局长：“铁根不放出来，事态可能要扩大。”

高尤：“如此放出来，他们更会借此大作文章。局面将更被动。”

李局长：“这样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高尤不安地在房间里走动，忽然，他的眼光停留在墙上的一张风景画上。

高尤站在湖心岛的风景画前沉思一会，然后侧过脸对李局长说：“你打个电话给严函，告诉他，马上派人去湖心岛，瓦解铁根的斗志，争取他悔过自新……”

李局长点点头走去。高尤又掉过头来，望着湖心岛的风景画出神。

镜头将湖心岛的风景画推成大特并化出。

## 三十五

湖心岛化入。

湖面上，千顷波，万重浪，不断地冲击着一座礁石。礁石上“湖心岛”三个字遒劲有力。

礁石雄姿，刺破青天锸未残。

一只很漂亮的游艇驶向湖心岛。

岛上，景色秀丽。

一座十分别致的避暑别墅。

忐忑不安的卫迪宇领着焦急不堪的江兰匆匆向别墅走去。

卫迪宇、江兰走在通向别墅的梯形山路上。

别墅大铁门开，卫迪宇、江兰走进别墅的园内。

江兰跟着卫迪宇走在一个颇长的葡萄架下，江兰对这里似曾相识，但一时又认不清它的真面目，她紧张地四下张



望着。

忽然，在一个铁栅栏窗口，站着一个人，他伤迹斑斑，白衬衫上有些血迹，两只受伤的大手紧紧抓住铁窗杆。

江兰定神一看，眼前站着的就是铁根，突然，她象决堤的流水一样扑向前去……

铁窗口前，江兰泣不成声，她两只手从铁栅伸进去，紧紧抓住铁根那受伤的胳膊。

铁窗内外的这一情形，卫迪宇都看在眼里，她低头转身欲走，被铁根叫住了。

铁根：“卫副主任，我们没有什么秘密，你进屋来，我们一起谈谈。”

卫迪宇有所感动，她扶着江兰慢慢走进屋里。

一间漂亮、讲究的客厅，江兰靠近铁根身边的沙发坐下，卫迪宇坐在离他们稍远的一角。

铁根问：“严函让你来的？”

江兰点点头：“我也有这个要求。”

铁根：“说吧，把他让你讲的话都说出来。”

江兰：“你……自从你失踪了，我吃不下睡不着，秀姐整天在厂里，志良哥也不肯回家，一向乐观开朗的爸爸，现在对我严肃得怕人。这些日子，我象被一股洪流冲入汪洋大海，四处茫茫不知去向……”

铁根：“革命冲垮了你个人的事业，毁灭了你的小康理想，一句话，在这个大变动时期，你想逍遥也逍遥不成了！”

江兰：“铁根，你变了，一想这，我就直流泪，不要忘记，过去你铁根是个孤儿！现在怎能干出这种忘本的事呢？”

铁根深情地启发她：“阿兰，我没有忘记过去，二十年前，这湖心岛，我和你也来过这里……”

二十年前的湖心岛。

千顷波，万重浪，不断地冲击着一座礁石。礁石上“湖心岛”三字遒劲有力。

礁石雄姿，刺破青天锷未残。

一只极为破烂的小船。

船头上，两个十来岁的小孩在拚命地摇橹。一男一女，衣服破烂不堪。

男的是铁根，女的是江兰。

两个小孩一推一拉，把小破船拖到岛边的一块浅水沙滩上。

岛上，铁丝网一道又一道。炮楼上，国民党哨兵的刺刀伸在画面的中央，寒光道道。

铁根一手挎个破布包，一手拉着江兰向岛上艰难地走去。

铁丝网内，一群犯人手铐脚镣，排着队在敌人严密监视下放风。铁镣碰在岛上不平的石地上，发出当、当刺耳的声响。

犯人队伍中的江火龙，他已被敌人拷打得遍体鳞伤，满面污迹，但眼睛里却射出两道仇恨的白光。

铁根和江兰站在铁丝网外，四只小手拉着铁丝网，眼睛不眨地在寻找他们的亲人。

铁根转脸对江兰说：“阿兰，你看，火龙叔！”

阿兰转脸对铁根说：“根哥，我怎没看到铁大伯？”

镣声渐近，放风的队伍慢慢朝铁根、江兰这边走来。

江火龙也看到铁根和江兰，他跟左右的人咬了一下耳朵，猫身出队，朝两个小孩走来。

镣声大作，犯人的队伍正好把哨兵的视线挡住。

江兰：“爸爸，铁大伯呢？”

江火龙愤怒地：“根子，我们工人里出了叛徒，你爸爸被敌人杀害了……”

两个小孩手里的破布包落地。

江兰放声痛哭起来……

四只小手拉着的铁丝网，变成了别墅的白木栅栏。

敌人的炮楼变成了十分别致的避暑别墅。

别墅楼的客厅里，江兰上气不接下气的抽泣着。

卫迪宇惊慌的表情。

铁根：“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地方，这里既没有刺刀、铁丝网，也不见手铐和脚镣，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却关着一个遍体鳞伤的工人。我身上的这点血，并不是他们的全部罪恶，前不久，也在这个岛上，他们盗用党的名义，欺骗、蒙蔽了丁志良同志，把几千个工人群众引向错误路线上去。江兰同志，你能回答我吗？这里究竟是什么地

方？！干出这种事的那些人，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江兰已停止抽泣，她抬起头来，认真地在思考铁根提出的问题。

铁根：“还有，他们把你请到这儿来，阴谋利用你江兰的眼泪去软化一个造反派战士的斗志，要你拖着他去向走资派下跪投降！”

江兰悔恨交加：“铁根，阿兰我……”她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铁根：“我说这些，并不是怨怪你，但是，你应该从志良、你、我三个人在这个岛上的不同遭遇，看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何等的凶残、阴险和狠毒，他们这些人，是我党、我国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我们家庭最危险的敌人！阿兰，我们工人不造走资派的反，那才是真正的忘本！”

江兰流着眼泪：“铁根，阿兰我错了，我……我恨这几年的大学生活，使我离开了阶级，离开了你，现在我再求你一件事，我要求回炉，加入你们的造反派！”

铁根上前，两只手紧紧握住江兰的手。

铁根转身对卫迪宇说：“卫副主任，我们谈话的全部内容，如果严函需要，你都可以向他汇报。”

卫迪宇浑身一震，她几乎要哭出来。

铁根：“小卫同志，这些年，你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又不认真到工人群众中去改造自己，却搭着严函、乔之慎的桥向上爬，甚至干出这种事！”

铁根出示那张照片传单，卫迪宇浑身如针刺，坐立

不安。

“铁师傅，我……”卫迪宇欲说又止。

铁根：“你虽是资本家的子女，但社会主义同样是你们的唯一前途。党和人民是不希望你去作资产阶级的殉葬品，小卫同志，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卫迪宇非常激动：“铁师傅，我有罪……”她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交给铁根。

随着铁根的画外音，纸头上一行字的大特写：“乔之慎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是共产党的叛徒！”

江兰大为震惊：“这纸是哪里来的？”

卫迪宇：“是我那反动的爸爸临死前交给我的。乔之慎叛变后，躲在我爸爸开的银行里。”

铁根对江兰、卫迪宇说：“乔之慎的叛徒问题，火龙叔在四清时就揭发过，这个材料证明火龙叔的揭发完全正确！”

这时，门开了，严函笑咪咪的走了进来。

严函走到江兰面前：“谈得还好吗？”

江兰沉着地回答：“好，谈得很好。”说完拉着卫迪宇走出。

严函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道：“难办啊，群众出于对党的感情，把你扭送党委，我们不能不加以保护。我的处境真可用得上《红楼梦》中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啊’！”

铁根：“是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我看《红楼梦》里的这两句话送给你和你的主子们，可能更合适！”

严函面有怒气，但仍克制地：“你太越轨了！”

铁根：“你们铺向资本主义的轨道，岂止要越，而且要彻底拆除。”

严函：“年青人，你吃苦就吃在太自信！如果当初对我们的劝告能听上一言半句，我想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

铁根冷笑两声：“你那劝告不就是要我们丢掉共产主义的理想，跟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严函：“共产主义，那还早着呢，我劝你看问题还是现实一些吧！”

铁根：“这种叛徒的语言实在不应该出自你严书记之口。”

严函恼羞成怒，从沙发上跳起来：“你……你竟敢这样污蔑我！不是我卖老，我的革命历史可以写一本书，能作你学党史的教材。”

铁根：“我们承认你凭这些资本能欺骗人们一时，但不能欺骗人们一世，一旦人们识破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那一套，那你的所作所为可就是一本挺不错的反面教材！”

严函气得暴跳如雷：“你，你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暴徒，痞子！你这每一句话都将受到惩处。”

铁根大义凛然，对着严函严加痛斥：“遭到历史惩处的该是你们，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你严函睁开眼睛看看吧，在这水底、岛下，都埋着革命烈士的尸骨，今天，你们在他们的尸骨上垒起了这座别墅洋房，利用窃取的那部分权力，干着倒施逆行的勾当。工人在你们眼里是奴隶，你们

骑在他们头上当老爷，捉、拿、关、打，无所不用其极！资本家能干的你们都干了，资本家干不出的你们也干了，你严函听着，无产阶级起来打倒你们这些走资派的日子到了！”

### 三十六

镜头快甩，高尤惊恐万状的面孔。

高尤正在接严函的电话，话筒里传来严函的声音：“高书记，铁根被造反派抢出来了，乔之慎的叛徒问题也捅了，我的处境……”

外边的口号声、锣鼓声不断传进高尤办公室里，高尤心烦地放下百叶窗帘：“现在全市都告急，市委想开个会议研究一下，你马上来一趟，局里叫石陆顶住……”

### 三十七

“对，顶住，随便怎样，我也要顶住！”

说这话的是石陆。他今天整齐地穿着一套旧军装，胸前挂着“淮海”“渡江”两枚纪念章，火气挺大地随着江火龙走在水泥台阶上。

这里是市郊革命烈士纪念馆。塔前，青松掩翠柏，塔底，可见铁路干线，远处，可望湖心岛。

江火龙：“你好好看看这儿吧，想想你石陆有没有忘记过去！”

石陆粗声粗气地说：“忘记过去的该不是我石陆（他拉拉自己的黄军衣）历史会公正地评判每个人的功罪。战争年代，拼过刺刀，建设时期，这哪根铁轨没有我的心血，运动一来，我成了走资派，都错了？七斗八斗，为什么？为……”

不知为什么，石陆的喉咙象被什么东西噎住了，突然中断了自己的牢骚，他的眼光吃惊地盯着烈士塔的一角……

扣人心弦的音乐声起……

烈士塔的一角，站着铁根和井峰。铁根心情十分激动，他双手捧着一件旧棉军衣，白里泛黄的旧花絮从一个又一个的弹孔里露了出来。

铁根捧着棉军衣朝着石陆走过来。

铁根两眼有些湿润地站在石陆的面前：“这件棉军衣，你石陆同志可还记得它的来历？”

石陆两眼出神地盯着铁根手上的棉军衣，他慢慢地伸出颤抖的双手，从铁根手上接过棉衣，一把抱在怀里，仰首望着烈士塔基座上的浮雕。

镜头在一幅红军过草地的大型浮雕上慢慢地移动，同时传来石陆颤抖的画外音，“那是在长征过草地的路上，当时我人小，挺不住，冻昏过去，同志们拄着拐杖轮流背着我继续朝前走。夜里，我只觉得身上暖和和的，醒过来，发现身上穿着这件棉军衣。同志们淌着热泪告诉我，伟大领袖毛主席路过我们这里，见我病了，特地从警卫员的手里拿过这棉衣，披在我的身上……”

铁根：“我入党的那天，在火红的党旗下，你把它披在我



的身上，亲口对我说：“铁根，这衣服不是送给我石陆一个人的，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共产主义以后每逢这个日子，我都要将它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想想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革命战士的无限关怀，想想革命的老前辈，也包括你石陆同志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

井峰极其激动：“可这几年，铁根一见到这棉军衣，就直流眼泪啊，他三番五次的问我，是什么东西把石局长从我们工人的身边拉走了？想过去，毛主席一声令下，你石陆二话不说，端着刺刀往前冲啊，可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你却处处要顶！老石，你……”

石陆喃喃地说：“我怎敢顶文化大革命，我只是不同意铁根他们这种搞法。”

井峰激动地从口袋里抽出一份文件递到石陆面前：“难道你就同意高允、严函他们对铁根的这种作法吗？”

市委绝密文件的大特写，石陆不解地翻开封页——

关于对铁根反党小集团成员内定处理方案  
.....  
.....  
判铁根死刑，运动后期执行。  
.....

石陆十分怔惊：“他们能干出这事？”

江火龙气愤地指着远处的湖心岛对石陆说：“你呀，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啊！看看那湖心岛吧，解放前夕，铁根的父亲”

亲就在岛上被国民党反动派装进麻袋，活活扔进这湖里！今天，高尤、严函又要在这个岛上，判铁根的死刑啊！你石陆整天和他们这种人泡在一起，这还不足以说明你的问题吗？

铁根走近石陆身边，“你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年来，毛主席的话你听不进去了。毛主席在五六年就提醒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没解决；六二年又重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六四年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又向全党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你石陆同志作为一名党员想过没有？想了多少？准备怎么干？”

石陆慢慢地低下头。

井峰：“我们这些老同志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拿我亲身体会来说吧，严函五九年搞右倾，高尤六四年搞形左实右，我们都顶过，但是，并没解决什么问题。没有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自下而上地揭露批判修正主义，能有今天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吗？老石，站在这烈士塔下，面对着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活着的老同志应该加倍地往前走啊！”

石陆心情沉重，过了一会，他猛地站起，欲脱军衣，被铁根阻止住了。

铁根：“这军衣希望你继续穿着，我们批你、斗你，是希望你和修正主义路线决裂，拉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让你重新焕发起革命青春，为人民立新功！”

石陆老泪纵横，他十分激动地走向铁根……

明朗的天空，几朵絮云娜娜飘动。

### 三十八

一辆白色救护车正在向市郊驶去。

车里，坐着高尤和严函。

高尤内心极其恐慌地对严函说：“刘，已经不上天安门了。”

严函大吃一惊，半天才吐出一个“啊”字。

高尤：“形势迫使我们迅速改变策略，再照过去那样干不行了。”

严函问：“往后这局面如何收拾？”

高尤：“要掌握工人运动的规律，要因势利导。我翻了一点书，工人运动的特点就是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谁能掌握这一点，在经济上放宽，那他就会在政治上取得主动。”

严函辛酸地：“拿经济买政治，如果早采取这一着，今天也不至于躲到这种地方来开会了。”

救护车经过一块墓地，在坎坷不平的马路上颠簸着。

不远处传来几声凄厉的钟声，救护车直朝一个破旧的教堂开去。

## 第四章

### 三十九

一辆高速摩托车，穿过市区，穿过工厂区，向铁路局驶去。

车上一共两个人，开车的和坐车的，观众和他们都曾相识——公共汽车驾驶员和红卫兵小将秦苗苗。

远处火车鸣笛。

秦苗苗对司机说：“来不及了，冲过去。”

摩托车猛一加速冲过铁路，栏杆险些落在他们的头上。

摩托车驶进铁路局，穿过几条马路，直朝造反司令部的旧车厢开去。

### 四十

一只大木箱的特写。镜头拉摇开，只见铁根满脸汗，浑身湿透，胸前铁路路徽鲜红显眼。

车站，热火朝天。

大标语、宣传画到处可见。全市各条战线的造反派都

汇集在这里搬运积压物资。到处是红旗，到处是人群，战歌声，号子声，机器运转声交响争鸣。

车站的最高点，拦空横挂着几条大标语：

«大战五十万吨，粉碎走资派的新反扑!»

«革命造反派，争做抓革命，促生产的先锋!»

«粉碎走资派的新反扑，迎接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一阵刺耳的喇叭声。

铁根转过身子朝喇叭的声向望去。

一辆崭新漂亮的小汽车在造反司令部的那只旧车厢旁边停下。

李大成手提着酒瓶，怀抱罐头从车上跳下来，车门也未关，径直向旧车厢跑去。

铁根浑身一震动，肩上的大木箱砰地一声落在地上。

兴高采烈的李大成被这砰地一声震住了，他止步向前望去。

铁根浓眉紧锁，大步地向大成这边走来，此时，铁根脑海中翻滚着下列画面：

一群人围着严函，严函的笔头在一张又一张的字条上签字。

车站机务段，一些工人纷纷丢下手上的劳动工具，离开机车向一个方向跑去。无数辆机车头熄火停在路轨上。

煤场上，正在运转的输送带刹地停住了，一些工人纷纷离开工作岗位朝一个地方奔去。煤堆似山，吊斗半悬在空中。

奔跑的人群不断流向市银行。银行门口，人山人海，许多人手执字条，争先恐后地向里拥。也有人手里握着一大把钞票，逆着人流向外挤。

人群中，大多是带着捍卫队的袖章，也可见少数的造反派袖章。

市百货公司，人山人海。许多人拥在柜台上争购东西。

一个人的背影，手提着一捆酒瓶，怀里抱着几听高级食品罐头，背朝人群向外挤。

铁根收回思绪，严肃地站在李大成的面前。

李大成从未见过铁根今天激动、严厉的面孔，他有些莫名其妙。

铁根问：“你去拿钱啦？”

李大成望望手中的酒瓶和怀里的罐头，点点头。

铁根爆发地上前，一把夺过酒瓶，使劲地往地上一摔，酒瓶粉碎，酒水横流。

铁根对着不知所措的李大成说：“你看看，那是什么？”  
一张宣传画即推出——

《同志！当你拿了钱，就上了走资派的当！！！！》

井峰这时也来到了这里，他拉着大成说：“大成同志，进城之前，毛主席就提醒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有些人，在敌人的刺刀、大炮面前他都闯过来了，可在糖衣炮弹面前，却当了俘虏！成了走资派。这个教训我们新老同志都要牢牢记住！”

李大成惭愧地抬起头，他拿起怀里的几只罐头，使劲地向远方摔去。铁制的罐头在水泥地上跳滚着，发出当当的声响。

这声响，是警钟，革命的战士，要记住啊！

铁根一把拉着大成，“走，扛箱去！”

在强烈、火热的音乐声中，画面上展现了一个盛大的劳动场面，铁根、大成等我们所熟悉的革命造反派同志都夹在人群中搬运积压物资。

## 四十一

一辆摩托车驶来，车未停稳，秦苗苗跳下车来，急忙跑到铁根面前。

秦苗苗从书包里拿出一叠材料交给铁根：“铁根同志，667次列车事件查清了，这是拒车电报稿。高尤前天召开黑会的记录，也被市委机关造反派查获了……”

方英这时匆匆跑来报告：“发电厂来电话说他们只有三天存煤，码头缺车皮，几十条外轮无法卸货，客车缺司机有

两天未发车，几万旅客挤在月台上，吃饭、喝水都成问题，有人已经昏厥……”

江秀、卫迪宇匆匆跑来报告：“不好了，丁志良押着严函、乔之慎、石陆，带着几千名工人北上告状，884次列车已经从西站发车了。”

铁根：“谁签的调度命令？”

卫迪宇：“是严函，严函还发给每个人两百块告状费。”

井峰对铁根说：“走资派煽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这是个大阴谋！”

江秀：“赶快想办法，丁志良他们的火车已发出了！”

众焦急地：“过了菱角塘，我们就管不着了。那就要造成全线混乱，铁根，怎么办？”

铁根沉着、坚定地对井峰说：“只好采取非常措施了！”

井峰赞同地点点头，以他热烈的眼神表示对铁根的完全信任和支持。

铁根：“井峰同志，我建议马上接管调度室，没有造反司令部的命令，任何人签发的调令都无效。”

井峰：“对，我和方英同志去。”

大成：“马上通知前方各站，不让884次列车通过！”

江秀：“万一丁志良他们不听我们的调度，强行通过怎么办？”

铁根：“对，得准备第二手，大成、苗苗集合队伍，火龙叔去准备茶水、面包，江秀和我从下行线上去追车，大家分头行动，马上赶到菱角塘，快！”



## 四十二

884次列车吐着浓浓的黑烟，鸣着汽笛，正在铁轨上轰隆隆轰隆隆地向前驶去。

北郊站信号台，绿色信号灯光在闪动。

汽笛长鸣一声，884次列车顺利通过北郊站。

调度室。

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写道：“调度重地，非请莫入。”

井峰、方英领着一批人冲进来，把工人造反司令部接管通告向那块“非请莫入”的牌子上一贴。

一张调度命令单放在调度员桌上。

调度员拿起看看，马上拨动电话……

调度员的急促声音在铁路沿线一排电线的上空回响：“造反司令部总调一号命令：前方各站，不得给884次列车通行信号……。”

稻香村站信号台。绿色的信号灯光在闪动。

这时，从稻香村车站里冲出一个值班员，他手里不停地挥动一面小红旗，直朝车站月台奔去。

丁志良驾驶的884次列车刚好来到这里。丁志良抬头看看绿色信号灯，得意地拉拉汽笛，884次列车呼啸一声穿

过稻香村站。

884次列车正以最大的速度向本市所辖的最后一个地段站——菱角塘冲去。

驾驶室里的丁志良，得意洋洋。前方，一望无遮，复线的四根铁轨笔直地伸向前去。

忽然，一阵嘹亮的汽笛声传进了丁志良的耳朵，他吃惊地把头伸出车外，朝后望去。

大约在后千把米的下行线上，一辆内燃机车头象离弦的射箭，飞快追来。

丁志良预感到来者不善，他连忙缩回头，大声对司炉说：“加火，快，加火！”

没一会，车头上的罗马表指针已显示火车时速在100公里。

没一会，铁根、江秀驾驶的内燃机车头已经赶了上来，两辆火车头几乎是平行的在你追我赶的向前驶去。

坐在副驾驶员位子上的江秀，朝身边的蒸汽机车头里的丁志良望望。

丁志良也朝内燃机车里的江秀望望，江秀得意地掉过脸来不予理睬。

丁志良一气，猛挪驾驶手柄，罗马表指针马上向一一〇公里上升。

内燃机车的公里表，红色指针显示出时速为一二〇公里。

铁根看看仪表，对江秀说：“再加速，超过去！”  
公里表指针马上向一三〇公里上升。

飞快转动的蒸汽机车轮和旋风般的内燃机车轮，在画面上交相出现，一个更比一个快。

笔直的复线慢慢开始向两方岔开，两个车头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向前方驶去，谁快谁慢这时还无法分晓。

### 四十三

菱角塘车站遥遥在望。

884次列车以最大的速度向菱角塘车站冲去。

菱角塘车站越来越近，信号灯塔已清楚可见。

一只大手突然伸进画面，紧紧地抓住信号开关手柄，咔嚓一声，菱角塘信号塔上红灯闪亮。

铁根松开信号开关手柄，用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

没一会，884次列车吐着粗气慢慢驶进车站一岔道上停下。

几千名捍卫兵团队员纷纷走出车厢，顿时，车站上一片混乱，丁志良好不容易才把人纠集在一起。

丁志良站在一个高处，情绪十分激动：“同志们，大家知

道吗，这是什么地方？”

卞希熊答道：“这是菱角塘，是铁根造反起家的地方。”

丁志良：“对，这里从站长到搬道工，都是铁根一伙的。在这儿吃红灯，造反派是要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的！”

人群中有人喊道：“跟他们干！”

丁志良：“对，跟他们干。我们几千个工人，连到北京去告状的权利也没有了，造反派这样干，我们能答应吗？”

众高呼：“不答应，拼到底！”

丁志良：“对，拼到底，我们捍卫兵团，也不是泥捏的、纸扎的……”

卞希熊又高叫：“一拼到底就是胜利，大家冲呀！”

骚动的人群向前流动。

哗哗几声，一面红旗在画面上来回摆动，铁根手握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大旗，似擎天柱般地站在几千个捍卫兵团队员面前，威武英俊，顶天立地。

骚乱的人流，一下被震住了，场上煞静。

卞希熊一看不妙，又尖着嗓子煽动：“活着干，死了算，大家跟我冲呀！”

人群中又一次骚动起来。队伍前挤后拥，象潮水般的直朝铁根压过来。

铁根毫不畏惧，他把红旗在空中一挥，瞬时间，铁根身后惊人的场面出现了：

一支数列横排的造反队伍，大家手挽着手，迈着整齐的步伐朝铁根这边走来。一、三、五、七排……是工人造反队

员，二、四、六、八排……是红卫兵小将，大家有节奏地高呼着口号：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

骚动的场上又一次被震住了。

队伍在离铁根几十步远的地方停下来。

丁志良气呼呼地冲到铁根面前：“你说说，调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铁根：“团结阶级兄弟，粉碎走资派的罪恶阴谋！”

丁志良：“还粉碎走资派的阴谋？你们已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了。走资派石陆，你站出来交代！”

石陆从人群中站出来：“我觉悟不高，捍卫兵团的同志受到我的蒙蔽，这是错误的，我愿意向同志们检讨。”

丁志良：“你污蔑，你出卖了我们。打倒走资派石陆！”  
众呼应。

丁志良：“严函，你承认不承认我们是造反组织！”

严函：“你们对党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但，是不是造反组织，我不能承认。”

众：“为什么？为什么！”

严函：“铁根同志的造反队伍是我局唯一的造反组织，唯一的嘛！如果我承认你们，那……”

铁根一针见血：“那你们就阴谋煽动群众北上，向毛主席、党中央施加压力？！”

严函：“我一个小小的党委书记，怎敢搞这么大的阴

谋。”

铁根：“修正主义，走资派，不搞阴谋诡计是活不下去的！你官不大，可后台却不小。”

严函企图以守为攻：“我相信，造反派说话是讲证据的。”

铁根手里拿着电报和会议记录：“要证据吗？这就是！同志们，几个月之前，就在这个车站上，发生了不让毛主席的红卫兵通行的政治事件，幕后策划人现已查明，大家看，这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发给高尤的电报。电报说，为了避免造成南北夹攻的被动局面，命你市采取果断措施，拒绝接车……”

捍卫兵团队伍哗然，大家都为之一惊。

铁根：“同志们！几个月后的今天，市里的走资派高尤为了挽救他们主子的失败命运，又策划新的阴谋，他们大刮经济主义妖风，鼓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企图制造南北交通大动脉中断的反革命事件。”

石陆站了出来：“同志们，667次拒车事件，是严函他们指使我去干的，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工人同志和红卫兵，欢迎大家火烧我，批判我，我石陆下半辈子一定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石陆说着走向铁根。

铁根上前，紧紧抓住石陆的手。

石陆的转变，受到场上的工人同志热烈欢迎。

卫迪宇含着泪水站出来揭发：“老师傅们，你们很多人也受了我的蒙蔽……严函一伙是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指

使卞希熊秘密绑架了铁根同志，还嫁祸丁志良和捍卫兵团，企图挑起工人同志火拚。”

丁志良吃惊地看了身边的卞希熊，卞希熊马上缩进人群中去。

郑华也站出来，她手里拿着一张 X 光片：“他们竟然用一个男人的病例欺骗小卫，要她锯掉一只手臂，来判铁根死刑！”

群众愤怒地高叫打倒严函！打倒刽子手乔之慎！

铁根：“同志们，走资派严函，叛徒乔之慎干下这些罪恶的勾当，都是市里走资派高尤破坏文化大革命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前几天，高尤在一次黑会上叫嚷什么：‘中央不是不怕群众吗？那我们就把群众送到北京去，没有人开火车，几天之内全市就要变成一座死城，到那时候，再叫中央来尝尝群众运动的味道！’同志们，一小撮走资派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我们能答应吗？”

众呼：“坚决不答应！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

愤怒的人群似潮水般向严函、乔之慎压将过去。

车站一间小屋里。

愤怒、怨恨、自愧，一齐涌上了丁志良的心头，他两手抱头，蹲在地上痛哭起来。

铁根走到了志良身边伸手拉他一把。

丁志良一把抱住铁根：“我一心以为自己是在捍卫党，把高尤、严函看成是……我瞎了眼。……我为什么没有看透

这些恶狼?!”

铁根：“你只记住了旧社会资本家留给你的伤疤，却没看到在今天，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又找到了代理人。没有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把刘少奇、邓小平、高允、严函这些走资派打倒、批臭，社会主义江山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工人又要重新受压迫受剥削啊！”

丁志良失声痛哭：“毛主席，我对您老人家犯了罪！”

江兰戴着造反队的红袖章，走到丁志良的面前：“志良哥，我们都上了走资派的当，错了！快起来反戈一击吧！”

铁根：“志良同志，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现在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还来得及！”

丁志良热泪未干，他当着铁根、江兰的面哗地撕去套在手臂上的捍卫兵团袖章，冲出门去。

丁志良站在高处，手里握着捍卫兵团袖章对广大的捍卫兵团队员说：“同志们，我丁志良上了走资派的当，害得大家跟我走了一段弯路，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大家。铁根同志说了，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现在，我丁志良当众宣布，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同时，我建议，我们铁路局工人捍卫兵团改名为造反兵团，大家同意不同意？”

场上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吼声。

无数只捍卫兵团的袖章朝严函、乔之慎之流砸去。

在团结、战斗的口号声中，铁根和丁志良紧紧拥抱。场



上，工人造反司令部的队员和工人造反兵团的队员紧紧拥抱。

井峰带着广大的造反派战士，拿着面包，端着茶水送到造反兵团队员面前。

江秀亲自端碗茶水走到了志良面前，江火龙也递上一只面包。

修正主义路线使一个工人的家庭发生了分裂，革命，只有革命，又使这家庭在继续战斗的道路上团结起来。

#### 四十四

高尤卧室。

壁炉堂正在燃烧着文件、纸张。

杂乱代替了优雅，慌张打破了宁静。

高尤打开保险箱的门，把一些他认为没有用的东西拿了出來，投进壁炉里。

那张印有铁根照片的传单在高尤手里翻了两翻，最后被装进了公文包里。

高尤钻进汽车，汽车呼地一声溜出大门。

#### 四十五

菱角塘车站上空，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正在向车站撒传单。

无数张传单从天空飘下。

菱角塘车站，披上节日的盛装。

车头上三面红旗迎风飘扬：

当中带头一面是《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大旗。

左面是《铁路局工人造反兵团》的大旗。

右面是《铁路学校红卫兵》战旗。

铁根站在内燃机车头上，对着几千名工人同志和红卫兵小将发表讲话。

铁根：“革命，是盛大的节日；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百年前，巴黎公社的先驱们在资产阶级的枪炮声中倒下了；半个世纪前，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被资产阶级默默无声地和平演变过去了。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不断地向资产阶级的攻击中才能永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满腔的热血沸腾了，决战的时刻到了，毛主席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伟大的号召——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让我们团结起来，扛着革命造反的大旗，唱着革命造反的战歌，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冲锋——”

强烈的国际歌声响彻大地。

东风舞红旗。

人们手挽着手，唱着歌，齐步朝前走。

汽笛长鸣，热气腾腾。火车和人们同行。

车上的人都伸出头，眼睛朝着前方，纵声歌唱。

我们所熟悉的人，都一一和观众见面。

歌声、旗声、汽笛声，历史的车轮声在交响着，奏出二

十世纪最强音。

革命是盛大的节日，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一至五稿均于上海

## 为“四人帮”篡党夺权 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代表作

——影片《欢腾的小凉河》炮制出笼经过

上海电影制片厂《欢腾的小凉河》摄制组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影片《欢腾的小凉河》(以下简称《小凉河》)，就是“四人帮”一伙精心炮制的一部打击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妄图达到分裂党，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代表作，现在是彻底揭露、彻底批判他们罪行的时候了。

《小凉河》原是江苏省一个作者写的反映农业学大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同农村中小生产者自发势力作斗争的一部中篇小说。一九七五年七月，“四人帮”一伙得知这部小说是江苏省作者写的后，以为机会难得，因为过去张春桥曾多次讲过江苏省乱得还不够；他们出于要把江苏省搞乱的反革命目的，急忙派人从上海一个杂志的编辑部拿了小样，送到上影厂，立即组织改编。他们多次给剧本定调子、发指示，决定剧本修改方案。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五月，他们声言“为了配合政治斗争”，亲自动手修改五次，

要摄制人员一字不改地进行拍摄，规定改动一个字都要报告请示。他们还亲自组织摄制班子，选择演员，审看样片，规定使用进口彩色胶片，拍宽、窄两种。就这样，《小凉河》一下子被列为“重点片”。在拍摄过程中，“四人帮”一伙还一再到摄制组鼓劲打气，要创作人员把拍摄《小凉河》“当成一场硬仗、政治仗来打，越快越好，三个半月拿出来，就是立功”。为了赶在“七一”出片，逼着摄制人员白天黑夜地干。影片在缺少六十多个镜头的情况下，由“四人帮”的亲信匆忙批准在全国上映。“四人帮”一伙如此迫不及待，如此严密控制，精心炮制这部影片，是有其险恶的政治用心的。

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当时受到毛主席批评，躲在上海的王洪文，迫不及待的赶回北京，准备东山再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派专人进京摸“气候”，那个人到北大、清华等“四人帮”死党处上窜下跳，四处串连，然后赶回上海，向“四人帮”的余党汇报，积极准备南北呼应。当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刚去世，“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他们在上海散发了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并指使党羽公开贴出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与此同时，他们指令专人动手修改剧本，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二月初，“四人帮”一伙搞突然袭击，他们瞒着小说的原作者，找了上影厂编剧、编辑和导演去，给了三个剧本说：“剧本改了，你们看了不要吓一跳！”他们凭借手中的大权，一下子推翻了原作和开拍的决定。他们为了“保

密”，把剧本编了号，并再三关照不得外传。当时，演员组的同志听说有了新剧本，要求在组里读一读，但他们不同意，因为有南京借来的演员在组内。他们还专门查问：“这个演员怎么样，靠得住吗？”等这位演员回去后，才让演员组读剧本。原作者想要看剧本修改稿，他们却迟迟不给，甚至不让进摄影棚参观拍摄。对剧本如此保密，这在我国电影史上是少见的怪事：“四人帮”一伙为什么要这样严密封锁，偷偷摸摸，怕见群众，怕被外省知道呢？这只能说明他们心中有鬼：“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6页）。

他们对江苏省作者写的剧本作了哪些修改呢？他们不仅把原剧的时代背景从一九七二年改到一九七五年，而且把原作写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及搞社会主义农业与小生产的自发势力之间的两种思想的斗争这一主题，改成与走资派的斗争，大大加强了走资派夏副主任的戏，矛头直指从中央到地方上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同志。他们作贼心虚，生怕时机不到，过早泄露天机，就严加保密，以便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们为了不放过“战机”，加紧抛出了《小凉河》的第五稿。这一稿除了公开点邓小平同志的名之外，对夏副主任这个人物加词加戏。剧本把邓小平同志及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的话改头换面，甚至歪曲捏造硬加进去，借以对邓小平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进行攻击。他们别有用心地让反面人物夏副主任说道：“过去是造反派吃得开，现在喷鼻香的还是我们这些走资派。”现在又

“轮到我们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了。”阶级敌人白汉成还说：“只要让他们这些人掌权，就没有好馍给我们啃。”把党内斗争变成新干部同老干部的斗争，把文化大革命中犯过走资派错误，认识了错误，又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担任了领导工作的负责同志都列为“在台上讲话的”“喷鼻香的走资派”，进行丑化和攻击。周昌林说什么“中央也会出修正主义！”什么“我是说那些污蔑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不能代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简直是赤膊上阵，以达到分裂党中央的反革命政治目的。

“夏副主任”的出现决不是孤立的。今年三月底，“四人帮”一伙提出文艺作品重点要写所谓英雄人物和走资派的斗争，说什么这是时代的需要，政治斗争的需要。实际上这是一个大阴谋，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阴谋家、野心家江青曾派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煽阴风点鬼火胡说什么：“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必然到走资派”，这是“一般客观规律”，叫嚷要从“组织上动大手术”。《小凉河》就是他们所谓写走资派的黑样板，就是一把“从组织上动大手术”的，杀人不见血的“手术刀”！剧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夏副主任：“……我三八年就参加了革命，打老蒋，我淌过血；搞土改，我流过汗；你们不念我的功劳，也该念我的苦劳；不念我的苦劳，还有疲劳吧！说我是个走资派，凭那条？”

周昌林：“解放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大门朝哪里开，你搞清楚没有？这些年来，你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地主、资产阶级干事，凭这一条，群众批判你就不冤枉！”

夏副主任：“为地主、资产阶级干事？你听着，我祖宗三代是

雇农，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是资本家，我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到地主家里去吃去喝……”

当时摄制组的同志曾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样的走资派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走资派在阶级根源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表现不符合，不典型。他们却说：“我们就是要塑造这样的走资派，出身好，有功劳，表面上不贪污腐化，但政治上反动，这样才有典型意义，才深刻。写走资派吃吃喝喝，搞腐化之类，太一般化，意思不大。”“四人帮”把老一辈的革命家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看成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很清楚，他们借《小凉河》批判走资派是假，要打倒老一辈革命家是真。他们所谓的典型意义，就是要把参加过“推翻三座大山”斗争的老干部，都定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定为今天的走资派，统统打倒！

七六年五月份，电影拍了一半，“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再次派专人去北京，借开会为名到北京串连，王洪文再次面授反革命机宜，那个人回上海后，又一次修改剧本，使剧本内容更反动，更恶毒。

“四人帮”一伙不仅要打倒地方上的一大批领导同志，而且还妄图分裂党中央，打倒中央和国务院的负责同志，为“四人帮”登基上台扫清障碍。他们对创作组煽动说：“你们要以最大的政治热情来进行创作，要知道如果让那些人复辟上台，我们这些人就要下台……对此，一定要有深切的体会。”很清楚，他们所指的“那些人”就是对中央和国务院的



领导同志进行造谣污蔑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们的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他们不但这样说了，而且在剧本中也是这样刻毒表现的。例如，原剧“火烧心”和“不倒翁”是一对矛盾，“不倒翁”寓言停步不前的意思，经“四人帮”一伙修改后，剧中的矛盾变成周昌林和夏副主任的斗争，徐振才则处于中间的地位。在他们的心目中，周昌林是“四人帮”的政治代表，而妄图把夏副主任的造型、讲话处理成象邓小平同志，其实就是借这个人物以发泄他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打击和诬陷。“四人帮”曾经攻击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是“和稀泥”，“态度不明朗”等等，明眼人不难看出，经过他们的精心修改安排，剧中左右摇摆的“不倒翁”，是有影射的，他们的矛头是针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

在四届人大，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规划，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斗口号，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也提到了“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四人帮”一伙在炮制剧本时，不仅硬给夏副主任写了一句台词：“现在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形势，把生产搞上去，把群众的生活搞搞好，这是上头的精神”，而且让周昌林把这句话当作走资派提出的修正主义口号来批判。他们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攻击华国锋同志，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今年二月份，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当代总理。毛主席亲自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这一英明决策，给“四人帮”这伙野心家、

阴谋家当头一棒。“四人帮”一伙怀恨在心，他们不许在影片中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一些口号和提法。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是毛主席支持的会议，华国锋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那么，“四人帮”的矛头对准谁，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四人帮”否定农业学大寨会议，妄图破坏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砍倒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狼子野心。

特别恶毒的是，正当全国人民为毛主席提名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四人帮”一伙对此刻骨仇恨，他们在审查样片时，看到夏副主任有句杀气腾腾的台词：“……究竟是你第二次打倒我，还是我第二次打倒你，咱们走着瞧！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奉告你们这些造反派，想一想，现在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是邓小平？”他们就改：“周昌林不是造反派，他五八年就当干部了嘛……还是改成‘反潮流的人’”。又说：“主持中央工作的是邓小平，这样提太实了，太露了，还是改成‘主持中央工作的是什么人’，让观众去意会。”这两处修改，决不是偶然的。剧中周、夏之间关于谁打倒谁的斗争，是代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四人帮”一向把自己打扮成“反潮流”的英雄，“光荣孤立”的“左派”。他们把“造反派”改成“反潮流”的人，就是把周昌林作为“四人帮”的政治代表，另一方面，他们又把邓小平同志的名字从这句台词中删去。原影片中有三处提到邓小平同志的名字，有两处他们不要“虚掉”，而偏偏在点出谁主持中央工作时，把邓小平同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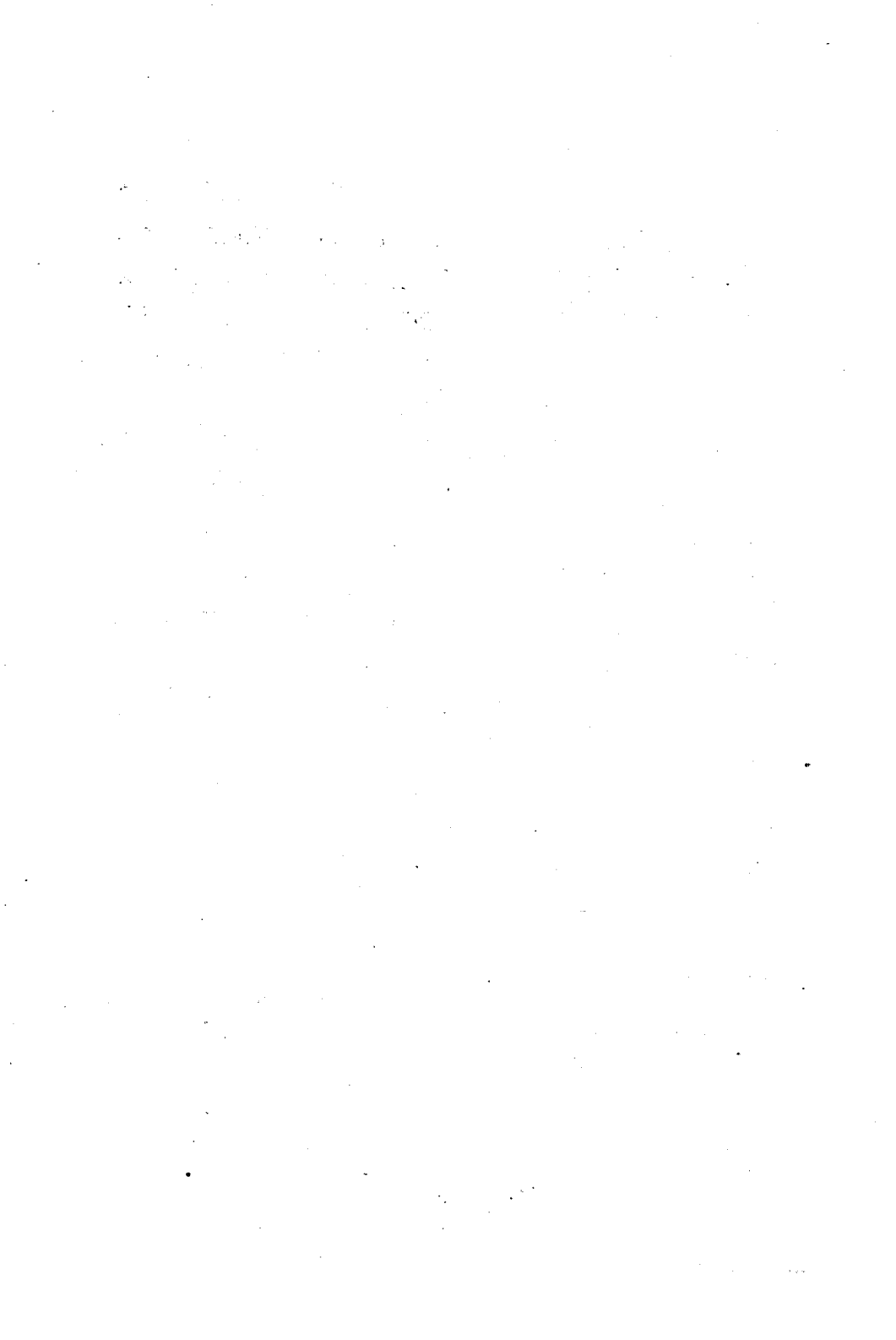
名字删去，要观众去“意会”。可见，“四人帮”一伙的罪恶目的就是企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攻击英明的领袖华主席，攻击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这就是他们炮制《小凉河》的极端反动的政治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法，企图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四人帮”一伙正是利用《小凉河》大肆宣扬他们的“帮派”理论，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党的组织原则，妄图用修正主义思想来腐蚀党，腐蚀革命群众。创作组同志多次提出剧中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玉华刻画得太弱，党的领导形象不突出。他们说：“李玉华这个人物，我本来想删掉的。”又说：“你们不要以为党的领导，党的形象，就是指党的组织和党的书记，思想上一定要明确，英雄人物用毛泽东思想来战斗就是代表党的领导。要不然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你反不反！？”完全否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广大党的干部的革命作用，以此来搞乱我们伟大的党。“四人帮”一贯以太上皇自居，自成体系，自搞一套，根本不把党的组织原则放在眼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干的，在艺术作品中也是这样宣扬的。原来剧本中周昌林有句台词：“我是认理不认人。”他们也给删去了。创作组同志提出应当保留，他们说：“这句话不对，我们应该认理又要认人，一些走资派有时也讲些毛主席的话，做些正确的事，你跟不跟他们走呢？”创作组同志反驳道：“工农兵常说，谁执行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这话报上经常用嘛！”他们坚持说：“我们认线也要认人。”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这是典型的“帮派”语言，他们的用意就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不要跟着走，相反要批判；而“四人帮”说什么，做什么，都必须言听计从，不然就是反党，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感情。”可见他们认“理”是假，认“四人帮”是真。

《小凉河》上映后，受到工农兵观众的严厉批评，“四人帮”一伙十分恼火，一方面把气出在创作人员身上，大骂创作人员“没有无产阶级的创作激情”，“糟蹋了这个剧本”，“艺术上粗糙”，“选错了导演”等等，大帽子满天飞，逼着创作人员检讨，把创作人员压得抬不起头来。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掌握的舆论工具，组织了一批评论文章，吹捧《小凉河》，对工农兵的批判进行反击，提出谁要是说《小凉河》不好，就是和邓小平同志唱一个调子，穿一条裤子。真是顺我者“香花”，逆我者“毒草”，妄图把电影界变成他们的“帮天下”。这一切充分证明了“四人帮”在文艺这条战线上对广大工农兵和文艺工作者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四人帮”在电影战线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让我们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彻底批判“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文汇报》）



附：

电影文学剧本

# 欢腾的小凉河



激流奔騰的小涼河。

小涼河水聲呼嘯，在奔騰翻滾的浪花中有力地推出六個活力無限的大字：歡騰的小涼河

—

秋夜，半輪明月照耀着漩渦回流的小涼河。弓背上的二隊和弓背里的九隊隔着灣道，遙遙相對。

月光下的河南九隊。近河堤的那個圩塘波光閃閃。鏡頭稍一運動，就可見打谷場上，燈光通明，人聲喧嚷，印着“小涼河九隊”的鼓囊囊的糧包，一袋一袋搬上磅秤。余志芳歡快、熟練地掌着磅秤。

打谷場的另一邊，男男女女圍着一張桌子，看小會計的嗒嗒飛快地撥拉算盤。阮富剛伸着脖子踮着腳，全神貫注地看着。

隊長徐振才此刻象灌了兩盅老酒似的美滋滋地走過來，拉着幾個青年人：“不用看，篤定是增產。去，去，快拿鑼鼓傢伙。”

小會計又的的嗒嗒撥了几下算盤，猛地站起來：“徐隊



长，亩产一千六百零五斤八两，又增产啦！”

有人高兴得跳了起来。一片喧喧嚷嚷。

徐振才拿过算盘，喜滋滋地：“哈，超过双纲，还多五斤八两！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啊！”

阮富刚挤了过来：“嗨，队长，先进队的牌子在我们九队生根了！”

徐振才仍然喜滋滋地：“喂，先进队可不能骄傲啊！”

阮富刚：“我是说山有顶头，河有尽头，这粮食上的学问，往后怕是豆饼上榨——有油水也不大了。”

徐振才：“没得关系，副业生产潜力很大嘛！队里鱼塘你管得不丑，不是增加了不少经济收入吗？”

徐振才高兴地拍拍阮富刚的肩膀，又敲敲一个孩子的脑袋，一边走着，一边不停地哈哈大笑。

一个社员拉住他，关切地：“振才啊！对河二队，今年的日子难过呢。”

“唔——”徐振才听了这话，也收住了笑容，叹了口气，掉头向二队望去。

二队村廓，家家门关窗闭。粗壮挺拔的白果树上，悬吊着一尊钟，钟绳斜栓在树杆上，一丝也不动，显得格外宁静。

南岸堤埂上，九队一个社员气愤地：“这两年，二队的人心，都让他们队长白汉成给搞散了。哎，半年不敲上工钟，白果树上乌鸦都做了窝了！”

徐振才：“不要紧，大队党支部下了决心，这会子他们正在选队长哩！”

北岸，二队库房里，正在开着社员大会。明亮的灯光和腾腾的热气，从窗户格子、大门缝里一阵一阵透出来。

突然，一阵热烈的掌声。

库房的门，猛地打开了，张二全象被鼓掌的声浪冲出来似的，从屋里蹦了出来，他高举双手，欢快地喊叫：“‘火烧心’大叔又当队长啦！”

一群社员跟着从库房里出来，他们兴奋地谈论着：“周昌林当队长，可称了咱们心愿啦！”

“二全！张二全！”大石桥头，余志芳大声喊叫着。

张二全欢快地奔向余志芳，气喘喘地：“志芳，‘火烧心’大叔又当队长啦！”

余志芳高兴地跳起来：“太好啦！”

张二全神气地：“这回，我们二队，又要象五八年那样，呼呼地朝前头赶罗！”

“哼，我看不一定。”阮富刚象从地里冒出来似的，手里拎着一只捞来的甲鱼。

张二全、余志芳冷不防吓了一跳。

阮富刚从地上拣了一块砖头，扑通一声，摔到了河里，赌咒发誓地：“‘火烧心’不是三头六臂，二队这副烂摊子，他

要能搞好，这块砖头就漂起来了……”

张二全也从地上拣起一块砖头，对余志芳：“志芳，你记得吗？大跃进那年……”他学着阮富刚的样子，把砖头往水里一扔，又模仿他的腔调，有声有色地：“诸位，要是‘火烧心’能带着二队大跃进，这块砖头就漂起来了……”

“哈一哈一”余志芳大笑起来。

阮富刚窘迫地举起手来要打张二全。

张二全和余志芳笑着奔走了。他们边跑边喊：“摔砖头大叔，当心把甲鱼摔掉啊！”

阮富刚忙把甲鱼提起来看看，见它仍然四肢摆动，放心了，慢慢地踱上了大石桥。

## 二

夜雾消散了，小凉河、大石桥笼罩在轻轻的晓岚里。

九队此刻已经人欢马叫，几十个男女青壮劳力，一个个扁担上肩膀，车把子握在手心里，高高兴兴准备交公粮、卖余粮去。

徐振才满脸光彩，浑身是劲，走在全队的最前头。一根桑木扁担，两只毛竹箩筐，挑了整整一百八十斤金光灿灿的谷子。

徐振才领着人马上了河堤，没有沿着河向东走，反而跨上了大石桥。

余志芳从后面赶上来，诧异地：“徐大叔，干么过桥绕大

弯子呀？”

徐振才指指河北岸：“你周大叔才当队长，给他们促进促进。”

他回过头，朝长龙似的送粮队伍喊了一声：“哎！九队的社员们，把号子打响啊，给二队醒醒瞌睡！”

他带头拉开嗓门打起送粮号子来：“嗨唷，啊哈嗨……”

队伍里响起一阵粗犷的号子声，他们跨上大石桥，过了小凉河。

粗犷的号子声在小凉河上空飘荡着。

二队，家家户户紧关着大门。九队的送粮队伍在号子声中，浩浩荡荡穿过二队。

我们已经见过的那棵粗壮挺拔、枝叶蓬松的白果树下，一个四十岁左右、精神壮实的汉子，端端正正蹲在一块大青石上，他就是周昌林。

周昌林深沉的双眼，一直注视着小凉河堤岸上九队的送粮队伍。徐振才打的号子声，时高时低直朝他心里钻。

忽然，他的眼光被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一张贴在墙上的彩色宣传画——《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在霞光的装缀下闪发出道道金光。

周昌林朝着这张画凝视了许久，他抬头望了望顶上的大钟，忽地站了起来，只见他利索地卷起袖管，迅速向手心加了点“油”，并狠劲地磨擦几下，然后双手紧紧抓住钟绳，猛地敲了起来。

钟声突鸣，树鸟惊飞。周昌林重锤猛敲，白果树枝动干摇。

这洪亮的钟声，压过徐振才的号子，在苏南的田野里引起阵阵反响。九队的送粮社员纷纷止步回首。

这洪亮的钟声，盖过小凉河的浪涛声，在它的上空翻滚回荡，阮富刚不觉一愣，放下手中的鱼具，起身向二队望去。

这洪亮的钟声，刺破了二队的一片宁静，深深地震动了每个社员的心：

双鬓斑白的姚妈妈第一个打开家门，她的独养儿子梦田也跟在身后；

贴着一副具有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特点的对联的大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个俊秀的姑娘——江春梅；

破门而出的张二全，手中拿着干活的家伙，活蹦乱跳地迎着镜头向钟声跑。

钟声回荡，红日初升。

二队的社员们从四面八方朝钟声响处奔来……

洪亮的钟声中，季节变换着。在周昌林的带领下，二队夺来了第一个特大的丰收年。

### 三

二队的打谷场上，粮食堆得象座小山，一片欢乐的丰收景象。

周昌林正在扬场，一锨扬上去，饱鼓鼓的粒子落到粮堆上，泥沙杂质飘到一旁去了。

不远处，姚梦田两手张着麻包口，江春梅动作利落地用笆斗装谷子倒进麻包。

姚妈妈拿着扫帚在扫场。

姚梦田关心地：“娘，你歇会儿，别累着。”

姚妈妈乐呵呵地：“累不着，这几年，你昌林大叔带着大伙学大寨，我们二队可算是走上正道了！”说着，又扫到别处去了。

“春梅，快点啊，我等了半天啦！”张二全张着麻包口，在另一旁催促。“来啦！”江春梅欢快地应着。她已装满姚梦田的麻包，又赶去为张二全装谷。

姚梦田正要扎拢麻包口，突然，一只手伸进麻包里，抓起一把谷子。姚梦田抬起头：“哟，大会计！”大队副业组会计白汉成站在麻包前，手里翻掂着谷子：“今年收成不错呀！”

正在装谷的张二全，看到了白汉成，不屑地对江春梅说：“你看，白汉成当了大队副业组会计，骨头轻得只有四两重了。”江春梅说：“哼！还不是靠他表姐夫夏副主任的牌头。”

这边，姚梦田扎着麻包口，喜悦地：“打了几年翻身仗，今年总算翻过来了。”

白汉成把手里的谷子一扔，轻轻一声冷笑：“周队长领导得好啊！”

另一边，江春梅喊起来：“梦田，少废话，快干活！”

白汉成回头一望，又笑眯眯地对姚梦田：“你们俩的喜事，也该趁早办了吧？”

姚梦田又欣喜又腼腆地：“日子已经定啦！”

白汉成：“房子、家俱都齐备了？”姚梦田笑了。

白汉成：“人家是知识青年，可不能委屈她。你还缺什么，找我。瞧……”说着从挎包里拿出一双崭新的军用鞋在梦田眼前亮亮。

姚梦田羡慕地：“军用鞋！”

白汉成得意地：“我在县里还有点小门路。”

周昌林见白汉成拿着一双鞋在和姚梦田嘀咕着什么，就拿着木锨走了过来。

白汉成没看见他，继续对姚梦田说：“这两年，只顾搞运动，往后也该关心关心群众的生活了。”姚梦田似懂非懂地眨眨眼睛。

周昌林从姚梦田手里拿过军用鞋，看了看，递还给白汉成：“老白呀，你说说这群众生活该怎么个关心法？”

白汉成一惊，跟着笑嘻嘻地说：“你问这个嘛，对河就是好样板呀！”

“哈哈！”突然传来徐振才得意的笑声。周昌林、白汉成同时回过头去。

徐振才兴冲冲地走到场上，抓起一把谷子，放一粒到嘴里，一咬，格崩脆：“老周，今年可算是随了你的心愿啦！”

“舅舅！”姚梦田轻轻叫了一声，扛包而去。

白汉成抢着说：“往后，该象徐队长那样，让群众抓抓收

入了，要不，这一冬天，就白荒掉了。”徐振才乐呵呵地点着头。

周昌林：“这一冬，我还嫌它不够用哩。老徐，我正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咱们学大寨三战狼窝掌，下个狠心，根治小凉河怎么样？”徐振才吃了一惊：“什么？根治小凉河？”他情不自禁地朝小凉河那边望去。

小凉河，满河的水，拥挤着，推撞着，奔入狭窄的弯道。

周昌林指点着小凉河：“你看，小凉河在咱们这儿打个弯，卡住了上游的流量，多少年来一直是咱们两个队的祸害。如果把小凉河这个弯道拉直加宽了，先不说咱们两个队的产量可以大翻大跳，就是下游好几个公社的几万亩水田都能自流灌溉，种上双季稻，那对国家的贡献该有多大啊！”

白汉成见此情况，干笑两声：“嘿嘿，好主意，好主意！”

徐振才白了白汉成一眼，然后对周昌林轻轻一笑，说：“太平一点吧，我的‘火烧心’同志，这几年你们队总算把穷队的帽子摔掉了。往后路该怎么走，步子该往哪儿迈，你要有兴趣，到我队里走走，看看，我给你竹筒倒豆子。”他未等对方回话，一把拖住周昌林走出画面。

对河，九队大圩塘边。徐振才领着周昌林走了过来。只见一批男女社员，把塘边上的泥挖掉，挑了去垫小凉河河堤。塘边上一块麦田被挖小了。



九队社员纷纷和周昌林打招呼。

阮富刚凑上来：“徐队长，今年鱼塘一扩大，少说也要多起三、五千斤。”

徐振才兴致勃勃地：“怕不止吧。”他笑吟吟地：“起了鱼，家家户户多分几斤，要吃的吃，愿卖的卖，不填肚皮就填口袋……哈哈，嘿嘿！”

一社员：“这是个好主意，徐队长！”

徐振才得意地望望周昌林，见周昌林沉思不语，忙又解释说：“怎么样？嘿嘿，一块粮田多说也只能收入百把块，可是一变成鱼塘，少说也能赚它一千出头。这学问啊！你再来看看，走！”

徐振才家门口。周昌林和徐振才站住了。

徐振才指着大门上一副对联，上联是：“忆往昔三战两涉夺高产”，下联是：“看今朝小凉河畔副业兴”。门头上一张横批：“全面发展”。

徐振才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又笑眯眯地问周昌林：“怎么样，对你可有点启发？”

周昌林诚恳地劝说：“老徐，挖掉粮田，扩大鱼塘，这是要生铁砸了锅啊！”

徐振才不以为然地：“喂，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学问就在这儿，走！”他得意地跨出院子。

周昌林看着对联，沉思着，然后转身朝二队大步走去。

周昌林走去。白汉成不知从哪儿又凑了过来。徐振才无可奈何地朝白汉成摊了摊双手。

白汉成诡秘地摇摇头道：“‘火烧心’要根治小凉河，你可要拿稳主意。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不是狂热了一阵子，顶了县里？结果呢，还不是被撤了职。当时要不是你徐队长转得快，也少不了挨板子。再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好多年，也该过过太平日子……”

徐振才叹了口气说：“没法子啊！‘火烧心’的犟劲一上来，八条水牛也扭不回他的头！”

#### 四

一只大手正在飞转地磨着砚台里的墨汁。周昌林正在石桌边磨墨。靠桌坐着张二全，他咬着笔杆，搔首弄耳。

这是周昌林家门口，可见里屋墙上贴着大队地图、公社地图和中国地图。正中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

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玉华背着挎包走了过来。

“我肚里的一点墨水，全倒出来了。”张二全一副为难的样子。

周昌林：“我不要你搬弄文才，实打实，上联就写，时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张二全：“那下联呢？”

周昌林：“下联写：永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张二全一拍脑袋：“噢，我懂了。”

他提起笔，把这两句话，分别写在两条大红纸上，写得

工工整整。

周昌林看着，赞扬地：“大字报写得 多，把字也练出来了。”

王秀英端着浆糊从屋里出来，见李玉华走来，忙笑道：“喂，支部书记来啦！”

“玉华！”周昌林高兴地迎上去。

李玉华：“老周，县委通知马上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你准备一下。”

周昌林：“好啊！”

李玉华：“你们打了翻身仗，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周昌林拉着李玉华看门对子：“来，你看看。”

李玉华低声念着门对子。

王秀英：“玉华，你看看，这不过年，不过节，换什么门对子！”

周昌林笑笑：“不过年，不过节，可我们队里这形势，又到了一个关节头上啦！”

王秀英：“关节头上？”

周昌林：“丰收了，今后路该怎么走？……”

这时，张二全抬起头来：“哎，横批写什么？”

周昌林果断有力地：“横批不换。”

门框上横批：“继续革命”

周昌林看着横批，坚定地：“继续革命！”

## 五

“继续革命，这个题目出得好！”县委张书记宏亮的声音刚说完，会场上爆发出哗哗一阵热烈的掌声。

县委礼堂，挤满了人。台前红布横幅上一溜大字：“乘四届人大的东风，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讲台上，张书记继续说：“在四届人大胜利召开的大好形势下，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往后该怎么办？”

张书记的话引起了会场上的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议论了起来。

讲台上的张书记：“周昌林，你来给大家讲讲你的体会啊！”

周昌林在一阵热烈掌声的催促下，站到台上，声音宏亮地：“学了几年大寨，粮食超了双纲，有些同志开心地说：这穷队的帽子是摔到小凉河里，顺水淌跑了……”

台下，人们情绪活跃。

周昌林：“还有人说：学大寨一天到晚干，搞文化大革命一天到晚斗，四届人大开了，往后该过过太平日子了！”

台上，县委书记注意地听着，夏副主任微皱着眉，听着。

周昌林：“今后，路该怎么走，脚步该朝哪里迈？依我们看哪，胜利面前不歇步，征途路上不下鞍！要沿着毛主席制定的路线，一门心思朝前干，干社会主义；一门心思朝前奔，奔共产主义！照这个意思，我们编了两句：学大寨，是学了

还要学，搞革命，是斗了还要斗啊！”

台上，夏副主任很不自在的听着，他点上一枝烟，愤然离去。张书记看夏副主任离去，若有所思。

台下，徐振才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他不以为然地对邻座说：“离题了，离题了。”

邻座那位同志被周昌林的发言吸引了，没有答理他。

紧接着，老张同志带头鼓起掌来，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徐振才听见四周的掌声，有些茫茫然。

老张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昌林同志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快九个年头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还要斗！学大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前头还有新的高峰，还要学，一句话，要继续革命！”

台下又是一阵哗哗的掌声。

老张一定神，发现周昌林已走到台口，忙叫住：“老周，你等一等，介绍经验可不能火烧心……，来，再给大家谈谈你们打翻身仗的故事。”

周昌林慌乱地摆摆手：“没什么了，……”人们都善意地笑了起来。

有一个小伙子跳起来：“老张，人家都喊老周是‘火烧心’，就请他谈谈这个外号的来历怎么样？”

整个会场轰地活跃起来，跟着就是一阵掌声。周昌林忙向座位上跑，早被那个提建议的小伙子等几个代表挡住了。

“我代老周说。”李玉华激动地站起来：“老周这个外号，有年代了！土地改革那阵子，老周早上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要走合作化的道路，中午就找了几户贫下中农搭起了互助组，没多久又成立合作社，群众说，周昌林干社会主义，心里烧着一把火！就这样，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火烧心’。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周心里那把火越烧越旺了，就拿这次打翻身仗来说吧，他，钉扒凿秃了两把，扁担挑断了三根，四把新锹，磨成了这样——”她举起一把铁锹。

七八寸的铁锹，磨得只剩下三四寸，锹口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发光。

“哎哟，真不简单！”群众议论着。铁锹从一个人的手里，又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

“我看看，”老张接过铁锹，他火热地：“老周，这把锹，我是不还给你了，把它送到农业学大寨展览馆去。”他转向大伙儿：“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群众喊道。

周昌林站起来：“不，这把锹回炉重打，让它上小凉河立新功吧！”老张，根治小凉河的规划请县委快点批，这个冬天我们等着冒汗哩！”

老张一听，欣赏地大笑起来，他调转身子对坐在台上的几位常委诙谐地说：“你们看，‘火烧心’把火都烧到我们头上来了。”

会场上又是一阵热闹。

## 六

礼堂外的走廊里，徐振才和几个代表围着胖乎乎的夏副主任，听他指手划脚地讲着。

夏副主任：“县里学大寨，小凉河出了两个典型，周昌林是由穷到富的典型；而徐振才呢，是个富了又富的典型，不但粮食年年超纲要，近年来，狠抓了经济收入，创造了一个全面学大寨的新经验。老徐这个典型，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徐振才受宠若惊：“夏副主任，这可没有想到……”

夏副主任：“应该想到，文化大革命一搞，路线斗争胜利了，穷队都翻了身，周昌林这个由穷到富的典型就算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今后学大寨，就得照你们的经验走下去，向富了又富的方向发展！老徐，你真可以说得上是个‘不倒翁’呀！”他伸手拍拍徐振才的肩膀，慢步走去。

## 七

一个泥塑粉捏的不倒翁。

县百货公司玩具柜前，徐振才挤在一群儿童中，用手指撩拨着不倒翁。

不倒翁东摇西摆，惹起周围小顾客们一阵一阵欢笑。

徐振才越看越喜欢。

图书柜，陈列着马、恩、列和毛主席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著作。

周昌林买好图书、宣传画，离开柜台。

## 八

朝霞满天，小凉河映着朝霞，无限绚丽。

王秀英烧好早饭，端了一张板凳，朝门口一坐，手里纳着鞋底，两眼望着大路。

周昌林迎着五彩缤纷的朝霞，敞开心怀，精神抖擞，三脚两步走了过来，肩上两把铁锹，锹口被刚出山的太阳照得灼亮灼亮。

王秀英一见大路上的周昌林，转身进屋。

周昌林走过家门，把锹和书籍朝板凳边一放，拿着一卷宣传画，仍然沿着大路朝前头走去。

王秀英端着饭菜出来，不见周昌林进屋，赶到门外一看，只见到周昌林的背影，急忙喊道：“哎！大门在这儿呐！”

周昌林转过身来：“我有急事……”

王秀英把手一摆，笑道：“啊呀！学禹王爷治水啦，打家门口过，也不进来。”周昌林只是笑笑，仍大步流星地朝前奔去。

王秀英埋怨地：“不怪人家说你是个‘火烧心’！”

周昌林宽阔的背影渐渐远去，在他的面前，是一片绵延



不断的苍翠的槐林，槐林的上空，是五彩绚丽的朝霞。

田间大路。拖拉机训练班的姑娘们正叽叽喳喳愉快地围看江春梅学开拖拉机。江春梅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笑着，驾驶着。

“春梅，快下来，有新任务。”周昌林喊叫着，大步过来。

“大叔！你回来啦！”江春梅赶忙跳下拖拉机。

姑娘们交头接耳：“新任务？”

周昌林把手里的一卷画递给江春梅：“听说你在学校画画不错，把这个画在墙上，让社员们天天都看到它。”

江春梅接过画，打开一看，轻声念着：“小凉河远景规划图。”她看着，欣喜而又调皮地：“好！太好啦，大叔，你这块心病要开刀根治啦！”

周昌林点点头，也打趣地：“快了，县委一批准，准备好肩头磨破三层皮啊！”

江春梅活泼地：“磨三十层，我才高兴呢！”说完，又跳上了拖拉机。

## 九

在两棵连根的怪树下，白汉成、阮富刚坐在盘根错节之中。

阮富刚：“这次赶县城，可见到夏副主任？”

白汉成：“当然见到了，表姐夫还请我喝了两盅呢！”

阮富刚：“他有没有给你刮点精神，听说周昌林这回在县里出足了风头。”

白汉成：“你们徐队长也得了表扬！”他掏出一包香烟，递了一根给阮富刚：“上次鱼苗的买卖，我给找的客户不错吧？”

阮富刚嘴一撇：“你也没有白辛苦。”

白汉成淡淡地：“我不就捞了一双鞋！”

阮富刚轻声地：“二队鱼塘也兴起来了，你没去……”他伸出五只手指，做成捞一把的样子。

“‘火烧心’可不象‘不倒翁’。”白汉成悻悻地。

阮富刚抓抓头皮：“这件事我就闹不清，两个人明明是针尖子对麦芒，怎么都在喊学大寨？”

白汉成：“你当然闹不清楚，我表姐夫讲了，周昌林的干法叫做生于乱世，有命不长。徐振才的干法是既合情理，又得人心。哎！得想个办法叫二队跟你们九队走。”

姚梦田的新屋。白汉成摇摇幌幌在姚梦田的屋前屋后打量着，阮富刚从另一头转出来。姚梦田拿着木料从屋里出来，诧异地：“大会计！”

白汉成屋前屋后转完了一圈，站在姚梦田面前，大姆指一翘：“好！房基好，式样好，还有新屋里一对新人配得好。”

姚梦田忍不住笑了起来：“咳，你倒编成顺口溜了。”

白汉成舌头一转：“就是一样不好。”

姚梦田忙问：“哪一样？”

白汉成：“春梅她看得上你这个人，就怕看不上这泥土墙墩！”他摇头叹息一番，又说：“咳，年青人你发个狠，再挣个千儿八百的，砌个砖墙，一色水清，四角见方多好。”

姚梦田：“我舅舅倒也这么说。”

阮富刚插进来说：“那你怎么不听他的？”

姚梦田：“可我妈说，这房子比他们老一辈不知强了多少。”

白汉成不以为然地：“那是什么社会，这是什么时代？”

阮富刚帮着腔：“有道理！”

白汉成又进逼一步：“这也是对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态度问题啊！”姚梦田心动了，他欲言又止。白汉成看出姚梦田已经动心，又说：“我倒有个主意。”姚梦田还未开口，阮富刚忙接上：“年青人要的就是主意，快说。”

白汉成指指阮富刚说：“他们九队出去做瓦木匠活的人不少，你出去跟人家搭搭。”

阮富刚：“对！一来学手艺，二来挣几个钱，砌堵砖墙，快当得很。”

白汉成：“今年砌堵砖墙，明年扩大点宅基，后年再搞它一圈院墙，这叫‘墙里果木墙头瓜，小日子赛过一枝花’，哈哈哈哈哈！”他得意忘形地笑了起来。

在白汉成、阮富刚的左右夹攻下，姚梦田上钩了，他嚅嚅地：“马上要根治小凉河，就怕周大叔不同意。”阮富刚一拍大腿：“不假，‘火烧心’这个关可难过哩！”

白汉成又嗨嗨二声：“人家徐队长就比‘火烧心’有心

计。眼下，把队里的粮仓装满，不算先进，要把社员的口袋塞满，才算本事哩！九队的做法，嘿，跟上头合上拍子了！”

## 十

“富了又富”的横批。徐振才兴冲冲贴好横批，又仔细地把它展平。

## 十一

周昌林、李玉华在田里拔完草，跨上大路，边走边说。

李玉华：“小凉河弯弓一拉直，要填了九队的鱼塘；河道一加宽，要盖了你们几十亩高产田，群众的思想工作要抓紧啊！”

周昌林：“根治小凉河，眼前二队、九队是要受点损失，但从长远、从全局来看，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把道理跟大家讲清了，群众会支持的。”

李玉华忧虑地：“听志芳说，老徐抽调了不少劳力去做工，还把门上的横批换成‘富了又富’，他这样下去，真教人耽心！”

周昌林：“这次我在县里，听人反映阮富刚把鱼苗挑到外县去卖高价！”

李玉华：“哦？我们去看看。”

两人说着走去。

“突突！突突！”一阵手扶拖拉机的响声。

余志芳正开着手扶拖拉机，把大块的泥垡头耙细。

九队的麦田，坎坷不平。

周昌林、李玉华路过，跨下麦田。

“玉华姐！”余志芳停车，跳下拖拉机。

周昌林、李玉华察看九队的麦田，不由得双眉紧皱。周昌林沉重地：“看来，老徐的心，不在田上啦！”

李玉华对走过来的余志芳说：“志芳，田搞成这个样子，你这个副队长，要抓住这些事，发动大伙分析分析。”余志芳不无几分情绪地：“早分析过啦！根子就在徐大叔身上。他呀！开口经济收入，闭口富了又富，真没办法。”

李玉华：“叫徐大叔到二队看看去，他们走的路子，跟你们不一样。”

余志芳：“好，我找他去！”她跳上拖拉机，突突地开去。

李玉华感触地：“鱼塘一个劲地扩大，劳力一个又一个的向外拉，看来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缠上老徐了。”

周昌林：“是呀！鱼塘叫阮富刚管着，白汉成又经常在后面煽扇子，老徐被人包围了。”

## 十二

徐振才家里。白汉成打开纸包，里面是一个不倒翁。

“哈——哈——”徐振才看着不倒翁，得意洋洋地笑着。

白汉成笑嘻嘻地：“听说你在县里得了这个美号，我碰巧在店里见到了，送给你，也算个纪念。”

徐振才笑笑，没有作声。

白汉成：“听我表姐夫讲，文化大革命这几年，上下都存在着一种倾向，只抓革命，不促生产。象徐队长这样一个没有片面性的先进典型，全县还找不出第二个。”

徐振才内心喜洋洋，但口头上还说：“过奖了，过奖了，昌林他们二队也搞得不丑。”

白汉成：“周昌林的那种搞法，是只行初一，不过十五。你知道吗？他要治小凉河的事，县里也有不同意见。”

徐振才认真地问道：“真的？”

白汉成：“文化大革命都搞了好多年了，现在该太平平平抓抓生产，让大伙儿喘喘气啦！”

徐振才听了，不大同意白汉成的话：“哎，你这个说法可不够正确。文化大革命这些年，我们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嘛，喘口气的思想，不对头。”他停了停又说：“我看还是夏副主任说得对，要朝富了又富的方向努力。”

白汉成煽动地：“有道理。你看问题就是比较全面。不过这富了又富，在咱们二队……你外甥要办喜事，想把泥墙换砖墙，还直发愁呀！”

徐振才：“梦田这事……嗨！你这个副业组会计门路粗，帮他出去做几天工……”

白汉成忙说：“我这头倒没问题，就是‘火烧心’呀……”

徐振才不以为然地：“梦田这是个特殊情况，我碰到昌

林跟他打个招呼。”

白汉成：“好，那我就去办。”说完走了。

徐振才一人，坐在那儿欣赏不倒翁。

张玉兰走进来，看看这个泥塑的小老头儿，见他对人笑嘻嘻，也觉得有趣。

徐振才：“玉兰，你来看，就是倒不了！”他把不倒翁的头往下按，手一放，它又起来了。

“他送的？”张玉兰拿起不倒翁。

徐振才：“人家尊我是个‘不倒翁’呢！”他不无几分得意。

张玉兰一惊：“哦！把你比作个泥捏的小老头？”

徐振才：“这叫形象化。”

两口子正说着，余志芳一阵风跑了进来：“大叔！大婶！”

张玉兰把不倒翁拿到她跟前：“你看，白汉成送他这个，还说就是你大叔哩。”

余志芳拿过不倒翁，她看看不倒翁，又看看徐振才，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徐振才一板正经地：“笑什么？你跟大叔学着点，将来就是小‘不倒翁’。”

余志芳：“我才不干哩！”她放下不倒翁，解去草帽：“大叔，我们队里的人心越来越散，请假的请假，外出的外出。”一提起队里的情况，余志芳心里来火，喉咙也粗了。

张玉兰同感地：“就是呀！在地里干活的，没几个人了！”

余志芳：“你去看看人家二队，他们干得热火朝天，到处透出一股气来。”

徐振才：“气？什么气？”

余志芳：“继续革命的志气，敢想敢干的锐气，一心一意奔社会主义的正气。”

“啊，二队有这么大气？”徐振才笑了起来，胸有成竹地：“志芳，你现在大小是个副队长了，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领导可不能有片面性啊！”

余志芳怀疑地：“片面性？”

徐振才：“对罗！二队，是由穷到富的典型。我们呢，是富了又富的典型。你周大叔是在急起直追地追我们，你不要把前头后头弄颠倒了。”

余志芳：“可玉华姐跟我们讲了多少次，要我们好好向周大叔学习，你不要把道路、方向弄反了。”

徐振才：“党支部是给我们敲敲警钟，这是领导艺术，懂吗？”

“我不懂！”余志芳接着说：“哎哟，你去看看嘛。”

徐振才宽宏地：“好，好，我看看去。”

### 十 三

徐振才走出家门口，老远就听到对河传来的歌声、号子声。他走上鱼塘堤埂，见堤下塘沟边，阮富刚裤腿高卷，一



手拿着虾罾，腰里缚着虾篓在捕虾。

徐振才眉头一皱，批评他：“不去上工！搞这个上瘾了。”

阮富刚吞吞吐吐地：“今天歇一天……”

徐振才揭穿他：“专想捞外块。”接着他郑重其事地：“若是荒了队里的鱼塘，当心我敲你的头。”

“这你放心，荒不了。”阮富刚又指指扩大了的大圩塘：“这鱼塘是越发气派了。”

徐振才：“我贴上去一块好地，你得把损失抓回来。”他忽然想起卖鱼苗的事，便问：“这趟鱼苗有没有卖个好价？”

阮富刚看徐振才是随口问问，答道：“价钱不小，会计那儿有账，我跑了几十里路呢！”

徐振才点点头，转而又想听听阮富刚对二队的看法：“你看二队怎么样？”

阮富刚摸透徐振才的脾气，说：“瞎起劲。”说着，他赶忙俯身去捡起一块砖头，高高举起：“要是……”

徐振才打断他：“好啦，好啦。不要出丑了。”

阮富刚觉得没趣，扔了砖头，又讨好地说：“队长，队里队外的人都说，我们队的安排合情合理，得人心哪。看他们二队，整天把人长在田里……”

徐振才马上严肃地打断：“不要背后乱嘀咕人家……”

阮富刚吓了一跳，忙解释说：“我……我是说，我们队里的做法合上拍子了。”

徐振才：“合上什么拍子？”

阮富刚：“听人说，这会儿上头有个精神，光把队里的粮仓装满，不算先进，要把社员的口袋塞满，才算本事啦！”

徐振才听了乐得晕头转向，刚要往回走，想了想，又乐悠悠地向二队方向走去。

徐振才跨过大石桥。

二队的歌声、号子声更加响亮了。一派热烈劳动的景象。冷不防，张二全挑着担子冲上来，把他撞得跌跌踉踉。

徐振才稳住身：“愣小子，大叔差一点被你撞倒啦！”

张二全笑笑说：“人家不是喊你‘不倒翁’吗？”

徐振才也笑了起来：“要不是个‘不倒翁’，早就被你撞倒了。”

张二全调皮地：“大叔，我再撞你一下，看你倒不倒。”他摆好了架势。

“喂……喂……”徐振才赶忙让到一边去。

“哈……哈……”身后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徐振才一回头，周昌林已站在他身边，一身汗水，两腿泥浆，精神抖擞，满面红光。他手执新锹，显得格外威武。

徐振才不无几分佩服地：“谷子才进仓，麦子刚出苗，气也不喘一口，这水利又上马了。你这个‘火烧心’哪！”

周昌林笑笑：“我是想把队里的小水利收了尾巴，赶着治小凉河呀！”说着把手里的新锹递过去：“你看看这把锹。”

徐振才接过来看了看：“唔，是不丑。”

周昌林：“给你带的，快把铁匠炉子支起来，照样把锹整

治整治，准备上河工啊……”

徐振才淡淡地：“你真是有风就是雨。这小凉河要不要根治，还不一定呢。”

周昌林：“县委已经在讨论规划了……”

徐振才不以为然地：“县委要是批准了，我徐振才也不敢反潮流！”说完将手中的锹往后一剝，转身就走。

周昌林追上去：“喂，我还问你个事，你把鱼苗卖给了隔壁县里？”

徐振才：“有这事。”

“卖什么价？”周昌林紧接着问。

徐振才：“卖到外县路程远，算上跑腿工，高一点也不违反政策。”

周昌林：“只是高一点？”

徐振才不耐烦了：“两点三点又怎么样？我真佩服你，这些小事，也值得‘火烧心’？”

周昌林一针见血地：“我看哪，这件事，跟你那个口号有关联！”

徐振才：“口号？”

周昌林热切地：“老徐呀，咱们当干部的，可别忘了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教育，干什么事都要讲讲路线，辨辨方向。副业生产是要发展，可要当心，别捡了几片鱼鳞，而丢了社会主义！你这个‘富了又富’的口号，我担心会把人的思想弄邪了！”

徐振才不服地：“你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我这个口号，

合上头的拍子，邪不到哪里去！”说完，将手中的锹往地上一扎，扭转身子走了。

周昌林慢慢拔起地上的锹，难过地望着徐振才远去了。

## 十 四

李玉华顺着大树走过来。

“玉华阿姨！”周昌林的小女儿辉辉上去拉住李玉华的手。

“辉辉！”李玉华携着辉辉朝昌林家而来。

周昌林家前院子里。王秀英晾晒着从箱底取出来的周昌林的棉袄棉裤，拍拍，打打。

“秀英，老周呢？”李玉华领着辉辉走来。

“哦，玉华……”王秀英停下拍打：“不知哪儿去了！”

李玉华：“忙什么呀！”

王秀英：“趁晴天把她爹的棉衣给晒晒。”

李玉华也拿过棉衣，把里子翻过来，拿一把刷子刷着。

王秀英一边忙着，一边嘀咕：“你看，文化大革命头一年做的，还是崭新的。”

李玉华笑道：“今年冬天，老周还是穿不上它。”

王秀英：“怎么啦？”

李玉华：“根治小凉河的规划，县委批准了。”

王秀英：“啊，批准了？”

李玉华：“公社已经成立了指挥部，今年冬天不又得冒

大汗了?!”

王秀英拍巴掌：“对！对！今年这还得压箱底呐！”

李玉华帮王秀英把棉袄棉裤晾好，领着辉辉跨进堂屋，看到桌上的一卷纸，拿起来打开一看：“世界地图！”

王秀英跟着进屋，又嘀咕起来：“这个人哪！……都快成地图迷啦！”她指指墙上的大队地图：“你看，这是成立高级社的时候，请工作队同志画的。”又指指公社地图：“这还是大跃进那年，让你去描来的吧？”

李玉华点点头：“噢！”

王秀英：“文化大革命那年买了张全国地图，这会子，世界地图又买家来了。”

李玉华感触地：“三大洋、五大洲都跟你们这土屋连在一起了。老周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从小圈子里跳出来，眼光越看越远，心思越想越大。”

王秀英听支部书记这么评论丈夫，心里高兴，嘴上却说：“你还夸他哪！再看远、想大，这三间土屋可就装不下他的心了！”

李玉华此刻兴致勃勃：“来，我们给他挂起来。”

小辉辉听说赶忙搬过矮凳。李玉华、王秀英贴着世界地图。

王秀英：“玉华，治小凉河我也去啊！”

辉辉：“妈妈，妈妈，我也要去。”

李玉华高兴地：“喏，你们全家总动员了。”

周昌林从屋外进来。

“爸爸……”辉辉扑向周昌林。

周昌林拍拍孩子：“玉华在这儿！”

李玉华：“老周，根治小凉河的规划，县委批准了。”

周昌林兴奋地：“批准了？什么时候动工啊！”

李玉华：“县委要求我们封冻前就动手。”

周昌林兴致十足：“太好啦！我和老徐核计一下，我们两个队一鼓作气抢它几个晴天。”

李玉华点点头，她转为关切地：“明天我就要到县里集中，和老张一起去大寨学习。老徐他对根治小凉河还有保留，往后你要多帮助他。”

周昌林：“嗯！”

王秀英听了一愣：“玉华，你这是砌房子找了个箍桶匠，他能帮老徐什么？”

李玉华：“缺什么，就帮什么。支委会看中了老周身上有金钢钻，才让他揽这份磁器活。这个事，我们研究过了。”

周昌林正要答话，徐振才一步跨了进来，笑嘻嘻地：“你们在研究什么呢？”

王秀英脱口而出：“正在研究你。”

徐振才笑道：“哦，怪不得我耳朵发热。研究我什么？总不会是说坏话吧？啊？哈哈……”

李玉华：“正说你缺什么……”

徐振才一愣：“这个，就难说了。你要问我九队有什么，我一口气能报给你几十样，有良田百亩，有亩产一千六百多

斤的产量，钱有积累……”

李玉华打断他：“这么说，二队就帮不上你们罗？”

“帮我们？”徐振才不解地望望李玉华，再望望周昌林，他笑了起来：“哦，玉华，你这是领导艺术。对，这几年我们帮助老周是不够，我接受你的批评。”

李玉华见徐振才这么麻木，痛心大喊了一声：“老徐，你……”

“周大叔！图画好了。”江春梅兴奋地喊着，奔进来：“哦，你们都在这儿！”

徐振才：“什么图？”

江春梅大声答道：“小凉河远景规划图！”

镜头从《小凉河远景规划图》拉开，可以看见场头上，库房山墙前挤满了人，他们看着规划图，热烈地讨论着。

好一幅漂亮的建设规划图！宽阔笔直的小凉河贯通全图，河两岸田地成方，沟渠如网，一条条田间道路上，树木成行，一座座电力排灌站，一口口鱼塘、藕塘，一幢幢社员新村，一排排猪棚、鸡房……

众社员三言两语称赞着。

周昌林两眼发光，情不自禁地用粗壮的手，摸着图，激动地：“这是大伙儿多少年的心愿哪！”

“哼，都是你‘火烧心’烧出来的事情！”谁也没想到，徐振才竟冷冷地冒出这样的话来。

喧哗的人群突然静了下来。

徐振才讲完话，掉头要走。

周昌林：“怎么啦？老徐！”

徐振才气鼓鼓地：“弯弓拉直，你把我的鱼塘往哪儿搁？”

李玉华：“根治小凉河，你们九队二队都要受些损失，县里决定损失部分由国家补贴。”

“补贴，补贴，十补九贴……”徐振才从口袋里掏出一份计划，他扬着这张纸：“你们看看，能补贴我这个发展计划吗？”

周昌林接过认真地看看，然后抬起头，目光犀利地：“你这个发展计划，我看不应该补，应该拆！”

徐振才不服地：“应该拆？凭哪条？”

周昌林一字一句地：“这不是发展计划，是发财计划。”

徐振才愤怒地：“发财计划？你‘火烧心’吃了灯草灰，讲话没斤两。我这个发展计划，县里夏副主任也支持！”

## 十五

“对，我支持。”夏副主任这时来到了小凉河大队办公室，白汉成正在给他打小报告。

夏副主任继续说：“徐振才的发展计划，对我们很有用处，不能让周昌林把它弄倒了。”

白汉成发泄说：“这怕难保了，‘火烧心’这个人，别看他五八年就当干部了，走路、说话，跟那些造反派一个模样。张口阶级斗争，闭口方向道路，动不动就搬教条，抓辫子、姐



夫！你在上头不知道，我们下面都不敢说话了……”

夏副主任恼火地：“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搞那一套，极左！这些年来，弄得我们这些人好苦！老婆下干校，儿子当农民，八月中秋，一家人都难团圆呀！过去，我在县里说一不二，现在呢？弄个主任还是个副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白汉成叹口气说：“只要让他们这些人掌权，就没有好馍给我们啃……”

“不！”夏副主任得意地：“今年夏季以来，风向转了，哈……哈……”

“噢？”白汉成还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连忙走到夏副主任身边。

夏副主任：“又要轮到我们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了，过去，是造反派吃得开，现在呢？喷鼻香的还是我们这些走资派啊……”

白汉成：“对，对，搞革命嘛，还要靠你们这些有功之臣……”

夏副主任：“哈……，汉成，你去把周昌林叫来，这回呀，我倒要亲自摸摸他‘火烧心’的尾巴！”

白汉成略有担心地：“‘火烧心’，犟得很，摸他的尾巴，可要当心他头上的角！”

夏副主任满不在乎：“怕什么，还记得吗？十五年前，就在这儿，我把周昌林的职给撤了，今天，这个历史又要重演了！”

白汉成喜悦得无词可表，接连嗅了几声，并把手头的香烟掐灭，往耳朵上一夹，匆匆出门。

## 十六

田间小路。白汉成狗颠似地骑自行车朝二队而来。姚梦田看见白汉成，便跑过小石桥，追上去。

姚梦田：“老白，砖头弄到没有？”

“啊！梦田。”白汉成忙停车：“弄到了。”

姚梦田连声道谢，然后又转愁：“哦，这钱我……”

白汉成：“钱，我已先给垫上了。”

姚梦田欲言，还未开口。

白汉成拦住他：“过几天你出去做几个工还我就是了。”

“出去……”姚梦田为难地：“小凉河就要动工了，我……”

白汉成：“瞧你愁得象个林黛玉似的，小凉河不治了！”

姚梦田吃惊地：“不治了？”

白汉成：“谁骗你，夏副主任正坐在大队里，叫我去叫周昌林，这回呀，嗨嗨……”他跨上自行车又狗颠似地匆匆而去。

姚梦田思绪缭乱地望着白汉成的背影。

“梦田——”江春梅过来，把手中的农具递给他，没好气地：“你们又在叨咕什么事？”

姚梦田吞吞吐吐地：“春梅，我想日期……日期推迟

吧！”

江春梅：“什么日期？”她已经警觉到什么了。

姚梦田羞妮地：“我俩的那个日期呗！”

江春梅：“那好，小凉河就要开工了。”

姚梦田忙着解释：“我是说，让你住泥墙房子，我心里不安……”

江春梅停步：“你怎么这样想，我看还是听周大叔的话，把心思用在治河上头吧！”

姚梦田：“哎呀！你还是老皇历，小凉河不治啦！”

“哦！”江春梅一惊：“谁说的？”……

江春梅赶到工地上，把这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了张二全、姚妈妈……。

## 十七

大队办公室。镜头从一个方步拉开，我们才见到这原来是夏副主任。

夏副主任：“听说根治小凉河，涉及到两个队的利益，既然意见不统一，我看就暂缓施工吧。”

徐振才从内心得意，连忙向夏副主任点点头。

周昌林吃惊地望着夏副主任，他正要想说什么，却被夏副主任止住。

夏副主任：“你有不同意见，我听说了。不过，你要看

到，现在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形势，把生产搞上去，把群众的生活搞搞好，这是上头精神，老徐搞的那个‘富了又富’的发展计划，你不应该批判它嘛！”

周昌林：“夏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抓革命，促生产，生产连续丰收，群众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今年再把小凉河根治了，就能更上一层楼啊！老徐的那个‘富了又富’的发展计划，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实质上是个发财计划，领导上不应该支持。”

夏副主任奸笑几声：“发财计划？哈哈……就算是发财计划，又怎么样呢？现在吃的是集体所有制的饭，发了财，一进不了私人腰包，二跑不到外国去，走集体发财的道路，我看不违反新宪法！”

周昌林严肃而又耐心地：“新宪法是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如果大家都一门心思去发财，那，资本主义不就要跑到我们中国来了吗？夏副主任，我们不能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呀！”

夏副主任有些火了：“你张口阶级斗争，闭口阶级斗争，从文化大革命斗到现在，还斗得不够吗？我问你，这阶级斗争能当饭吃？阶级斗争能当衣穿吗？”

周昌林针锋相对地：“照你这么说，难道只有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我们才能有饭吃，才能有衣穿？”

夏副主任原形毕露：“这个帽子你们给我戴了十来年了，压不倒我！即使到了那一步，我看也比现在强！”

周昌林厉声责问：“请问，现在怎么样了？”

夏副主任咬牙切齿：“现在是积重难返！”

周昌林十分气愤地：“这话是你说的？”

夏副主任趾高气扬地：“是中央，我也有同感。”

周昌林毫不畏惧：“中央？中央什么人说的？”

夏副主任：“怎么，你‘火烧心’还要怀疑中央吗？”

周昌林力张真理：“中央也会出修正主义！积重难返这种话，我相信绝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说的！”

夏副主任有恃无恐、盛气凌人地走到周昌林面前：“请问，邓副主席也不能代表中央吗？”

周昌林斩钉截铁地说：“我是说那些诬蔑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不能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现在我明白了，你夏副主任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

夏副主任：“你明白了就好。这些年来，高调唱得多，实际干得少，谁抓生产就挨批，这种风气再不扭，就要亡党亡国！告诉你吧，现在中央采取了新的措施，要把各门工作都扭到以三项指示为纲的轨道上来，谁反对，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干部的撤职下放……”

夏副主任一番话，使周昌林大为震惊，他按住内心的愤怒，紧紧地盯住眼前的夏副主任……

周昌林的心声：“这话好熟悉啊，在六〇年他就……”

眼前的夏副主任，慢慢地变成了当年的夏县长。镜头从夏县长身上拉开，也是在今天的屋子里，坐满了群众，夏县长在侃侃而谈。他的旁边坐着白汉成，对面，周昌林镇静地坐着，紧挨着周昌林的徐振才瞪着两只大眼认真地听着。

夏县长：“前几年，大跃进，头脑发热，狂热蛮干，结果呢？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这种局面再不扭，就要亡党亡国。现在，我告诉大家，中央采取了新的措施，分田到人，包产到户……”

周昌林呼地站了起来，打断夏县长的话：“夏县长，分田到人，包产到户，人民公社不就散了，这跟过去单干有什么两样嘛！”

夏县长略一愣又说：“两样也好，三样也好，能把生产搞上去，就是好样的。单干也比饿着肚皮好！”

周昌林：“夏县长，你是党的干部，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

夏县长有恃无恐地：“嘿，这话怎么了？比我更大的干部也是这么说的。‘管它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听，人家说得比我还透彻吧！”

周昌林厉声责问：“这话是谁说的？”

夏县长神气活现：“总书记邓小平！”

全场沉默。

夏县长继续说：“对于中央的新措施，谁反对，是党员的，开除！是干部的，撤职！”

周昌林猛一回身，两眼射出愤怒的目光，紧紧盯着杀气腾腾的夏县长，顷刻又变成了周昌林眼前的夏副主任。

周昌林：“夏县长……你……”

夏副主任一惊，忙说：“周昌林同志，我现在是县革命委

员会的副主任,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

周昌林:“我这样称呼你,是想提醒你一下,不要忘了当年,你夏县长亲自到我们小凉河来,推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

徐振才在一旁听到周昌林揭夏副主任老底,忙上前打断:“老周,领导上这点错误,已作过深刻的检讨,夏副主任当着大家的面说,今后决不反悔,至今我想起来都感动,过去那些事,你还提它干什么?”

夏副主任阴阴地嘿了几声:“提提很有必要,过去那些事究竟怎么看,现在还难说。不过,我也想提醒你一下,当时,你周昌林不顾困难时期,一味要根治小凉河,搞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个教训也不应忘记噢!”

周昌林斩钉截铁地:“过去正因为我们热得不够,根治小凉河的计划才被你们扼杀了!这个教训我们要记它一辈子。”

夏副主任从鼻子里喷出一股怨气来:“哼!”

徐振才见双方动了气,马上站到双方的中间,拉住周昌林:“昌林,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周昌林摆脱掉徐振才的阻拦,走到夏副主任跟前:“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批判你走资派的错误,至今你肚里还有股怨气,现在,你又想把这股气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上,出在革命群众的头上,这是很危险的!”

夏副主任折转身来,火气更大:“危险,什么危险?大不了第二次再打倒。说我肚里有气,不假,三八年我就参加了

革命，打老蒋，我淌过血；搞土改，我流过汗；你们不念我的功劳，也该念我的苦劳；不念我的苦劳，还有疲劳吧！说我是个走资派，凭那条？”

周昌林：“解放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大门朝哪里开，你搞清楚了没有？这些年来，你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地主、资产阶级干事，凭这一条，群众批判你就不冤枉！”

夏副主任：“为地主、资产阶级干事？你听着，我祖宗三代是雇农，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是资本家；我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到地主家里去吃去喝……”

周昌林紧接着说：“可你的心，却是向着他们那个阶级的！拆贫下中农搭起的互助组，有你的份吧？砍农业合作社，你参加了吧？骂人民公社，账上也有你的名字吧？对文化大革命，你是疯狂的反对，恶毒的咒骂，对革命造反派，你是残酷的打击、无情的镇压，你这样干，不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什么？说你是个走资派，我看没多称你的斤两！现在，你工作不久，就要翻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群众第二次打倒你，也还不冤枉！”

夏副主任气急败坏：“好吧，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六〇年你周昌林被打倒一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姓夏的也被打倒一次，现在究竟是你第二次打倒我，还是我第二次打倒你，咱们走着瞧。不过，我有一句话提醒你们这些反潮流的人，现在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是什么人！”说罢急步离开大队办公室。

徐振才一惊，急忙追出几步，见夏副主任已走远了，他



停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折转身来，走到周昌林面前，大声埋怨：“反潮流，反潮流，不是坐牢就是杀头，咱们小八腊子生产队长，犯得着吗？”说完走去。

一阵霹雷，震得办公室的玻璃窗沙沙作响。

外面，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办公室的玻璃窗被吹开，风裹着雨，刮进了屋里，吹起了桌上的纸张，四处飘飞。然而，我们此刻也看到门外一棵大松树，仍挺拔从容。

周昌林的目光从大松树上收回，只见他头一昂，毅然走出大队办公室……

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周昌林昂首挺胸，在风雨中挺进。

## 十 八

雷电在驰鸣，风雨在继续。小凉河，此刻浊浪翻滚在泥泞的河堤上，周昌林步伐坚定地向前迅走……

暴风雨袭击着河堤旁的柳树，细长的柳枝条在风暴中飞舞……

暴风雨袭击着河堤旁的青松，雨猛风狂松更挺……

二队的水利工地，几十个男女社员手中紧握着劳动工具，一个个似擎天柱，十二级台风也休想动他们一根毫毛。

又是一个劈雷和闪电，英雄们发现周昌林昂首顶风冒雨而来，不约而同地丢下了手中的工具，挪动了双脚……

周昌林向社员们迅速跑来的镜头……

坚实的脚步……

社员们向周昌林迅速跑去的镜头……

坚实的脚步……

两向镜头交替出现，一个比一个更短，一个更比一个快，仿佛是英雄们的的心脏由于无比激动的原因而越来越激烈地跳动……

一个远景镜头，周昌林和社员们终于快要汇集到一起了，但是咫尺之内，双方都站住了。

镜头跳近，我们看到，人们激动的面孔，洒满了水珠，谁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珠，人们激动得连嘴唇都抖动起来了，但是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此时，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出英雄和群众之间心心相印的无产阶级顶风斗雨的战斗感情。

一个无比感人的镜头出现了——几十双长满了老茧的手一齐向周昌林伸来……

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周昌林，这时，两眼流下了滚滚热泪，他猛地抓住一双粗壮的手，紧紧地握着……

镜头推至握手的大特写。

一双手伸进了画面。又是一双手伸进了画面。一双又一双的手伸进了画面。

一个握手。又是一个握手。

一个又一个的握手。镜头跟着周昌林的握手作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调动。

握手的镜头自然调度到一个石碓的旁边，几十只手一起抓起石碓辫子，……

镜头随着石碓的飞起而拉开，顿时，号子声大作，雄壮豪迈。

周昌林和群众起碓的动作……

众人步伐一致的前进的脚步……

大石碓奋腾空抛起的画面……

石碓奋稳稳插下的特写画面，奋声雄厚，泥浆飞溅。

英雄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的写照和多姿多态的打夯画面接踵而来……

风雨过，彩虹艳，

霞似火，阳如血。

## 十九

夕阳化作一盏明灯。

灯下，周昌林专心致意地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桌上一头摆着两碗菜：一碗是河鲫鱼，一碗是大葱炒鸡蛋。

王秀英放下缝补着的衣服，走过来看看周昌林，摸摸菜碗，叹了口气，又把菜端进去，放到锅里热着。

周昌林在学习中似有所领悟。

王秀英热好饭菜，端着出来，已不见灯下的周昌林。她

想了想，笑了，随手拿下挂在门口的竹篮子……

## 二十

夜，徐振才家。

堂屋里没有人。桌上台钟前，摆着那个不倒翁，墙上有一张图表：“小凉河九队历年稳产高产记录”，十二个字，一笔一划，又粗又大，十分显眼。但是，表示产量的箭头，却平平地躺在那里。

周昌林放下手中的锹，看着这张图表。

“好啊！来了也不吭一声。”张玉兰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走进屋来。

徐振才跟着也走进堂屋，笑呵呵地：“你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今天你顶了夏副主任，我在一旁这脊梁骨里直冒汗。”

这时，王秀英拎着饭篮匆匆进屋：“我就知道他在这儿，他饭也没吃。”

张玉兰：“哎哟，你怎么也不说呢，我家还没饭哪，你还给他送来。”

徐振才拿来筷子，看看菜碗里的鲫鱼说：“秀英啊，你的工作算是做到家了，连鱼刺都剔干净了。”

王秀英笑笑：“他呀！连吃鱼都怕耽误时间呢！”在一片笑声中，张玉兰拉着王秀英进里屋。

周昌林吃着饭，端着碗，走向稳产高产图：“这几个字，怎么象柳树棍子摆起来的？”徐振才见周昌林对他的图发生

兴趣,可来劲了:“别看这几个字,说起来还反映我一段思想哩!”他兴致勃勃地:“起先想把‘小凉河九队’这五个字写得显眼些,后来一想,该描得粗大的,是‘稳产高产’,过了一阵,不对,‘历年’两字也很重要,就把这两字也加粗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周昌林诚挚地:“老徐啊,前几年你学大寨,是作出了一些成绩,可如今呢?”

“如今——”徐振才顺手把桌上的不倒翁一按,不倒翁摇摆一下,又直了起来,他脱口而出:“如今还是个‘不倒翁’。”

里屋,王秀英帮着张玉兰在铺棉花,听到外屋的话——  
张玉兰:“秀英,有人说你振才大哥是个‘不倒翁’,你说,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王秀英:“我看是坏话!”

张玉兰:“怎么?”

王秀英:“昌林也这么说,振才那个‘不倒翁’,推推前后摇晃,好象是倒不了,可它就是迈不开步啊!”

“倒不了就不简单!”外屋,徐振才气鼓鼓地。

周昌林指着桌上的不倒翁说:“老徐,千万不要迷信这个‘不倒翁’,这阵子,你的路子走得不正呀!为了扩大鱼塘,你不惜挖掉粮田,为了多赚几个钱,你抽掉劳力去做工,这样下去,不倒是不可能的!”

徐振才急得冒汗:“唉呀,我这个‘不倒翁’,怎么处处碰上你这个‘火烧心’啊!”

周昌林：“不‘火烧心’不行啊，如今这形势，快马三鞭还嫌慢！文化大革命都快九年了，小凉河在我们手里不根治，咱们对不起毛主席啊！”

里屋，张玉兰、王秀英静听着外屋两人的谈心。

外屋，徐振才走动着，两人沉默不语。

半晌，徐振才又说：“县委张书记不在家，人家夏副主任也是好心，你何必那么认真。”

周昌林：“他的好心，我们十五年前就领教过了。说透了，他就是叫我们走回头路！”

徐振才：“不能这么说，人家也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关心群众生活。”

周昌林：“那我问你，小凉河要是根治了，我们县就有上万亩土地可以成倍增产，他为什么不支持呢？”

徐振才无言可答，周昌林继续启发教育徐振才：“老徐，真正关心群众生活，首关紧要的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资本主义复辟，不让群众吃二遍苦。今天夏副主任说的那些话，我看没有一句不走调，我们可不能糊里糊涂跟着跑！”

徐振才沉思片刻：“这么说，小凉河你是治定的了？”

周昌林坚定地：“这不，我给你送锹来了！”一把崭新的锹送到徐振才的面前。

徐振才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伸手把锹接住了。

## 二十一

夏副主任家，座落在县城一个僻静的角落。屋内摆设虽不奢华，但是几件古色古香的东西却反映了屋主人的恋旧心情。摇椅上，夏副主任正在听白汉成汇报小凉河的情况。

白汉成：“就这样，徐振才让‘火烧心’一烧，就软下来了，明天一早，小凉河就破土开工！‘不倒翁’，倒了！”

夏副主任吃惊地站了起来，在屋内转了两圈，停步在白汉成面前：“‘不倒翁’不能倒，这个典型对我们太重要了。有了它，就可以把群众从周昌林那儿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整下去。你马上赶回去，叫徐振才顶住。”

白汉成担心地：“就怕徐振才顶不住啊！”

夏副主任：“你把话跟他讲透彻一点，九队的干法，合上三项指示为纲的拍子了，现在是我们在台上，他大胆地跟周昌林干，没关系！”

“唔。”白汉成胆壮了一些，站起来要走，被夏副主任叫住了。

夏副主任得意忘形：“汉成，你也要敢字当头，放手去跟周昌林他们干。今天，我在省里的一个老上级又给我通了个气，形势发展得很快呀，下次你来，就到县委第一书记办公室找我，啊……”

白汉成惊喜若狂：“哎呀，做梦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后还有今天呀！”

两个黑影剪贴在夏副主任的窗纸上。

## 二十二

锹！齐刷刷。张二全、江春梅和几十号壮劳力，扛着亮闪闪的大锹！

“出工罗！”“出工罗！”

鸡叫头遍，小凉河北岸已经沸腾起来，二队治河大军，在周昌林带领下，开上了战场。

男男女女，齐齐整整，除了扛锹的之外，又分成几股：一股，挑着硬实的泥箕担子；一股，推着灵巧轻便的车子；再一股，抬着石碾，每人手上拿着一根麻绳编的碾辘子……他们小凉河北岸，沿着堤埂，摆开了阵势。

队伍里，王秀英和一群中年妇女精神抖擞。

河南岸的九队，静悄悄的，还没有动静。

张二全兴高彩烈地：“哎，二队的社员们，我们也打打号子，给九队他们醒醒瞌睡。”

队伍中有人笑了起来。

周昌林拦住他：“二全，不要胡来。”

张二全气鼓鼓地：“弯弓裁直的担子，是担在我们两个队的肩膀上，他们不来，这不就窝工啦！”

社员们也纷纷议论：“真是懒牛上场尿尿多……”“又变



卦了，这怎么办？”

周昌林：“大家先等等，我去九队看看。”他顺堤而去。

河南岸，余志芳提着锹沿堤走来，只见阮富刚全神贯注地用虾罾在捕虾。

余志芳看到阮富刚那个样子，怒火中烧，她朝阮富刚处奔去。

“阮大叔！”余志芳重重地喊。

阮富刚吓了一跳，他抬起头：“哎呀，我的小姑娘，你把我的虾都吓跑了。”他爬上岸来。

余志芳气鼓鼓地：“小凉河开工了，你还忙这些？”

“开工？哼！——”阮富刚满不在意地打鼻孔里哼了一声，就忙着在地上寻砖头，找来找去找不到，只找到一团泥巴，他摆开要摔的架势，说：“小凉河要能根治，这块，这块……”他看着手里捏的这块东西，不知该说是砖头，还是泥巴。

余志芳瞧着他那付模样，反而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你摔的砖头，永生永世也漂不起来，等我们挖河的时候，我代你一块一块捡起来，留着作纪念。”

阮富刚一听，也泄气了，他把泥巴团子往地上一扔：“副队长，你还年轻，你不知道，一治河，就把我们队长的聚宝盆给砸啦！……”

余志芳听出话里有话，问他：“什么聚宝盆？”

阮富刚：“还有摇钱树呢！”

余志芳一时摸不着头脑：“什么，你说得清楚点。”

阮富刚：“我没得闲，你自己捉摸去。”

他摇摇摆摆走了。

小凉河里，离弯道较远的地方，一条水泥船停在九队的堤边，七、八个社员已经坐在船上，身旁堆着木匠家伙，还有泥桶、瓦刀。

徐振才站在堤坡上，对他们说：“这次出去做工，抓点现金收入，可要注意政策……”

船上一社员：“徐队长，小凉河就要动工了，怎么还要出去？”

徐振才：“鱼塘保不住了，派你们出去也是为了增加集体收入嘛。去吧，去吧！”他不耐烦地挥挥手。

水泥船开远了，徐振才离了堤埂，走去。

一张大鱼网，挂在青竹梢头。

徐振才织补着鱼网，白汉成隔着鱼网跟他谈话。

白汉成挑逗地：“老徐，鱼塘今年可又是一笔好买卖呀！”

徐振才烦躁地：“别提了，队里开会作了决定。唉！小凉河一动工，连几条鱼也不得安神。”

白汉成火上加油地：“可不，到嘴的肥肉让老鹰给叼走了。这个大圩塘，明明是你一块心头肉，为什么‘火烧心’老朝你这儿戳？”

徐振才辩解地：“也不能这么说，老周根治小凉河，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嘛！”

白汉成指指对河，冷冷地：“人家的生产是发展了，你呢？得赔上这个大鱼塘！照理说，你们也是多年深交，可有些事，我看了也咽不下去……”

徐振才不语。

白汉成：“你提个口号，他也提个口号；你家有一张稳产高产图，他就来张世界地图；你写付门对子叫‘富了又富’，他就贴张红纸要‘继续革命’，从政治上压过你。这，这不是在和你擻着干吗？”

徐振才眉头紧皱，嘴唇紧闭，走几步蹲下去，仍然织着网。

白汉成跟过去：“夏副主任很关心你，他要我告诉你，现在斗争很激烈，有人嘴上讲治小凉河，骨子里是拚命想搞垮你这个典型！”

徐振才气呼呼地立起来：“搞垮我这个典型？”他把梭子一扔：“我徐振才也不是鼻涕虫！”

徐振才气愤地坐在门槛上。

“大叔……”余志芳匆匆赶来：“人家二队已经上河堤了，我们快点去吧！”

徐振才：“不急！”

“不急？”余志芳差点喊叫起来：“你是不是怕砸碎了聚宝盆？”

徐振才一愣：“什么聚宝盆？”

余志芳：“阮富刚说的，你有个聚宝盆，还有什么摇钱树……”

张玉兰从屋里出来：“这个摔砖头的，又在嚼舌根了，我家哪来的聚宝盆、摇钱树？”

余志芳：“大婶，是说队里的。”

徐振才：“队里的，我怎么不晓得？”

余志芳气呼呼地：“反正不是好东西。大叔，快走吧！”

徐振才不理睬她，径自进屋。

余志芳一跺脚：“你不吭声，好，我带人上。”她说完回头就跑。

## 二十三

余志芳领着不少社员，急忙赶到河堤。二队社员都高兴地迎上来。

张二全奔过来，冲着余志芳：“志芳，先进队怎么拖在后头了？”

余志芳紧绷着脸，没有作声。

张二全：“徐大叔昨天拍了胸脯的，今天一早又变卦，是不是夏副主任又给他打过气了！”

余志芳气得没话可说，看了他们一眼，转身大声地对几个社员：“走，把大鱼塘的水放掉！”

她刚跨开脚步，阮富刚从人群里钻了出来，伸开双臂拦

住去路：“副队长，放大鱼塘的水干什么？”

余志芳没好气地：“还问哩！昨天你为什么不来开会？”说着，又要冲过去。

阮富刚死死拦住她，急喊着：“塘里有鱼，一笔大收入哪！”

余志芳：“我知道，放了水起鱼嘛！”

阮富刚：“小姑奶奶，大鱼塘不能填，它是我们九队的聚宝盆哪！”

余志芳一听：“哦，聚宝盆！”

张二全插上来：“我来帮你挖！”

阮富刚指着张二全：“你这个小‘火烧心’也来管闲事，我们小姑奶奶，就是被你们撵掇的……”

余志芳朝九队社员望了一眼，她把手一挥：“干！”

阮富刚一把拉住余志芳，放开喉咙：“队长！徐队长！……”

“不准放水！”徐振才怒冲冲跳了上来。

张二全：“不放水，小凉河弯弓就不能裁直。”

徐振才：“不能裁直就不裁。”

余志芳：“县委的决定，社员大伙儿的心愿，你都不顾啦？”

“谁说不顾？”徐振才缓了口气：“这里面有斗争。”

余志芳没有睬他，坚决地把手一挥，喊道：“开缺！”

徐振才大喊一声：“不准开！”

张二全举起大镢：“社员们，开啊！”

人群象潮水一般地向大鱼塘涌去……

“二全！……”周昌林喊着奔来。

周昌林拦住张二全、余志芳……

徐振才气呼呼地：“太不象话了！”

周昌林：“志芳虽说年轻，那分志气，那股劲头，我赞成。就是二全子，不是我护着他，也是个刮刮叫的小伙子……”

徐振才：“唔，好闺女，好小伙子，刚才你没看见哩，真把我气死了。”

周昌林笑起来：“他们的眼睛里，揉不进一点点砂子，心里，容不得一点点资本主义，不管是哪个，错了，他们就造反……”

“造谁的反？……”徐振才听不进去：“老周，我徐振才可没有作过对不起你们二队的事情，可你，为什么老撵上我徐振才干？治小凉河可以，但可不能设个圈套让人钻！”

场上的群众被徐振才的话惊住了。

余志芳气愤地：“你说的是什么话？”

周昌林神情严肃，语调也特别深沉：“老徐呀！咱们都是吃着小凉河的水长大的，我能设个圈套让你钻吗？要说撵着干，这是有的，不跟你徐振才撵着干，你就会在资本主义邪道上越滑越远了！”

徐振才一下子被捅到心窝上，但还不服气：“是我越滑越远，还是你越管越宽？”

余志芳跟着恳切地：“周大叔说得对，咱们九队，都是让你那个聚宝盆、摇钱树，把人心搞散了。这不是邪道是什么？”

徐振才正无词时，忽然传来一阵叫喊声：“老周……”“周大叔……梦田走了……”几个社员嚷着，奔了过来。

姚梦田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自远而来。

自行车的车架上捆着背包，边上还挂个木工工具袋……。

一只小鸟叽叽喳喳，在半空中乱窜，然后一扎头向前飞去。很巧，它和姚梦田是同一个方向。

堤上。徐振才冷冷地：“‘火烧心’，这回我倒要问问你，我们九队外出几个人做工，就是资本主义，你二队的人也外出了，这又叫个啥主义呢？”他说完，愤愤然走了。王秀英一气，也掉头就跑。

余志芳气得泪汪汪地：“徐大叔，你……”

阮富刚得意地跟着徐振才颠了几步，又转回来：“自家队里的事还没有管好，还来管别人！小凉河这边的事，有我们徐队长管，你这样‘火烧心’，不是在干涉我们九队的内政吗？……”

徐振才听到此话，也转回身来，挑战地望着周昌林：“你听听！”

场上气氛，非常紧张。

只听得周昌林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小凉河是国界啊！你河那边就不是中国吗？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不管是哪个队，不论是什么人，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大家都要堵！”

## 二十四

公路两旁，秋风卷残叶，不时飞打在姚梦田的脸上。姚梦田骑车从镜头前急驰而过。

静静的水面，一叶轻舟冲进画面，镜头推至周昌林严峻的脸，他双眼焦急地望着远方。

飞快地踩自行车的脚，公路两边的树向后飞快地倒去，姚梦田骑着自行车穿过镜头远去。

破浪前进的船，水面上泛起道道浪条，周昌林催舟驶过芦苇丛，透过芦苇的空隙，可见公路、树枝。

镜头从一块“前面是急转弯”的路标牌拉开，稍一运动，远远可见姚梦田骑着自行车，顺着公路的下坡飞快地滑了过来。

公路转弯的外边，是长有芦苇的河。姚梦田赚钱心切，下坡也没有减速，车子象箭一样掠过公路旁的路标牌。



急转弯在前，梦田一惊，急刹车，由于车速下滑太猛，刹不住，反而失了重心，摇摇摆摆向前冲去，眼看就要冲到河里，……

忽然，两只大手牢牢地把住了车龙头，堵住了车子的去路。梦田惊魂未定，慢慢地抬起头，见是周昌林，羞愧加感激地叫了一声，“周大叔！……”

## 二十五

前头见过的那只小鸟，又折回，投到一棵白果树上。

镜头急沉，周昌林凝神沉思地站在姚梦田新屋前的白果树下，望着远处奔流不息的小凉河。

姚梦田默默地解着车架上捆背包的绳索。

姚妈妈千思万绪，忧心忡忡地看着眼前迷途的孩子，欲言又止。

静默笼罩着新屋。

江春梅第一个冲破了沉寂，她拉拉姚梦田：“你倒是说话呀，梦田！”

姚梦田赌气地把解下的背包往地上一扔，不吭声地往上面一坐。

周昌林转过脸来，百感交集地：“梦田哪！你知道不知道，你爹为什么给你取名字叫梦田吗？”

姚梦田惊疑地抬起头来。

姚妈妈深深叹了口气：“他早就忘得干干净净啦！”

周昌林走近姚梦田，往事在他的心中翻腾，他深沉地：“记得那一年，我和你爹一道在地主孙老财家当长工。一天，你爹跟我说：‘昌林，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有了一亩三分田！’我说：‘你怎么不多梦一点呢？’你爹摇摇头说：‘我哪敢梦得太多呢！’”

周昌林的话，挑起了姚妈妈一肚子苦水，她抹着眼泪沉痛地：“就在那天晚上，生下了你。你爹说：‘就取个名字叫梦田吧！’那年月，家里穷得连赶鸡打狗的土疙瘩都是孙老财的，又多了一张嘴，往后日子可怎么过呀！……”

江春梅的眼眶也红了，泪水慢慢地流下来。

周昌林，“打那以后，你爹，你娘，就在这小凉河边开荒。起五更，睡半夜，拚死拚活开了不到二亩田，你爹高兴地说：‘这下可好啦，我们总算得到自己的田啦，给这孩子改个名，就叫得田吧！’……”

姚梦田逐渐被周昌林的叙述吸引住了，他开始出神地听着。

姚妈妈悲愤地接下去：“得田，得田才叫了半天，孙老财就带了帮狗腿子来了，硬逼着你爹把刚开出来的两亩地给挖掉，说是……说是破坏了他们家的风水……”

“什么风水……”周昌林愤恨地，“其实他要让河道在这儿打个弯，把小凉河变成他家的保田河，保庄河。就这样，田给挖了，房也给拆了，你爹咽不下这口气，跟他们斗，和他们拚。可那年月，我们穷人……”他重重地以拳捶桌，抑制

着心头的悲愤继续说：“你爹叫你得田没有几天，就在这棵大树下，被狗地主活活地给打死啦！”他激动地走到白果树前，怔怔地望着这棵曾见过多少穷人血泪的白果树。

半晌，他含着热泪，沉痛地：“你爹临死前，眼里含着泪，嘴角淌着血，摸着你的头说：‘苦命的孩子，你爹这辈子，只是在梦里才见过一亩三分田哪！你……你还是叫梦田吧！’”他转过身去，抹去脸上的泪花。

姚妈妈泪流满面：“你爹直到死，连眼都不闭呀……”

姚梦田痛苦地：“妈，别说了……”

周昌林严厉地：“要说，你现在嫌泥墙不满意，要砌砖墙……”

江春梅愤愤地：“你呀！这些日子，让白汉成把你的魂也勾走了，整天想盖个安乐窝，还说是为了我，你……你太小看人了！”

姚妈妈：“忘本啦！梦田啊，土改后，我们家分到了田，你舅舅说：‘还是把名字改回来，叫得田吧！’我说：‘不改，让他记住老一辈的苦情！’”

周昌林激动地：“今天，毛主席把田交给我们贫下中农，领导我们走人民公社的金光大道，要我们学大寨，为革命做出新贡献，可你呢？你这个苦大仇深的雇农的后代，却要丢下集体走歪门邪道，去搞钱换砖墙。墙再厚，房再高，也只是个修正主义的小窝窝，决盖不起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梦田，要好好想想，你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呀！”

姚梦田泪汪汪地：“大叔……妈，我错了！”他扑到周昌

林的怀里。

姚妈妈高兴地擦干眼泪，摸着姚梦田的头：“去吧，跟你周大叔开河去！”

姚梦田提起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十分痛苦地：“大叔，就让我出去这一次吧，就这一次，好吗？”

他坐在竹桥上，两手抱着头，失声地哭了起来。

江春梅恨恨地：“你，你怎么还没明白过来？”

姚妈妈愤怒已极，她站起来，伸手欲打姚梦田：“你……你这个……”

周昌林拦住她。

姚妈妈十分痛心地说：“昌林，别拉我，让我狠狠刮他几巴掌。”

周昌林扶姚妈妈坐下，回到姚梦田身边，深情地说：“梦田，你有什么难处，就说出来，千斤的担子，大伙儿帮你一起挑！”

姚梦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周昌林。周昌林拿过纸头一看，他神色变得十分严峻，低沉地：“互助合同！”

两只粗壮的手，紧紧拉住白果树上的钟绳。周昌林神色严峻，有力地敲钟。

急促的钟声在小凉河上空激荡……

钟声传到工地，引起了人们的惊奇，干活的社员纷纷收起手中的工具……

周昌林有力地敲钟。社员们从四面八方朝钟声处奔来……

白果树前，聚集着二队的男女社员。

周昌林站在高处，对大家说：“这钟，上工嫌迟，下工太早，敲它叫大家来，开个堵塞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场会。这里有一份活教材，我念给大家听听。”他打开“互助合同”，边走边念：“互助合同，今有姚梦田欠白汉成一笔砖钱，难以筹还，为了照顾其困难，特介绍前去做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应收取一定的介绍费、酬劳费。借款人愿将一冬的工钱，偿还上述债务，立此合同，共同遵守。立合同人：姚梦田、白汉成。”

群情愤慨。

周昌林转向姚梦田：“梦田，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姚梦田茫然地：“我舅舅让白汉成给我弄来的砖头，我拿做工的钱还他，这是一张互助合同呀！”

周昌林大声地：“梦田，你不晓得这些名堂，我们对它是熟透啦，这是一张卖身契呀！”

姚妈妈悲愤地：“白汉成他想当地主老财，你，你倒先成了他的长工了！”

周昌林走向群众，愤怒地：“同志们，白汉成搞的这个合同，从反面给姚梦田，也给我们大家敲了一次警钟。说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猖狂得很，他们已在向我们进攻啦，我们能和他们和平共处吗？”

社员们怒吼起来：“不能！”

周昌林：“对，我们要迈社会主义的步，就要堵资本主义的路！”

他有力地向前伸出粗壮结实的手——

## 二十六

一个快拉变焦距镜头；白汉成惊慌地“啊！”了一声。阮富刚已经把梦田的事告诉白汉成。

白汉成：“姚梦田回来了，可余志芳反而出去了。卖鱼苗的事，要是查出来，你我都没好日子过了。”

阮富刚：“我们不过图几个钱，人家看不过去，收摊子算了！”

他说完欲走。

白汉成狠狠地：“‘火烧心’逼人太甚。哼，他要堵我的路，我就叫他迈不开步。”

## 二十七

一双粗壮的腿，迈着坚定的步伐，踏着纷纷的落叶，跨过大石桥。

周昌林又一次来到徐振才的家门。

张玉兰正在院子里拾掇东西。

周昌林跨进院子：“嫂子！”

张玉兰欣喜地：“昌林兄弟！”

周昌林关切地：“老徐呢！”

张玉兰：“不知又到哪儿去啦。昌林兄弟，河堤上的事，你别见怪啊！”

周昌林诚挚地：“嫂子，你这话说到哪儿去啦，我身上有张家皮鞭抽的伤痕，老徐身上有张家恶狗咬的伤疤；我们俩人的手指印，挨排按在同一张卖身契上啊。”俩人边讲边走进堂屋。

张玉兰被这种火热的感情所激动：“你要拉他一拉！”

周昌林：“我们一起来拉吧。嫂子，我跟老徐那张卖身契呢？”

张玉兰心一沉：“你要看它？”

周昌林点点头：“也要给老徐看看！”

张玉兰走进里屋，打开柜子，拿出一个布包，回身交给周昌林。

周昌林解开布包，里面有一张发黄的纸。上面写着两个字：“契约”，左下角是两个血红的手指印。

周昌林激动得发抖的手紧紧攥住这张“契约”。他看着，两眼喷射出炽烈的怒火。

## 二十八

王秀英默默地看完卖身契，然后抬起头：“你又到他家去‘火烧心’啦？”周昌林点点头。

王秀英讽刺地：“有志气。”

周昌林望着妻子：“怎么啦？”

王秀英边扫地边说：“我都替你不服！你为他烦了这么多神，他也不承你的情，那天他说的那些话，比三九天的老北风还伤人！”

周昌林平静地：“这风也不是他一个人刮起来的，前有阮富刚，后有白汉成，这上头，也还有人！”

王秀英不在意地：“看你说的，有这么多，就差左右两边了！”

周昌林笑笑：“那你可也大意不得噢！”

王秀英才意识地看看自己的左右，挺认真地笑道：“我怎不曾见？‘火烧心’，你别在家吓唬人，我又不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

周昌林认真地引导：“经过就好。要知道，没有也会生出来嘛！”

王秀英见周昌林认真起来，她也顶真起来了：“生出来，谁生的？”

周昌林：“小生产！”

王秀英：“小生产？”



周昌林拿起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亲切地：“秀英，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引了列宁的话，你看。”他翻开书指着书中的一行字，“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他合上书，接着说：“有烂木头，就会长出毒菌子；有乱草窝，就能生蛇虫百脚。”他拿出那张“互助合同”，跟“卖身契”放在一起，激动地：“你看看，血淋淋的事情，又在眼皮子底下啦！”

王秀英愤怒地看“互助合同”。

周昌林又引导她：“你还记得吗！我们家门上的横批写的是什么？”

王秀英：“继续革命。”

周昌林坚定地：“要继续革命，就要和地主老财斗，和小生产自发势力斗，还要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党内走资派斗。”

王秀英困惑地：“和走资派斗？文化大革命不是都搞过了吗？怎么还会有走资派呢？”

周昌林：“这也和扫地一样，文化大革命才搞过一次嘛，走资派还会有。”

王秀英领悟地：“是这个理啊，还真大意不得呀！”

周昌林：“是呀，可老徐偏偏在这些问题上还不清醒。”

王秀英：“振才好商量，白汉成这个人心毒，再加上头还有人，我耽心……”

周昌林：“不碍事，天塌下来，还有大个子撑着呢。”

王秀英：“大个子，谁？”

周昌林笑笑：“成千上万，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嘛！”

王秀英激动起来：“好，天塌下来，我跟你们一起顶！”

## 二十九

浓雾笼罩着小凉河。一个提着锹的黑影，走近九队的大圩塘；圩子上有一个涵洞，直通小凉河。洞口上有竹篱笆，过水不过鱼，从涵洞中流出来的水，潺潺地响着。

白汉成四下一看，脱了鞋，就跳下堤去，他摸到涵洞口，就举起铁锹，把竹篱笆铲倒，让它顺河淌去。

涵洞里的水声加大了，在哗哗的水流中，夹着泛着鳞光的大鱼。

远方传来几声狗叫，白汉成连忙上岸，慌忙之中，一只军用鞋掉到塘里，顺水淌跑了。这时，狗叫声越来越近，白汉成顾不得摸鞋，只好提着锹，拿只鞋，慌忙遁走。

迎面来了阮富刚，他是半夜里来掏螃蟹的，提起小玻璃罩子灯一照：“哟，老白，大会计也跟我一样搞些小捞捞。”

白汉成莫奈何，顺水推舟地：“唔，弄点黄鳝……”

阮富刚笑起来：“弄黄鳝，带把锹？你就外行了，嘿嘿，外行了……”他站下来要把弄黄鳝的技术向白汉成传授传授。

白汉成无心听他的，支支吾吾走了。

阮富刚还嘻嘻地叽哩咕噜：“外行了，外行了……”

雄鸡的报晓声，此起彼落，东啼西应。天色微明，张二全独自在堤上巡逻。

小凉河中，竹篱笆在水流中上下翻动。

张二全发现了，手电筒一照，又马上把电筒照向对河的涵洞，洞口流出的鱼闪闪发光。

张二全跨上大石桥，直奔大圩塘。

涵洞的水哗哗地向外流着。

张二全不顾一切地跳到水中，挖起堤埂上的泥巴去堵塞涵洞。泥巴堵上了，但水流又把塞上去的泥巴冲了下来。

正在这时，阮富刚朝大圩塘走来，他忽然发现张二全正在涵洞口，涵洞里的水和鱼直往外流。

阮富刚不分青红皂白，发疯似地喊叫起来：“啊呀，不好啦，鱼都放跑罗！快来人呀！快来人呀！鱼都放跑罗……”

两个队的社员，听到喊叫，从四面八方朝大圩塘奔来。

“鱼放跑罗！鱼放跑罗！”阮富刚没命地喊着。

有几个社员，也跟着喊起来。

徐振才提着那把新锹，从九队气冲冲地跑来。

阮富刚看到徐振才，就气喘喘地报告：“我亲眼看到的，是张二全，百十块钱淌掉啦！”

徐振才鼻子里冒着粗气，他加快步伐。

白汉成本想早溜，无奈各个去路都有社员向鱼塘方向奔来。他正愁无退路时，老远看到徐振才跑来了，便转身拔

腿跑了起来，故意和徐振才奔在一起，边跑边说：“老徐呀！实在没想到会出这种事，‘火烧心’这一着，简直是在搞阴谋诡计！”

周昌林抢在众人前，奔到了大圩塘。

他看到张二全用泥巴堵不住涵洞，便顺手从附近的菜园地上，迅速拆下围园的竹笆，卷起裤腿，赤着脚，跳进冰冷的水里去。

周昌林在水下踏到一件异物，弯下身去，掏出一只水淋淋的军用鞋来，他认得是白汉成的，把水摔去，揣在自己的怀里。

徐振才、白汉成、阮富刚和九队、二队的社员们一起，跑到圩塘边。

周昌林正在帮张二全修补涵洞的篱笆。

徐振才看看，越加相信是张二全闯的祸，周昌林在弥补。他心疼大鱼塘，而又恼怒张二全，就对着周昌林喊起来：“老周，你‘火烧心’也不能这样急吼吼嘛！”

阮富刚在一旁帮腔：“跑掉的鱼，统统要张二全赔偿！”

两个队的社员，议论纷纷，有的相信，有的怀疑，有的埋怨，有的辩护。

阮富刚蹦来跳去：“我说话有根据，前几天，张二全就嚷嚷要砸碎我们九队的聚宝盆！”

白汉成在一旁阴冷地：“哎，有人看不惯九队的鱼塘，干这种事也太欺侮人了。”九队的社员听了他的话，有的人跳

了起来。

白汉成趁着人们意见纷纭，假惺惺地：“大家不要吵啦，二全子年轻嘛，认个错就行了！”

周昌林跨上堤岸，听到白汉成的话，他目光锋利，声音沉静地：“你要二全子认错，根据是什么？”

白汉成色厉内荏地：“阮富刚亲眼目睹，这还会错？”阮富刚点着脑袋。

周昌林：“这就难说了，搞阴谋诡计的人，总是骂别人不正派。”

白汉成做贼心虚，听了周昌林的话，不觉语塞。

周昌林转对大伙儿，冷静沉着：“同志们，大家想想，为什么不早不晚，小凉河要动工了，却发生这件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员们一听，纷纷同意周昌林的看法。

周昌林转向徐振才：“老徐，今天这件事，不那么简单，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

徐振才余怒未息：“反正有人看不惯我们这个大鱼塘，看不惯也不能这么干吗！”

白汉成又气壮起来：“说的是嘛，人家九队是夏副主任肯定的先进典型，年年粮食增产，群众生活热热呼呼，合情理，得人心。周队长，你也跟人家学学嘛。”他瞄瞄周昌林，自以为将了他一军。

周昌林色正词严：“九队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是你说的那种合情理，得人心，我们不但不能学，而且还要

斗，这没有什么客气的！”

徐振才的火气一下子迸发出来：“这几天，我算把你的心思看清楚，你学也好，斗也罢，告诉你：大鱼塘，不能填；小凉河，我不治啦！”“当”地一声，徐振才气呼呼地把周昌林送给他的那把新锹，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

周昌林痛心地看着远去的徐振才，神色严峻。

几人合抱的大树下，徐振才独自坐在树根上，愤愤地喘着粗气。看到周昌林提着锹寻来，转身躺下，两手枕头，不理睬他。

周昌林走近他，沉痛地：“老徐啊！你今天不单单是摔的一把锹，你是把党的期望、群众的心愿都摔掉了，你是对群众奔社会主义的热情，狠狠地砸了一闷棍啊！”

徐振才猛的跳起，走到大树背后，又转了出来：“哼！想搞垮我们九队这个典型，没那么容易！”

周昌林一针见血地：“想搞垮你们九队的人是有的。”

徐振才：“谁，你说出来。”他又转过身去。

周昌林不慌不忙地：“白汉成，阮富刚。为首的还就是你自己！”

徐振才似听惊雷，猛又转过头来：“什么，我？！”他气愤地绕了个圈：“周昌林同志，你倒是说说清楚，我是怎么为首啦！我徐振才这几年辛辛苦苦，赶早摸黑，吃在风里，泡在水里，九队的产量年年上升，县里评我们先进队，这不是吹出来的。现在，我不但把队里的粮仓装满，还狠抓副业，要

让群众的口袋也塞满。我这样关心集体，关心群众，这是在搞垮九队？嘿嘿……你别忘了，九队是富了又富的典型！”他猛的又坐到树根上，用衣襟扇着风。

周昌林针锋相对：“你们九队，原来是个先进队，这不假。可是你现在不抓阶级斗争，白汉成、阮富刚把你包围起来，混水摸鱼，大搞资本主义，……徐振才同志，农业是基础，可你呢，挖掉麦田去扩大鱼塘，抽掉劳力，外出做工，大搞以副压农……”

徐振才又跳了起来。

周昌林：“你还跳，跳什么？就看看你们九队的农业吧，你离开了党的路线，你们的产量七二年是全公社第一名，七三年成了第七名，今年呢，九队是倒数第一名。老徐啊，你真的是关心集体，关心群众吗？你是起早摸黑，辛辛苦苦，可辛辛苦苦决不能掩护你的路线错误！你那个富了又富的典型，只能是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标兵。”

姚妈妈和姚梦田过来，听着他们的交锋。

周昌林：“夏副主任封你是‘不倒翁’，抓住你不放，你得意的很哪？老徐，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我们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批臭的东西还会回来，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有人在走，你以为你举手抬脚都是干社会主义？可知道，你是个队长，你手中有权。白汉成、阮富刚看中了你，是要你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打掩护；夏副主任看中了你，也是因为你手中有权，是要你支持、执行他们的错误路线！”

徐振才开始思考起来。

姚妈妈指着徐振才：“振才，你今天在鱼塘说的都是些什么话，还象个共产党员吗？”

周昌林：“照你那样，一不要分田分地，二不要改变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牌子，你九队就要变成资本主义的了。”

徐振才：“你别吓唬人！”

周昌林：“不吓出你一身冷汗，你不知道它是砒霜。”

他拿出那张陈旧的“契约”，递到徐振才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徐振才一看，脸上也布上了一层阴云：“你拿这个干什么？”

周昌林：“你希望这样的日子再来吗？”

徐振才咕嘟着：“怎么会……”

周昌林又拿出一张纸递给徐振才：“你再看看这个。”徐振才接过一看，吃惊地：“互助合同！”

姚梦田冲了上来，对着徐振才：“舅舅，我懊悔死了，我……上了白汉成的当呀！”

姚妈妈：“兄弟，你要梦田过好日子，你看看这张合同，不就是你当年的卖身契吗？”

周昌林：“你仔细地看看吧！”

徐振才看合同，不由得直冒冷汗。

余志芳骑车驰来，发现躲在大树背后偷听的阮富刚。



余志芳：“阮富刚，我正要找，你来。”

阮富刚无可奈何，走出树叉，跟着余志芳垂头丧气而去。

徐振才、周昌林并肩坐在大树下。余志芳推车与阮富刚一起来到这里。

余志芳：“徐大叔，鱼苗的事查清楚了，白汉成串通了阮富刚，用九队的名义，大搞投机倒把。他还和县里的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把九队外出的社员，变成他们地下包工队，你看看，白汉成捞了多少！”他递去材料。

徐振才翻着材料，更是阵阵冷汗。

阮富刚喊叫起来：“队长，偷牛的是白汉成，我只是拔了一根桩啊！”

余志芳：“你那个小生产的自发思想再不改，那是很危险的。”

阮富刚连连点头：“对，对！我改，我改！”

周昌林：“老徐，这你该明白了吧！”

徐振才看完材料，抬头愤怒地：“白汉成！”

白汉成一惊，忙合上帐本。

周昌林，徐振才，余志芳，阮富刚，张二全，江春梅，姚梦田等十分严肃地走进大队办公室。

白汉成惊怕地：“老徐，别误会，别误会……”

周昌林冷冷地：“白汉成，你昨晚上到哪儿去啦？”

白汉成支支吾吾：“我……，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阮富刚喊起来：“我揭发，你昨天晚上带把锹在鱼塘边干什么？”

白汉成推赖地：“哦，对，我捉黄鳝去了呢！”

徐振才：“捉黄鳝干什么带把锹？”

白汉成：“这，这……”

周昌林拿出一只军用鞋，放在白汉成的眼前：“这鞋是你的吧？”

众人齐声地：“说！”

白汉成望着鞋，吓得七魂出窍，瘫在椅子上。

### 三十

徐振才回到自己家里。他撕下门上的对子和横批，又进堂屋把墙上的图表揭下来。他回过头，正好看到桌上的不倒翁，一手抓起它，回身跑出大门，狠劲地向空中丢去……

不倒翁在空中飞过，不偏不倚，正好被在小凉河中挖泥的张二全接住。

张二全笑着喊道：“嗨，我还以为是阮富刚摔砖头呢！”

徐振才扭捏地笑着，

周昌林仰面哈哈大笑。

堤上，堤下，劳动着的群众，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 三十一

拖拉机巨大的轮子轰隆隆地驶过镜头。

小凉河工地上，红旗招展，歌声豪迈。

周昌林，徐振才和我们所熟悉的人们，挑着担，推着车欢快地从镜头前掠过。

夏副主任那个家，此刻，显得阴暗无光。

夏副主任猛摇电话机。

小凉河工地指挥部，一片热烈紧张的气氛。

张二全在听电话：“哎，夏副主任，你等一下……”

屋里的群众闻声都围了拢来。

周昌林站在人群的前头。

张二全：“夏副主任来电话，他说，他还没有撤职，还得听他的，小凉河不准开工！”

群众愤慨地抗议：

“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的计划是县委、公社都批准的！”

“夏副主任没有权力推翻县委的决定！”

“我们坚决不同意！”

周昌林接过话筒：“你听到群众的声音了吧？我们正是执行了县委的决定。根治小凉河，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一组组热情劳动的镜头。

夏副主任的电话里，传来了群众愤怒宏亮的声音，象一股洪流冲进他这阴暗的巢穴。

“小凉河一定要开！”

“我们不同意夏副主任的决定！”

“对于错误的领导就是要顶！”

夏副主任大吃一惊，手抓电话，呆若木鸡……

震天动地的锣鼓声。

小凉河完工了。

两个队的社员们热烈地庆贺着。

霞光万道，小凉河波光闪闪，河面上扎着各色彩旗的船只穿梭往来。

周昌林、徐振才手执铁锹并肩迈步走在笔直的小凉河堤上。

徐振才扬扬手中的铁锹，兴奋地：“昌林，我要永远拿着它大干社会主义哪！”

周昌林双目炯炯凝望着前方：“干社会主义光握紧这把锹还是不行的。”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这儿要不断学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说得好：走资派还在走，我们是斗了还要斗啊！”

周昌林用力猛拉钟绳。

钟锤摆动，发出铿锵宏亮的钟声。

在宏亮的钟声中——

江南春景，河渠成网，田地成方……

钟声回荡……

一尊大钟缓缓入画……

大钟徐徐已成特写……

大特写的钟渐隐，在宏亮的钟声中渐显两个大字：剧  
终。

## 从反动电影《千秋业》 看“四人帮”乱军篡权的狼子野心

上海警备区某部 丛 军

上海电影制片厂《千秋业》摄制组

“四人帮”反军乱军，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张春桥、江青亲自出马授意炮制反军乱军的反动电影《千秋业》，可以看出“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搞垮军队，急于阴谋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对驻京部队搞“突然袭击”，“三箭齐发”后，又不顾毛主席的严厉批判，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猖狂的进攻。江青于三月五日狂叫，要对部队“放火烧荒”，“要夺权”；王洪文也恶狠狠地跟着吼叫，要对部队的高级机关“揭”、“砸”、“炸”，妄图摧毁无产阶级的钢铁长城，夺取军权，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黄粱美梦。为了配合他们的罪恶阴谋，张春桥、江青亲自授意安插在军队管文化工作的一个黑干将，找人炮制了一个以写部队老中青三结合为名，攻击部队革命老干部是走资派的反动电影文学剧本。这个文学剧本经过两易其

稿，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完稿后，由“四人帮”管部队文化工作的那个黑干将急急忙忙地拿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去拍摄。这个反军乱军的反动剧本，理所当然地被“八一”厂的同志抵制了。但是，“四人帮”贼心不死，又于去年一月把本子偷偷摸摸地带给他们在上海的一个余党。那个余党一看剧本，感到内容“触及时事”，正合“四人帮”在政治上阴谋篡党夺权的迫切需要，不禁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剧本还没修改好，他们就把拍摄这个电影列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重点，迫不及待地成立了摄制组，又是帮助挑选演员，又是限期完成任务，说什么象这样的片子“要越快越好，晚了就没有意思了，形势逼使我们不得不缩短拍摄的周期”，等等。他们还急急忙忙地把剧本先在他们把持的一个文艺刊物上发表。

为了突出反军乱军、篡党夺权这个主题，在剧本的题目上，“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亲信也煞费了心机。这个反动电影剧本一九七四年秉承“四人帮”旨意炮制时，定名《时代的召唤》。但剧本攻击的是部队老干部，颂扬的是“四人帮”所理想的“新干部”，用《时代的召唤》未免不够切题，所以他们又把杜甫“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句诗拣过来，把“四人帮”所理想的“新干部”喻为“新松”，要让他们“高千尺”，爬到高级领导岗位上去；把我们部队的革命老干部比为“恶竹”，叫嚣要“斩万竿”，打倒一大批。于是，剧本改名为《新松千尺》。“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亲信还是感到没有说到本质上，又改为《新松涛》，可是，这只说了一面，没有说到另一面。他们黔驴技穷，就抢来外省准备发

表的长篇小说《千秋业》的书名，来作为剧本的剧名。这实际上是向人们自供：他们树“新松”，斩“恶竹”，目的是为了帮助“四人帮”反军乱军，急于完成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的“千秋大业”！

现在让我们看看《千秋业》是怎样为“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千秋大业”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的。

“四人帮”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党分子一样，为了篡党夺权，都拚命地要抓枪杆子。他们污蔑毛主席亲手缔造培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可靠”，叫嚷部队是“老家伙治军”，“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必然走到走资派”，要揪“军内资产阶级”，揪“戴红五星、红领章的走资派”，妄图把我们部队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打下去，把军队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没有来得及出笼的反动电影《千秋业》就是按照这个反动调子干的。

《千秋业》闭眼不看我军各级领导班子坚决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执行老中青三结合原则，老干部精神焕发，新干部朝气蓬勃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先捏造了一个部队没有老中青三结合、师军以上领导干部“老”的假象。在电影中，部队的领导干部岂但老，简直是“老态龙钟”，连路也走不动了。副师长肖克敏爬一个小小的山也气喘吁吁，跟在后面的师政委刘文恒则是步履艰难。看！《千秋业》正是借此向人们宣扬江青的反动观点：“老的那么老了，怎么打仗？”这还不是“老家伙治军”？



《千秋业》写部队干部“老”，不仅是写身体衰老，更主要的是写思想衰老。《千秋业》极力刻划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仍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继续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处处抵制毛主席革命路线，跟无产阶级相对抗，也就是“四人帮”所说的“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副师长肖克敏就是按照“四人帮”的这个反动论调捏造的军内资产阶级的典型。这个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立过战功的老干部，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党的十大以后，仍然竭力反对把自己的下级提为自己的上级。当组织上把他过去的通讯员、“04”团的团长杨玉清提为副军长时，他满肚子气；当杨副军长直接来领导他搞进攻演习时，他竟想用“撂挑子”不干来对抗。他还反对把一个年轻的连指导员提为团政治处主任。肖克敏就是这样顽固地反对毛主席肯定的老中青三结合原则，打击和压制新干部。对这样的部队干部，“四人帮”当然要“夺权”了。

“四人帮”大叫大嚷党内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千秋业》也把肖克敏写成了经验主义者。部队由反坦克防御转入反坦克进攻，肖克敏凭着搞防御演习“准备了一个月还感到不足”的老经验，不相信部队能在几天内拉得出去；他更不相信年轻干部杨玉清能领导好师里的进攻演习，公然反对军党委的决定。他为什么这样呢？《千秋业》通过肖克敏的口说，是因为“工作太忙”，不肯学习所致；他不肯学习还自以为“干了这么多年革命，总还懂得一点什么”。一句话，这个老干部被丑化为十足的经验主义者。《千秋业》通

过歪曲、伪造肖克敏这样的部队老干部的形象，恶毒地告诉人们：这些“军内资产阶级”在部队是怎样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在“四人帮”眼里，“军内资产阶级”“层层都有”，不但师以上有，而且师以下也有，所以应该层层揪。《千秋业》除捏造了一个副师长肖克敏外，又着重地写了一个科长孙良。孙良“不良”。他对领导奉承拍马，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对待下级则一再训斥。因为他有这一手，博得了当权派肖克敏的欢心和信任，肖曾几次建议提他当师副参谋长。孙良还有资产阶级的野心，他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杨玉清被免职了，他幸灾乐祸；杨玉清当副军长了，他主动去检讨；而在肖副师长和杨玉清之间，他又搬弄是非，制造矛盾，自己则准备看新任副军长的笑话。象孙良这样的形象，哪里还象个解放军干部，简直就是国民党反动军队里那些尔虞我诈，狠毒阴险，欺下拍上的反动军官。

孙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千秋业》告诉我们：他家庭出身好，而且是一九四九年参军的，还去过朝鲜战场。这就是说，孙良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军队里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也就是“四人帮”所说的：部队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一大批资产阶级手里，“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军队不可靠”，必须“从组织上动大手术”，用千尺“新松”来换万竿“恶竹”。这跟张春桥《二月三日有感》中狂叫“总把新桃换旧符”，完全如出一辙！

那么，“四人帮”所理想的“新干部”到底是怎样的人

呢？就是他们所说的“领导熟悉，群众拥护，上上下下”，实际上也就是“四人帮”熟悉，执行“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得到他们手下的“小兄弟”支持的人。这完全是与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相对抗的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千秋业》精心塑造的“新干部”杨玉清的形象，就是“四人帮”组织路线的产物。杨玉清所以会一下子从团长升到副军长，除了是师政委、军长熟悉之外，还因为他是具有“四人帮”那样反革命特征的人。

“四人帮”是一些不懂马列，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只会搞阴谋诡计的反动家伙，却偏偏要装成什么都懂的“天才”，到处招摇撞骗。《千秋业》中的杨玉清也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飞扬跋扈，不要党的领导，凌驾于党委之上的太上皇。国防施工，他既没有接到上级党委的通知，也没有经过团党委的讨论，就擅自要连队停工；他由团长一下子提到副军长，直接代表军党委领导师党委进攻演习，照理他应该先让师党委把方案拿出来大家讨论，可是他不，他轻率地否定了老干部的意见，凌驾于师党委之上，坚持自己把全师兵力和驻地民兵全部拉出去偷袭敌人的冒险计划。

“四人帮”所鼓吹的文艺作品的英雄，应该是“身上长刺”，“头上长角”，象“四人帮”那样一手拿着“帽子”，一手舞着“棍子”的打手。杨玉清也正是这样的人。他对老干部动不动就训斥，说人家“继续革命的精神不如以前”，说人家“不肯学习”；老干部批评他骄傲自满，他就给人家扣上“抵

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帽子；别人说他“顶撞领导”，他就拿着“中庸之道”的“棍子”向人家打过来。他对老上级副师长肖克敏，先用“大帽子”扣，用“棍子”打；接着又是拉。软硬兼施，“拉”、“打”并用，这正是“四人帮”惯用的反革命手法。

总之，杨玉清的形象，就是“四人帮”所理想的反革命走卒。杨玉清要爬上高位窃取兵权，也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而长期梦寐以求的。《千秋业》叫嚷把军队的领导权交给杨玉清这样的人，这就等于要把军队的领导权交给“四人帮”一伙，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来改造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共产党缔造和培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我军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经受长期战争考验，又经过历次路线斗争锻炼的革命老干部，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有着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赤胆忠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建设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更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四人帮”就曾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必然把我们军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

法毁我长城，篡夺军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首先得把一大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部队老干部打下去，换上他们的人，由“四人帮”来控制军队。他们叫嚷：“揪军内资产阶级”，写“军内走资派”的罪恶目的，就在于此。

《千秋业》完全是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炮制出来的大毒草。对于这样一个反动电影剧本，参加摄制组的军事顾问理所当然地提出了不同意见，而且基本上把这个剧本否定了。但“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知道后，竟下令摄制组对“人物的基调、矛盾的冲突、作品的内容不能改”。“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并气势汹汹地说：“军事顾问不愿干，就叫他走。”这些家伙是死心塌地要紧跟“四人帮”完成乱军篡军，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千秋大业”的。

但是，“撼山易，撼解放军难”。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压不服，整不垮的。过去林贼想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听调动。今天“四人帮”想毁我长城，不管是亲自出马也好，派他的走卒来捣乱也好，还是用文艺来反军也好，也都未能动摇无产阶级钢铁长城的一丝一毫。他们妄图实现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千秋大业”，只不过是一枕黄粱梦而已。《千秋业》这个反动电影没来得及出笼，“四人帮”反党集团就被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彻底粉碎了。他们乱军反军的罪恶言行，连同这个没来得及出笼的反动电影《千秋业》，成了全军和革命人民极好的反面教材。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 决不容许“四人帮”毁我长城

——记五一〇三三部队指战员抵制拍摄反军乱军  
毒草影片《千秋业》的一场严重斗争

《解放军报》记者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实现其篡权复辟的罪恶目的，一直对人民解放军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想要搞垮人民军队，毁我长城。但是，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切野心家的阴谋都注定不能得逞！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五一〇三三部队指战员抵制拍摄反军乱军毒草影片《千秋业》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为了加速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妄图从内部把军队搞乱，疯狂地利用文艺大造反革命舆论。大野心家江青指令她的一个亲信，物色人写一部所谓反映部队文化大革命中提拔新干部的电影。这部电影文学剧本初稿写出以后，“四人帮”通过在上海的黑干将，交给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要上影列为“重点片”、“一号片”，要求“调最好的导演，最好的演员，用进口胶片”进行拍摄，并强调“要今年八月一日出片”。这就是那部反军乱军毒草影片

《千秋业》。

“四人帮”对《千秋业》的拍摄工作自始至终关心备至。开拍后刚刚一个月，狗头军师张春桥就要上影汇报“摄制情况”。“四人帮”在上海的黑干将更是抓住不放，派人亲临现场，督阵指挥，而且三令五申：“这是一场斗争，要保密。”

《千秋业》这部影片，打着贯彻“老中青”三结合的旗号，把一个自封为“正确路线代表”，实则权欲熏心的野心家吹捧为优秀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把我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大批老干部分别丑化为“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经验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分子”、“两面派”，“思想落后于形势”的“保守派”。这个影片挂着“反潮流”的幌子，以极其恶毒的手法，丑化人民军队，否定我军光荣传统，破坏我军铁的纪律，为反党乱军提供炮弹，制造舆论。它是射向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一支毒箭，是烧向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一把邪火！

去年六月上旬，五一〇三三部队接受一项任务，要求派一个营的兵力协助拍摄《千秋业》影片，并派出领导干部担任军事顾问。经部队党委研究，并经上级批准，决定派五一〇三三部队的一个连参加拍摄，由副师长董煜、作训科长李庆麟等五人组成顾问组，承担这项任务。顾问组去上海接受任务前，部队党委特别嘱咐他们，一定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用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文艺思想指导行动！

六月十五日，董煜、李庆麟来到上海第二天，接到《千秋业》分镜头剧本。董煜、李庆麟一看，剧本中脱离生活真实，

违背军事常识之处很多,更严重的是,有些情节肆意攻击人民军队,丑化我军干部战士,令人不能容忍。董煜、李庆麟十几岁就参加人民解放军,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培育的人民军队充满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眼看有人用电影攻击这支军队,在他们心里怎能通得过!从其它部队借调来的李长华等三名部队演员接触剧本后,也发现其中有严重问题。董煜、李庆麟同这三名部队演员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应该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第三天,在《千秋业》摄制组召开的会议上,董煜和李庆麟就剧本存在的问题,严肃而坦率地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剧本把老干部统统打成民主派、保守派、绊脚石,这不符合毛主席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也不符合部队实际情况。第二,剧本所描写的年轻干部杨玉清,没有体现党对他的培养,也看不到老一辈革命者的传帮带,宣扬的是“天才论”;同时,这个杨玉清自以为是,动不动训人,仅这一点,就不符合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第三,剧本中多处煽动下级对抗上级,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完全违背了毛主席亲手制订、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否定了我军的光荣传统。第四,剧本严重歪曲我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泄露我军军事机密。董煜和李庆麟还一针见血地质问:“弄这样一部电影,是不是想把部队搅乱?”

这些意见得到摄制组广大革命同志的支持,却激怒了“四人帮”的追随者。为稳住阵脚,没等董煜、李庆麟把话说完,他们就吓唬军事顾问说:“摄制《春苗》时也有人顶,现在



怎么样？”会上，他们威胁恫吓，会下，更是不择手段，向军事顾问施加种种压力。军事顾问的活动受到追查，还限制演员和顾问接触。同时，他们立即把军事顾问的“来沪表现”向“四人帮”在上海的黑干将做了汇报。这个黑干将大为恼怒，让人对军事顾问传话说：“电影的基调已经定了，今后，你们在军事上当好参谋就行了。”董煜气愤地说：“这话不对，把军事和政治分开，这是林彪那一套！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既然请我们当顾问，政治、军事我们都要问！”

在严重的压力面前，董煜、李庆麟没有屈服。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主席的教导何等深刻，又何等亲切啊！董煜、李庆麟从这里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把斗争情况向部队党委做了汇报，得到党委的有力支持，更加坚定了信念。

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董煜和李庆麟一直坚持进行斗争。摄制组的绝大多数同志也对剧本持有不同意见，许多人怀疑剧本的真实性，许多演员拒绝按剧本丑化人民军队的意图行事。政治思想上的一致，使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

六月下旬，《千秋业》摄制组来到五一〇三三部队驻地附近拍摄外景。

董煜、李庆麟根据部队党委指示，把前一阶段的斗争情况向参加拍摄工作的三连干部战士做了详尽介绍。三连党支部组织全连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团结群众，开展斗争。

在拍摄“施工回营”一段时，影片要求干部、战士仨一群、俩一伙，挽臂挎膀，军装不整，进行拍摄。三连干部战士一眼看出，这是有意丑化我军形象。有人让指导员曹汉华把衬衣襟散放在外边。曹汉华当即指出：“这不符合军容风纪。”那个人说：“你是干部嘛。”曹汉华说：“官兵一致，是我军的光荣传统。”那个人说：“这是艺术。”曹汉华说：“艺术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不能脱离政治！”顶住了这一错误做法。

剧本打着“反潮流”的旗号，肆意践踏我党我军纪律。许多镜头宣扬下级可以随意顶撞上级，下级组织可以拒不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班长陈国胜带领全班战士重温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中央军委颁布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大家说：一切行动听指挥，对上级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如果发现命令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地方，可提出建议。但在上级未改变前，仍须坚决执行。这样，才能保证我军的集中统一。剧本宣扬的那一套，就是要把部队搞乱。

荣获“鲁西战斗模范连”的三连干部战士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剧本开展了群众性的分析批判，先后几十次通过导演、顾问组、党支部反映意见。

在拍摄结尾的镜头时，影片为了突出那个所谓的“接班人”，让师政委在杨玉清左边拿地图，副师长在右边递望远镜，然后，用特写镜头把杨玉清单独推出，做为剧终。这种设计，集中暴露了炮制者歪曲和篡改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的险恶用心。顾问组和三连干部战士尖锐指出，看起来这是

一个镜头处理问题,实质上,是对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的根本态度问题。意见提出了,但是,他们拒绝修改。

他们不改,我们干我们的!三连党支部号召全连立即行动起来,掀起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高潮,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来分析影片的问题。在部队党委的领导下,三连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与影片对我军的污蔑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促进连队建设。影片破坏革命纪律,三连专门进行了一次遵纪守法教育,宣扬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典型。影片否定我军光荣传统,三连特意请董煜副师长讲我军革命斗争史,进行传统教育。影片歪曲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三连坚持抓路线教育,促军事训练,三次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训练计划。这对“四人帮”反军乱军的行径,是一个有力的抵制。

去年九月九日,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利令智昏,以为时机成熟,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影片的炮制者为及早出片,竟强令摄制组在悼念毛主席逝世期间继续拍摄,甚至还要拍摄演习中开枪打炮的镜头。军事顾问组、三连干部战士、兄弟部队以及摄制组广大干部、演员、工人拒绝参加拍摄,纷纷质问:中央公告已明确通知,在悼念毛主席逝世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你们还让大家作戏拍摄,究竟执行的是哪一家的命令!见此势头,影片炮制者赶快打发人到北京请示“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回来

后传达说：文化部有指示，继续拍摄。并恶毒扬言：“周总理逝世，我们也照样拍了嘛！”干部战士义愤填胸，怒不可遏，纷纷斥责说：不准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准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影片炮制者坚持按照文化部指示，于九月十二日又开始了拍摄工作，但由于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和演员的斗争，他们不得不取消了拍摄“打炮”镜头的计划。副师长董煜为此代表顾问组严肃声明：“你们无视顾问组和广大干部战士的意见，我们将不在此片上署名！”

面对五一〇三三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义愤，《千秋业》的炮制者恼怒在心，便向“四人帮”在上海的黑干将告阴状，说什么该部队对拍摄此片不热情、不支持，遭到很大冷遇；说什么部队对此片反感很大，与军事顾问矛盾很多。对此，董煜、李庆麟等顾问组的同志和部队指战员，满怀信心地迎着新的战斗，新的考验。

一声霹雳，一个激动人心的特大喜讯传来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顾问组和上影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一道，纷纷起来揭发“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投入了痛打落水狗的战斗。《千秋业》炮制者惊恐万状，立即要把军事顾问和外地演员“欢送”走，并在“欢送会”上继续为《千秋业》定调子，说什么“《千秋业》题材和本子是没什么问题的”，企图溜之大吉。董煜和李庆麟严肃提出几个问题，要求上影领导同大家一道追根究源，揭发批判。董煜和李庆麟提出：是谁授意作者写这部反党乱军影

片？是谁指令把这部影片列为上影“重点片”？是谁规定军事顾问只许管军事，不许过问政治？是谁指使人整部队和军事顾问组的黑材料？

随着揭发批判的深入，“四人帮”妄图利用《千秋业》反军乱军的阴谋大白于天下。他们梦想建立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千秋业”，一秋未过，便已土崩瓦解。这部未及出笼的毒草影片成了“四人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

宜将剩勇追穷寇。早已对“四人帮”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五一〇三三部队广大指战员，仇恨的怒火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用各种形式，口诛笔伐，揭发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并以《千秋业》为反面教材，深入批判“四人帮”反党乱军的滔天罪行，燃起了熊熊烈火！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四人帮”妄图用各种手段毁我长城，但燕山依旧高耸，长城巍然屹立。那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伟大的长城面前，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落一个可耻的下场。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四日《解放军报》）

附：

电影文学剧本

千 秋 业



# 第 一 章

## —

嶙峋秀丽的群山，火一般的枫树林。

正是深秋季节。庄稼收割完了。放眼望去，山野里花果相映，斑驳摇曳，一片嫣妍。

坡上长着浓密的松林，一株株挺拔茁壮，枝叶青翠欲滴。

山风吹来，漫山遍野的松涛起伏滚动，汹涌澎湃，宛如碧绿的大海。

松涛边，一大片丘陵地带，是国防施工场地。

道劲的音乐中展现出喧嚣的施工场面，

敷路机和推土机在推土铺路；内燃凿石机在进行岩石穿孔作业；电动碎石机在加工碎石。战士们奋力工作，神采飞扬，欢笑声呼喊声不绝于耳。

副师长肖克敏和师司令部科长孙良沿山坡小路走来，肖克敏的警卫员跟在后面。

望着战士们施工的动人景象，肖克敏流露出满意的神情。



色：“部队真是生龙活虎啊！”

孙良：“国防施工不久就要结束了，全师的反坦克演习很快要在这儿进行，大家的情绪自然高涨。”

肖克敏向前走着，一面巡视施工部队，一面问道：“孙科长，各团的工程进度怎么样？”

孙良：“都很快，就是04团修到南面稻田那儿停下来了。”

肖克敏顺着04团的反坦克工事望去，前沿前的反坦克障碍物在一片稻田前中断了。

肖克敏停住脚步：“杨玉清怎么搞的？”

孙良：“我也正在找杨团长，他不在团里。”

肖克敏看了看附近部队。这是04团三连，战士们正在前沿阵地施工。他说：“把这儿干部叫来。”

孙良喊道：“三连长！李指导员！”

“到！”三连长鲁强和年轻的指导员李平同声答应着，急忙跑来立正站住。

肖克敏指着前面说：“你们那儿怎么停下来了？”

鲁强：“首长，我们团长指示，先做准备工作，那儿要调整一下。”

肖克敏：“有什么好调整的？”

李平：“如果按原计划施工，占生产队的耕地太多。”

肖克敏：“我们不会让生产队吃一点亏的！”

李平：“副师长，我们团长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既能加强反坦克工事，又能扩大耕地面积……”

肖克敏打断他：“他那个计划我知道，修梯田，修水渠，可是这一带缺少石头，那个计划实现不了！”

李平上前一步，急切地说：“副师长……”

肖克敏：“你们马上施工！”

他大步走开。

肖克敏走上山坡，生气地对孙良说：“这个小指导员儿刚从班长提起来，说话还带点儿骄傲情绪。”

孙良：“他是杨团长在三连蹲点的时候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又笑着加一句，“还真有点象他们团长呢。”

肖克敏：“把杨团长给我找来！”

孙良：“是！”

他急忙向坡下跑去。

## 二

师党委书记、师政委刘文恒从施工的人群中走出来。他五十二、三岁年纪，鬓发已染了一点白霜，稍显瘦削，目光却炯炯有神，他显然参加了施工，一面走一面拍打袖子上的土。

他走近肖克敏。

此时，肖克敏正被几个参谋和机要人员包围着，他们把打开了的文件夹递上来，请肖克敏签批。

那些人离开后，刘文恒说道：“老肖，我现在就到军

里去。”

肖克敏：“向上面反映一下，最好叫师长回来指挥这次演习。”

刘文恒：“恐怕暂时回不来，军区读书班还有一个多月才能结束。这副担子，只好由咱们挑了。”

他们并肩走着。又一个参谋向肖克敏敬了个礼，送上一个文件夹。

孙良从斜后方走来。

肖克敏显然因为大小事情都找他签批感到恼火，他说：“师里缺个副参谋长。副师长嘛，眼下也只有我一个，真是忙不开呀！”

刘文恒：“那你还不愿意提新干部。”

肖克敏：“政委，我是想从老的里面找一找。如果一定要提个年轻的，嗯……杨玉清和孙良比较起来，还是孙良能凑合一下。他当科长也有年头了，熟悉司令部机关业务。”

听了这话，孙良放慢了脚步。

刘文恒：“你还是这个意见。”

肖克敏：“我知道，你们都想提杨玉清，可是他太骄傲了！他四九年一参军就给我当通信员，是在我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还是我对他了解得多！”

孙良走到一辆坦克后面去。

刘文恒停住脚步，诚恳地说道：“老肖，玉清是谦虚谨慎的，你不应该对他有成见看法。”略停一下，又说道，“关于如何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干部路线问题，我还有很多话

要和你讲。”

肖克敏不大高兴地说：“你在常委会上讲得不少了。”

刘文恒耐心地：“可是你没有听进去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两天身体怎么样？”他拿出一张医生证明递给肖克敏，“你看：医生建议你休息一段时间。刚才军长打电话通知我去开会，还问到这件事。”

肖克敏急忙问道：“你是怎么回答的？”

“你紧张了？”刘文恒笑道，“我说，如果让肖副师长指挥这次演习，他的病会减轻的！”

“啊，政委！”肖克敏松了一口气，“你是了解我的！让它休息去吧！”他把那张医生证明胡乱塞进衣袋里，精神抖擞地把手一挥，“走！”

他一口气冲上高岗，气喘吁吁地双手插腰站着，对艰难走上来的刘文恒哈哈大笑：“怎么样？不能不服老吧？”

刘文恒笑着摇摇头：“不，不能服老！”

他走到肖克敏身边。

这两个老战友亲切地并肩站着。坡下停着一辆北京牌越野车。

肖克敏豪迈地：“对！革命者是永远不会衰老的！”

刘文恒俯瞰山野，话语里有炽热的感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老一代的革命青春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身上焕发出来，让我们的队伍永远有新的血液，永远保持蓬勃的朝气！”

孙良看见肖副师长正送刘政委上吉普车，便走过去。

肖克敏：“小玲今天从水库回来，你又进城了。”

刘文恒微笑道：“总会见到的。”

车子开动了，拐上公路疾驰而去。

孙良出现在旁边：“小玲？政委的女儿？”

肖克敏：“你还不知道，咱们政委早把他女儿送到这松树坡大队插队落户了。我那小柱子高中毕业后，我也打算把他送来。”他转向孙良，“杨玉清呢？”

孙良：“找石头去了。”

肖克敏拧起眉毛：“什么？”

孙良：“他和赵副团长找了一整天石头了。”

肖克敏生气地：“岂有此理！他在哪儿？”

孙良指着远处的山岗。

肖克敏望着山岗，把手向后一伸：“警卫员！”

他的警卫员知道这个习惯，急忙把一个大望远镜递到他的手上。

这个望远镜很旧了，漆皮掉了一大块，露出黄沟。

孙良对警卫员：“怎么不领个新的？”

警卫员用手指了一下肖克敏的后背，悄悄说：“首长不让领。”

肖克敏用望远镜寻找杨玉清。

### 三

从望远镜里，我们看见团长杨玉清正向一个土岗上攀登。他三十七八岁年纪，身材壮实，浓眉大眼，神态沉稳刚毅。他手里拿一个卷起了的大地图，背一个大帆布挎包，浑身是土，军裤已被水打湿。

赵副团长和一个参谋跟在后面。

赵副团长：“团长，这里真缺石头呵！问了几个老乡，都说没有。”

杨玉清：“是啊，从北山运又太远。”

他把毛巾递给赵副团长擦汗，望着前方。

前面不远处是奔牛河。河岸上，有几个工兵正在架设便桥。

河对岸山上，站着六十多岁的老贫农郑老山。他正在砍木桩，看见杨玉清他们，便把手在嘴边卷起喇叭筒，大声喊道：“杨——团——长——”

杨玉清也高声喊道：“老——山——大——伯——”

他高兴地说：“老赵，去向他请教一下！”

他们走近河水。

河水很深，奔腾咆哮着。

那些工兵正用定向爆破抛射绳索，轰然一声，一条粗绳

飞向对岸，绳端铁爪钩抓住树丛。

杨玉清走过去，跟工兵们说了几句什么，双手抓住悬空的绳索，飞一般攀缘过河。

山岗上，郑老山、杨玉清和赵副团长亲热地围坐在一起。他们面前铺着杨玉清带来的大地图。这图是在一大张道林纸上自己画的，丘陵、河流、松林、农田等画得清清楚楚，标示出修梯田、水渠的计划草案。

杨玉清指着图说：“大伯，你看这几条反坦克沟，往北一延伸，通奔牛河上的两个扬水站；往南一延伸，可就是大片稻田哪！”

郑老山点点头：“是啊，几个队的并在一块，有六百多亩。”

杨玉清抓起一把泥土搓弄着：“这一带土质很好，为什么不修梯田？”

郑老山：“早就想修，一直抽不出劳力呀。今年粮食一入囤，劳力全上了水库，我若不是这腰上不吃劲儿，也跟着去啦！这条奔牛河常发洪水，非根治不可！哦，对了，你问石头的事，前年我那丫头小芸子带人找过，就是为修大寨田。”

赵副团长：“是郑芸同志？”

郑老山：“就是她。问她兴许能找到。”

三匹马沿着山路飞一般奔驰着。

年轻的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郑芸，松树坡大队民兵连长大奎和知识青年、团支部书记刘小玲骑在马上，一个个春光满面，雄姿英发。

吉普车从对面开来。

车子停住了。刘文恒打开车门：“小玲！”

小玲猛地勒住马，“爸爸！”她滚鞍下马，欢喜地扑过来，“爸爸！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水库上活太忙了。哎，快见见吧，这是我们县革委会副主任郑芸大姐，这是咱松树坡大队民兵连长大奎！”

刘文恒热情地握住郑芸和大奎的手。

郑芸忙说：“刘政委，真对不起，我们今天才撤回一批劳力来。”

大奎插上去：“我们是来支援你们修工事的，大队民兵随后就到！”

刘文恒：“县、社各级党委和贫下中农群众，已经给我们很大支援啦！”

小玲：“爸爸，你上哪儿去？”

刘文恒：“我开会去，你们先和肖副师长谈谈吧。”他伸手一指，“他就在那个山坡上。”

山坡上，肖克敏正严厉地批评杨玉清。赵副团长和孙良等在场。

肖克敏：“为什么还要等调整？我早说过了，我们不会让群众吃一点亏的！所有占的耕地一律按价赔偿，你不知



道吗？”

杨玉清：“生产队可以得到钱，可是国家少收了粮食啊！这松树坡大队的稻子和杂粮……”

肖克敏生气地打断：“我们是来搞演习和修国防工事的，不是来支农的！”

杨玉清诚恳地：“副师长，如果我们把搞演习和修国防工事，同支农结合起来，不是更好吗？进行战场建设，要考虑平战结合。我们那个建议……”

肖克敏又一次打断他：“这一带缺少石头，你们那个建议很难实现，而且上级也没有批下来！”

#### 四

城内。军长严明的家里。

会客室布置得简单朴素，但墙边摆满了书架，放着许多书籍，茶几上、办公桌上也是书。桌上有一叠材料。

严明正和刘文恒亲切地交谈。

严明：“杨玉清的建议，上级已经批准了。这是一件大事情，我们的青年同志很有远见哪！”他顺手翻一下那份材料，“你们师党委报请提杨玉清的材料，写了这么厚。”

刘文恒：“他的事迹再有几本也写不完。如果需要，我可以向军党委作口头介绍。”

严明没有说话，微笑着注视他。

从军长的笑容里，刘文恒敏感地察觉到一丝善意的讽

刺，那意思是说：你是那么喜欢杨玉清，要提他的心情是那么急切。

刘文恒不由收敛一下自己的感情。但他看见写字台玻璃板下的一张照片时，眼睛一亮，于是脸上露出与严明同样的微笑：“军长，你更了解他……”

他用手指轻轻敲几下玻璃板。

他们两个人会心地笑了。

严明小心地抽出那张照片说：“这是肖克敏在朝鲜战场上送给我的，他和玉清的合影。”

照片上，二十年前的杨玉清穿着被炮火撕碎的志愿军军服，雄赳赳地站在被炸毁的敌军坦克旁。肖克敏一只手臂吊在绷带上，微笑着站在他的身边。

画外严明的声音：“松山里的战斗，玉清一个人就击毁了两辆坦克和三辆装甲车，那时候他是个通信班长，才十七岁呀！”

刘文恒：“那次战斗，老肖指挥得很好。”

严明：“这是英雄的营长和英雄的战士。”

他放下照片，在室内缓缓踱着。

他停了下来，目光穿过窗棂，投向远处。

他深深思索着说：“当时，仗打得非常激烈，三连干部大部分伤亡了……”（化出）

炮弹爆炸，烟尘冲天而起。

严明的画外音：“敌人的坦克却疯狂地压了过来……”

敌军坦克和装甲运输车吼叫着向我阵地冲锋，美军步

兵抱着卡宾枪跟在后面。

我方阵地上，营长肖克敏左手负伤，吊在绷带上，探出身子望着前方，眼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

他右手向后一伸，头也不回地大叫：“通信员！”

深知他习惯的杨玉清急忙把一个大望远镜放在他手上。

肖克敏用望远镜观察着。

一颗炮弹呼啸而来，杨玉清猛扑在肖克敏身上。炮弹爆炸，碎石和黄土埋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急忙互相看看，都没有负伤，只是那个望远镜被炮弹皮擦掉了一大块黑漆皮，露出一道黄沟。

敌人坦克隆隆爬过我第一线阵地的堑壕。

我纵深阵地堑壕里，肖克敏艰难地跑着，一面大喊：“三连长！三连长——”他看见三连长牺牲了，悲愤满腔。他又叫：“指导员呢？一排长呢？”

一个战士：“他们都负伤了，抬下去了……”

肖克敏决定自己带队冲锋。他拿起一捆反坦克手雷，用力扯下肩上的绷带。

杨玉清抢上去一把拉住：“营长！你不能——”

肖克敏推开他。

这时，杨玉清挺身而出，跳上高阜大吼一声：“三连跟我来！挡住敌人坦克！”

他带着一群战士，猛虎一般冲向前去。

肖克敏指挥重机枪手扫射敌人步兵。

杨玉清以闪电般动作冲到第一辆坦克前，用力扔出反坦克手雷。坦克履带炸断了。

杨玉清击毁第二辆坦克。

战士们又击毁一辆敌人坦克。

一个战士用火箭筒打中一辆装甲车。

敌人退却了……

面孔被烟火熏黑、军衣几乎全部被炮火扯碎的杨玉清站在肖克敏面前。

肖克敏：“通信班长！我命令你代理连长，立刻巩固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

杨玉清激昂地：“是！”

肖克敏一把抓住他的肩膀，话语里有无限的爱惜和信任：“玉清……”

杨玉清亲切地：“营长……你放心！”

（化入）军长严明的会客室里。

严明望着远处，深思着。

他慢慢说道：“他们两个人的鲜血，是流在一起的。可是现在……”略停一下，他的语调变得沉重了，用手点了一下那份材料，“你们师常委研究上报这份材料的时候，偏偏是老肖持保留态度。”

他凝视着材料，没有再说下去，眼睛在说：为什么呢？

他有些激动地推开材料，在室内踱着。

刘文恒深有同感地说道：“在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个问题上，他有些想法很不对头。”

严明推开窗，望着远处。

外面是繁华的城市。工厂烟囱林立，马达隆隆，人们愉快又紧张地工作。汽笛长鸣，一列火车奔驰而过……

严明的画外音：“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多少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啊！”

刘文恒充满感情地望着军长。

严明缓慢深沉地说下去：“如果不及时培养出大批革命接班人，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可惜老肖这样的同志，理解得很肤浅！”

他走近刘文恒：“老刘，党的十大刚刚开过。你们在这次演习中，一定要根据十大精神，把这个问题抓好。”

刘文恒站起来：“是。”

严明：“要牢牢记住，选拔培养接班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而决不能有其它任何标准。”

刘文恒：“我们一定这样做。”

严明思索着说：“肖克敏提出要把孙良提起来当师的副参谋长。你坐下，把孙良的情况详细谈谈。”

## 五

永久性坑道工事旁。男女民兵跑上跑下参观着，和战士们愉快地说笑。

大奎对孙良说道：“孙科长，给我们分配任务吧！”

孙良笑道：“怎么能麻烦你们？”

大奎：“什么你们、我们的？师里规定民兵参加打集群坦克演习，先修工事熟悉一下情况嘛！”

孙良考虑着。

大奎：“你说，哪儿进度慢？”

孙良：“现在……就是这 04 团进度慢一点。”

大奎大手一挥：“民兵连干部到我这儿来！”

他带几个人跑开。

孙良追了几步：“哎！等一等！”

黄昏，松树坡村里，肖克敏住的房间。

孙良正向肖克敏汇报，外面人声鼎沸。

孙良：“我说不行，可他们偏要挑灯夜战嘛！”

肖克敏推开门，只见大队民兵和社员拿着工具冲向山坡。他从门后拿起一把镐，走出房门。

人们向山坡急进。

小玲：“大奎，得跟芸姐说一声呀！”

大奎：“哪儿也找不着她。你放心，支援部队修工事，她会百分之百地赞成！”

远处山岗上，杨玉清、郑老山、郑芸及两个参谋，正在兴高采烈地谈着。

杨玉清手捧一块从土里挖出来的石头，说：“这一带山包上都是这种石头？”

郑芸：“对了，前年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

赵副团长兴匆匆地走来：“团长，刘政委从军里打来了电话，咱们修梯田水渠的建议，上级已经批准了！”

杨玉清兴奋地：“好极了！这样一来，阵地也更加巩固。”

郑芸望着山野里的防御体系，感慨地说道：“这样的阵地是坚如磐石的，敌人坦克集群在攻到前沿阵地之前，就要受到许多层障碍物的阻拦迟滞，遭到许多层爆炸性器材的轰击和十几道反坦克炮火的阻拦射击，民兵打坦克、装甲兵和航空兵的力量还不在于内！”

郑老山：“冲到阵地前的坦克呀，也剩不了几辆啦！”

杨玉清：“就算他们多波次地突破了前沿，又会遇到更厉害的网状阵地和纵深阵地。在敌人的常规炮火和核轰击之后，我们可以依凭这些阵地向他们的坦克集群进行自由攻击！”

郑芸：“这真是一道钢铁的防线哪！”

杨玉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说过：‘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有了这样的阵地和我们军民高度的军政素质，有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就会组成一道道钢铁的防线！敌人《师、团野战条令》上规定，一个坦克师在二十公里宽的正面上发起进攻，当日任务是攻占对方五十公里至一百公里纵深地区，真是白日做梦！”

赵副团长鄙夷地一笑：“苏修叛徒集团，在吹牛方面素

来是有水平的呀！”

人们哈哈大笑。

帐篷外，三连指导员李平、四班长杜杰等，望着大队人马蜂拥而来，甚为诧异。

孙良骑摩托车奔来，与连长鲁强说了几句什么。

鲁强跑过来说：“指导员！松树坡民兵和群众帮助咱们修工事来了！”

李平：“孙科长怎么不拦住大伙？”

鲁强：“他拦不住啊！”他跳上一个高坡，大喊道：“全连带工具，紧急集合！”

杨玉清一行人惊奇地望着远处奔来的人群。

孙良边擦汗边说：“杨团长，群众热情真高，你们就配合一下吧！”

杨玉清焦灼的面孔。

漫山遍野是灯笼火把。人群逼近了。

战士们从四面八方涌出，向前冲去。

越野车开上山道。刘文恒见到这一景象，忙拍一下司机的肩膀：“快！”

杨玉清奔上高岗，大吼一声：“同志们！停下！停——



下——”

他冲过树丛，跨过堑壕，不顾一切地冲向人群。

小玲：“大奎！杨团长来了！”

正要动工的民兵和社员抬起头来。

## 六

杨玉清气喘吁吁地跑入人群，说道：“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援，可是这儿工程要调整，不要动工！”

大奎：“我知道，你们是怕多占耕地。”他对大家高声说道，“社员同志们！咱主力部队来搞演习，是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是为了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江山！这是一件大事啊！咱们应不应该让出点耕地？”

群众的吼声震动山谷：“应当让！”“这还有啥说的！”

一老社员激动地说：“打日本鬼子和蒋介石的时候，咱拆门板、扒房子支援军队，这点耕地算什么？”

大奎：“还说什么？干！”

杨玉清连忙上前拦住：“大奎，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既能修好反坦克工事，又能扩大耕地面积？”

大奎：“什么？扩大耕地面积？”

杨玉清指着山坡：“这一带山坡都是好土，如果都修上梯田，用石头结结实实地垒上两米的断崖，坦克就上不去。

宽七米到十米，可以防止坦克来回撞击石壁！这些梯田，就是很好的防坦克工事啊！”

人们兴奋起来。

大奎一巴掌拍在脑门上：“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个主意！”

杨玉清打开手中的地图，对大奎、小玲等说：“你们看，这些反坦克沟，往南开一段就是奔牛河上的扬水站，往南开就通六百亩稻田。这沟既是反坦克障碍，又是一条条的大干渠呀！”他又补充一句，“修梯田需要采石场，这问题郑芸同志已经给解决了！”

人们兴高采烈地欢呼着。肖克敏的稿落在地上。

郑芸拿着那张图走了几步，抑制着强烈感情说道“刚才杨团长他们跟我商量过这件事，他们画了这张图，把哪儿修梯田，哪儿开水渠，用多少劳力，多少时间，扩大多少耕地面积，全都标得一清二楚！为了备战，也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呀！”她已经抑制不住，激动地说下去，“部队一来，就和咱们一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请老贫农忆苦思甜，给小学生讲革命故事，带来一股强劲的东风！还帮助咱们修房、砌墙、打井、盖仓库、运粮食、砍柴、烧砖、扎针治病……”

群众热烈地补充着：“推碾子、喂牲口……”“挑水、扫院子更不用说了！”“还帮饲养场砌了个大猪圈！”

郑芸激昂地说下去：“他们坚决不愿意多占耕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们是坚决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

的！他们来搞军事演习，也是来支农的，来帮助咱们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促进咱们更好地学大寨，明年会是更大的丰收！可是，咱们不说谢谢……”她激动得几乎说不下去，“不说谢谢，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哪！”

大奎带群众振臂高呼：“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群众和战士喊着互相学习的口号，山野里满是欢腾的声浪。

刘文恒：“社员同志们！部队来到之后，得到大家热情支持，今天夜里的事更使我们感动。这些我不说了，郑芸同志说得对，我们是一家人哪！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创造战场！我们的人民战争，将构成一道道钢铁防线，胆敢入侵的敌人，一定要碰个头破血流！”

## 第二章

### 七

震动山谷的爆破，浓烟卷着石块飞满天空。山坡上，部队和民兵、社员一起采石、开渠、建造梯田，到处是欢快景象。

几个业余宣传队的男女队员一面劳动，一面鼓动着。

防坦克、防原子、防化学的永久性工事坑道口旁，团长杨玉清和战士们一同施工。

三连长鲁强和指导员李平兴匆匆地走过来。鲁强敞着领口，军帽推在脑后，浑身是土。

鲁强兴奋地：“团长！我们把后天的任务都抢出来了！”

杨玉清笑着责备他：“一高兴就这个样子。”他伸手把鲁强的帽沿用力往下一拉，转身望望工地，“各营进度都很快。一定要严格检查质量！”

鲁强扣上领扣说道：“放心吧。我们指导员把关可严得很呢！”

杨玉清望着李平，信任地点点头，又说道：“现在工事质量要求很严，”他顺手从高高的一叠空水泥袋上拿起一个袋

子——这袋子上标着500号水泥字样，接着说，“一点也马虎不得。”

李平：“我们一律按照规定，使用500号水泥。”

杨玉清：“好。”他一按坑沿上的木桩，飞身跳下坑道。

另一处，师吕参谋长从坑道口钻出来，高兴地环视四周。

离他不远的地方坐着孙良。他神色恍惚，目光忧郁，看也不看铺在膝上的地图，只顾吸烟。

吕参谋长：“老孙。”

孙良没有听见。

吕参谋长走近他：“孙科长！”

孙良一跃而起：“参谋长。”

吕参谋长：“我们的战场建设，受到上级表扬了。这是军里的电话记录。”他把一张纸交给孙良，又感叹地说，“你想想，如果全国各地都把反坦克工事和农田水利结合起来，那会是什么局面！”

孙良不自然地笑笑：“杨团长是敢闯……”

中午休息的号声。

吕参谋长：“到咱们这儿来联欢的空军同志要走了，我去送一送。你等一下副师长，一块检查工程质量。”

孙良：“是。”

防坦克炮工事旁，战士们纷纷到坡下帐篷边吃午饭。

空军业余宣传队女队员小金站在坡上，着急地寻找什么人。

河边上，另一个空军业余宣传队女队员小张跑了过来，一面整理着手里的几个空水泥袋。

小金喊道：“小张！快回去吃午饭！”

小张答应着，跑上坡。

小金：“午饭后咱们就回去了，都等你呢。”她看看对方手中的东西，“咦，这是什么？”

小张晃晃手中的水泥袋：“在修扬水站的地方拣的，回去做道具用。”

小金：“哎呀，这是水泥袋子，听说要上交的。”

小张：“那怎么办？送回去来不及了。”她看见防坦克炮工事旁边有一叠空水泥袋，于是说道，“就放在这儿吧，让他们一块上交好了。”

他们两人把五张水泥袋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叠水泥袋上面。

我们看见，原来那一叠水泥袋上标着500号，而她们放上去的五个袋子是150号。

两个女宣传队员手拉手跑下坡去。

孙良慢慢走上来，在防坦克炮工事旁停下，然后坐在石头上。

他拿出吕参谋长刚才给他的那张电话记录纸，看了一眼，恼怒地把它摔在一边。略停一下，又用手揉搓了塞入衣袋。

他吸着烟，目光茫然若失。

他的耳边响起肖克敏的声音：“……如果一定要提个年轻的，嗯……杨玉清和孙良比较起来，还是孙良能凑合一下，他当科长也有年头了，熟悉司令部机关业务……”

他紧紧蹙起眉头，用力吸一口烟。

忽然，他看见身边水泥袋子上的标号，眼睛一亮，抓过来仔细看。上面标着 150 号。他急忙又抓过几个看一下，一共五个 150 号水泥袋。

他猛地站起身。

肖克敏带着质量检查组正向这边走来。

## 八

坡下小树林子里，停着两辆坦克，几个坦克乘员正和四班战士一起休息。

一个坦克乘员问杜杰：“四班长，你们这个小兵豆子，”他用下巴指一下董柱，“是哪一年的兵？”

杜杰：“你问董柱啊，今年才入伍。”

坦克乘员一拍大腿：“嘿！了不起！上次合练，我们扮演蓝军，他的动作真灵巧，接近坦克象闪电一样！”

性格诙谐的孙宝全笑道：“你说董柱灵巧？哈！他刚当兵的时候，就别提有多笨！”他嘻嘻哈哈地坐在坦克乘员旁边，指手划脚地讲起来，“我们班长给他讲四种子弹的区别，嗷，这是穿甲弹，这是燃烧弹，这是曳光弹，这是普通弹，讲

了好几遍他也弄不清楚……”

大个子战士魏刚看不过了，打断他：“我说孙宝全，你怎么老提人家那一段？你有完没完？”

孙宝全：“哎，事物的发展总有个过程嘛！董柱，我说的对不对？”

小战士董柱从来腼腆，经孙宝全当众一“将军”，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我妈说我从小就笨。”

杨玉清背了一个大挎包和鲁强一起走来：“孙宝全又欺负董柱了？”

众人连忙起身围上来：“团长！”

孙宝全笑道：“团长，你在我连蹲点，又跟董柱订了官兵互教互学的公约，谁还敢欺负他呀？”

杨玉清笑道：“我看不一定。”他拉着董柱坐下，“你得学会辩论，不然说不过他们。哎——”他发现董柱的袜子脱落下去了，伸手帮他提上，董柱羞红了脸，连忙自己提上另一只。

人们哄笑着，挤挤撞撞地围着团长坐下，有人递过水壶。

“什么知识、本领，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杨玉清喝了一口水，说道，“董柱批判了林彪的‘天才论’，白天黑夜地苦练，现在怎么样？四班长，你说。”

杜杰对坦克乘员们说：“董柱五大技术考核全是优秀，用四〇火箭筒和五种反坦克器材打坦克，命中率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受到咱们师刘政委的表扬！”



坦克乘员赞许地：“真不简单哪！”

孙宝全笑道：“可不能小看这小兵豆子，以后打起仗来，这是一头小老虎啊！”

魏刚顺口说了一句：“就怕到了董柱复员的时候，也捞不上仗打哟！”

鲁强不满地拧起眉毛：“魏刚！”

杨玉清以手势拦住鲁强的话头，问魏刚：“你这么看？”

魏刚：“团长，说心里话，”他指着大片防御体系，“咱们全国到处是这样坚固的防线，敌人能拿出多少坦克来消耗？就是把能动用的飞机、大炮、坦克全投进来，也会在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埋葬掉！他们那些官兵啊，贪生怕死，全依赖乌龟壳——”

杨玉清：“是啊。乌龟壳一翻，他就没办法了。”

魏刚：“对呀！所以我看，敌人想打，但不敢打，除非他们是疯子！”

杨玉清：“可是他们恰恰是疯子！”他的脸色变得严肃了，深思着说，“社会帝国主义的头子，正象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这些疯子一样，一定会发动战争的。他们越是叫喊什么‘缓和’，就越是在加紧准备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战争贩子不是大喊‘和平’吗？结果喊出来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两个超级大国制造了那么多核武器，而且继续制造，这东西不能吃不能穿；还不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吗？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麻痹大意，要准备随时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魏刚，你说是这样吗？”

魏刚：“……是这样。”

这时有人喊：“开饭喽！”炊事兵已挑来饭菜。

坦克乘员们和四班战士一起吃饭。一个坦克乘员刚端起一个大蓝花瓷碗，董柱忙上去拿过来，一面客气地说：“对不起，这是我们分给团长的碗。”他把另一个碗递给坦克乘员。

一个坦克乘员羡慕地对杜杰说：“杨团长跟你们班真亲哪！是你们的老班长吗？”

杜杰摇摇头，怀着很深的感情说：“不是，他和哪个班都亲哪！”

孙宝全看见团长放下的大挎包里有许多纸包，他不禁念着上面的字：“植物土、红粘土、黄粘土、砂土……”他抬头看看走来的杨玉清，“团长，你尽是金、木、水、火、土，简直成了工兵指挥员啦！”

杨玉清接过董柱送过来的大蓝花瓷碗，笑道：“对付敌人的集群坦克，就得多和地形地物打交道啊！”

杜杰：“团长是在计算工程作业量吧？”

另一个山坡上，刘文恒正和郑芸、大奎等民兵一块吃午饭。

大奎：“怪不得04团工程进度这么快，原来杨团长他们早把工程作业量计算好了。”

郑芸：“可那天晚上，你还怕人家进度慢。”

刘文恒：“大奎，你怎么知道04团进度慢？”

大奎：“是孙科长说的嘛。他一讲，大伙劲头就来了，抄起家伙就往上奔哪！”

刘文恒点了点头：“唔……”

突然，鲁强急急奔来：“政委！”

刘文恒知道出了事情，忙站起来。

## 九

三连防坦克炮阵地工事旁，人们围住那叠水泥袋。

肖克敏手拿一个 150 号水泥袋，严厉地质问李平：“李指导员！你给我解释清楚，这五个 150 号水泥袋子是哪儿来的？”

李平焦灼地望着水泥袋，无以对答。

肖克敏紧逼一句：“是用它冒充 500 号水泥修防坦克炮工事吗？”

李平激动地：“副师长！……”

杨玉清走过来，心情沉重的三连战士为他让开路。

肖克敏：“杨团长，你仔细看看吧！”

李平委屈地转向杨玉清：“团长，不知从哪儿飞来这几个 150 号的水泥袋。”

鲁强挤进来挡在李平面前，激动地说：“今天指导员没参加这里的施工，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肖克敏叫道：“三连长！我们修的是国防工事，在这里掺假要受到严厉处分，甚至于撤职惩办，这个责任你负得

起吗？”

此时刘文恒已走入人群，望着水泥袋。

孙良：“现在主要的还不是追究责任，最重要的是工程质量。你们团进度很快，嗯，非常快。可是……靠这种办法来抢进度吗？”

李平激动地上前一步：“孙科长！”

杨玉清：“这问题要调查一下才能下结论。”

孙良平静地：“杨团长，不要怕面子上不好看，工程质量要紧！”

杨玉清：“我们的干部战士，是特别注意工程质量的！”他转向肖克敏，“副师长，是不是指定专人了解一下？”

肖克敏紧紧锁起双眉，一时没有说话。

刘文恒走上前说道：“老肖，咱们先了解一下情况。”

肖克敏：“好吧。”

## 十

人已散去。这里只剩下杨玉清、鲁强和李平。

鲁强用力往下一拉帽沿，焦躁地：“这水泥袋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杨玉清思考着说：“150号水泥，都用在一般营建。附近在修什么？”

李平望望远处的奔牛河：“河边修扬水站。”

杨玉清抬头望着扬水站。

刘文恒已经来到扬水站旁了。

一个民兵：“刘政委，我们这几个扬水站都是用150号水泥。”

刘文恒：“空水泥袋子呢？”

民兵：“怕是都上交了。这事由刘小玲负责。”

小玲正好跑来，高兴地叫道：“爸爸！你也有空上我们这儿来？我正要找你呢。”

刘文恒：“小玲，空水泥袋子上交了吗？”

小玲：“我刚背到仓库去。”

刘文恒忙问：“数目对吗？”

小玲：“今儿太忙，又要领钉子、木板，又要运砖，我没来得及点数！”

刘文恒生气地：“你怎么能这样做工作？”

民兵忙上前说道：“刘政委，小玲到我们村落户两年多，劳动、工作样样呱呱叫啊！”

刘文恒叹了一口气，扭头就走。

小玲追上去：“爸爸，我还要给妈妈捎点东西呢。”

刘文恒不耐烦地：“以后再说。”

他大步走去。

杨玉清正走过来。

小玲委屈地：“杨叔叔，你看我爸爸那个态度！”

杨玉清：“他心里有事。”

小玲：“他有事别人就没事？我从水库回来好几天了，总共没和他说上两句半话，见面还朝我发脾气！他总觉得

我是他女儿，其实啊，我们现在是军民关系！”

杨玉清笑道：“啊，你这个意见很对，我向他反映。”

小玲高兴了，掏出一包药来：“杨叔叔，什么时候有人回去，帮我把这药捎到家里，治我妈妈的病就得这种药。”

杨玉清接过药惊喜地问道：“这药非常难找，是从哪儿采的？”

小玲：“是老山爷爷带着大奎从西面大山上采的。你也需要它？”

杨玉清：“肖副师长非常需要它。”

小玲：“那就先给他用吧。”

杨玉清：“不，”他一面装起药，“我再另想办法。”

一辆卡车停在村口，空军宣传队的同志们正在上车，吕参谋长和有关负责同志欢送他们。

我们前面见过的那个女宣传队员小金从后面跑来，见孙良从山坡上下来，迟疑一下，上去敬个礼说道：“首长，你是负责那儿的工程吗？”

她一指 04 团的工地。

孙良：“啊，负一点责。”

小金：“那正好，刚才我们在河边拣了几个水泥袋，放在那儿了，跟您说一下。”

听了这话，孙良的心里涌起了波澜。他还未及说什么，女宣传队员已敬个礼跑开了，急忙上了卡车。

李平匆匆由此经过。

孙良急忙叫住他：“李平！”

李平跑来：“到！”

孙良犹豫着。

李平望着他的神色：“孙科长，什么事？”

孙良：“……没什么事。你们好好施工，思想上不要有压力。”

李平：“你放心。事故一定要查清，工程进度更要抓紧。”

孙良：“好。你去吧。”

李平走开了。

孙良看见空军卡车开走了。他低下头，心事重重地走进村去。

空中传来震人的飞机声音。

“轰5”“轰6”喷气轰炸机和“歼7”战斗机在头顶上飞行。

## 十 一

坡下有一部电台车，旁边架着对空通话用的伞状天线。

肖克敏手握“乌5”超短波发信机的送话器说：“李师长吗？我是肖克敏。”

空中，“轰5”喷气轰炸机的驾驶舱里，轰炸航空兵某师的李师长亲自驾驶着飞机，说道：“啊，肖副师长！我们又来

看地形了，拍摄地貌照片。”

肖克敏：“好嘛！你们盼这次演习，比我们还着急！前线机场情况怎么样？”

空中。李师长说：“风很大哟！不过，我们能够克服！”

刘文恒和杨玉清走近电台车。

肖克敏对空中说：“你们多加小心哪！”

他放下送话器说：“是李师长，他又亲自来了。两天不飞他就浑身难受！”

刘文恒：“李师长敢飞敢闯，非常精干！”

肖克敏不以为然：“可他是个刚从飞行团长提起来的新干部啊，没指挥过一个师。”

刘文恒：“事实已经证明，他指挥得很好。”

杨玉清：“听说他在研究由中、低空打敌人集群坦克方面，很有成绩。”

肖克敏看了一眼杨玉清，想驳他两句，又没有理由。

一个参谋跑来向刘文恒敬礼：“政委，军里电话找你。”

刘文恒随参谋离开。

郑芸、大奎、刘小玲从村里走来。

肖克敏热情地迎上去。

郑芸兴奋地：“肖副师长，杨团长，咱们部队干起活来跟打仗一样啊，进度真快！”



大奎：“演习快开始了吧？”

肖克敏笑道：“你也着急？”

大奎兴奋万状：“嘿！配合主力大部队进行反集群坦克演习，不要说真干起来，想一想都过瘾！”

肖克敏哈哈笑了：“来，坐一会，这几天你们也累坏了。”

他们坐在坡上，杨玉清忙从电台车里拿出暖壶杯子，给他们倒上水。

肖克敏：“郑芸同志，你——今年二十出头了吧？”

郑芸：“我二十四岁了。”

肖克敏：“啊，好。跟咱们新中国同年哪！调到县里多久了？”

郑芸：“刚满一年。”

肖克敏：“怎么样，工作——有点困难吧？”

郑芸：“很吃力。我政治水平低，又没有经验，要多向老同志和贫下中农学习。”

肖克敏点点头：“对，要多学习。”

大奎：“首长，你知道吗？她是我们县有名的模范，参加过省里的群英会！”

小玲：“郑芸姐到县里后工作更棒了，在我们公社蹲点——”

郑芸打断她：“小玲！”

小玲还是说下去：“革命、生产抓得都好，贫下中农跟她亲着哪！”

大奎：“可也有那么几个人闭着眼讲怪话，对青年干部

左也看不惯，右也看不惯。首长，你说这是不是路线问题？”

肖克敏有些尴尬：“啊，是啊，路线——是个纲嘛！”

## 十二

松树坡大队会议室里正召开会议。墙上挂满了各种比例的地图。师党委委员们和作训科长、各兵种科长坐在这里，神色肃穆。

刘文恒说道：“我们的施工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就在这个时候，军里通知我们敌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开一个师党委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先请肖副师长介绍情况。”

肖克敏站起来说道：“上级通报的情况是这样，”他用竹棍指着地图，“原来准备向我们进攻的敌人‘穿山甲’坦克师，已距我七十公里，由于受到我兄弟部队的沉重打击，后方运输线也被我地方部队和民兵切断，因此这个坦克师不能按原计划向我实施进攻。”

刘文恒插话：“它正在等待援兵，即摩托步兵四三九师。”

肖克敏：“敌‘穿山甲’坦克师正在上新庄、下新庄、云岭一线组织防御。右翼云岭这个团因地形关系距师主力较远，三个残破了的营成后三角，最右边这个营在青山坡，和团主力相距十五公里。”他放下竹棍，表示情况讲完了。

杨玉清问道：“敌人四三九师什么时候可以到达上、下新庄一线？”

吕参谋长：“我们计算了一下，在我兄弟部队和民兵层层阻击之下，最快也要在三十号到达。”

一个干部：“利用这段时间巩固阵地，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肖克敏赞同地点点头。

又一干部：“上级给我们出这个情况，恐怕不是这个意思。”

肖克敏：“不要去猜测上级意图！”

刘文恒：“这是对的。我们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大家有什么意见？”

人们认真思考着，有的低声交换意见，有的去看地图。

吕参谋长：“我们可不可以……派出一部分兵力，”他快步走向地图指着，“来一个七十公里奔袭，出其不意地搞掉青山坡那个营？”

孙良：“拿什么兵力？”

吕参谋长下狠心：“拿上一个加强团去！”

孙良紧逼一句：“放弃既设阵地？”

吕参谋长：“我们师正处于机动位置，可以拉出去奔袭。”

肖克敏冷冷一笑：“老吕呀，你真有青年干部的气魄！问题是明摆着的，一个团去奔袭，会受到敌人夹击，处境是危险的！”

孙良附和着肖克敏，用讥讽的口吻说：“不要忘了，敌人是坦克部队呀。”

杨玉清欲言又止。刘文恒一直在看他，这时说道：“杨团长的意见呢？”

杨玉清：“抽一个加强团去攻击青山坡，是不太合适……应该把一个师……”

刘文恒注视着他。

全体干部把脸转向他，静静地等待着。

杨玉清站起身来坚定地说：“我们把整个师拉上去，消灭云岭青山坡那一个团敌军，剪掉敌人‘穿山甲’师的右翼！”

这句话象是一颗响雷，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刘文恒与吕参谋长交换着欣喜又有些意外的目光。

吕参谋长轻声说：“好！是个大胆的方案！”

干部们激动起来，不少人表示赞许。

肖克敏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问道：“杨团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到云岭青山坡去搞演习，把师防御改为师进攻？”

杨玉清斩钉截铁：“是的！”

孙良：“这演习换地方，那么简单？”

杨玉清：“我们现在讲的是实战！”

孙良：“从实战上讲，我们应该依托坚固的反坦克阵地来作战！”

杨玉清的目光直逼孙良：“孙科长，你是说我们不能进攻？我们步兵不能和敌人集群坦克打运动战？是这个意思吗？”

孙良避开他的目光：“依托阵地更有把握。”

杨玉清：“这固然好。我们必须在全国各地构筑这种阵地，利用各种地形对入侵之敌进行抗击，寸土必争。但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和适当的时机中，则应该断然攻击！毛主席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在未来的战争中，不管武器装备有什么变化，这条原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略停一下，他又满怀激情地说下去，“毛主席还再三告诉我们，要进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战略防御中决不能放弃战役战术上的进攻！在过去战争年代，林彪一类骗子的消极防御思想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还小吗？”

刘文恒站起身来说道：“我向党委建议，立即把上级通报的情况传达给全师指战员进行讨论，结合这个具体问题深入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批判林彪的所谓战术原则！”

### 十三

肖克敏气冲冲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孙良手拿文件夹跟了进来。

“真是岂有此理！”肖克敏把大衣甩在床上，气咻咻地点上一支烟。

孙良掩上房门说道：“副师长，杨团长坚持要把部队拉到云岭一线去搞演习，恐怕……是另有考虑。”

肖克敏不解：“什么？”

孙良：“他们团工程质量出了问题，这一走……就可以马虎过去了。”

肖克敏：“不会。他这个人光明磊落，不干这种事。问题在于这么大的部队一拉走，时间又这么仓促……不行！他的骄傲情绪越来越严重了！”

孙良思索着说：“是不是有什么风吹到他耳朵里去了？他认为自己很快要到师里来工作……”

肖克敏不满地看了孙良一眼：“你在背后怎么总讲这些话？这不好。”

孙良停一下，他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材料：“这份调整防御体系的总结，军里马上就要。”

肖克敏：“我和刘政委、吕参谋长都看过了，今晚就送去吧。”

孙良：“我想亲自送去，顺便把04团工程质量问题作个口头汇报，军里很重视这件事。”

肖克敏：“好。你再请示一下刘政委。”

孙良：“是。”

外面已经落雨了。孙良走出院子，坐上吉普车，对司机说：“进城，到军部。快！”

汽车冒雨开出村子。

刘文恒匆匆走进肖克敏的房间，抖落军帽上的雨珠，说道：“老肖！04团那个事有点眉目了。”

肖克敏：“噢？”

刘文恒坐在他对面桌前说：“我们查了一下，仓库里少收了扬水站五张水泥袋，是150号的。正在继续了解。刚才军长打电话来，让我去汇报我们党委会的情况，我把这件事简单讲了一下。”

肖克敏垂下眼皮。

刘文恒：“你对孙良的话，要多加分析呀！”他忽然问道，“刚才我看见他坐车出村，干什么去了？”

警卫员送进晚饭来，又退出去。

肖克敏：“他没有去找你？”

刘文恒：“没有。”

肖克敏：“他去军里送材料，并且顺便汇报04团那个事故，我让他去请示你。”

刘文恒站起身：“我到军里去。”

肖克敏：“天黑了，吃了晚饭再去吧。”

刘文恒已经走出门去了。

天色很暗，风雨呼啸着。

刘文恒坐的吉普车在公路上奔驰。

离城很近了，车子出了毛病，司机忙下来修理。

刘文恒焦急地看表。

他走下车，与司机讲了句什么，便大步向军部走去。他没有穿雨衣，警卫员撑开伞递给他。

刘文恒接过伞为警卫员挡雨。

他们踏着泥浆前进。

## 十四

军长办公室。

孙良正向严明汇报情况。

严明：“如果真的用150号水泥冒充500号水泥，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孙良：“所以肖副师长和同志们都很生气。当然，杨团长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工程质量——”

严明：“这个问题，你们师刘政委已经打电话来简单讲了。”

孙良望着军长：“啊……”

严明：“你来之前见到刘政委没有？”

孙良：“他下团了，一时找不到。肖副师长说这是件大事，让我马上向军首长汇报，责任问题明确了之后再由师党委写正式报告。”

严明点点头：“噢。”

刘文恒浑身被雨水淋透，裤腿上和鞋子上都是泥浆。他穿过走廊，推开军长的房门。

严明惊异地抬起头：“老刘？”他忙走上前去：“哎哟！浑身都是泥水！快脱了！”他上去帮他解衣服，一面喊警卫员，“小李，拿我的衣服来！”



刘文恒顾不得这些，直视着孙良，问道：“你向军首长汇报完了？”

孙良尴尬地说：“肖副师长让我马上来，找你半天没有找到。”

刘文恒转过身来说道：“军长……”他这才发现，军长一直注视着自己。

“你来得正好，给你宣布一个命令。”严明接着说：“免除杨玉清同志 04 团团长的职务，由赵副团长代理。限今天夜里把工作交待完毕，在原地待命。我明天到你们师里去。”

孙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专注地听着。

刘文恒猛然一震，欲言又止。

孙良考虑到自己该回避了，便轻声说：“首长们谈工作，我先回去了。”他敬了个礼，走了。

刘文恒急切地说：“这个命令——”

严明看他一眼，没有理会他，却戴上老花镜，翻着一个很厚的由各种纸合订起来的笔记本，一面亲切地抚摸着它。

这时，严明的警卫员要推开门进来，刘文恒却回手关严了门，把警卫员关在外面，他望着军长说道：“为什么免除玉清的职务？”

严明：“这是上级的决定。”

刘文恒：“是要调他走，还是……”

严明：“你先坐下。”

刘文恒并不坐下，“关于那个所谓事故……我在电话里已经对你简单讲过了，现在详细汇报一下——”

严明的笑容里又出现了那种善意的讽刺：“你急急忙忙地在大雨里赶几十里路，就为这件事吗？”

刘文恒察觉到军长的意思，于是说道：“我是按照你的指示，来汇报今天师党委会讨论作战方案情况的。”

严明：“我们并没有让你急着来呀，”他温和地笑着，把一杯茶推到刘文恒跟前，“你是为杨玉清来的。我猜着了没有？”

刘文恒被说中了心事，不好意思地笑笑，坐下喝了一口水。

严明的警卫员送衣服来，又退出去。刘文恒接过衣服，但并没有换，注视着军长。

此刻，军长严明沉默着。不知是因为受了刘文恒激情的感染，还是想到了什么事情，他心情很不平静。他的手似乎是下意识地动了动桌上那一叠旧笔记本。

他慢慢说道：“这些笔记本……你该认得。”

刘文恒看看笔记本，翻了一下，抬头望着军长，轻声说道：“这是咱们老政委的遗物……”

严明抑制着感情说道：“在朝鲜战场上，老政委在我身边壮烈牺牲了。闭上眼睛之前，他从挎包里拿出这个笔记本送给我……”

他在室内踱着，心里有一股热流在翻滚。

刘文恒轻轻抚摸着笔记本。

严明：“在这里面，他记录了每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写下了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体会，过去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在这里有许多真实的反映。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学习……”

他停住脚步，望着刘文恒：“听到你们师党委讨论作战方案的情况，我就把它拿出来了。现在，我想把它送给杨玉清。”

刘文恒直望着严明。

严明：“你给他带去吧，作个纪念。”

刘文恒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身激动地问道：“怎么，他要调走吗？”

看着刘文恒的神态，严明的脸色严肃了。

刘文恒还想再说几句，但看见军长的表情，不敢再讲了。他慢慢坐下。

严明把锐利的目光射向刘文恒，忽然说道：“老刘，你对干部工作变动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刘文恒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严明并不要求他回答，而是在展示着自己的思想：“党的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看待干部工作变动，要从这个高度出发。过多地考虑个人关系、个人感情是不对的。”

首长的这番话，使刘文恒的思想受了很大震动。他显然有些不安了。

然而严明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说下去：“你熟悉杨玉清，很器重他，——我们大家都是这样。但是……你有必要这样冲动吗？”

刘文恒轻声说：“军长……”

严明：“一个党员干部，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杨玉清应该这样，你我都应该这样。一切服从党的需要。”

刘文恒：“你批评得对……”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对于这样一个老同志，也无须多讲了，他已诚心诚意地接受了批评。

严明注视着刘文恒，目光变得温和了。他微笑着轻轻叹了一口气：“你呀……”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纸……

## 第三章

### 十五

松树坡村，肖克敏的房间里，孙良刚刚向肖克敏传达了军首长的话。

“我不明白！”肖克敏大声叫道，“为什么免除他的职务？”

孙良：“我也觉得意外！杨团长——”

肖克敏：“他有毛病，主要是有些骄傲自满，可他是个心怀坦白的好干部！”

孙良心里也有一个疑团：“会不会是……调动一下工作？”

肖克敏披上衣服往外走：“我去给军长打个电话！”

孙良忙上去拦住：“刘政委正在军里，一会儿就回来了，再说，军长明天就到这儿来。”

肖克敏迟疑一下，坐在床上。

孙良：“应该让杨团长马上向赵副团长交待工作。”

肖克敏不语。

孙良紧逼一句：“副师长，这是命令啊！”

肖克敏冒火了：“你急什么？等政委回来再说！”

营房外面的土坡上。

雨早就停了，夜空闪着几点星辰，灰色的云朵里游出一弯明月。

李平正在辅导董柱练习射击技术，他的左手上缠了绷带。为了使自己托枪平稳，董柱以跪射姿势，单腿跪在地上，在左手上托了四块砖头。

鲁强急匆匆跑来：“指导员！”

他把李平拉到一边，紧张地压低声音：“团长……免职了，正向赵副团长交待工作……”

李平大吃一惊：“什么？”

鲁强：“听孙科长的意思，好象是因为那个事故。”

李平望着鲁强，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的内心深处卷起猛烈的风暴。

“哗啦”一声，董柱手上的砖落在地上——他已经听见了连长的话。

李平用强力压下了感情，走近董柱。

董柱激动万分地仰起脸望着李平，声音变得喑哑：“指导员……”

李平：“你继续练习！”

董柱低下头去。

李平按住他的肩头：“团长是怎么要求我们的，你忘了吗？”

董柱冷静一下，重新把四块砖托在左手上。他的手颤抖着。

李平捏住他的手，又拿起第五块砖放在上面。

他站起身，与鲁强快步离去。

董柱的眼里闪出晶莹的亮光。随即，他狠狠捏一下发抖的左手，又拿起第六块砖放在上面。

他的手稳稳地托着六块砖……

团部房间里，杨玉清正向赵副团长交待工作。桌上摆着许多文件。

赵副团长一把推开文件，激动地说：“团长！”

杨玉清严肃地：“老赵！”

赵副团长在室内大步走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偏偏在这个时候！”

门开了，鲁强和李平闯了进来，在杨玉清面前立正站住。

杨玉清：“你们来干什么？”

李平难过地：“团长……”

杨玉清：“你们是连队首长，怎么能有这种情绪？革命工作需要我们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你们不是经常带着战士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句话，难道忘了吗？”

李平抬起头来，激动地望着团长。

## 十六

月光下，杨玉清习惯地巡视军营，李平与他并肩走着。

山风很大。冰冷的气流夹杂着残叶，不停地扑打他们的脸面，扑打一座一座的军用帐篷。

他们悄悄走进一个班的帐篷。

疲倦的战士们沉沉地睡着。

杨玉清把一个战士伸出的手臂轻轻放进被子里去，把他的鞋子摆正。李平为另一个战士掩好被角。

一个战士爬伏睡着，手放在一本翻开着的《红旗》杂志上，看来熄灯前他还在学习。

杨玉清小心地拿过杂志，看了看，放在桌上。

他怀着无限亲切的感情看着战士。

李平却一直望着团长。他明白，这是团长最后一次巡视了。

他们两个人在月光下慢慢走着。

杨玉清小声说：“这儿和咱们的驻地不同，正是山口，风很大，部队也疲倦。要多关心战士，特别是南方来的新战士。”

李平：“是……”

杨玉清爱惜地看着李平瘦削下来的面庞说：“你自己也要多注意。你已经瘦了一圈。”他忽然看见李平的左手上缠



了绷带：“手怎么了？”

李平下意识地把手藏到背后。

杨玉清拉过他的手来，见它肿得很大，连手腕也肿了，绷带上渗出血来。他心疼地问道：“是施工时砸坏的吧？”

李平抽回手：“团长，没什么。”

杨玉清：“明天不要下坑道了！”

李平急切地说：“不！团长，现在任务这么紧，大家都在拚命工作，我们连长几夜没睡了！……对我来说，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好好锻炼……”

杨玉清亲切地望着他，微微点点头说：“对，作为一个新干部，就更严格要求自己，在斗争中好好地摔打锻炼。”停了一下，他又说道，“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国内外阶级敌人，都在咒骂诽谤咱们的新生事物。革命队伍里的一部分同志，对这个问题也有错误认识。围绕着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路线问题，斗争很激烈呀！所以，我们的青年干部严格律己，在革命斗争中茁壮地成长起来，就不单是个人进步问题，而是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呀！”

李平心潮起伏：“团长……”

## 十七

团部作战室里只有杨玉清一个人。他站在推开了的窗前，望着星辰和灯火相接的远方。

停了一会，他走近沙盘，深深思索着。

门忽然开了，孙良提了一个大纸包走进屋里，把纸包放到桌上，柔声说道：“怎么，还没休息？”

杨玉清回过头来：“哦，孙科长。”

孙良亲热地说道：“我知道你睡不着，给你送点夜宵。肖副师长让我跟你说一下，他一会来跟你聊聊。”他打开纸包，里面是点心和腊肠之类，“来吃点吧，我刚从城里带来的。”

杨玉清：“我不饿。”

“啊，我理解。”孙良忙说，“不过，何必呢，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会经得住。但一定要总结教训。”

杨玉清诧异地望着他。

孙良：“这些话，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可是你遇到当前这种处境，我们又是同年入伍的战友，应该对你负责。”他点燃一支香烟，斟酌着词句，“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理想抱负，这很自然，每个人都应当这样。只是你锋芒太露，尤其不注意搞好和领导的关系，比如对肖副师长这样的老同志，你就顶撞得太多。人与人的关系是互相制约的，领导认为你骄傲自满，不支持你，你的理想啊，抱负啊，怎么能实现呢？当然，有的领导也有缺点，但你何必那么认真？不能因小失大嘛。”

杨玉清：“孙科长，我觉得你今天讲的虽然含蓄，但却是心里话。”

孙良：“我是披肝沥胆！”

杨玉清：“可怕的也正在这里。”

孙良受了震动：“什么？”

杨玉清：“你说不能因小失大，什么是小，什么是大？对共产党人来说，个人的得失、名利、地位，是最渺小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是大事！你说要有理想抱负，对这个问题各个阶级有不同看法。无产阶级认为，共产主义才是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的革命前辈流血牺牲奋斗了几十年，继承他们的事业才应该是我们终生的抱负。只有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那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

孙良恼怒地打断他：“我不想和你讨论世界观，我讲的是处理事物的方法问题！”

杨玉清：“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伦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孙良：“今天我也不打算跟你讲哲学！”

杨玉清：“你刚才讲的正是哲学问题。你说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互相制约，领导不支持就实现不了个人理想，所以领导有错误也不能批评。这不正是孔孟的中庸之道吗？如果这样做，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抽象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没有的，它必然受阶级性的制约。我们对领导同志要尊重，但是有了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斗争，一切以是否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准绳。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互相利用的关系，看成商品交换的关系，这种人必然会搞宗派、拉山头。为什么有的人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为什么林彪的反党言论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就是因为有些同志私心

太重，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分辨不清！老孙，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提醒你，你考虑个人的东西太多了，这是很危险的！”

孙良满脸怒气地站起来，正想说什么，肖克敏走进房间。

孙良勉强地露出笑容：“杨团长正在考虑他那个作战方案。”

肖克敏：“还考虑什么方案，算啦！咱们谈谈心。”

他坐在椅子上。孙良退出房门。杨玉清坐在桌子另一端。

肖克敏看了那包食物一眼，用指头点着：“吃一点吧？”

杨玉清微笑着摇摇头。

肖克敏：“不要考虑过多！革命军人嘛，坚决服从命令！”略停一下，又说道，“工作问题你尽可以放心，我相信上级很快会有安排的。”

杨玉清：“无论党安排什么工作，我都要努力完成任务。”

肖克敏点点头：“这我相信。……说心里话，我是舍不得你走的，同志们对你也很有感情……不过，不能骄傲！”

杨玉清诚恳地：“我一定百倍警惕这个问题。”

肖克敏：“无论到什么岗位都要好好学习，不断前进……我要对你说的话，很多呀！”

杨玉清的话语里充满炽热的感情：“副师长，我要对你说的话，也非常多啊！”

肖克敏：“反正今天夜里咱们都睡不着，扯一扯吧。”他点燃一支烟，“嗯，给我提点意见。”

杨玉清考虑着。

肖克敏：“咱们工作上有些矛盾，把意见摆出来嘛。”

杨玉清：“好吧。刚才你讲到学习问题，这非常重要。可是，副师长，这几年你对学习重视很不够。”

肖克敏向空中喷了一口烟：“是啊。主、客观原因都有。”他信手翻一下桌上的《列宁选集》，“这算一条。还有什么？”

杨玉清：“这一条我还没有讲完……”

肖克敏：“刘政委已经帮我订了学习计划。”

杨玉清：“副师长，你每年都订计划，但都没有认真执行。”

肖克敏叹了一口气：“工作太忙，记忆力也不如从前啦！”

杨玉清：“不，是继续革命的精神不如从前了！”

这话尖利地刺激了肖克敏。他用力拧熄烟，在室内踱着。

杨玉清推心置腹：“你是我的老首长，这些话不能不说。你落后了……过去你立过战功，有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这是很可贵的……”

肖克敏：“干了这么多年革命，总还懂得一点什么。”

杨玉清：“但是不能背包袱啊！”他指着被肖克敏翻开的《列宁选集》说，“你看，列宁在这里说：‘最有害的，就是自以

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他紧接着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们不能忘记啊！”

肖克敏激动不安地踱了几步，走到桌前坐下，手支额头。

这时，刘文恒手拿军长给他带回的笔记本，轻轻走进来，站在门边，谈话的人没有注意到他。

肖克敏翻着《列宁选集》……

## 十八

山上。已经是星隐月归的清晨了。

一只手在翻着笔记本。

这是杨玉清。

刘文恒在不远的地方站着，望着山野。

坡上是一片美丽的枫林，间或生着几株挺拔的松树。

由于下了一场大雨，山上挂下来一带白亮的瀑布，在晨曦中明净耀眼，水花飞溅着。

杨玉清坐在石头上，全神贯注地看着军长送给他的那个厚笔记本，水花飞到他身上也无所察觉。

他慢慢抬起头来，眼里熠熠闪光，内心深处雷鸣电闪。

他翻着本子。

叠印：八路军向日寇猛攻。  
解放军和国民党匪军白刃格斗。  
严明指挥部队围歼敌军。  
刘文恒和肖克敏并肩率领部队突击……

杨玉清猛地合上笔记本，站起身来走近刘文恒，激动地说道：“政委，这里记录得非常详细，我们部队得到那么多的胜利，都是按着毛主席军事思想打的！”

刘文恒：“这光荣传统，要世代地传下去，发扬光大。”

杨玉清：“我决不会辜负革命前辈的期望。”停了一下他又说：“眼前这样的进攻作战，过去也打过！”

刘文恒：“是啊，可惜肖副师长忘记了……”

他们向山上走着。

刘文恒：“不过，肖副师长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他提出敌人从葫芦口增援问题，值得重视。”

杨玉清：“应该去详细研究一下地形。”

刘文恒：“对。”

他望着周围的景色，走近一株松树。

他们站在松树下，望着五彩缤纷的景色。

## 第四章

### 十九

师司令部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军长严明也在座。由于是清晨，军首长又突然来到，所以干部们的神色都有一些紧张。

刘文恒：“同志们！现在我们开一个师党委扩大会。军首长天还没亮就赶到这里来，可见事情是很重要的。请军长讲话。”

严明站起来说道：“这次召集你们开会，就是要宣布一个军区转来的命令。”他拿出给刘文恒看过的那张纸说道，“奉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杨玉清同志为本军的副军长。”

会场里异常肃穆。

刘文恒用喜悦的目光望着干部们。

肖克敏怀疑自己听错了，两眼发直。

猛然间，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刘文恒带头站起来鼓掌。全体紧接着站起来鼓掌，不少人把目光转向杨玉清。

大感意外的杨玉清一时无所措手足。



赵副团长用力鼓掌。他忽然冲过去，紧紧握住杨玉清的手。吕参谋长和另一个干部也过去热烈握手。

孙良也在鼓掌，但他下意识地往别人后面移了一步，免得与杨玉清的目光相遇。

人们终于安静地坐归原位。

严明走近杨玉清。

杨玉清立即站起身。

严明：“杨玉清同志，由于演习过程中时间非常紧迫，所以限你昨天夜里把原工作交待完毕。”

刘文恒：“已经交待清楚了。”

严明：“好，宣布命令后你就已经到任。军党委委托我和你谈话。”

杨玉清轻轻答道：“是。”

严明伸出两只手，用力握住杨玉清的手，微微摇撼着，久久不放……

他们的手放开，已经是在师党委办公室的房间里。

严明：“坐吧。外面又下雨了。”

他走去关窗。

杨玉清坐在椅子上，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严明：“怎么样，宣布了命令，有什么想法？”

杨玉清：“我实在没有想到，我的经验、能力、思想水平……”

严明坐到杨玉清的对面，慢慢说道：“谁也不是天生就

会做领导工作。咱们军党委常委的平均年龄是五十六岁，很需要你这样的青年干部补充进来呀！”

杨玉清低头听着，略显局促地握着手指。

严明继续说道：“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在我们新党章里规定下来，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列宁说过，‘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很长的，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奋斗。一批一批的新生力量涌上各级领导岗位，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召唤。所以……”他深思着说，“毛主席向我们提出这个接班人问题，是想得很远的，考虑到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千秋万代……”

外面起风了。雨越下越大。几道闪电照亮了窗棂，远处的雷声传进房间。

严明在室内慢慢踱着：“要努力学习老同志的经验和各种长处。新老干部之间，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略停一下，他又说道，“当然，也可能有少数同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对你不服气……”

他停住脚步，问道：“肖克敏同志近来的思想状况怎样？”

杨玉清：“肖副师长是我的老首长了，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

严明：“你很尊重他，但这远远不够。”

他坐到杨玉清旁边的椅子上。杨玉清转向他。

严明：“你了解他的缺点，要严格要求他，不能有任何顾虑。现在不是你们之间的事情，而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

杨玉清：“是……”

严明含有深意地说道：“你先不要到军里去，就留在这里。”

杨玉清凝神倾听。

严明再强调一下：“你代表军党委参加这次演习的指挥工作，对刘文恒、肖克敏同志和师党委进行具体指导。”

杨玉清从严明脸上移开目光。在这一刹那间，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安情绪在他明亮的眼睛里掠过，但立即消失了。

他的目光停留在桌上肖克敏那架望远镜上，情不自禁地抚摸它一下。俄顷，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说道：“我坚决服从命令。”

严明也站起身，内心的感情热流被关闭许久，此时夺门欲出。他低声说道：“玉清，上级和军党委相信你……”

## 二十

外面风雨交加。

穿着雨衣的杨玉清走进一所院子，推开肖克敏的房门。

屋子里烟气腾腾，肖克敏不在，只有孙良一个人坐在桌前吸烟。烟灰缸里外积了许多烟蒂，表明他长时间地苦苦

思考问题。

发现杨玉清进来，孙良连忙站起身，带着尴尬的笑容说道：“杨副军长……”

杨玉清：“肖副师长呢？”

孙良：“他下团去了。”

杨玉清看了一眼烟蒂，正要走，孙良便说道：“我正在考虑你昨天跟我谈的那些话，当时有些接受不了……”

杨玉清：“我了解情况不多，那些意见只供你参考。”

孙良：“不，那些话对我很有震动，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东西要好好挖一挖，以后和你好好谈谈。”

杨玉清：“好。”

孙良：“副军长，你可要下点工夫作一作肖副师长的工作。他这个人学习很差，倚老卖老，对你这次工作变动，恐怕……唉，我也要好好劝劝他。”

杨玉清诚恳地：“孙科长，你说要挖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东西，这要下决心。这东西很顽固啊！我建议你再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指示认真学习一下，用来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

孙良：“我一定认真学习。”

杨玉清：“咱们抽空再谈。”他走出门去。

孙良目送他出门，眼里闪着不可捉摸的光……

04 团营地。哗哗的大雨中，战士们穿着雨衣，检查着车辆器材的防雨设备。一个没穿雨衣的人和大伙一块忙

着,把一个沉重的木箱扛进帐篷。这人是肖克敏。

刘文恒赶来叫道:“老肖!老肖!”他一把拉住肖克敏,把雨衣给他披上,“我到处找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雨衣也不穿!”

肖克敏:“让水冲一冲,浑身痛快!”说罢扭头就走。

刘文恒:“到哪儿去?”

肖克敏:“去工兵营!”

“那儿用不着你!”刘文恒拉住肖克敏,“你为什么躲着我?”

“有什么可谈的?”肖克敏不耐烦地说,“你那几句话我同意,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坚决服从!”说完挣脱开又走。

雷声炸裂,一阵瓢泼大雨迎面而来。肖克敏退缩了一下,刘文恒把他推进一间屋子。

两个战士连忙送来衣服:“首长,换换衣服吧。”

肖克敏:“用不着!”

战士惊愕地互相看了看,退了出去。

刘文恒:“老肖,你冷静点。”他透了一口气,“咱们从来无话不谈。说心里话——”

“说心里话:拥护!”肖克敏打断他,“我早就说过,可以把他提到师里当副参谋长,当个参谋长也未尝不可!可是……”

“可是什么?”刘文恒激烈地说,“把青年干部提起来当你的下级可以,当你的上级就不行?”

肖克敏:“我没那么说!”

刘文恒：“可你是那么想的！”

肖克敏语塞。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烟早被雨水淋坏。他揉搓一下，扔到一边。

刘文恒心潮起伏，尽量抑制地说道：“老肖，说实在的，我对玉清是熟悉的，同志间的感情很深。军长批评了我，不能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要首先想到路线。从这点出发，我更认为上级的决定非常正确！咱们跟玉清在一起工作十几年了，用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来衡量，从哪方面说不应该把他提到重要岗位上工作？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战略措施！”

肖克敏：“这些我都了解！”

刘文恒：“不！你了解得很不够！”

肖克敏：“你要我怎么办？”

刘文恒：“首先，你要主动找他谈谈。”

肖克敏：“演习太忙，我没有工夫！”

刘文恒：“过两天也可以。”

肖克敏一惊：“什么？他留在师里？”

刘文恒：“军党委决定，杨副军长代表军党委参加我们师的指挥工作，你我要受他直接领导！”

肖克敏猛然站起：“这！打电话叫师长回来，这个演习我指挥不了！”

刘文恒大怒：“你怎么能这么做！”

肖克敏不顾阻拦，伸手拿起电话耳机：“总机！给我接

军区！”

一只手有力地按在电话机上。

肖克敏抬起头，惊住了。

杨玉清站在面前。

杨玉清显然在强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平静地说道：“副师长！这个电话你不能打！”

“咣啷”一声，肖克敏把耳机扔在桌上。

杨玉清看到肖克敏周身淋湿，把耳机放上电话机叉簧，说道：“先换换衣服吧，不要感冒。”他甩开雨衣，脱下自己的棉衣。

肖克敏走出房门。

刘文恒：“老肖！”

杨玉清拿着棉衣追出：“副师长——”

肖克敏已经消失在风雨中。

杨玉清抱着棉衣站在门口，异常激动。雨水敲打他的军帽，顺着他的脸腮流下来。

刘文恒深深叹了一口气，把雨衣披在杨玉清的肩上。

## 二十一

刘文恒和杨玉清慢慢走向山坡。他们两个人都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却无从讲起。

雨已经小了，山风却呼啸着，把杨玉清身上的雨衣高高掀起来，刷刷作响。

刘文恒打破了沉默：“老肖是个直筒子脾气，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不要难过。”他虽然这样安慰杨玉清，自己的心情却异常沉重。

杨玉清在一株松树前停住，深沉地说：“政委，我能经得住。我……是为肖副师长难过啊……”

刘文恒：“老肖的思想不对头啊！”

杨玉清：“是啊……决不能让他再发展下去，要把他拉回来！”

他望着远处。

远处是大片的松林，松涛起伏着。

山风把身边的松枝吹到杨玉清的胸前。

杨玉清下意识地接住松枝，轻轻抚摸针叶。

刘文恒：“你今后的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

杨玉清：“我明白……”

杨玉清向前走了几步，望着天空飞卷的乌云。

他轻声说道：“这一带风很大，雨也真多呀。”

刘文恒走到他身边，深有感触：“每经过一场风雨，这山河，这满山遍野的松林，就变得更加雄伟壮丽……”

他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一丝炽热的感情。

他又深情地说道：“我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羊，常常在松林里休息，对于松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满怀激情地望着松林。

山风把乌云推出裂罅，几缕金亮的阳光射向松林，染上绚丽夺目的颜色。满山满谷的松涛滚滚翻动，放声呼啸，声



震四野，气象万千。

(优美渐转刚劲的音乐)

画外刘文恒的声音：“它受到阳光的哺育，大地的滋养，不怕风云雷电，雨雪冰霜。它在和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成长起来，那样坚实挺拔，冬夏常青……”

杨玉清激动地望着松涛。

此刻，刘文恒的心潮如松涛一般奔涌。他感慨地说道：“你看那无边无际的松涛，多么象汹涌澎湃的大海！真可惜我不会写诗，心里的感情抒发不出来……”

杨玉清百感交集：“政委……”

歌声——

松涛滚滚如海洋，  
浪峰千尺豪气壮。  
阳光哺育，  
大地滋养，  
迎着风云雷电，  
迎着雨雪冰霜，  
千株万株茁壮成长！

刘文恒和杨玉清并肩站在山岗上，放目远眺。

在他们面前，山风劲吹，铅云疾走，松涛咆哮，空旷的大自然里充满雄壮威武的喧嚣声。

歌声——

大海啊，波涛涌，  
后浪层层推前浪。  
一代新人，  
继往开来，  
继承前辈业绩，  
肩负时代期望，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 二十二

杨玉清在营地上走着。

一个小战士从后面赶上来：“团长！”

杨玉清：“董柱！”

董柱高兴地凑近团长说：“指导员告诉我们，那水泥的事儿查清楚了！你不离开我们了吧？”

杨玉清笑道：“我怎么能离开你们呢？”

董柱禁不住叫道：“哎呀！这可好了！”

他拉着杨玉清的手，连蹦带跳地向班里走。

他们走进四班的帐篷，班长杜杰正在班里自己制作的简易沙盘前研究地形。

董柱两步跳到杜杰身边，低声说道：“班长，那个免职命令撤销啦！”

杜杰兴奋地跳起来：“团长！”

杨玉清走近沙盘问道：“师里那两种方案讨论了吗？”

杜杰：“讨论好几次了，全连都坚决拥护进攻方案，这体现了毛主席的积极防御思想！”

董柱：“班长你等会再说，团长还没吃饭哪！”

杨玉清笑道：“还剩点东西没有？”

董柱：“全给你留着哩！”他忙着去取饭菜。

他把大蓝花瓷碗和一碗菜推到团长跟前，高兴地跑了出去。

杨玉清拿出一卷纸给杜杰：“小杜，你的发言稿我看过了，把林彪反对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反动思想批得很透。我再给你补充一点材料。”他又拿出一张纸，“你看，林彪刚刚窃取了主持军委工作的权力之后，就叫喊说：‘没有什么运动战，就是阵地战，就是死守。’”

杜杰愤恨地：“这个叛徒！公开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

欢腾的人群冲进帐篷。魏刚、孙宝全、董柱和许多战士围了过来，和杨玉清快乐地说笑着。

突然，李平和鲁强闯进来，在杨玉清面前站住，敬礼。

李平激动得声音发颤：“副军长！”

他说不下去了，全体战士也惊呆了。

鲁强接过来：“副军长！团首长们正在各营参加会，听说你来了都急着往回赶！”

杨玉清：“我去团部迎他们。”他转向战士们，“我抽空再来。”便和李平先走出去。

战士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目送他们离开。

孙宝全声音都变了：“副——军长——”

鲁强把帽子推到脑后，兴奋地压低声音：“咱们团长提为副军长了，刚下的命令！”说完急忙追出。

室内象炸开一响春雷，立即卷起欢乐的风暴。战士们欢呼着、跳跃着，互相握手摇肩膀，喜悦的心情不可名状。

孙宝全叫道：“早就该提！”

杜杰：“同志们！咱们马上把党的十大文件再学一遍，更好地领会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人们喊着：“同意！”

于是，大家迅速找文件，搬凳子，忙成一团。

只有董柱坐在床头边上不动。他低着头，愁容满面。

孙宝全：“董柱，你怎么了？”

董柱不语，眼里闪着泪花。

杜杰：“董柱！”

战士们：“董柱！”

董柱低声说道：“以后见他面的机会，就不多啦……”

这句话深深触动人们的心灵。大家一时没有说话。

站在桌前的杜杰，轻轻抚摸着那个大蓝花瓷碗，深情地说道：“不！他永远是咱们班里的人……”

## 第五章

### 二十三

一个永久性防坦克工事的掩蔽部旁，肖克敏用铁锹铲土，把被雨水冲成的小沟填平。

孙良走过来：“副师长，你没去葫芦口看地形？”

肖克敏：“我不舒服，下次再去。”他坐在石头上，望着工事网，目光茫然若失。

孙良看着工事感叹地说：“部队一拉走，花这么大力气修的工事，都用不上啦……”

这话深深触动了肖克敏，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用力抓住掩蔽部上的泥土。

另一个人的手也抓住泥土，搓弄着。

画外杨玉清的声音：“这里也是黄粘土！”

这是葫芦口开阔地。杨玉清和刘文恒正在研究土质，旁边放着我们见过的那个挎包，内外堆着一些小纸包，上面写着土的性质和地理座标。几个参谋和杨玉清的警卫员在一边忙碌着。郑老山在另一处刨土。

杨玉清站起身来，他身上满是泥土，胸部以下全湿透了，显然涉过水。这个样子，使我们想起影片开头他看地形找石头时的形象。

杨玉清：“葫芦口一带都是这种土，可以节省我们多少兵力呀！肖副师长今天能来就好了，他终究可以相信这个复杂战斗可以组织好！”

刘文恒感叹地：“思想上路线上的矛盾斗争，比组织战斗要复杂得多呀！”

他们走近郑老山。

杨玉清：“大伯，我们到奔牛河渡口去，您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吧。”

郑老山：“咱们一块去。”他站起身时，由于腰疼，痛苦地按了一下后背。杨玉清忙上去扶住。

刘文恒关切地：“您腰上有病，又累了整整一天——”

郑老山咬一咬牙：“这点病没啥！”

杨玉清：“大伯！”

郑老山急了：“过去在这一带打日本鬼子和蒋匪军，哪一次带路也少不了我。这会要准备打大仗，就更得去！走吧，我带你们走一条近路。”他指着前面，“你看，穿过那个山腰就到了！”

一座山似从平地拔起，峰峦陡峭，杂木丛生。

一行人走向这座山，边走边研究地形。杨玉清和郑老山走在前面，亲热地谈笑着。

山间有一道溪水奔泻下来，不甚深，却流得很急。

杨玉清说道：“大伯，我背你过去。”

郑老山推却着：“杨团长，这怎么行？”

刘文恒从地图上抬起头，看见了前面的情形，杨玉清不容分说地背起了郑老山，走入溪水。

刘文恒合上地图向前走去，杨玉清的警卫员跑在他前面。

溪水湍急奔流。杨玉清背着郑老山艰难地走着，躲避着脚下刀一样的利石。

警卫员冲入溪水，叫道：“副军长！”

杨玉清奋力渡过溪水，放下老人。

杨玉清亲切地挽住老人的手：“大伯，走吧。”

他们在山腰上行进。

走到一个峭壁下，郑老山指着下面说：“这就是葫芦口。”

山谷展现在眼前。此谷颇为险恶，宛如一个大葫芦，两端很狭窄。

杨玉清：“敌人增援云岭，这是最近的路。”

刘文恒对参谋们：“马上测绘。”

参谋：“是。”他们拿出工具，迅速散开。

杨玉清和刘文恒在地图上研究着。

郑老山走了几步，目光停在上方峭壁里一块石头上。他

忽然向上爬去。

杨玉清跑来：“大伯！你要做什么？”

郑老山：“看见没有？那就是你要给肖副师长采的药！”

上面五、六公尺处，石缝里长着一丛草药的枝叶。

杨玉清眼里射出喜悦的光辉，他急忙摘下身上背的挎包等物，向上爬行。

郑老山忙拦住：“这可不是轻易上得去的！”

杨玉清：“我上过这样的陡壁。”

郑老山一把抓住：“不行！”

杨玉清：“大伯，解放前，我爹交不起租子，不得不带着全家躲进山里住，那时候，我常跟他爬这样的山采药啊！你放心好了。”说毕，他攀住石头，一步步向上攀登。

刘文恒看见他上去，忙走过来。

郑老山感动地：“只有咱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才有这样的副军长啊！”

杨玉清已经攀登得很高了。石壁太陡，象一堵墙一样，石缝很浅。他用尽全身力气稳住身子，伸手采下草药。

他慢慢地向下移动，脚下一块石头动了。郑老山忙叫道：“左脚下石头活了！”杨玉清蹬下活石，石头滚下山谷。杨玉清踩住石缝，又向下移了几步。

郑老山抓住小树，往上爬了一段，刘文恒在下面扶着他，他是来接应杨玉清的。

杨玉清踩住一棵小树，树枝断了，他猛地向下一滑，郑



老山急忙拉住。他们一块落下来，但一块尖利的石头划破了杨玉清的肩膀，鲜血立即渗出军衣。

刘文恒抱住他的肩，激动地叫道：“玉清——”

杨玉清手捧一大堆草药，忍着疼痛笑道：“这是副师长急需的特效药啊！”

## 二十四

师司令部会议室里有十几个干部，空军的李师长和郑芸也在座。

肖克敏说：“我们去奔袭云岭，有一个重要问题不好解决。”他大步走向地图，指着说，“上新庄、下新庄各有敌人一个坦克团，他们会沿着两条路增援，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支援！”

孙良企图打断他：“副师长——”

刘文恒注视孙良：“让他讲完。”

肖克敏：“尤其是南面的下新庄，经葫芦口直奔云岭，地势开阔，便于敌人坦克运动。”

他坐归原位。

孙良站起来：“我认为肖副师长顾虑过多了。”

杨玉清：“不，副师长提的问题非常实际。”

孙良做了一个不同意但又无可奈何的姿势，坐到椅子上。

李师长思考着：“是啊，这是个重要问题。”

一干部：“李师长，你们的轰炸机能把敌人阻挡多长时间？”

李师长：“葫芦口是山谷，对空暴露面很小。但是能掌握两个小时制空权的话，我们可以挡住他们。不过合成军首长给我们的任务是突击云岭。”

肖克敏：“李师长，航空兵轰炸和炮火准备的间隔只有几秒钟，前线机场风那么大，你们会不会按时起飞？”

李师长：“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克服困难。”

吕参谋长：“关键是地面部队的行动。”

刘文恒：“对。我们从地面上想办法。”

又一个干部：“多抽些兵力支援！”

另一干部：“那样会分散兵力，减弱打击力量。”

干部们议论起来，有人焦灼地看地图。

肖克敏吸着烟看杨玉清。

杨玉清站起来走近地图：“北面这条路的狭谷很窄，地形对我们有利。我们可以派出一支部队在民兵配合下有效地阻击迟滞敌人。”他转向郑芸，“郑芸同志对这问题有很好的想法。”

郑芸：“附近几个公社的民兵团在那里搞过反坦克演习。那时考虑过用抛射集团炸药炸开大块卵石迟滞敌人，并且可以大面积多梯次地布雷。”

刘文恒：“这里的民兵可以熟练掌握压发雷、电发雷、拉发雷、水雷、防步兵的碎石雷和各种跳跃炸药包。”

干部们兴奋起来，纷纷议论：“好厉害！”“问题就在葫芦

口了！”

杨玉清从挎包里取出好些小纸包分给大家：“大家看看，这是葫芦口开阔地的土。”

干部们看着土。李师长也分了一包，他诧异地望着杨玉清。刘文恒向他解释：“这是粘度最大的黄粘土。”

杨玉清走近宽大的沙盘对大家说：“请到这边来。”

干部们围住沙盘。

杨玉清指着说：“这一带全是黄粘土，只有很少量植物土。我们用奔牛河的水浸泡，每小时浸透八厘米，有七八个小时就可以造成大片泥泞地带，能够有效地阻止敌人坦克前进！”

话音刚落，会议室立即欢腾起来，干部们兴奋地议论着，观察着。孙良看了肖克敏一眼，他坐在椅子上拧眉吸烟。

一干部：“真是好办法！”

吕参谋长：“让敌人用车辙桥和车辙板去克服吧！看他有多少时间！”

郑芸指着沙盘：“粘土地带东面还可以设置几个大面积雷场！”她兴奋地转向杨玉清，“杨副军长！这是个周密的作战方案！”

杨玉清：“还不能这么说，奔牛河的洪水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应报请上级，制定统一的气象保障计划，马上和各军兵种气象部门、地方气象水文站联系，一定要准确知道洪水到来的时间！”

## 二十五

百花开放的山路上，两匹马飞奔而来。

郑芸和刘小玲骑在马上飞驰。小玲全副武装。

她们在师司令部院内下马。

作战室的外间放着几台收发信机，参谋们正紧张地收集各方面水文气象情报。

里间，杨玉清和刘文恒埋首地图，研究方案。

郑芸和小玲跑进来。

小玲：“爸爸！郑芸大姐亲自上水文站测量，跑了一整天，把各方面情况都掌握了！”

刘文恒、杨玉清热情地与郑芸握手。

刘文恒：“郑芸同志，谢谢你呀！”

小玲：“谢什么？让我们民兵上云岭吧！”

刘文恒：“你们民兵连的任务是在这里，”他指地图，“阻拦迟滞敌人的援兵。”

小玲：“这儿是虚的，实兵很少。我们要直接攻击敌人坦克集群，那才带劲哪！”她上去拉住刘文恒的胳膊，“爸爸！”

刘文恒要与郑芸说话，甩开小玲：“不要捣乱！”

小玲生气地对杨玉清说：“杨副军长，你看我爸爸！”

杨玉清笑道：“小玲同志，你和你爸爸是军民关系呀！”

小玲语塞：“那——”

郑芸亲切地搂住她肩膀：“小玲，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要服从命令！”

小玲深深吸一口气：“是！”她调皮地斜了爸爸一眼，跑出门去。

吕参谋长和几个干部走进屋子。

郑芸：“联合水文站报告，洪峰将在二十四日午夜到达，准确时间是两点左右。”

刘文恒：“各气象部门的预报也是两点钟。”

杨玉清：“农田不会受损失吧？”

郑芸：“不会，水库起作用了。问题是部队开进很困难，这次流量很大，流速每秒四至五米。”

吕参谋长：“是啊，舟桥不能架设……”

杨玉清紧张地思考着。

吕参谋长对刘文恒：“是不是等洪水过去再开进？”

刘文恒：“不行。那样会贻误战机，洪水要持续三天左右。”

吕参谋长焦躁地：“提前一天，准备时间不够，而且白天渡河又暴露目标……”

刘文恒：“副军长……”

杨玉清凝视地图，没有听见。

刘文恒：“恶劣的气象水文条件，既不利于作战，同时又有利于作战……”

杨玉清猛然回头：“政委！说得对！我们是不是向上级

建议，二十四日晚上十点钟渡河！”

吕参谋长一惊：“那太紧张了吧？万一洪水提前下来……”

杨玉清坚定地：“要相信各处的预报！”

吕参谋长：“即使洪峰两点到，部队也可能被截断……”

杨玉清毅然决然地：“先把重装备渡过去！”

吕参谋长下了决心：“好！我同意！”

刘文恒：“这是出敌不意的一着棋呀！”

杨玉清：“我们马上和肖副师长研究一下！”

## 二十六

会议室里，肖克敏正拿着铅笔研究地图，一面用杯子里的残水吃下两片药。孙良匆匆走进来说道：“副师长！杨副军长又出了个新点子，他主张二十四号晚十点开始架桥渡河！”

肖克敏吃了一惊，“拍”的一声摔了铅笔，在室内气愤地踱着步。

孙良掩上房门说：“时间这么紧，洪水要把部队截断！万一提前下来洪峰，情况不堪设想！”略停一下，他紧盯着肖克敏说，“我看你别管了，让杨副军长去指挥演习！”

“什么？”肖克敏生气地叫道，“你简直荒唐！他根本没有指挥过一个师，这里有多少困难和复杂的技术问题！”

孙良：“不能光从军事上考虑问题，更要从政治上。他

是刚刚提拔起来的新干部。”他淡淡一笑，“这可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啊！第一，要支持他，给他实践的机会；第二，要相信他，那些困难哪，技术问题哪，我们不要去强调，不能当新生事物的促退派嘛！另外，你本来应该休息，偏偏藏起病假条子咬牙坚持工作，这两天又感冒，犯不着连身体这点本钱也弄丢了！”他凑近肖克敏，低声说道，“副师长！一旦搞乱了，上级不会怪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干部，责任必须由你来负的！”

肖克敏叫道：“现在不是什么责任问题！……”

肖克敏在常委会上发言：“……而是如何不把演习搞乱！”

吕参谋长站起身来：“副师长！”

刘文恒稳稳按住他的胳膊，吕参谋长坐下。

刘文恒：“这是常委会，有什么意见都要摆到桌面上来。”

肖克敏：“好！我就说一点意见！我不否认杨副军长提的方案有可取之处，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在这里搞演习，准备了一个月还感到时间不足，现在只用短时间准备就把大部队拉到云岭去，而且偏要在洪水到来前那么一点时间里渡河，非搞乱了不可！”

刘文恒：“怎么会乱呢！战争年代，只要一声令下，我们的部队就从战壕里、营房里跑出来，一面跑一面整理建制队形，上去就可以很好地组织进攻！”

一老干部：“对，常有这种情形。”

杨玉清诚恳地：“副师长，我们利用夜暗，抢在洪水之前渡过河去，就会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判断我们在洪水持续期间决不会渡河进攻的！至于你说整个演习需要长时间准备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党的十大号召我们：‘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如果敌人突然在云岭空降一个坦克团，我们不是要马上开上去打吗？敌人会给我们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吗？”

吕参谋长：“我认为这个进攻方案符合十大精神，肖副师长的意见……”

肖克敏恼怒地：“我的意见怎么样？”

吕参谋长：“只想平平稳稳地搞演习给上级看，没有从实战出发！”

肖克敏猛地站起。

一干部：“不仅如此。老肖，你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没有领会好！”

一老干部语重心长地说道：“老肖啊！你对新干部的看法，恐怕也有点问题吧？”

肖克敏激烈地：“政委！这个会是研究作战，还是批判我肖克敏？”

刘文恒亲切又严肃地说道：“有了缺点错误，为什么不能听听批评意见？”

肖克敏恼怒地长吁一口气：“我这两天发烧，请一个



假！”他大步向外走去。

杨玉清激动地叫道：“副师长——”

刘文恒抑制着激动心情说：“除老肖之外，全体同意杨副军长的意见。”他转向一个干部，“马上向上级报告！”

干部：“是！”迅速离去。

刘文恒：“老吕，通知部队和民兵，做好一切准备！”

吕参谋长：“是！”离去。

杨玉清：“政委，我去找副师长谈谈。”

刘文恒：“你不要离开电话机，随时答复上级的询问，我去找他谈。”

杨玉清习惯地：“是！”

刘文恒心头一热，深情地望他一眼，走出。

杨玉清回到桌旁，对留下的两个干部：“咱们把徒涉场的位置再研究一下。”

干部：“好。”

他们摊开图，房门突然“砰”地一声开了，吕参谋长猛地闯了进来。他的神色使人吃了一惊。

吕参谋长激动万分：“肖副师长给军长打了个电话，他，嘿！”他一拳砸在桌子上，桌上几个茶杯乱晃。

杨玉清预感到风暴来临，急忙问道：“他讲什么？”

吕参谋长气愤地叫道：“他向军长政委提出要求，请师长回来指挥这次演习，自己坚决不干了！”他拿出一张纸摔在桌上，“他让我把医生证明交给杨副军长和刘政委！”

杨玉清的思想受到强烈震动，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他慢慢拿起那份医生证明书。  
突然，他不顾一切地冲出房门。

## 二十七

杨玉清在山村的崎岖小路上奔走。

他冲进肖克敏住的院子。

他推开房门，正在熬药的警卫员站起身。

警卫员：“副军长，我正要找你呢，你拿来的这种草药真特别，怎么熬？”

杨玉清蹲下身看了看药锅：“再加一点水，副师长呢？”

警卫员：“正在外面和政委谈话。”

村口小树林旁，肖克敏坐在石头上，刘文恒站在旁边，脸上呈现着性情沉稳的人那种不易出现的暴怒。

刘文恒：“你不要以为自己只是个军事指挥员，你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你的党性到哪儿去了？你怎么能在这种关键时刻干出这种事？”

肖克敏：“这个电话我是打错了，军长把我狠狠批了一顿。可你是了解我的……”

“我没有想到你的错误思想发展到这种地步！”刘文恒气愤地说道，“玉清当了你的上级，又提出一个作战方案打乱了你的计划，你就这样摆挑子，当逃兵！”

肖克敏：“我确实身体不行了，你不是不知道！我现在

就得去吃药！”他说完就往村里走。

刘文恒严厉地叫道：“你站住！”

肖克敏停住脚步。

刘文恒走到他跟前，尽力压住火气说：“你把心里话都讲出来！”

肖克敏：“好吧！我不同意杨副军长的作战方案！而且我认为，地方上把郑芸那样的青年干部提到县里当个副职，是可以的，捅了漏子也坏不了大事；但是我们军队就不同，军队是要打仗的！把一个缺少经验的新干部提上来，搞不好部队就要流血，就要打败仗！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刘文恒：“我正好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也告诉你心里话，正是因为军队是要打仗的，更应该尽快培养出大批革命接班人！”

这时，吕参谋长匆匆走来：“政委！军长请你接电话！”

## 二十八

肖克敏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呆住了，他看见杨玉清一个人正在熬药，熊熊的火光映红了他的面容。

肖克敏迟疑一下，走进里屋，靠在被子上。

杨玉清走进来轻声说道：“副师长……”

肖克敏坐起来：“杨副军长，还有什么指示？”

杨玉清忍受了这尖利的话，坐到床边，诚恳地说道：“我想跟你谈一谈。”

肖克敏点燃一支香烟。

杨玉清知道自己面临着—场艰苦的谈话，他镇定着心绪，说道：“你为什么打这个电话？”

肖克敏：“你已经看过医生证明，我的身体支持不了。”

杨玉清：“我刚刚问过医生。你的健康状况我了解得很清楚。”

肖克敏：“我不同意进攻方案！远离主力去奔袭，实在危险，这种仗我们没打过！”

杨玉清：“不！这种仗你正好打过！”

肖克敏惊异地，“什么？”

杨玉清：“一九四八年秋天白水桥战斗，严军长那时候是团长，他就带着一个加强团七十公里奔袭，歼灭敌人一个战车营！你那时候是先头营的营长！”

肖克敏呆坐床上，似乎在回忆那次战斗。

杨玉清：“那时也没有长时间准备。为了捕捉战机，部队直接从战壕里跑出来，仗打得很漂亮！这优良传统，你本来应该传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可是你，你把这不该忘记的东西忘记了！”

杨玉清已经很难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他站起来走了两步，望着窗外，沉重地说：“这些天来，我心里非常难过……这个心情，我讲不出来……我一直在想，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肖克敏担心对方戳到自己的心病上，说道：“没有什么，我是怕演习搞乱了，自己负不起责任。”

杨玉清严厉地说道：“不对！这不是你的心里话！过去你打过多少仗，从来果断，不怕负责任；可是你今天……”

肖克敏紧锁双眉，痛苦地思索着。他划了一根火柴，但没有点燃烟，又下意识地扔掉了。

杨玉清坐在床边，话语掏自肺腑：“副师长，我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每天夜里我都在想，怎么样把这些话说给你听……你是我的老首长，我有了缺点错误，你怎么批评我都接受。可是现在……”

肖克敏：“其实，我对你个人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意见。”

杨玉清站起身来说：“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如果仅仅是对我个人，有多大的意见都不要紧，但是不认真贯彻甚至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这话深深刺中了肖克敏。他猛地站起身来，直视杨玉清。

杨玉清沉着地直望着他，不容置辩地说道：“副师长，你要正视这个问题。你对郑芸同志，对空军的李师长，对李平和许多新提起来的青年干部，都有不正确的看法。”

肖克敏被挫败了。他避开杨玉清的目光，走到窗前，目光不定地向外望着。

杨玉清站在他背后，严肃地说道：“跟你谈这个问题，我是考虑好久的。也许有人会说，我处在新干部的地位不应该讲这个话。但是真理只有一个，为什么别人能讲我就不能讲呢？抛开本质问题，我们的谈话怎么能深刻呢？”

肖克敏异常不安，这个新任副军长的话句句打中了他。

他离开窗子，重新坐到床上。

杨玉清把谈话向纵深发展：“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党我军几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十次路线斗争是多么尖锐复杂啊！今后也还会有斗争。你怎么能忘了这个呢？”他透了一口气又说，“前些天咱们谈过理论学习问题，可你听不进去。你学习很不够，吃老本，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理解不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领会得也不深。你落后了！这是最让我痛心的事啊，副师长！”

肖克敏思想深处受到触动，他象是有话要说。

这时，刘文恒走进屋子，手里端着刚煮好的药。他把药碗放在桌上说道：“杨副军长的方案，上级已经批准了！”

肖克敏又受到震动，情不自禁地说一声：“啊！批准了……”

刘文恒：“副军长，军首长问肖副师长病情，能不能担任指挥工作。”

杨玉清：“我去打个电话！”他急忙奔出。

肖克敏：“我建议，由杨副军长指挥演习。”

刘文恒望着他，淡淡一笑：“你相信这青年干部了？”略停一下又说，“有人也提这个建议，可他是不相信杨副军长能搞好，要看笑话！其实，杨副军长完全可以胜任指挥员的工作！”

肖克敏：“你说的是谁？”

刘文恒：“孙良。有个事情我正要告诉你。空军那个小

宣传队员，在错放了水泥袋的当天就把这件事对孙良讲了，可是他以为宣传队员不认识他，以后无法查证，就压在心里没有讲。”

肖克敏大吃一惊：“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刘文恒：“他当时也有思想斗争，叫住了李平，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讲，后来到军里去说了许多。我已经和孙良谈了，他承认了这些事实。”

肖克敏受了极大的震动，一拳砸在枕头上：“真可耻！……”他愤恨地长叹一声，“他在革命队伍里干了这么多年，哪儿来的这种思想！”他仰望着刘文恒，“他的出身历史——”

刘文恒：“是呵，他的出身历史都没有问题，但是世界观却是资产阶级的。”停了一下，他深沉地说，“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但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总要反映到军内来。老肖，如果我们领导干部不能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就给了资产阶级思想以可趁之机！”

这话象一根钢针刺进肖克敏的内心深处，他低下头沉思不语。

刘文恒：“你先吃药吧！都快凉了。”

肖克敏：“我脑子里太乱！我不吃！”

他推开药，猛一扭身子，披着的大衣一下把药碗碰翻，药撒了。

刘文恒脸色骤变，急忙伸手扶起药碗。

肖克敏不以为然：“军医给了我许多药了，用不着这些

草药。”

刘文恒受了强烈震动：“你！”

他弯下身去，用双手从桌上捧起药碗，里面还有一点药汤。他的手微微颤抖着。他激动万分地说道：“你把它，撒了……你知道这点草药……”

他仰起脸来，眼睛里闪着亮光。（化出）

悬崖峭壁。杨玉清冒着危险攀登着，寻找草药。他滑了下来，郑老山急忙拉住，他们一同跌落下来。尖利的石头划破杨玉清的肩膀。

刘文恒抱住他的肩。

杨玉清手捧一大堆草药，忍着疼痛微笑道：“这是副师长急需的特效药啊！”……

（化入）肖克敏的房间。

刘文恒声音有些喑哑了：“……这是为了给你治病啊！”

肖克敏激动地把碗捧在手里。

刘文恒：“他关心你，尊重你，诚心诚意地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你——你说他骄傲。这是弄颠倒了，骄傲的正是你自己。你吃老本，不求上进。有什么老本可吃呢？无非是参加革命时间长一点。革命资历当然是可贵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考虑德、才。‘论资排辈’的观念，等级观念，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可就是这种东西，压弯了你的腰！”



外面，刘文恒和肖克敏并肩走着。他们的身边，是秀丽的山林，清亮的溪水，茁壮的青松。

刘文恒，“军党委和上级都批准了杨副军长提出的进攻方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种刻苦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新干部，完全可以胜任作战的指挥工作！把这样优秀的青年干部提起来，怎么会象你所说的那样要打败仗，要使部队多流血呢？而且，军队是要作战的，各级指挥员要爬山越岭，亲自到前沿敌火下看地形，要昼夜不停地指挥战斗，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身体坚持得了吗？所以更应该尽早地培养出一批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这正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打胜仗，少流血！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肖克敏低头走着，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他开始有所觉悟了。

刘文恒思考着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肖克敏注意地听着。

刘文恒，“你这个‘论资排辈’的观念，是从什么时候才有的？战争年代，你根本没有这种思想。松山里战斗中，是你把杨玉清从班长一下子提为连长的……”

肖克敏抬起头来，望着远方。

回忆起这段情景，肖克敏激动万分。他坐在石头上，一手紧捏着额头。

刘文恒深沉地说：“你也许会说，那是战争年代，大敌当前。难道现在就没有敌人了？不，是你看不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呀，同志！”

稍许停顿，刘文恒把目光投向松林，继续说道：“你也许会说，玉清还年轻。可是你当连长的时候只有十九岁，副连长却三十多岁了！我们担任营、团、师的职务时，不都是很年轻吗？而你本人过去也是咱们严军长破格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党是那样关怀你，全力培养你这个新生力量，你难道都忘光了吗？”

肖克敏受了很大启发。他抬起头来，我们看见，他的额头上被手指捏出两道红印子。

此刻，刘文恒站在山上，感慨万千地说道：“我不是说青年干部没有缺点。他们缺乏经验。但是有一条真理你不要忘记……”

他遥望美丽雄伟的山川，在批评肖克敏，也是在抒发激荡在自己胸间的强烈感情，句句铿锵有力：

“人类的历史充分表明，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往往是青年人干出来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只有二十八岁。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只有三十岁左右。许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做出重大成就，也常常是在年轻的时候。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青年人，只要一掌握了真理，就锐不可当，所向披靡！老肖啊！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出大批革命接班人，正如毛主席所说，‘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千秋大

业啊！”

肖克敏再也按捺不住感情，大步向上走去。

## 二十九

肖克敏信步走着，一面痛苦地思索。

(叠印)

抗日战争时期，严明亲切地教他射击、读书识字；

抗美援朝时松山里战斗，杨玉清给他递上望远镜；在他用望远镜观察时杨玉清用身体掩护他；杨玉清挺身而出，带三连迎击敌人坦克；杨玉清击毁敌人坦克；杨玉清站在他面前，他说：“通信班长！我命令你代理连长，立刻巩固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杨玉清激昂地回答：“是！”

杨玉清拿着地图向松树坡民兵社员讲述修梯田、水渠的计划，郑芸激昂地讲话；

杨玉清在作战会议上发言，把包着黄粘土的纸包分给大家，在沙盘前讲解；

杨玉清为他熬药；

杨玉清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

(叠印画面越来越快，迅速交替)肖克敏的思绪全乱了。

他走到瀑布前面，突然摘下军帽，一头扎进瀑布。

白亮亮的水花在他头上冲击着，飞溅着，乱琼碎玉一般跳向四方。

一只手把他拉了出来。

这是刘文恒。他责怪地皱起眉：“老肖！”

他把毛巾递过去，让肖克敏擦擦脸。

肖克敏不接，抖抖头说：“让水冲一冲，浑身痛快！”

刘文恒为他擦擦头和脸，帮他戴上军帽。

刘文恒：“该回去了，走吧！”

他们向山下走去。

由于肖克敏有所悔悟，刘文恒兴奋起来。他快步走上一个土岗，气喘吁吁地双手插腰站着，对艰难走来的肖克敏微微一笑：“怎么样？你也不能不服老吧？”

心情沉重的肖克敏勉强一笑，摇摇头。

他努力走到刘文恒面前。

两个老战友亲切地并肩站立。

刘文恒俯瞰山野，话语里有炽热的感情：“应该说，革命者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衰老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永恒的规律。我们的责任，是要对青年干部进行传、帮、带，把老前辈的光荣传统和斗争经验永远传下去。而我们自己，则要继续革命，跟上时代的步伐！玉清当了副军长，我们帮助他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老肖，是不是这样呢？”

肖克敏用力抓住刘文恒的胳膊，激动地说：“政委……我去找杨副军长！”

村边。刘文恒和肖克敏正往师司令部走。孙良拿了一叠纸怯生生走过来。

肖克敏一见他就冒火：“是你！干什么来了？”

孙良立正站住：“我的检查，请党委……”

他送上那一叠纸。肖克敏接过，看也不看就交给刘文恒，说道：“说的是真心话吗？”

孙良：“副师长，我……”

肖克敏：“你很了不起，把假话说得和真的一模一样！”他提高嗓音，“资产阶级政客的那套两面派作风，怎么让你学来了？”

刘文恒边看材料边说：“你说自己打击陷害杨副军长，认为他挡住了你向上爬的路，是由于嫉妒同志。这恐怕不够吧？你在杨副军长任命之后，对新生事物冷嘲热讽，还劝肖副师长撂挑子，要看杨副军长的笑话，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孙良低下头去。

肖克敏气愤地叫道：“你要做深刻检查！”

孙良：“是……”

### 三十

师司令部的一间屋子里，杨玉清正在与军长通电话。他左手握耳机，右手在本子上记录着首长指示。他的左臂是袒露的，一个军医正在他肩上换药。

肖克敏从外面急急走来，从玻璃窗外看见杨玉清在换药，心头一阵激动。刘文恒走近他。

军医离去了。杨玉清艰难地穿上衣袖，扣好扣子，一面对耳机说：“军长！肖副师长有丰富的经验，有很大魄力，一定能够把演习指挥好！他是有病，但可以工作，而且我会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的身体！我是给他当过通信员的，请相信我会照顾好他！”

窗外，肖克敏听着这话，心潮澎湃，已经无法按捺自己的强烈感情。

室内，杨玉清坚定又急切地说道：“军长！请党委答应这个要求！这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突然门开了，肖克敏闯了进来。他在杨玉清面前立正站住，用湿润的眼睛望着杨玉清：“副军长……”

他的突然到来，使杨玉清呆住了。顿了一下，才激动地说道：“副师长……”

杨玉清向肖克敏伸出手去。

但是肖克敏没有握他的手，而是扑了过去，紧紧抱住杨玉清，又轻轻抚摸杨玉清受了伤的左肩。

刘文恒欣喜地看着他们。

耳机里响着军长严明的声音：“好，我们同意你的意见。喂，喂……”

军司令部会议室。长长的会议桌旁坐着军党委的委员们，墙上挂着地图。他们在研究演习问题。一些人望着严明。

军长严明站在墙下桌旁，手握耳机：“喂，玉清……”

师司令部。肖克敏拿过耳机，十分激动地说：“军长，我是肖克敏……”

军司令部。严明诧异地：“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  
会议室里所有干部都转向他。

师司令部。肖克敏说道：“出了严重的思想问题，不过，已经经过斗争得到解决了！”

军司令部。严明微笑着对耳机说：“噢？思想问题，解决得这么快？”停了一下，他坚定地说道，“肖副师长！按既定方案，向敌人发起进攻！”

师司令部。肖克敏响亮地回答：“是！”

## 尾 声

强烈的音乐声中，我盖着伪装的坦克和装甲运输车一辆接一辆冲过山谷。

各种口径的火炮被牵引车拖出松林。

震起雄壮的歌声——

军号动河山，  
战歌震云端。  
穿过千层林，  
飞过百丈洞。  
千里野营把兵练，  
风云叱咤如雷电！

我高射炮部队占领阵地，掩护工兵架设舟桥。

防化兵施放烟幕。

一条条固定钢索漂在水面上，战士和民兵手拉钢索浸在水里，他们顶着急流冲击，加固铆钢。

歌声——

行军不怕难，  
一切为实战……

摩托化步兵师通过舟桥。从远景中可以看到，部队从三个渡场同时开进。

坦克开入水中潜渡。

歌声——

练出好思想，  
练成钢铁汉。  
近战夜战掌握好，  
革命传统代代传！

云岭地域。部队进入出击阵地。



四班的出击线上，杨玉清和李平悄悄走来，听班长的简短的战前动员。杨玉清亲热地和战士们交谈，检查董柱的装备。

杨玉清走向师指挥所。

肖克敏全神贯注地指挥着，他习惯地向后一伸手，叫道：“通信员！”杨玉清把那个望远镜递到他手上。他激动地望着杨玉清。

音乐继续。在下面的两个场景中，歌曲间奏，疾徐显隐，一直不断。

肖克敏看看手上的夜光表，担心地望着天空。空中风速很大。

前线机场。李师长看看表，指挥飞行员们登机。

机场气象员小金（就是那个女宣传队员）跑到跟前，手举测风仪说：“师长！风速太大，侧风8米，逆风10米，现在不能飞！”

李师长不理她，爬上高高的梯子，坐进驾驶舱。

小金也跟着爬上来，着急地叫道：“师长！”

李师长：“我说小金同志，真可惜我没有带你去参加协同会议。你知道合成军首长杨副军长有多么勇敢吗？”他拿过测风仪看一眼，果断地说，“可以飞！”

歌声——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间，

严格要求，  
严格训练……

我轰炸机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勇敢地起飞。  
小金看见机群平安升上天空，松了一口气。  
我歼击机和强击机陆续起飞。  
飞机在夜空中流星般飞行。  
歌声——

不怕敌人突然袭击，  
不怕敌人狡猾凶残……

我“轰5”、“轰6”轰炸机向“敌”投弹。李师长指挥机队，勇猛地进行中、低空轰炸。

强击机向“敌”步兵俯冲扫射。

肖克敏把手一挥。

信号弹升上高空，放出灿烂光芒。

我强大炮群开火了。刹时间山摇地动，火光照亮山谷。

歌声——

革命战士英雄胆，  
人民战争威力无边……

郑芸指挥民兵攀上山峰，安放炸药。

郑芸下令，小玲按动电钮，炸药接连爆炸，大块卵石阻塞谷口。

大奎带民兵埋设反坦克地雷。

歌声震动山河——

帝国主义胆敢来侵犯，

杀它一个人仰马翻！

炮弹猛烈爆炸，烟尘弥漫山野。

杨玉清、刘文恒、肖克敏并肩指挥战斗。

赵副团长亲率突击营向“敌”冲击。

鲁强高卷袖子，大敞领口，军帽推到后脑勺上，与李平一起率连队冲入“敌”阵，突破以坦克装甲车为基干的支撑点式防御阵地。

杜杰率董柱等战士打“敌”坦克。

前来增援的“敌”坦克陷在泥泞里，无法前进。又一批坦克在梯田上受阻。

肖克敏用望远镜观察战斗景象。

战场的远景：成千的战士在浓烟烈火中勇猛冲击，杀声震撼山林……

参观点里，许多首长在观察战斗。

首长们兴奋地指点着，交谈着，脸上显出满意的神情。

一个首长：“部队的动作很迅速，很准确。”

另一个首长：“真是个勇敢的进攻作战方案！”

第三个首长：“杨玉清在哪里？”

师指挥所掩蔽部外。杨玉清端了一碗汤药从坑道里走出来，送给肖克敏。他轻声说：“副师长，该吃药了。”

肖克敏接过这个药碗，用双手捧着，一饮而尽。

杨玉清亲切地微笑着，又递给他一张纸。

刘文恒走近来。

肖克敏打开纸，原来是那张医生证明书。

肖克敏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政委，你说得对，参加了这次演习，我的病减轻多了！”他把那张证明书揉成一团，想扔在地上。

杨玉清微笑着阻止他，“留个纪念吧。”

肖克敏把证明书塞入衣袋。

他们三人亲切地笑了。

杨玉清、刘文恒、肖克敏三人并肩站在山坡上。他们前面是激烈的冲杀场面，头上是明亮的晨曦，身后是火一般的枫树林。

肖克敏透过望远镜，看到一大片松林。山风中，松涛起伏滚动，汹涌澎湃，宛如碧绿的大海……

# 这笔账一定要清算

——从反党影片《春苗》的出笼看“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 上海电影制片厂大批判组

**《人民日报》编者按：**反党影片《春苗》是“四人帮”直接策划炮制的一株大毒草。“四人帮”及其余党打着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幌子，精心炮制这株毒草，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活动服务的。它的炮制和出笼过程，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狼子野心。

反党影片《春苗》一出笼，立即受到广大工农兵观众的批判。一九七五年，山东省利津县贫农社员赵安亭同志应邀来本报写稿时，看了《春苗》这部影片，激于无产阶级义愤，写了一张题为《〈春苗〉是一棵大毒草》的大字报，贴在报社。“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被这张革命大字报吓破了胆，立即向“四人帮”打小报告，并以种种借口，将赵安亭同志撵出报社。

今天，本报将上海电影制片厂揭露“四人帮”利用反党

影片《春苗》搞阴谋的文章和赵安亭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写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供广大群众作为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材料。

“四人帮”炮制反党影片《春苗》，是他们整个政治阴谋活动的一部分，是紧紧地为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今天，我们揭露“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和在上海的余党利用影片《春苗》搞的种种阴谋，和全国人民一起向“四人帮”清算这笔账！

### 一次“毁灭性”的“大手术”

《春苗》剧本的前身叫《赤脚医生》。那是我厂几个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怀着歌颂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愿望，于一九七〇年开始创作的。它根据毛主席批示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调查报告的精神，塑造了先进赤脚医生李红华的形象，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剧中的杜文杰，是个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但属于认识问题，后来改正了错误，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赤脚医生》定稿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这时，已是党的“十大”以后了。“四人帮”觊觎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加紧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把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这样的背景下，“四人

帮”通过在上海的余党开始插手和控制这个剧本的创作。有一次，大野心家张春桥在一个会议上透露：“我对赤脚医生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愿意和你们一起搞。”于是，“四人帮”在上海主管文教的那个余党对他主子“很感兴趣”的剧本就十分热心起来。十一月初，他借口市委审查剧本，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大型的所谓“工农兵座谈会”，打着走群众路线的幌子，请来了一百多位赤脚医生、医务工作者、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创作人员，讨论这个剧本。座谈会上，大家对原剧本的主题和人物塑造给予热情的支持和肯定，也为进一步修改提了很多宝贵意见，总的认为略加修改就可以开拍。这些意见当然不合“四人帮”的口味，“四人帮”的余党亲信们早就频繁策划，定下了他们的“修改方案”。“四人帮”的余党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非但置工农兵的意见于不顾，还硬把赤脚医生和革命医务工作者对原剧本的支持污蔑为“偏爱”，抛出了一个他自称是“毁灭性”的意见，恶狠狠地提出要对剧本“动大手术”，“开大刀”。他说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题不高”，李红华也是“好而不高”，只是个“先进赤脚医生”，而不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非常高的英雄人物”，“不是典型”，“不是我们要歌颂的”。作了这一番“毁灭性”轰炸以后，他给剧本指出了唯一的“活路”，就是“要放手地描写文化大革命”。他进一步规定：“这个剧本就做这个文章：要让修正主义路线把赤脚医生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生事物就完了，就夭折了，就被走资派、阶级敌人

压垮了。”最后，他着重点出：“要使人感到权的重要，杜文杰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取而代之。”这一番话，正是张春桥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黑话的翻版。这么一来，犯一般错误的干部杜文杰一下子升格为“走资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李红华，要变成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了，她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所作的努力，也就一下子变为“夺权”了。

“四人帮”哪里是要歌颂赤脚医生！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为他们理想中的反党分子找到了“赤脚医生”这一时髦的外衣，以便荫蔽起来充当他们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急先锋罢了。

### 又一个“爆炸性”的意见

大修改开始了。在“四人帮”的余党派来“加强力量”的人的具体“指导”下，剧本里赤脚医生十年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斗争，被“压缩”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四清”运动之后，而被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专了政”的农村医疗卫生阵地，必须是“一片漆黑”，赤脚医生必须是“奄奄一息”；小妹不能仅因缺医少药而在半路咽气，必须死在“老爷卫生院”里，而且她的死必须和杜文杰挂钩；文化大革命不能写毛主席亲自发动，而要写“自下而上”自发而起……。《赤脚医生》这剧名也被改为更合“四人帮”口味的《春苗》。



这一稿就按这个路子去改了。但是，要把杜文杰写成“走资派”，是没有生活依据的。现实生活中哪一个公社卫生院院长是作为“走资派”定性，戴上“走资派”帽子的呢？实在找不到。所以，在这一稿中，创作人员还是把杜文杰写成一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是苦出身，本质是好的。他虽然执行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但还是能够认识，愿意改正的；在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后；在剧本的尾声中，他还背着背包，来到大队蹲点，帮助搞好合作医疗，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摄制组就按这一稿进行拍摄；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初完成全片的摄制工作。

不料，“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开完十届二中全会回来，急急忙忙要审看《春苗》样片。他不顾自己生病住院，在一月十三、十四日连续两天看影片。接着，召集电影局、厂领导和影片主要创作人员开紧急会议，出人意外地又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意见，劈头一句就是：“影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后面第三章（指影片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部分）有加工的素材，创造的素材。”大家一听，瞠目不知所对。这不是已经拍完的影片吗？怎么只是一堆可以加工的素材呢？还需要怎么加工呢？原来，“四人帮”的这个余党又有了进一步的要求，他说：“我们要塑造一个走资派的典型。你们不能老想落实干部政策。不要担心把杜文杰写过头，影片最后（指尾声部分）也不要再出现杜文杰，人家要问的话，就说他在什么地方劳动锻炼！”听到这儿，人们才明白，原来他要“加工”，就是要把杜文杰“加工”成一个“死不

改悔的走资派”，要把他彻底打倒。这个余党还恬不知耻地说：“写了这个，主题思想就有很长期的现实意义，可以管三百年到五百年。”

“四人帮”及其余党不惜将拍好的片子推翻重来，完全是出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这时，“四人帮”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阁”的阴谋破了产，他们的罪恶活动遭到毛主席的批判痛斥，但他们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地搞阴谋，伺机反扑。他们肆意践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恨不得把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革命干部统统打倒，统统弄到什么地方去“劳动锻炼”。他们执意要把杜文杰这么一个小小的公社卫生院院长，加工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罪恶用心就在于此。张春桥不是嫌只写公社一级的走资派太小了，要写大的，写中央的吗？那个余党也提出影片不但要写杜文杰，还要写县里的梁局长，省里还有杜文杰，杜文杰有“大红伞”，要“层层揪”。他进一步“启发”说：“杜文杰的世界观是奉承迎合，自己爬上去”，要“把他灵魂深处肮脏的东西写出来”。最后干脆明说了：“实际上杜文杰和钱济仁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他要创作人员把原剧本中钱济仁干的一些坏事、说的一些坏话，“让”给杜文杰去干、去说，以达到把杜文杰描绘得比钱济仁还坏，更被人痛恨的目的。至于杜文杰是“苦出身”这一点，则不许改，据他说，这样“更有教育意义”。

然而，这些反革命两面派要搞阴谋，总要有些伪装，总是打着红旗说黑话，剧本又改了几回，但他们总感到是隔靴

搔痒，说不出他们的“心里话”。于是，他们终于让原创作人员靠边站，自己赤膊上阵，捉刀代笔干起来。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晚，“四人帮”那个余党突然窜到上影厂，下令把《春苗》摄制组人员全找齐，对大家说：“你们攻关（指修改剧本）攻得很苦，我们也找了几位热心无产阶级电影故事片的同志（其实就是他自己）来攻关。”接着，就从包里拿出一个铅印好的、他秘密炮制的《春苗》第三章（文化大革命部分）修改本，指令摄制组要按这个本子重新拍摄。这个匆匆抛出的修改本，在许多关键地方作了重大修改：

原剧本中回忆对比这场戏，是在影片前半部，是春苗出诊回来的路上对方明谈的，意在说明新旧社会的不同，忆苦思甜，使方明受到教育。可是修改本中一勾一划，就把回忆搬到了春苗尝药的时候，有意把春苗爹在旧社会临死喝不到一口汤药，与杜文杰砸水昌伯的药碗作对比，既用以诬蔑杜文杰和国民党地主老财没有两样，也抹杀了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把原意完全颠倒了。联系到一定要小妹死在卫生院等等的修改，他们蓄意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用心，就很清楚了。

修改本中，他们把大队支部书记李阿强的戏一砍再砍，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起任何作用，戏少得比一个群众角色都不如，而且对阿强原台词中说到的代表正确路线的县委洪书记，更是一笔勾销。当创作人员要求加强“二号人物”阿强的戏时，那个余党蛮横地说：“有了一号人物就行了，谁说支部书记非得排作二号？”他还创造了一个谬论：

“党的领导不是由哪一个干部来体现的，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春苗学习了十六条，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他们把党的各级干部能丑化就丑化，能打倒就打倒，能删掉就删掉，妄图把毛主席、党中央架空起来，这完全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

修改本中大大渲染了所谓“白色恐怖”，加强了杜文杰对春苗的镇压，为春苗的“夺权”作铺垫。他们不给杜文杰改正错误的机会，而且通过影片中方明之口问：“杜文杰这种人，大家要不要他当卫生院的院长？”又让影片中的群众高呼：“不要！”让水昌伯大喊：“叫他靠边站！”“叫他靠边站”这句话，和盘托出了“四人帮”炮制《春苗》的险恶用心。他们就是想把各级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统统靠边站！

对他们抛出的这个修改本，摄制组内有不少同志提出疑问。有的同志说：剧本中这样刻画公社一级的干部，是否符合十六条的精神？那个余党马上斥责摄制组人员“学习不够”、“很差”，勒令全组停下工作学习三天。

此后，“四人帮”对影片拍摄组控制得更严了。那个余党有时亲临摄影棚督阵，有时派人来坐镇，有时想到什么地方要修改，立即派人赶到外景地，传达“领导意见”。同时，为了使影片能够及时配合他们的政治阴谋，他们对拍摄工作一催再催，稍不如意，就责骂摄制组“松松垮垮，不负责任”。说什么：“我们睡不着觉，不知你们睡得着睡不着觉？”确实，这帮热衷于搞阴谋，整天想着篡党夺权的坏家伙，哪里会睡得着觉呢！

## 一场丑恶的表演

反党影片《春苗》于一九七五年五月拍摄完成，八月正式上映。这期间，“四人帮”及其余党亲信们又作了一场丑恶的表演。

影片刚拍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立即将完成片送到王张江姚面前邀功请赏。“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看后，吹捧备至。他们从“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称赞这部片子做到了“三歌颂、一突出”，即所谓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了文化大革命，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突出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面文章正面做！实际上，这株毒草恰恰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丑化文化大革命，歪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塑造了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野心家的形象。难怪新生反革命分子王洪文看了，连声叫好，要“大量印拷贝”、“在国内外发行。”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严正指出：他们（指“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战略部署，是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活动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全国各条战线遵照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已经开始进行整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做贼心虚，不敢立即把《春苗》抛出来，通过

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下达暂不放映的通知。后来，在摄制组的追问下，“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亲信不得不吐露一句：“等适当时机”。很清楚，他们的所谓“适当时机”，就是选择有利于他们篡党夺权的时机。

果然，到了八月，“四人帮”似乎感到气候起了变化，他们打算作又一次反扑了。八月九日，“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召集电影局、上影厂有关领导和创作人员，要求将《春苗》再作进一步修改。当创作组同志向他反映，社会上很多人对影片把杜文杰写成走资派有异议时，这个余党装模作样地说：“社会上那些关于这部片子的流言，纯属无稽之谈。”接着，他又恶狠狠地说：“走资派这一点坚决不改！”最后还叫嚷：“就改这一次了，以后再也不改了！”影片完成后，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当时躲在上海的王洪文，也赶来审看影片，他居心叵测地说什么过去不放此片，是鉴于“全国形势发展不平衡”，“要从全国形势考虑”等等。什么“全国形势”！戳穿了，还不是他们伺机反扑，认为这时又一次抓住了搞阴谋活动的“适当时机”！？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正是江青在大寨会议期间大放厥词，叫嚷“老娘要说话”后不久，“四人帮”果然用《春苗》来“说话”了。他们打出了这颗早已准备好的反党炮弹，十分“隆重”地安排了《春苗》的上映。

由此可见，《春苗》从炮制到出笼不是偶然的。它告诉我们，“四人帮”就是一伙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就是这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

的手段，利用电影为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为国除了奸，为民平了愤，为党除了害。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春苗》这株反党大毒草，作为“四人帮”的一项罪证，也受到了应有的清算和批判！

（原载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 《春苗》是一棵大毒草

山东省利津县贫农社员 赵安亭

被称为歌颂赤脚医生成长壮大的影片《春苗》，实际上是一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第一，影片抹杀了党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就不会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每一件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一九六五年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传达后，尽管有些卫生部门的走资派抵制，但各级党委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重视的，加强了赤脚医生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而影片《春苗》中却根本没有代表正确路线的党委代表人出现（春苗她“阿叔”，也是一个被领导人形象，不能算作领导人形象）。上起省、县，下到公社各级党委都烂掉了，广大赤脚医生队伍同资产阶级卫生黑线作了那样轰动全社的斗争，竟没有一个代表正确路线的公社党委领导人出面领导和支持，这就一笔抹杀了各级党委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



第二，大骂党的领导。影片塑造一个执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可以的，但在影片中却没有另外的代表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而恰好这个杜院长身为公社党委委员，手里又有“省里的精神”，“县里的指示”，代表公社党委说话，这就把杜院长塑造成影片中唯一的最高党代表形象。而这个唯一的党代表，却尽做坏事，就连暗藏的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是由他出谋划策并加以挑动、鼓励干出来的。这不但给人造成了“党”的“恶劣”的印象，而且也起到了替暗藏的地主分子开脱罪责的效果。影片通过水昌伯、阿芳嫂、春苗等人之口大骂：“他们这是把我们往死处逼！”“骨子里是资产阶级！”等，这不就是在骂党吗？

第三，鼓吹自发的群众运动。影片歪曲了农村赤脚医生的成长过程。我国农村赤脚医生这一新事物，不是石头缝里抱的没娘孩子，而是在毛主席指示、各级党委的领导、关怀和培养下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斗争中诞生成长起来的。但影片中的春苗和全社赤脚医生队伍，竟没有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只是因为她有为人民解救痛苦的强烈愿望和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痛恨，便自发地斗争、成长起来，这是完全违背我国农村赤脚医生成长的事实，是在宣扬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两条原理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鼓吹无组织、无领导的群众自发运动，从而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这正是修正主义的观点。

第四，丑化广大医务工作人员。不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尽管卫生部门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干扰，但广大医务工作人员，经历了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和改造，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其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影片中的医务人员，从戴着眼镜的西医、老中医到护士，都那样麻木，象木偶人一样，听任杜、钱二人的摆布。病人进院几个钟头，钱济仁不看，别的医生也不管。他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那样无动于衷，不关心病人的痛痒。在钱的挑动下，很快就写出大字报围攻春苗等等。难道在卫生界就不要相信广大革命群众了吗？难道卫生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依靠了广大革命的医务工作者，而是由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赤脚医生们代替他们搞的吗？这种别有用心地歪曲和丑化，目的是什么？

歌颂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是好事，但必须防止在这种倾向的背后，掩盖着反党的倾向。毛主席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有一条：我们的文艺应当“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影片鼓吹不要党的领导，并通过春苗之口说：“他们手里有权！”在影片中只有杜院长是最高党委代表人的情况下，这个笼统的“他们”是指谁？我们的各级党委和贫下中农手里还有没有权？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影片却要煽动夺权斗

争，其用心何其毒也！

总之，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歌颂党的领导，而不是反对党的领导。这部影片把党的领导干部塑造成一个什么形象？它要煽动人们反对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党的事业的人深思的。

（原载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 编 后 记

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党的文艺事业。现在，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我国文艺园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猖狂地进行反党乱军、乱国的罪恶活动。他们控制文艺阵地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春苗》就是“四人帮”为配合其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而炮制的反动影片。这些影片就是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为了锄掉毒草，化毒草为肥料，我们在这本集子里辑了报载批判这五部反动影片的文章，并将每个剧本附后，《春苗》的影片和文学剧本都已公开放映和出版，故剧本不再附录）以供读者进行剖析和批判。本集所



2 029 3748 4

选文章,在编入本书时,有的曾作过改动。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曾得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编 者

一九七七年九月

##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6,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7}{8}$

197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 10019·2561

定价 1.30元.